修真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四九・子部・儒家類

學規類編二十七卷（卷十三至卷二十七）〔清〕張伯行撰……一
信陽子卓録八卷補遺二卷〔清〕張鵬翮撰……一二二
萬世玉衡録四卷〔清〕蔣伊撰……一九九
性理大中二十八卷（卷一至卷十三）〔清〕應撝謙撰……三六九

2118/69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南平余祖訓
福清薛士璵　仝校
侯官張文炅

省察

程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己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　妄動田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

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爽亦隨焉焉得之得失亦繄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　學始於不欺閒室

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體理皆在吾術內觀一物又敬點著此心臨一事又記著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愼喜怒此只獨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情

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

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歉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　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愼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思生於所忽

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

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緪見又被物欲汩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卻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開明持守亦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不費力矣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乾夕

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古人聲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著大抵學問須是警省　今說求放心吾輩卻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致也格物卽心格也克治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

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繫累故於高明有減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間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卽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便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過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閒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　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

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卻寬持其志語雖小卻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著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一云非是活提一物來存著）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爲

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著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存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箇默意思疏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甚如此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昧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人心常烱烱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烱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日閒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

點則自見矣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於匹似閒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閒安者卻容忍不安者卻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卻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物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閒接物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為人謀而不忠云為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卻如此今人未到為人謀時便自懶一箇利便

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
分明方得　問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卻知
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
强自降伏若求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
可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
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事若
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偏分
曉舉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
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朋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

在人亙古今而不泯選甚如何蔽固而天理常自若無
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
砂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
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
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
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
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鬬敵縱一時按伏得下
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
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
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
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
既日如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日旦晝梏亡又
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
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
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思他頑然不
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
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
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
所當深察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便克
既克了又省當加循環然
魯齋許氏曰愼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
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
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
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
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稿木死灰不思之
理要當精於可思處　曰用閒若不自加提策則怠
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
侈隨至矣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
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　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己以存心養性爲極楷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薛文清曰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見天氣陰暗則心意黯慘亦可以驗好善惡惡之一端　見楷楠則心不悅見生榮之花木則愛之亦可驗己意與物同也

心獨而暗　程子曰省躬責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心作悔蓋常留在心作悔則心體爲所累而不能舒泰也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即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未應事時常把守此心勿差既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　當悔者既不可追但不可再萌可悔之事耳　有悔思有以補其過則無悔矣　一念之差心即放縱覺其差而心即正　謹防外好以奪志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句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人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閒而入矣

胡敬齋曰日用閒事當做而不做不當做而做皆是不能

省察只徇己之病也　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當思而思之則此心牽繫擾亂乃所謂放心當思慮亂時惕然自省即自整頓而莊敬自持則心自湛然在內

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　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爲物欲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學規類編卷之十三終
侯官楊　浚雪滄編輯
侯官陳壽祺恭甫校勘
閩縣林星齋磷臣分校
侯官郭欽銘誠人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四

古田楊振綱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福清劉棨峻　全校　漳浦蔡世遠　候官廖鳳翮

知行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先照　始於致知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　古人言知之非艱蓋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

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　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為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容容不可為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遲速此進學之效也得　理而至於樂則己與理一殆非勉強之可能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　盡得天下之物須

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卻要強恕而行求仁為近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縣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　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　答吳晦叔書曰夫況論知行之理而就一

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　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敎人以洒埽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　蓋古人之敎自其孩幼而敎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埽應對之閒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

乎此而致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以及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名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詐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豁然貫通則內外精麤自無二致也　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緣聞見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辛子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旣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　問致知後須持養方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　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　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覽

南軒張氏曰知有精麤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麤者知有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則當行溫清定省之節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益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歷歷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爲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爲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晳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爲狂況下此者哉

勉齋黃氏曰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出於理之正必明其理而求諸事而明其理俾理在於事皆有的實事合乎理而不違戾斯理明事當而知行兩得矣

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見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適會者終未免有差也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經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胡敬齋曰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事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

則無以有諸己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
曰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源已喪何以
能致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過偷惰天理隨失何
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
敬無以守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又問
存養屬知屬行曰存養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行
也　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
有差使致知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　有人爲學者
徒日講道學道不知所以體認之則所講所學者實未
知爲何物也　先儒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君之仁

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於此處之
各得其宜乃處物之義也　膳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
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羅整庵曰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明蓋
知能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
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
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
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所其
認知覺爲性之謬蓋天以二字之言該盡切如此而

無必待所知既徹而後力行之理亦未有所知未徹而
能不疑其所行者也然此只在自勉若將來商量議擬
第成一場閒說話耳果何益哉　富貴貧賤死生壽夭
之命與性命之命只是一箇命皆定理也明乎理之一
則有以知夫命之一矣誠知夫命之一則修身以俟之
一語豈不簡而易守乎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沖一作和之氣也質徹上下　聖人之
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
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

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　德者厭無德者惑　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　此亦當習到處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　鏗訇鎗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五峯胡氏曰行愼則能堅其志言愼則能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胷襟流出非從領頖拾

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慙諂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苛文清曰謹言是爲學第一工夫能謹言則句句是實理知道則言自簡以非道不敢言也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嘗聚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爲多言所損也此雖近於修養之說然養德亦自謹言始德進則言自簡輕言則納侮　發言須句句有著落方好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惟心定則言必當理而無妄發之失矣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失言不可不謹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動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誠意字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人不謀諸己而强爲之謀彼即不從是謂失言日用閒此等最多人以爲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責無大小也謹之羣居不可汎言雜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　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修辭立其誠必須無一言妄發斯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謔其違道遠矣笑謔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與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恩及於人

羅整庵曰宰我子貢善爲說辭門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看來說得道理分明自是難事見之不眞者不待論亦有心下了了而發脗不出者卻是口才短也此則須要涵養須得熟終久說出來亦無病痛若本無實見而揣摩想像以爲言語雖工文字雖妙其病痛必不能免　義理愈窮究愈見細密到得愈細密處愈難爲言一字未安或反累其全體故有志於明道者其言自不容易若可增可減可移可換吾未敢以爲知言也

同安文廟合祀
五福堂藏板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閩縣林齊瑜逢甫分校
閩縣鄭　甸禹圻分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海澄鄭亦鄒仝校
古田施松齡
莆田卓如松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問人之學非原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識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

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　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强而已　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醋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蘗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

切切焉而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　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問格物是外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遍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

亦可通　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眞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眞知故也知自然行之不難　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鍮石來換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乎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集覽莊子養生篇庖丁曰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溼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暫而瞥之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敬而不盡在我者有敬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立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權模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

朱子曰爲學先要知得分曉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致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　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

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　學
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
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
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
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閒有時只射得那帖
上志在帖上少閒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閒
都射上別處去了　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
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
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
這只是知不切　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

灌溉若卒乍未有進即且把這見在底道理將去看認
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
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　聖
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
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
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
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
氣正謂此也　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
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於爲過而終陷於過者此
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徹固切恐

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眞曰卻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
察　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
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
萬事皆在窮理使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
是空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
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或問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
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聖人做箇大
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
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心包

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
得理不能盡得心　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而今看道
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釐法須是打疊
了胷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
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箇舊見癒不肯舍除是大放聰
明見得不是便翻了　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
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
恁地逐段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
者心也　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窮得這
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台同而化天地閉只是這箇
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
道理自是常在天地閉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
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
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言
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
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聖
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
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　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
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

如此如窮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
首窮馬鼻定是不得如說兌治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
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
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
心下習熟底事卻自以爲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卻有不
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
明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
是心麤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沈潛思不可去名上理
會須求其所以然　義理盡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
盡須是自把來橫看直看盡入深盡有在　道理既知

纔破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　大凡
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
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
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
讀得這一件卻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
書涵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
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　大著心胷不可因
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　理會道理到紛
然處卻好定著精神看一看　看道理須是看得實方

未透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摸爲說皆助
長之病也道理止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　看義
理亦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
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一作義之細若
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　以聖賢之意
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
去求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　思索
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卻
自會清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贊盡心力終不
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

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　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陝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　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擧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缺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　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

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　窮理非是要專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爲孝弟如何而爲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　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己求之於心惟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

惡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
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
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
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
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加從他肚裏穿過一字
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
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
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
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孰乎此也顏子之所
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盡圓轉直截處盡直截先知所

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
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來可求之百日非也此一下未
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分極徹程子嘗將這身來放
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須是
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為
一無所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　看道理若只恁地
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
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
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
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徹去靜處

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個是不同　道
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
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
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說
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真實如此　窮理亦無他法
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
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
也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
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

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
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
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
泼飾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古人
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
出處語默之察晉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
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道
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故是非理會極子
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
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會見
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來逶綽得幾句西邊綽得

幾句都不會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不深戒也　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己　問程子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是信　聖賢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此解說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往往寡慾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爲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在內方可所以有寡慾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　問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如何曰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頓會不敢如此道晦翁云日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著玩索日格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卽明睿洞照不待物物誦窮矣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理也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此解說則所謂理也魯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辭文清曰日用閒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爲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一心管萬事理一分殊萬事由一心分殊理一一見得

理有下落方爲眞見眞見明則邪見不能惑　人之一身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卽形而上之道也以至大而天地萬物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仁義禮智信之理卽形而上之道也以至大而天地萬物小而一塵一髮凡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也然器卽固乎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故曰道亦器也器亦道也　天地之閒物各有理理者其中脈絡條理合當是如此者是也大而天之所以健而不息地之所以順而有常皆理之合當如此也若天

有息而地不窒卽非天地合當之理矣以萬物觀之如花木之生春夏秋冬之各有其時青黃赤白之各有其色萬古常然不易此花木合當之理也若春夏者發於秋冬秋冬者發於春夏青黃者變爲赤白赤白者變爲青黃卽非花木合當之理矣以至昆蟲鳥獸莫不各有合當之理以人言之自一心之所存以至一身之所具皆有降衷秉彝之性而不可易者乃合當如是之理也不如是則非人之理矣以至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夫婦之別皆合當如是之理也凡此一有不盡則非人倫合當之理矣此理之所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亨利貞之理花始萼而未開者元也開而盛者亨也盛而就實者利也實已成熟者貞也成熟可種而復生又爲貞下之元矣生理循環蓋未嘗毫髮止息閒斷

胡敬齋曰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

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强合之悞矣　聞見之知雖小天德良知雖大然聞見之知亦從良知上來非有良知安能聞見而知但聞見之知則有眞僞宜詳察而明辨也得其眞則合內外之道矣

同縣五忠廟多福
正誼書齋藏閩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馮榮圖贊卿覆校
閩縣林星房礪臣分校
閩縣陳　燮樸軒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五終

福清祝欽宸
後學 福安吳瑞焉
閩縣林 縉 仝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

力行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治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張子曰世儒之學正惟灑掃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 今人爲學如登山麓

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做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歇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

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

果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作刓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 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纔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氣習不期變而變矣 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

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薛文清曰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匹夫之志未必皆出於正而猶不可奪況君子之志於道就得而奪之哉 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爲學之士常使外物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惟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 人過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

則智益明

羅整庵曰規模寬大條理精詳誠爲難得爲學如此爲政亦如此斯可謂眞儒矣

克己

程子曰難勝其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罷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張子曰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

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

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卽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

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

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

王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學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使向人前嗽只蔬食菜羹卻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

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卻克箇甚如好財卽於財上克好酒卽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五峯胡氏曰自反則裕責人則敝君子不臨事而恕己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問每常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卻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卻悔此是如何朱子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

及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卻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過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過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己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窮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卻云以心克治莫勝卻以心兩字否曰克治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爲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久而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沈潛積習之功爲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魯齋許氏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

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辭文清曰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氣之一端 開卷卽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止其欲 吾於所爲之失隨卽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 程子

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卻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籩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揚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一有頽靡不立

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汙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羅整庵曰格物致知學之始也克己復禮學之終也道本
人所固有而人不能體之爲一者蓋物我相形則惟知
有我而已有我之私日勝於是乎違道日遠物格則無
物惟理之是見己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
流行此其所以爲仁也始終條理自不容紊故曰知至
至之知終終之知及之而行不逮蓋有之矣苟未嘗眞
知禮之爲禮有能不違而復者不亦鮮乎　顏子克己
復禮殊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

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
消融盡卽渾然與理爲一矣然此處工夫最難蓋大可
爲也化不可爲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此良遠但能
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卽是日用閒切
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改過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趨汙下
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　有過必改罪已是
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　罪已責躬
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爲悔
陳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
能從以爲如制駟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

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
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　答蔡季通
書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
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眞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
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眞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
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
庶乎其可耳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
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
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
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
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
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
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又曰
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胷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
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
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
錯此事他時更遇那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

西山眞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爲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

胡敬齋曰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己何益改過最難須著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體密放僻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豫須以敬爲主不使須臾慢忽又常觀書求義浸灌此心悅懌使過失不萌更妙

雜論處心立事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　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　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逃也臨患難而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己非也

朱子曰世事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麤卻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卻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稍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　且須立個麤底根腳卻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做了無義理底事做了是於麤

底根脚猶未立卻求深微縱理會得千已甚事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勝則自驕膽大而情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識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牆面日學者若得胷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汎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方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豫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擧耶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燃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　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箇合寬大處合嚴毅處學要常親細務莫令心麤　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　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卻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卻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造之千里馬雖不受役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趨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卻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卻有事當治卻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瓜矣可不戒哉　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麤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右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

如無物著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阨過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織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鉤深是奧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籍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則不爲若貪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卻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讀書則窮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存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固之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惜牽滯而卒失其正矣　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爲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爲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魯齋許氏曰不聽父命祇貽憂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

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書鈍入而不自得也何戚戚之有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修心自理不問與他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

人須要久遠顧歲晏如何百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徹但
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
虞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
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
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
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
而得名者

薛文清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
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
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勢到七八分即

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但當循理不可使氣　凡所
爲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
其餘無不苟矣　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愈收斂愈
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遲緩深妙愈高明　人知天地萬物
爲一體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發於中者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即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合
聲回還者即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
畜眾故生物之力薄回還合聲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
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即水急而魚鱉不

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
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
緩深沈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則安重有力而
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處人
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
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增
修豫防而德乃進　不可因人曲爲承順而遂與之合
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之合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
能動人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

之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爲一事即欲人
知淺之尤者　識量大則毀譽歡戚不足以動其中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間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亦有小廉曲謹而不
能有爲於事終無益
胡敬齋曰此道理具於吾心大小精麤無所不該守之則
賢化之則聖誠之則王假之則窮窮之則變變之則通
無一事出此道理之外　看書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
心心爲主事爲客以主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
各得其所也程子曰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事　天

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
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事雖要審處然亦不可揣度過了事雖要聽從人說亦
不可爲人所惑亂擇須精行須果　與人處當執謙然
不可媚悅才媚悅則與天地正大之情不似諂諛二字
修己治人之大病諛人者固是小人好人諛者亦非君
子自修則不聞過治人則惡日積　淸高太過則傷仁
和順太過則傷義是以中道爲難當精擇而審處　欲
爲天下第一等人當做天下第一等事

羅整庵曰因時制宜一語最好即所謂義之與比也動皆
合義則天理周流而無閡而仁亦在是矣是故君子之
用不偏於剛不偏於柔惟其時而已矣時宜用剛而剛
時宜用柔而柔只是大體如此須知剛之用不可無柔
柔之用不可無剛無柔以濟其剛或足以致悔無剛以
制其柔或足以取吝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爲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
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
之進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
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發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同治五年重刊福
正誼書局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狄帆覆校
閩縣陳　錤幼吉分校
侯官鍾啓昌瑞庭分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南平余祖訓
海澄鄭亦鄒仝校
尤溪劉鴻略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　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做怨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卻最是　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亡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　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字作舜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　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已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止是兩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來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皐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

守劄定腳與他捱捱得一辜去則遂旋捱將去此必莫
退終須有勝時甚氣象　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
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
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
要密察　凡一事使有兩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
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卽克己擴充工夫隨事
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
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以敬
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柔底人則見柔處
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閒只得著力
分別不當豫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
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
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
父得其爲父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卽易所謂
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義初似不和而卻和截
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
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　云義則無不和
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
便私　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
非卽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

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繞說有箇公論便又
有箇私論也此卻不可不察　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
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卽守
而勿失非卽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
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
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
黑白不辨是非而混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　天理有
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
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
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
嘗不明於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閒有日
當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
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
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閒有日
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
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
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蹕百世不能易也予嘗
窺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
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
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
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典謨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坱

細如蟻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救猶不可力
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
者雖言談擧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
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日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南軒張氏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決者此
緜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
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
養而擴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
理滅卻一分人欲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苟
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

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敎之所以無
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
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
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
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
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
滋則善端遏塞欲通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卻行
而已

勉齋黃氏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
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
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
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
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
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

而無邪曲偏詖之累人欲閒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
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
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
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眾理
以係神氣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宰萬事有以至吾心本然之妙矣
西山眞氏曰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
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此論尤有
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
所爲而爲卽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
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

所爲而然此卽義也若有一毫內交要譽之心卽是有
所爲而爲卽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閒而公私邪正
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
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　學者存心行事只當
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卽義所不當然雖利不
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
間終是爲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掩白薰蕕共器
蕕必掩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魯齋許氏曰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
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歸於義命
而已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

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
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揣生亦可
以係神氣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薛文清曰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
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
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恃勢直若剛強不屈者及
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卑屈苟賤之態靡所不
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
事終不爲邪暗所惑而易其所守　有鳳鳳翔於千仞
多而芝蘭少碱砆多而良玉少其理一也
胡敬齋曰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養得此心純
熟利祿自不肯苟取　今人爲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
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甚可
惜也才氣高者有此病　善要自己出功名要自己出
此便是鄙陋狹窄人不足與有爲也　學者務名所學
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　當理而無私心
則仁矣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亦妄也公天下事以私

心爲之亦私　程子言善惡皆天理非言有不善之天理言善惡皆天理中出來底是理處便是善非理處便是惡蓋太極流行便有動靜陰陽是非邪正亦是理之自然不能無者非言惡者亦可名爲天理也　或謂武王伐紂既無心謀天下當擇商之賢子孫如微子箕子者而立爲天子自居諸侯之位豈不可乎曰此亦私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豈得而專有之若使一家可以專有之則肆淫虐而無害也以理論之當以首出庶物者爲君次者爲臣下者爲民君所以總理民物臣所以分任庶職民則受治而安生若肆暴虐則君道失臣武之革一循乎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論出處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　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之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親奈何曰爲己爲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遁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龜山楊氏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過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

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檢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閩縣陳龔臣　全校
福清祝欽宸
莆田卓如松

老子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　老子

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子奪翁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至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

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　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非久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遽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耳有甚好事　常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腳教是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辭文清曰君子之出處當修之身而聽之天彼卑汙苟賤搖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羅整庵曰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可復者

同湘王氏福慶堂
正誼書院藏板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侯官李敦煌季玉
閩縣陳　燮璞軒分校

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省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　人皆言孟子不排老

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汝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子之學　問橫渠云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利理也無便錯了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卻有此理有此理則

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撓前去做說也不會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辟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今若冬涉川猶今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　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聞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

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苦多事所以如此說　問及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卻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邨故其流多入於慘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

申韓同傳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閒抵虛而動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

或問黃老清淨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

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爲敎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大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

胡敬齋曰聖人新民是欲使民明其德至老氏愚其民欲昏其德也蓋恐其智巧好僞而難治至秦愚黔首是欲其蠢然無知以聽從於己可以肆其暴今之暴虐不仁者皆欲愚其民

朱子曰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倘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氏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眾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列子

莊子

問齊物論如何程子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不齊如何齊不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

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胷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學者後來多就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摘謬之有人於此人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朱子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　爲詩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督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

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閒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好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閒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甚矣客嘗有語子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子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

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閒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甚矣客嘗有語子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子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

討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計較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卻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卻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個自然相須爲一體處可怪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西山眞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陳頠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阮放皆以清談爲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梁元帝好立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爲道遺物

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捷徑捷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元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獨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紈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御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未大見趣及義理麤淺處徹說得

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敬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謬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子

朱子曰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閉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

著之幷附以他書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爲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內政有五人爲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爲軍伍鄉

之帥帥之以爲軍令寓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至在強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強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爲爲善雖善實利有意爲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爲比至五州爲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爲伍至五帥爲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基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彷髣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鄰國則安得不爲伯者之私哉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卻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之朱齊丘化書序中所論也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殉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

安用養邪

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志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與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

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返其性爲惡而强爲之也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朱子曰得之

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朱子曰董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智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仲舒本領

下如說仁義禮智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

西山眞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日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卒下大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異之術吁可可歎哉

揚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楊雄爲祿隱楊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加劇秦文莫不當作

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元本要明易細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眞屋下架屋牀上叠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愚法雖有合只是無益　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揚子雲云明哲煌

煌旁燭無彊悔其踰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於不歲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視之蓋未必有又夫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耳勉於莽賢之開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夔衍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待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　天理開

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元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二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卻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　太元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

或問易與太元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元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元卦八十一太元蓋倣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元亦得但無用耳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續經其言多格言恐無此　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

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

豈夜氣晝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敎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悔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其摹倣假竊之計則不維糊麤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麤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狹其窺覘想像之髣髴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階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

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
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
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
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
而止之則其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
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
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
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
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摭拾兩漢以來
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

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
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
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賢易是豈足以知先
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宜之制是豈有精一執
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彝巽之訓叔孫通
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
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也
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
而欲據臂其間夸彼于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
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

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
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
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見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
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
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像論語而强
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
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
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
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
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

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
近於正而嚴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
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立
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實時俗富貴利達
之求而其贊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
仲淹之毅然而有條理也是以子於仲淹獨深惜之
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
勝歎哉　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卻要將
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
比得他那觔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繪詩繪書

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垂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
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
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
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
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原學問發
明義理所以燦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
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
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只是將前
人腔子曰作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
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楊雄太元法言亦

然不知怎生比並

羅整庵曰文中子議論先儒蓋多取之至於大本大原殊
未有見觀其稱佛爲西方之聖人可以知其學術矣

韓子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
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
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
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
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詩曰不

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
然皆實大綱是　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
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
體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
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
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卻少了一氣字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
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
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言了

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卻有氣質底意思
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問孟子謂楊墨之
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
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卻謂孔子必用墨子墨
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
二義乃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己不
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己但不敢有愧於道
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　韓退之及歐蘇
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卻是邊頭帶說得些
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

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爲人深沈曾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商是去推求然而如太元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看是少陽更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卻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

推得辛苦卻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卻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眞僞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二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其荷蓧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文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朋黨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揚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　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爲人深沈會去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腳淺然卻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卻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卻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卻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弈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敘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游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胡敬齋曰韓退之說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則是以記誦爲主其說道理是其聰明揣度出來王介甫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揚子雖亦

萬倍利是以功利為主其說道理亦是聰明想像出來
皆非眞知也然介甫利根尤深故其為政只被利字做
出許多不好事
羅整庵曰撐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此言以議揚子雲可
也荀卿得罪於聖門多矣不精惡足以蔽之如蘇東坡
所論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乃為切中其
膏肓之病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惡等篇類皆反覆其
詞不一而足不可謂不詳矣顛倒謬戾一至於此尚何
詳略之足議耶韓昌黎之待荀卿未免過於姑息矣
歐陽子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
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為之端論郤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
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
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
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卻言聖人之教　性非所先永叔
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
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
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
假篤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縣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
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
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朱子曰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
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
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力互
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
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　答汪尚書
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詭淫郤遁之域竊味來教乃
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
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闖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
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
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麤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
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根本亦安得
不為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
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郤攻郤是東
纏灌薪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牆而後已耳來教又以

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
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嘉纂謂學以知道爲本
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
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
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
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
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
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
學不知道其心固有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
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

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
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或以爲
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
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
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　蘇子由云
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
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
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　又
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
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

正

同治五年重刊福州正誼書院藏板
侯官楊　浚　沒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濤　滄湖秋　復校
侯官鍾大鈞　笠雲分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閩平余祖訓　福清蔡其勝　全校
漳浦蔡世遠　侯官張文炅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閒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　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夭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祓禊該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繁穢蕪穢之辭觀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治革皆沒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夭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乃閑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麤率　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緻　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耶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稾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寵於王　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貢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　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仔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　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此類甚多　史記功

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何傳爲證之不當至以史記所傳爲非眞也如淮陰爲建成侯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驃疾而以資容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資禮禮之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資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證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於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

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卻不必疑史家敎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記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卻是考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卻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暘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卻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卻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卻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臣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　或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尙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太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尙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　問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樸者爲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能有所爲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　問溫公言聰察彊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溫公之言便

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
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喚作德也　問溫公以
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强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
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强毅便是勇　問諸儒才德之
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
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
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
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
謂之才　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
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

罰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
此二條爲更法之首溫公卻去之只從後兩句比類
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
者卽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
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
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
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
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
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
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

異事見考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卻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
謂劇孟何以爲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
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
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爲
褒貶溫公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
透曰溫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　胡致
堂云通鑑久未成嘗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
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亂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
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
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了

今在肚裏了　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儌進講小兒
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著龜一
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
有法也　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
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
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
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合分別以聖門言之
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　范周鑑首一段專
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
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湯武致

治之美庶幾成康矣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其言如此　子由古史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樞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遑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殆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

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惟不避而強取之乃爲逆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悞矣　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綱目於無正統處竝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卻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　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卻按

本例書之曰葬大夫楊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或卻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乘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或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上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殆謂得或之情矣　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蓋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學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

省爽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擣於汁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貿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軼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獲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褒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椓天下之論之筆乎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劃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蒼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

是字　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備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　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恐恐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延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人有習他經既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

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閒不能無兩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卻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illegible]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卽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右人行已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侔求榮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得多少人　士人先要分外事到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

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卻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己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原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

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廢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廢是題目上合說廢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卻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卻全育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卻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裁場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卻未必不得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為此所弊

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強其實甚弊人志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緣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吹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為害如何也又有人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　問許叔重太貧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貧胷中卻害道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羅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迫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救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翕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為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眞實學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閒上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舉業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從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薛文清曰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爲科目而著書者皆非爲己之學也聖賢專以爲己之學教人而猶有爲人者況以科舉爲人之學教人乎　習學業者借經書之文以邀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羅整庵曰科舉取士惟尚詞華不復考其實行其所得者非無忠厚正直之士任重致遠之才然而頑鄙鄙薄蕩無繩檢者由之而進亦不少也誠使鄉舉里選之法行則人人皆務修飭居家有善行居鄉有令名則居官必有善政其於化民成俗豈不端有可望哉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閒言語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諛而沈於毀詬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諷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飲酒詩云

未須愁日暮大際是輕陰又汎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　君子之所發受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及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當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巖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詩間以數句過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作詩

其閒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味發溢又御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齊梁閒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嬾慢不收拾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渾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怪意思

亦自有渾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
靜臥聽兒誦書不費力好　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
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直是利而淫至淒淒不似
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直是談而傷　近世諸公作
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卻盡
日倡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
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
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衆世之人盡命奔去做
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
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

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
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詞
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君子兮未敢
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
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西山眞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閨門燕享之房中所以閑
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賢侯
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惕然之語懼焉爲之弗行

詩之感人也如此於後斯義寖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
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
希
薛文清曰凡詩文出於眞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
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淵
節詩韓文公祭兄子文歐陽公瀧岡阡表皆所謂出於
肺腑者也故凡詩文皆以眞情爲主　許魯齋世間巧

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於世如
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
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
壁此儒喫惱吾曰也只好糊窗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
性情又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
所以無用也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
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陶冶之器一不制則于
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蓋

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乎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造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翦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似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入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龜山楊氏曰凡作文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恒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雖無惻怛愛君之意荊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奘傑氣非衰世孱弱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眞是奇偉豈易及也　司馬遷生文字雄豪可喜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投落不分明匡衡文字細疏略甚多然其人細密他看得經書極仔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董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純正開闔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卽今人讀書記編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卻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　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

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吹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卻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做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當觀嘉祐以前詩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

富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
能之意所以風俗淳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
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
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
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
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春秋傳序　嘗以伊川答
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
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　歐
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
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

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
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
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
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
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
實以充滿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
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
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
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學其最而言則易
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

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
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
亦莫之議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
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
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
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
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論孔子失俾天下之士背本
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
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
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

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
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
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
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
言蓋亦長楊數猶之流而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
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
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
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
其收精神摩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
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派其源而適有

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
脩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
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
其書則其出於語訣牙戛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
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某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
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右
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
及於並與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
徂聖伏之歎全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

病大振頹風敎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
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
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賓之也自是以來又
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
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
及而韓亦未有間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
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
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論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仕

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
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
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因言
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閒被物欲激搏猶自
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
如歐陽公初間倣本論其說己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
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
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閒無工夫被佛氏
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
得晚年自倣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卻只說有書

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
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
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倣昌化崖靈王
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
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加此意其必
有寶更不成議論似畏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
倘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卻說出這般話
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分明是如此了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問南豐文
如何曰南豐文卻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卻因學文

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倚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
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
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
華豔處多　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
亦無愧　南豐作鈞州宜黃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
意出　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論胡文定公文
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
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分曉今人
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
人皆說從別處去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

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於枝葉上粉
澤硏如舞詞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
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
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
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　道者文之
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
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必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
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
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
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也又

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
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將去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窩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瀏翻成大片衮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衮做將去

魯齋許氏曰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
弼近理而大亂眞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
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卻
將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果
能不墮先業而澤及于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在分
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苟避
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
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論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醉生
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養理治
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

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薛文清曰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如天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易山峙川流其理秩然而不紊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太虛雲物之班布草木之花葉紋縷鳥獸之羽毛絲色金玉珠璣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常之道古今歷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燦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之有等級次第果蔬魚肉之有頓放行列此又萬事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有條理明燦者無往而非文豈特見於文詞言語然後謂之文哉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期人

羅整庵曰文貴實詩書之文無非實者易象象之辭特有然皆實理無一字無著落故曰易奇而法

同治五年閩中重刻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桂林彌臣覆校
閩縣鄭　甸禹圻分校
閩縣梁賡韶舜卿分校

閩縣林中桂
福清翁葉峻　全校
古田施松齡

侯官方　矩

程子四箴有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一作則爲之）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治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狂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禮則裕從欲惟一作爲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子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蹙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妄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勿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敬告靈臺

張南軒主一箴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愼厥脩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紜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弗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爲其鄉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助須臾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眞西山勿齋箴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之不仁曰爲物役百爲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縱天理臨冥於焉有道禮以爲準惟禮是由匪禮勿徇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爲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機牙既斡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馳馬交驟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靈鎗鼕鼕馳馳孰敢干命衆形役之統於心官外止勿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醯化醯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爲物誘性逐情移天理之眞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惟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己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埽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然一眞諸妄弗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夜氣箴

子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閱者閱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皆三百六旬之積故冬乃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閟窈乎如永判之鴻濛維人之身鄉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放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庸容一息之閒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自聚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衷秉彝之全誓自今始語不妄發係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飾虛詞尚循故態者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美庸爰作箴以自砭常懍懍而

癡惆

陳茂卿夙興夜寐箴

雞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撕此心皎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思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閒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齊莊正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薛文清謹言箴

誦謹言之訓習謹言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寤寐惶汗而旦或復然殆將漸流於放終不克謹以速尤召愆汝縱語不妄發係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飾虛詞尚循故態者當指正於蒼天

愼行箴

思厥一身或動或靜曰可見者皆謂之行行有天則至明至正云胡小子操履靡定語默或流於輕妄應接復牽於多病是以德業不至於崇廣馳騖將迷於蹊徑其自今始加夕惕以乾乾欽聖謨而非禮勿動

懲忿箴

在損著象懲忿有敎樊昔辨惑孔亦以告蓋觸物易動惟是爲先苟勃然而妄發必焚如以自煎德既有乖生亦受賊速禍召尤愛故匪測我忍我心本自湛如云胡震撼弗

克窒虛制之有法必懲必戒懲摧其暴戒思其害淮暴若苗惟念若根根除苗翦事我天君天君既安百職從令怒或當然因感而應應已而休無迎將留雖曰顏樂亦以是求

改過箴

繼善成性天然之中安行者聖繼失曷從降自眾人有舛駁自忘及身靡過不作所貴士賢希聖希天希之之要改過為先如思之郤如事之失既炳其然必去必亟過去善復日進可期尤謹再作迷復斯迷藐予小子仰賴先業氣質愚庸過兼隱白亦云有覺厥治不剛頻復厲矣徒發

赧惶恐遂頑然將不省憶天畀謂何而乃自棄因是發憤自訟以箴風雷宜法大壯宜欽日悔日改期無則止希之之功勿替終始

存理箴

惟天生人惟人有理理謂之何物則是矣圜外竅中五性一刻之謹心在理存一刻之怠心放理昏是知敬之一字乃直內之樞儆養性之本根昔在伊洛道繼孔學開示羣迷敬為要約其曰主一無適者欲人必專其念而不雜於多歧其曰整齊嚴肅者欲人必極其莊而不失於怠墮斯實內外交養之法持循之久自不容私其及門之士有曰惺惺法者蓋必有事焉而提撕於頃刻有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蓋中虛無物而必極其靜一偉哉晦翁統承二程小大之學一以為宗慨彼前修年代云往豈無瑤琴寶匣絕響在末小子氣質愚頑七情內熾百妄外干雖曰為昧往訓放心靡收念彼寸膠黃流可碧顧末既陳期守勿失

慎微箴

眇忽之間其動日幾究其所極千里斯違是以作易君子觀羸豕而著象因地雷而謹微言發乎口雖捫舌其靡及行達乎遠知駟馬之難追惟兢兢焉日嚴乎斯語庶遠悔尤而天理靡虧

大理箴

惟左執法廷尉象焉稽古之職士師庶堅官曰大理愿茲

有年其名不一其事則然蓋天之公陽開陰闔立法憲天仁柔義過不率典矜或過或惡天討以施低昂斟酌乃有準臬職斯常刑識厥當否則歸廷平廷平攸執時惟鑑衡鑑灼應伏衡持重輕持照兩得克允克明罰當民服氣協休徵明刑弼教聖所欽恤死者弗生絕者弗屬而官宜何警肅勿徇貨利勿任憎欲勿偏縱釋勿好刻酷有一於茲靡平靡燭敦紀厥官簡痛飲毒譬火銷膏孽亦已速愆哉干戚乃有良臣釋之定國持公體仁曰民不冤曰無冤民功光簡册屢及子孫高山宜仰景行宜遵小子逃識敬勖我人

學規類編　卷之二十　八　正誼堂

程子顏樂亭銘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樽井渫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誘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潔而深清泉澤物隹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弥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張子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於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慢非不知孰甚焉

學規類編　卷之二十　九　正誼堂

楊龜山書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呂藍田克己銘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慾昔焉寇歸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閨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瘝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朱子敬恕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性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欣躬於臧仲尼子弓內順

於家外同於鄰無小無大周時恕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
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息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煥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躬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厥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

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曏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慎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子之曰義曰仁惟義惟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循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浮視傾聽情其四肢棄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眾惡之委我其

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靈孰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日趨而抱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射御書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汙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蒙齋銘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遑息察地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厥旨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澗澤所鍾維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問奚以然有本如是以君子法取於斯維義所在必勇於爲維行有本緊德焉出是滋是培其本乃立靜而養源澂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二致涉博淵泉其用弗匱於蒙奚必童稱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爲道有常內而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慄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真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貳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兩面以隙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閑焉沈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直方以大協德於坤一念小差眡此齋扁嚴師在前永詔無愆

張南軒克齋銘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貝俞月朘曀鮮能久越其云爲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誡訓克治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

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昏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治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由涵濡游泳不競不綵允蹈彝則靡息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治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敬齋銘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

心君一翕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曾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敦復齋銘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孰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係其中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閒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無悔庶幾亦庶乎悔

恕齋銘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罷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由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強愿靡詭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於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念之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潛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辭文清悅心齋銘

人孰無心心孰無悅悅匪其正爲心蠹賊大哉孟氏儒林之綱悅心著訓式炳以彰其悅伊何日理日義理則在物義則制事二者匪人實降自天得之而悅天乃斯全卓卓沈君齋居云作扁曰悅心惟孟之學豈無肥旨祇飽以酣弗專弗從道腴是耽齋既作止銘亦書止曰居月諸勿替終始

勿欺齋銘

動而未形此心之幾幾有善惡人莫吾知吾所知矣其將何爲賢有明訓而曰勿欺蓋欺之爲義不專所持雖曰好善若有所疑雖曰去惡若有所廢謂之勿者庸以禁止於

斯故知善可好如嗜甘肥知惡可去如厭糟醨果專專於是道復念念而無違則眇眇之善端可以擴之於天地之涯美哉張君令德是頤勿欺名齋顧以自規庶幾匪懈暨可士希

惜陰齋銘

大化茫茫斯物斯億人爲物靈所貴者德德原於天心會其極其密微其用周悉云胡氣拘所得者失顧茲百年曾不瞬息弗亟循之將遂迷溺所以往哲晷景是惜惜之惟何明誠致力明則道通誠則道立從事二者遑遑汲汲朝復一朝日復一日靡徜亹毫髮靡懈頃刻於茲卷舒於茲爰圖進益古訓是式由學而仕勤廵夕惕豈曰道悠由近可卽豈曰山高由下可陟敢賢一言以勖無斁

恆齋銘

有海之瀕有岱之麓挺生儀公質負魁篤公始知學旦夕孳孳顧此彝德思厥係持乃博其方乃要其統雷風法羲有恆師孔恆者伊何悠久常然立心行己篤此一言遂揭齋楣出入是覩若鑒神明若臨師父爰自篤仕屢擢屢陞官有內外齋無二名夷考厥迹昭哉歷歷持鐸教尊剖符民輯溥彼甸宜江漢是式允於出納喉舌是職晚亞南宮

朝推耆碩啓沃經筵忠忱殫積載承恩詔縣車故鄉乘化消息孰不榮光緊公之賢惟恆之幹夷險一德終始靡倦公雖逝矣名永長存風流奕世子子孫孫孝思維則安則安做匪曰高山恆齋是仰

存誠齋銘

惟天地萬物實理爲之樞機本厥一源諒無不齊自稟賦之雜揉紛虛僞之交馳爰有元聖乃曰無爲斯太極之全體彖動靜而靡違降聖而賢必由伓持視聽言動敬以主之羣郭退伏誠斯不虧溫溫李生往哲是希爰居爰處左戚右規弦韋是服絲桐是揮沈酣古訓詠歌古詩斯須動之在茲美厥志之名齋述法言以勵之

胡敬齋進學齋銘

凡學之道立志爲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爲己擴而充之無所不至彼爲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惟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自卑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誠外物昏之其誠伊何盡厥眞實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天君卽事卽物務窮其理理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實備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擧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

能事此其畢矣爲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衣冠銘

儒衣與儒冠儒言與儒行四者皆具至表裏斯相稱瞻視
欲其尊顏色欲其整心肅容必莊外嚴中自正內外交相
養其德自然盛非僻既無干神舍常虛靜聖人制作功皆
以體吾敬文質貴得中勿使偏相勝作此衣冠銘爲我忠

心警

書樹銘

聖賢遺訓萬世法程讀之貴熟思之貴精體之貴切行之
貴誠未樂勿已永鑒斯銘

同縣文愚裔孫福清周巒校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弼臣覆校
侯官陳　鏘幼吉分校
侯官何壽康淑齋分校

閩縣陳　仁

儀封張伯行孝先輯　受業　南平余祖訓
　　福清辭士璣　仝校
　　閩清鄭　郛

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
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
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副正不與二
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

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
能敎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敎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
擇交游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
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鬬
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守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敎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
友敎後生御童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
祖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

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勉勵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一日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二日行止踰違踰越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日行止踰違禮法眾惡皆是三日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凌人者知過不改聞誡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卽背之或妄說事端焚惑眾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

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無故而奸干求假貸非其本意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不相交四曰患難不相恤

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情無行眾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游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二日游戲怠惰入及謁見人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止務閒適者戲謔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踘而不賭財物者怠惰不修事業及家門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疎野及不恭若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衣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惰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多費非道營求者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

之游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二日游戲怠惰入及謁見人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止務閒適者戲謔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踘而不賭財物者怠惰不修事業及家門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疎野及不恭若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衣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惰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多費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容之大則眾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日請召送迎四曰慶弔照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　曰尊者謂長於己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長於己十歲以下者曰少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

造請拜揖凡三條　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朔望見皆具門狀用帳頭公名紙用帳頭襯衫腰帶繫襴惟四孟通用帽子皁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爲諭止來者

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卽去之　尊者受謁不報名刺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報之如其服　長者歲首冬至具刺子賀謝相往還以己名刺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下門狀名紙同上惟止服帽子　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下日凡見尊者長者門外惟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　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下馬候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有他客在有他餘幹酌不妨者乃入

命罷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倣此　主人使特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閧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終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　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倣此　則主人送於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於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稽首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於門外　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於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　日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迴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迴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已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過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

請召迎送凡四條　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　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　日凡聚會皆鄉人則亦以齒非士類則不　若有親則必敘若有他客有爵者雖鄉人亦不序　日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杯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杯親洗上客辭主人置杯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杯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杯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爲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眾賓如前儀惟獻酒不拜若眾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爲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　日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

慶弔贈遺凡四條　凡同約者有吉事則慶之急子生子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日不賀然禮亦曰預蔫登科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　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　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眾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爲之借助器用及爲營辦凡弔禮聞初喪聞聲未易服同拜主人拜則答之此弔奠者則爲首者致詞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不識喪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幙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生白紵絹及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哭亦哭而哭之賻禮用錢帛眾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賻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賻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　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　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　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爲然　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爲之期日當紓集者督其遲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告之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　二曰盜賊近者同力共捕有力者爲告之官　小則遣人問之甚則訪醫藥貧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貲三日疾病則助其養　四曰死喪幹辦之貲　五曰孤弱孤遠疾之貧　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處稽其出納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俊拔之者眾人力爲之助理若稍長而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爲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開於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眾共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寘產以歲月償之　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眾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寘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於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於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

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一會依月則去酒果或直設俗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於北壁下無鄉校則擇一寬閑處先以長少敘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眾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作錢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衆耆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倣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惟以約正之年爲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於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於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拜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一會依月則去酒果或直設俗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於北壁下無鄉校則擇一寬閑處先以長少敘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眾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作錢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衆耆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倣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惟以約正之年爲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於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於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拜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

受拜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一會依月則去酒果或直設俗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於北壁下無鄉校則擇一寬閑處先以長少敘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眾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作錢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衆耆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倣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惟以約正之年爲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於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於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拜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

同治五年冬福州正誼書局校開雕

校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長樂游大廉清卿分校
閩縣饒新仲卿分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著　受業諸子仝校

讀書日程

人生一日而不讀書則與讀書而無法程雖勤惰不同其失則均夫月要歲會百工皆然郎如農勤於耕女勤於織豈不於三時晝夜之閒立一定之程哉上古之學者吾不得而知其用功之所至也已其在書曰子思曰孜孜詩曰日就月將雖不言其所以然意必亦有一定之程而後奉以從事也後世學者不見古文遂云皋夔後契何書可讀大言欺人掩其空疏不亦謬乎夫夜以繼日者周公之勤也

不寢忘食者尼父之敏也分治事與窮經者蘇湖之教也詩書澡其靈腑史籍長其精神文章疔其見識又學者無窮之樂也慵廢荒經不學牆面玩愒既久歲月坐消縱桑榆思奮而羲御已馳睚惟余之是憂亦二三子之所羞今與諸生約日之課者大略有四悉書於策洎乎浹月余考厥成焉二三子其有意乎溶經史之精英爲太平之黼黻發程朱之祕鑰成一代之碩儒無怠無荒毋爲耕夫織女之所竊笑是有厚望焉因條其目如左

經書發明

經書爲理義之淵源其至當不易者固百慮同歸至於隨人體驗隨時隨發意趣正自不窮所謂一番提起一番新

日眞人品眞經濟正從此中陶冶而出若徒侈陸子之書厭效羲山之獵祭不免於程子玩物喪志之議也今與諸生約每日看史某處起至某處止有所發明論斷悉書於

作古今文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俳語優詞修士所恥若原本高厚上骨表原道諸篇皆有關於治道人心者至於制義一途溶引星辰下灌江漢斯足尚已天人三策東西二銘以及佛發自己之性靈闡明聖賢之義蘊且又旌獻之先資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可無務乎每日所作古文時文其備記

之

各種雜著

文至於雜細小品微乎微者也一木一卉一事一物其義幾何卮言日出縱或精工要亦與三年一葉同歸無用乃若茂叔觀蓮之說萊公野渡之詩人品懷抱悉徵於是何可廢也況閒見稀奇用垂紀載曠懷高寄隱寓篇章亦學士胷中逢逢勃勃之不可遏者諸生一日之中如或遙情勝致偶託詩歌其神於世教者悉以誌於篇

月初一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二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三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四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五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六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七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八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九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初十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一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二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三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四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五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六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七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八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十九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一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二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三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四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五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六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七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八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二十九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三十日
經書發明　則
讀史論斷　則
作古今文　篇
各種雜著　則

同縣五品銜福州府知府周豪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施鑑槃鵬侯覆校
閩縣黃鳳翥秋岡分校
閩縣嚴兆麒瑞香分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萬縣程　豫仝校
長汀黎致遠
漳浦陳夢林

道體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總是道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情

性謂之乾○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活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物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墜今與後己與人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

人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纔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　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田有物榛蕪金鐵有時而腐山岳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卽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　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

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　只是一箇道理界破看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

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卽理也命卽性也性卽理也是如此否曰然　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生之理謂性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

行之於陸　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所感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卻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而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個善這個惡卻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卻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　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理以某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爲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　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嘗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　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　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　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會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　聖人之道如飢食渴飲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　夫道若太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　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間如此卻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

開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
相離也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
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有靜然又卻只是
一個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腳行歸亦是這腳譬如口
中之氣噓則爲溫吸則爲寒耳　問仁兼四端意思理
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
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得
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慙惶自是羞惡之
心如何卻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久之先生曰惟
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卻不會動惟是

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
是惻隱若不會動卻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
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所謂是非者非是非
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
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閒斷了　答袁機
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蓋天地之間一氣
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
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
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
智蓋仁之惻隱乃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

義之羞惡方自外入剛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
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
亨利貞其理亦然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
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眞實之義
而爲四德之地眾善之主也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
通貫徹初無閒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
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其所以爲
人之理矣　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
謂之信

勉齋黃氏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
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
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
能强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於仁義之外哉

北溪陳氏曰人得天地之理爲性得天地之氣爲體理與
氣合方成箇心有箇虛靈知覺便是身之所以爲主宰
處然這虛靈知覺有從理而發者有從氣而發者又各
不同也　心有體有用具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
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卽所謂性以其
靜者言也用卽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

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
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
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錙銖之差而所謂鑑空衡
平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　誠與信相對
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
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
德言　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
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曰道謂事

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謂本心之
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物
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西山眞氏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之體而言
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之義父子
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
下豈有性外之理哉　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
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
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

辭文清曰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　消息者理　造化萬變皆是陰陽做出人事萬變皆是
動靜做出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織人
不以熟寢大寐而息其虧靈之知覺　性命合一即學
貫天人矣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
如斯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閒斷處　人心即食色
之性道心即天命之性　本然之性理一也氣質之性
分殊也　性即理也循天之理即率性也

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爲性也道只是循此性而
行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道也德即是行此道而有得
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德也誠即是性之眞實無
妄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爲誠也命即是性之所從出非
性之外別有一理爲命也忠即盡是性於心非性之外
別有一理爲忠也恕即推是性於人非性之外別有一
理爲恕也然則性者萬理之統宗歟理之名雖有萬殊
其實不過一性　性非特具於心者爲是凡耳目口鼻
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
爲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理
而性無不在　程子不言太極其論性天道即太極也
斷然而大公者性也物來而順應者情也性者情之

體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無內外也人人惻然惡艮之心卽天地諳然生物之心

胡敬齋曰二氣交運便齊不得故所生物萬有不齊而剛柔善惡邪正古今清濁治亂盛衰亦萬變不一雖萬變不一然其閒莫不有一定之理聖賢隨其事而以理處之雖萬變交於前而吾之心未嘗不定也

羅整庵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性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之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孔子言之加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又曰性相近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凡古聖賢之言性不過如此自告子而下初無灼然之見類皆想像以爲言其言益多其合於聖賢者殊寡卒未有能定於一者及宋程張朱子出始別白而言之孰爲天命之性孰爲氣質之性參之孔孟驗之人情其說於是乎大備矣然一性而兩名雖曰二之則不是而一之又未能也學者之惑終莫之解則紛紛之論至今不絕於天下亦奚怪哉愚嘗寤寐以求之沈潛以體之積以歲年一旦恍然似有以洞見其本末者竊以性命之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簡而盡約而無所不通初不假於牽合安排自確乎其不可易也蓋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爲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爲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矣

同治五年重刻福州正誼書院藏版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倩覆校
侯官陳爲新咸甫分校
閩縣饒　新仲鋆分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光澤鄒祖項　漳浦蔡鑒

總論聖賢

程子曰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　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　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剪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　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

朱子曰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

魯齋許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人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　先賢言語皆格言然亦有一時一事有爲而言者故或不可爲後世法或行之便生弊惟聖人言語

萬世無弊雖有爲而言皆可通行無弊

薛文清曰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心來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己有之私故不矜　聖賢循天理而天理卽仁義禮智之性也小人徇人欲而人欲卽耳目口鼻百體嗜好之私也　聖賢立心扶持千萬世之綱常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胡敬齋曰聖人與賢人之分只是一箇生與熟間斷與不間斷識得如何未熟如何間斷從此勉勵不息此是希聖工夫久而聖可至矣

孔子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嘗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遠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

勇矣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問顏子得眉和之氣何故夭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而得以開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

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疏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閒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

子思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般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副毅

孟子

五峯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强大威勢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係天下必

朱子曰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答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問孟子露其才盖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胡敬齋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也　孔

子以下才莫高於明道莫大於孟子　孟子之高與後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氣渾化未盡故有此迹如泰山之高根腳甚大後世之高下無根基無實理空白高大

總論孔顏曾思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豈兼弟孟子儘雄辯　魯衛齊梁

之君不足與有為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為者也　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為泰山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　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　顏子默識會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顏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道為己任哉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

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上蔡謝氏曰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聖人低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汝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閒閒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侃如也冤者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不是勉強做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　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低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著非孟子低地手腳也撐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貌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朱子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底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其才雄

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吾楚之當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麤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寬簡而少顏子剛明之意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卻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麤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閒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胡敬齋曰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便能擴充以至其極今人見好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事不肯做故不濟事若因善端之發不肯放過直做到底眞箇難及便是顏孟復生　論德則顏子優於孟子論才只一般顏子之才密孟子之才大　孟子才高在那閒時所說者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心性源頭上理會日存心養性日求放心擴充四端之

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攷其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一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　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門人恁地提撕警覺尚有多少病痛

西山眞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惟四章合而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同治五年南豐曾福田重校開雕

侯官沈　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侯官薛加芬蘭紱分校
福州林　鉞左亭分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侯官張文炅仝校
諸儒　長汀黎致遠
周子　漳浦蔡衍鏡
漳浦藍鼎元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雖意林墜初不爲人窘求知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傲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婢僕陋於希世而貴於用己

而尚友千古

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

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南軒張氏曰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王

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故其所養內充閒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論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

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

程子明道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

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
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
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
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没而聖學
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
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
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
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
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
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

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
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破塞闢之而後可以
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迺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
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
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瀝塙應
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悶感而能
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必
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覩德者心
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
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

盧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問彊記躬
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
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
之理至眾知反之吾身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
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
於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過事優爲從容不迫然
誠心懇惻開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蓋學聖人而未至
不欲以一善成名蓋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
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
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也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
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
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
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
如此於去就又卻分明不放過一步

辭文滿曰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
時猶謂己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

胡敬齋曰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於此矣
當時若能用之從容三代之法　明道教養選舉法簡

易明白復古得賢如反掌伊川學制則因時制而裁酌之未免於課卷文字朱子貢舉議則欲救一時之弊然終是費力蓋半夾界事最難做須得君相有力量一依先王之法斟酌而行之自然不費力　明道先生本領純察理精涵養熟故不動聲色天下之事自治涵育薰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第一人也　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程子在主一無適上做工夫所以其心純熟精明以造夫聖也

程子伊川

學規類編　卷之二十五　五　正誼堂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也公著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明道嘗曰異日能尊師道是吾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朱子曰先生游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鄰寨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　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　明道先生本領純察理精涵養熟故不動聲色天下之事自治涵育薰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第一人也　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程子之論三代以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嘗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總論二程

滎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

學規類編　卷之二十五　六　正誼堂

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　昔嘗見鄉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曰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卻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

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卻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五峯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朱子曰明道伊川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

之域其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長短當有能辨之者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隔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猶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愨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想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翫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　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只二十二三時作是時游山許多詩甚好　問明道可比顏子

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不能到　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先生首肯

南軒張氏曰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孟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寖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

胡敬齋曰程子之學是內裏本領極厚漸次擴大以致其極朱子之學是外面博求廣取收入內裏以克諧己體

如人家程子是田地基業充實自然生出財穀以致富
朱子是廣積錢穀置立田地以致富用力雖要其富則
一也但朱子喫了辛苦明道固容易伊川亦不甚費力
張子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子
厚才高共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某接人多矣不雜
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答橫渠書曰所論
大槩有若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
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
睿所照者如日所賭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

於物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
他日自當條暢
呂晦叔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
之神宗卽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
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慊不能任事求助於予何如
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聞風若與人爲善
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有不能執政默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
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
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

欲成就之乃貫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
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
釋老之書窮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
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
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
如也閒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
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
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
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
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

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
而後已問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
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　先生氣
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
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
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
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
可諭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明道
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

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問橫渠似孟子否朱子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
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又曰橫渠之於程
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
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
西山眞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
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
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胡敬齋曰橫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橫渠持身謹嚴

少寬裕溫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
是些病痛
邵子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
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衡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
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遊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
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
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
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心高明觀於天
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
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遂辇環堵不蔽風雨
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强以語人
而就問者曰眾鄉里化之遠近會之士人之適洛者有
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
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止而不諠通而不汙清明
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聲居燕飲笑語
終日不敢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
春秋時行游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
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
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

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　謂周純明
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
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堯夫詩云梧桐
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　堯夫詩云梧桐
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眞風流人豪也　世之
博文强識者眾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
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於有弊也　子厚
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
運用亦熟矣
問堯夫所學如何上蔡謝氏曰與聖門卻不同問何故卻

不同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眞處不下工夫便差卻
問何故卻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
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堯夫
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
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
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問伊
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
算某更無許多事卻卽默然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的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
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
房之流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
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
節能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　問近日學
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卻堯夫
之爲人曰卻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服裏有這箇學能
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
簡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酢供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
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
世其花草便是詩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所

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　問先生須
得卻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恩迪吉
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
知耶
胡敬齋曰孟子朱子卻子天資供極其大惜乎卻子稍偏
而未盡下學工夫孟子朱子盡下學工夫所以能充實
其大也　周濂溪於道理本原處見得分明精切故異
端害不得卻康節於先天圖見得天理進退消長循環
極分明故異端惑不得

程子門人

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
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遂
於與叔　范淳夫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
是非導人主之意　謝良佐記問甚博曰賢卻記得許
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
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酢供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
天下豪英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
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

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
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倡其徽言於是盡棄
其學學焉　定夫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
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
酬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
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
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
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遺時清明
不究所用士論甚惜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

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
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
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
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周恭叔未三十見
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幼識母黨之女登
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
亦做不得此事

華陽范氏曰朱光庭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
主於忠信既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問格物致

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
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
排異端以扶聖道

武夷胡氏曰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
倡天下而升堂覩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
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是也

陳氏淵曰明道在潁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
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
道南矣又曰謝顯道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　明
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文不
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禪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馮氏　忠恕　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每問先生語
往往言下解悟焞問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
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焞伊川以爲然伊川歿
未幾思叔亦歿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
用必能有爲於世

呂氏　稽中　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詠元祐賢人和靖
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
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毋在和靖歸告其毋毋曰吾

知汝以爲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毋也　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嘗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長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晨省中既舉進士得官間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學既歸閒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個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咏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　龜山之出人多譏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殺得一半此語最公　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論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棄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肅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　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字曰此說是　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記多閑雜意思若明道看史不遺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　和靖終被他做得成　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

御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
語御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
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
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
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腳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
有尋必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撫語錄　學者氣質上
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
不及皆是氣質上病

南軒張氏曰吳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己之學有
一研平生極愛惜遽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
尚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程禩因言上蔡自謂後來
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御無健羨心此工夫極
至處可謂勇矣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工夫亦極
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工多問游先
生如何曰亞於二公

西山眞氏讀書記曰游定夫嘗問謝顯道公於外物一切
放得下否曰實在上面做工夫來人要富貴要他做甚
必須有用處尋討用處病根將來朝廷便沒事平生未
嘗干人在普局亦不論政府或勸之曰他安能陶鑄我
自有命在

羅豫章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
迺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於是
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語其
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陳氏埴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嘗徽廟時居
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
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

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
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
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
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

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按訪得公所著
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
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歿之後既無子孫及其遺言不
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
石作俑掊爲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俾是其畎畝不忘
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郤

李延平

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
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
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
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

生初閒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屈弱之功　問先
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善怒哀樂之
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
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
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
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
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胡文定　子寅字明仲致致堂
宏字仁仲五峰附

上蔡謝氏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
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用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
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
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
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愧於古
人　問文定卻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
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問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
學問多得穎昌靳裁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多
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綱卻有病

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杯後歌
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了翁
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
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捂處
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
敵己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
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游而講
於其說其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
大之論疎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

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朱子

勉齋黃氏曰先生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
至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
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
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情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
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儀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
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
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
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

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焉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

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虛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造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險而不易本末兼備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於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明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迓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

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恕閨庭之閒內外斬斬思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指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

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
散在方册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詔其
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
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問答
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
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探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
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闕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
之門造道之閫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
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
或達旦不寐或終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

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
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
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
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
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
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兩周以來至於五代取
司馬公編年之書綱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
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
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
而不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

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
本原聖賢蘊奥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相述其學所得
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
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
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
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
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
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
便誣訾聖賢捐棄經典狷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

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
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
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
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
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
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
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
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
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
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殊別義利

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勞
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
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
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善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
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
辯則脫然洗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
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狄亦
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
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眾亦
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

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
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
兵機亦皆洞究淵微又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
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
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
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
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籬而近代
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
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
也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愈深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

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之也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歷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

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　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

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胷中灑然誠可歎服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資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　事卻有病　敬夫見識極高卻不耐事呂伯恭學耐

呂東萊

朱子曰伯恭說義理大多傷巧未免杜撰　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曰然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卻不甚理會

西山眞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開緯河洛

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敎育英材有數世之澤

朱子門人

朱子曰黎神與博學强記高簡廊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記無所不通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遂律歷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瞶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　季通有精詳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　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淺

西山眞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奧傳微辭遂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先生於經無所不通嘗語二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沈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　仲默自勝衣趣拜入則服膺父敎出則從晦庵游晦庵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瑨眡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

董氏銖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議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眞西山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

吳郡李氏曰子朱子沈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沈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於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鄱陽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者不忍

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盡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赤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篇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胡敬齋曰自孟子後千四百年無人見得此道分明董子見其大意孔明天資有暗合處韓退之揣見髣髴至程朱方見得盡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眞西山庶幾

邵庵虞氏曰孔子顏子殁其學不傳曾子以其傳授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繼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悉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敎人而賅子厚氏又多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陳氏剛曰魏國文正公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後進於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愧德焉

薛文清曰魯齋厭宋末文弊有從先進之意 自朱子沒而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辭之間能因文辭而得朱子之心學者許魯齋一人而已 魯齋不對伐宋之謀

伐國不問仁人之意也

同縣五忠廟公福祠碑記

正誼書院藏板

侯官楊　浚雪漁總校

閩縣林祖舀省軒覆校

閩縣涂振新銘三分校

閩縣汪兆霖意森分校

徽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閩清鄭　郛　漳浦蔡世遠　仝校

閩縣陳羹臣

辨別異端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

廓如也　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於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若有過有其則於道爲有閒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敎所以爲陰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爲則駸然入於其中矣顔淵問爲邦孔子旣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愼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

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敎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尙所不取如是立定卻省易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閒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寘之風中則易過寘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謝顯道擧佛說與吾儒同處爲問曰活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

朱子答范伯崇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吾學旣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更不消言常戒

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讒讒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做之譏也　答江德功曰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爲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願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胷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敎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

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爲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爲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則雖至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刑矣　答吳伯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所發愈暴　與陳伯堅曰學者但當深窮聖經使其反之於心而安考之於經而合驗之於外而可行則彼之妄言一覽便破矣若求到此遽欲窮之恐如河南夫子所謂未必能窮而已化爲釋氏矣　答胡季隨曰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曾子細見得眞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存養但所見所養非

心性之眞耳

辭文清曰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而世以三教並稱則是天之生物亦有三本邪　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惑於非福　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胡敬齋曰楊墨無父無君老佛人倫物理滅盡非楊墨比也老氏談道德然以虛無元妙爲道德適足滅其道德佛氏言心性然以寂靜空豁爲心性適以滅其心性老氏雖虛無然亦終不奈這道理實有何故滅不盡禪家素爭打坐只消一箇空字把天下道理滅迹埽盡　老氏說道德釋氏說心經故天資高者往往從之老氏以元妙爲道德不從日用常行處體察佛氏以虛靈爲心性而不知五常仁義禮智信所以雖似見其髣髴而實非有見也　體用一源非二事人言老佛有體無用此不然豈有有體而無用者若佛空其體而絕其用禪學工夫蓋緣體不立故絕去外物以求虛靜使本體不昏譬如伐去其木之枝幹而專培養其根伐之久則外之生意既絕內之根本亦枯所以培之者適以速其枯

壞故禪學滅絕大理最速且盡老氏次之功利者又次之也　釋氏是窒制其心之法非存心之法瀟者只端嚴敬愼每事精察不敢漫焉則心自存釋氏則反觀內視使心動不得屏絕思慮使心出不得或算數珠念佛號或視鼻端數息數或屏絕人事面壁端坐或只守一箇念頭再無他念皆是制住此心不使妄動雜思以致虛靜及窒制之久則此心慣熟亦不走作噫心具萬理應萬事反被窒制如此此其所以天理人倫事物滅絕有許多聰明光耀出來只是正理滅絕故猖狂顯倒也

或問今之儒者多入異教何也曰今之儒者多喜元妙愛虛靜貪快樂不曾做博文約禮工夫如何不入去

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窒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守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　禪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似他坐禪久定工夫與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們快樂與儒家悅樂相似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說從身心上做工夫他亦專要身心上做工夫儒家說誠意他便發誠心故似是而非矣過於禪家所以害道尤甚愚謂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小學灑掃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愛親敬長必恭必敬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心在這裏已無及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懼誠恐一事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默坐誠心絕滅思慮眞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

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所動作任意爲之以爲此卽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爲至元極妙其空豁快樂者以此忉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狂自恣者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靜語默酬酢擧措無非天理發見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功效自然之妙豈禪家顚倒錯亂所能比哉且禪家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故滅絕天道亦不自知矣程子言其似

管窺天直見北斗處朱子言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者蓋人之生都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保合太和裏面底事他在此處窺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則可以脫輪迴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一箇眞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繼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你這箇眞身再去出世則乾道變化箇甚　人皆鬧異端而恐其害道然不知其陷溺之由蓋其初只是清高隱僻之士好清閒厭世俗之煩雜及其久也清靜寂滅其心無所用故縣空見出許多物事以爲道德以爲心性以爲太極學者須隨時收斂隨事省察方不陷溺若聰明人不去事理上體究只憑自己意見必喜高妙必至陷溺　末世道喪百病俱生邪異蠭起或專於記誦或溺於詞章或汨於功利皆非善學者也此不及者也若好清高閒散者多流於黃老好高大寂靜者多入於禪宗此過中者也又豈善學乎　今之朋友多入禪學亦勢之必然蓋因小學大學之教不行自幼無根本工夫長又無窮理工夫心要收斂又難收故厭紛擾喜虛靜又惡思慮之多而遏絕之久則必空所以多流於禪也　今

日異端經程朱闢後本不能害人是學者不會做工夫自流入去病在不於小學四書近思錄上用功

羅整庵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眞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卽虛也既則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卽知覺也知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其據所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顧自以爲無上妙道曾不知其終身尚有尋不到處乃敢遂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於廢棄人倫滅絕天理其貽禍之酷可勝道哉夫攻異端闢邪說孔氏之家法也或乃陽離陰合貌訾心從以熒惑多立號爲孔氏之徒誰則信之　程子之闢佛氏有云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卽其所言所造而明指其罪過誅絕之意懍然辭氣之表矣夫既不足以開物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倫理且棄而不顧尚何周徧之有堯舜之道既不可入又何有於深微蓋神化周徧逈

微之云皆彼之所自謂非吾聖人所謂神化周徧深微者也　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生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禁禱經呪符錄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寘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呪符錄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

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遣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禳禁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之害爾望其消弭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誇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爲有據而彼雖桀點亦無所措其辭矣　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出於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爲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盲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憧憧往來者耳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其又何盡之有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愼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積德之基窮理盡性必由於此斷斷乎其不可易者安得舉異端之邪說以亂之哉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方六面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而有省終其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實未嘗有見也安得舉此以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哉學術不明爲害非細言之不覺纏綿千聖相傳只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

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之眞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博文約禮吾夫子有明訓矣蓋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則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後應酬之際無或差謬此博約所以爲吾儒之實學也禪家所見只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與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識其至精至微之狀爲何如而願以理爲障故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說這理字誠切中其病矣

同治五年福州正誼書院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王星庭子明覆校
侯官鍾啓昌瑞庭分校
閩縣范福年綬之分校

閩清鄭　　
晉江史大範　仝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漳浦蔡世遠
杭州陶文岳

程明道講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誦退之節鄉閭無廉讓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

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則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果實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一作倘）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令州縣敦遣華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郵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共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致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

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
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
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
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務久則學其賢傑以備高任
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以學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
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
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
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
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於縣之
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

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行
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
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
師其升於州而富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
鄉飲酒之禮大會羣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察興其士
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
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
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
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
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

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眾所
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
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
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眾
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
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
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
州縣之長莅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
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
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

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
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
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
實與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
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
龜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
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頒習學者亦聽其在外
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
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
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

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擧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晝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途監試潛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

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途監試潛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而倡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平州學者必眾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閒不得寧息是又不惟無益而損莫

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途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爛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

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
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大學試
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大學則解額闊而試者少
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大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
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偏爲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發
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
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
欲抹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爲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
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太學終場人數
解試亦合分提諸州理爲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爲率而取其

若干以爲新額如以十分爲率而取其一則萬人又損大
學解額合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其見住學人分
數權許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
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
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
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
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天
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
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
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

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
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
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其半矣　殿試各升一甲

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
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
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牧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
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照寧罷
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
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
不欲復其欲復之者惟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

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
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眾未欲遽
罷則限以三舉而遽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
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
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
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
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散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
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
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
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

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
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
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
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
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
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
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
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

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
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爲界義各二道諸經皆
衆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一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
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
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
道　說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
科三國晉宋南北史爲一科新舊
唐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時務則
科通典爲一科
之法策各二道　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
爲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

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詳略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
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
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
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

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龜說之葉夢得吳棫蔣悌宣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匡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旁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彝等說固亦可取　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

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趙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爲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爲闕訂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爲經學賊中之賊又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細使舉子猶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翦裁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有詳糾舉聽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

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永遠也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眾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惟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

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
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
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
偶敷衍之體每道只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
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
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
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
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
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
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

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鷹所記
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鄉國子
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眞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
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
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
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
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
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倚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
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
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閒相與言

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
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
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
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
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謬濫之
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上與諸生之賢
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幸利干進之
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
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窺舉之可望者
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

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
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然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
亦當痛減分數嚴立賞罰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
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
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
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
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
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
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學則其弊又不異於
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

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詰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倣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試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敎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學規類編　卷之二十七

吉　正誼堂

同治五年冬月福州正誼書局校刊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編次

長樂游大廉清卿分校

閩縣薛蘭玉雲巢覆校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七終

序

余昔時讀書赤巖精舍環山瀠澗氏無俗囂則同志講論夜則青燈熒照鳥語梧濤空木澗甲時佳趣觸目會心覺活水源頭汩汩流露喟然歎曰孔子浮雲富貴孟子得志弗為豈無為而云然哉夫天理人欲毫釐千里人物所異幾希舜蹠止分善利學者不於是辨機關劄硬寨則大道渾茫從何入手大學云格致誠正中庸云明善誠身知行並進近道入德劫決確有準程然而古今世局理亂變更聖賢豪傑窮達隱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儻漫無主宰隨

人步趨或膠執成見輕議古人俱非眞知確行大易稱顏子曰不遠復无祗悔其自言曰博文約禮此顏子之所以能卓立也由是前言往行旁搜精擇取其切近身心裨益政治可為法則者附以管見略為論次隨筆劄記以牖吾知以翼吾行既而叨厠科名迴翔仕路締交當世賢人君子剖析義理砥礪廉隅愈堅初心不敢縱逸遭逢

聖明簡擢歷中外四十餘年已皤然老叟矣追憶生平迂踈鈍拙任大投艱險阻備嘗甘苦自悉豈敢云洞察人情物理而隨時順應運用無方哉惟是夙夜戰兢理欲大閑勉強把握上念天恩報稱之為難下念我輩始終一節之匪易愈覺夜則同書傳所載一一印合而前言往行不我欺也爰是檢校編次分析卷帙名曰卓録用以自勗且貽後人信陽子自識

信陽子卓録總目
卷之一　道體　計四十九條
卷之二　致知　計二十七條
卷之三　存省　計四十三條
卷之四　修已　計七十一條
卷之五　治人上　計四十五條
卷之六　治人下　計九十一條
卷之七　閑道　計八條
卷之八　博物　計七十七條

信陽子卓録卷之一　道體

道體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乃所謂太極也愚謂人日用之間亦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亦所謂易也而其所以動靜之合乎道者亦所謂太極也

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有是理必有是氣故有太極便生兩儀有是氣必具是理故兩儀既判太極即具於其中故曰一物一太極又曰萬物共一太極

理是氣之主氣是理之具二者原不相離故曰二之則不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陰陽形而下之器也陰陽之理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人之動作威儀形而下者也其理則形而上者聖人制而行之謂之禮施之天下謂之法習矣而不察由之而不著是不能由器以察理故曰終身由之不知其道

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
眞西山曰即吾心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一
性而已當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見非所謂無極
而太極乎
房氏易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
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遁明日
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
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此
說可補注疏

楊氏愼曰孔子云易有太極其說有本乎曰有洪範
皇極是也皇極者人之極也大傳曰六爻之動三
極之道也三極者何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地人形也陰
陽剛柔仁義道也天以陰陽之道而立爲天地以
剛柔之道而立爲地人以仁義之道而立爲人猶
屋之有極而立爲屋也三極者參而三矣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獨無所謂一乎太極者一也一
者理也極之爲言至也屋極之極有形也無形之
極則曰太極濂溪周子恐人滯於形泥於象曰無
極而太極本無極強名之上又加強名
陸子靜以爲贅不知聖人立言爲鈎深致遠者設
不爲泥象滯形者設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論
本然之性又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
賢稟其濁者爲愚此論氣質之性
性即理也故孟子言性善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程張
兼氣質而言自程張之說出荀楊韓之說不辨而
自明故朱子以程子爲密
理無不善而陰陽五行之氣以生人物其交感錯綜

益參差不齊而清濁純雜於是焉分而賢愚善惡
出矣雖有賢愚善惡之分然本然之善未嘗不存
乎其中但賢者因其氣之清而能明其理有其善
愚者因其氣之濁以蔽其理而失其善流於惡矣
故孟子言性善是專就所稟之理而言孔子言性
相近兼氣稟而言韓退之言性有三品是專就氣
稟而言程子言性固善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
兼理與氣而言如清者爲水濁者亦爲水蓋水之
源本清流出來便有清有濁理之原本善稟於人
便有善有惡故論性至周程張朱始備若荀子言

性惡楊子性善惡混失之遠矣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也命也即
天命之性也
廓然而大公者性也物來而順應者情也性者情之
體情者性之用此性所以無内外也
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
體無爲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
性純是理故有善而無惡心雜乎氣故有善不能無
惡朱子曰心比理則微有迹比氣則又靈又曰心
是氣之靈爽

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此是則彼非彼
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屢
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
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詳味此
數言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
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悅諸心夫心而曰洗
曰易曰悅洗心而曰以此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
也其可通乎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
我口尤爲明白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私心
自用未有不誤者也

古人多言私欲爲人性之蔽至張子程子皆言氣質
之性則知爲人性之蔽不獨私欲而亦拘於氣質
故朱子必兼氣稟私欲言之
先儒言情是性之動意是心之發發動二字亦不相
遠而說得情意二字分明蓋情是不待主張而自
然發動者意是主張如此發動者不待主張者須
是與他做主張方能中節由此心主張而發者便
有公私義利兩途須要詳審二者皆是要慎獨工
夫
動亦定靜亦定性之本體然也動靜之不常者心也

聖人性之心即理理即心本體常自湛然了無動
靜之別常人所以膠膠擾擾曾無須臾之定貼者
心役於物而迷其性也夫事物雖多皆性分中所
有苟能順其理而應之亦自無事然而明有未燭
誠有弗存平時既無所主臨事自然失措故必誠
明兩進工夫純熟然後定性可得而言
性之本體未感物時渾是善到感物而動則有善有
不善周子所謂幾也
天命性道德皆天理也自其出於天者謂之天命元
亨利貞是也天命賦於人者謂之性仁義禮智是

也率性而行莫不各有親義別序信之道所謂道也行是道而得仁義禮智之性於心所謂德也合而言之莫非天理也然所以具天命之性行率性之道得仁義禮智之德全天理之體用者皆本於心故張子橫渠曰心統性情仁義禮智即是性循此性而行即是道行道而有得於心即是德性之真實無妄即是誠性之所從出即是命盡是性於心即是忠推是性於人即是恕然則性者萬物之統宗歟

仁至難言孔子之答問仁皆止言用力之方孟子亦未嘗明言其義其曰仁人心也蓋見其甚切於人而不可失爾李延平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其見卓矣然學者類莫之察往往失其旨歷觀先儒之訓惟程伯子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似為盡之且以為義禮智信皆仁則燦然之分無一不具惟其無一不具故徹頭徹尾莫非是物此其所以為渾然也張子西銘其大意皆與此合他如曰公曰愛之類自同體而推之皆可見矣

朱子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克已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之三言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識用力之方矣舉止不可不慎其幾一毫之差悔不可追

或謂性固善也然求之天下其能為善者無幾何也曰此氣質之異非性之罪也先儒橫渠張子嘗言之矣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天地之所以與人者莫非純粹至善之理此所謂天地之性也人之受之則所值之氣不同或清而純或濁而雜其性亦隨而異此所謂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本無不善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苟有以反之則雖不善者可復而善反之之道奈何曰由治已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教閑邪存誠克已復禮此治已之學也學之功至則已之善可復矣道德齊禮明倫正俗此治人之教也教之功盡則人之善可復矣

屠長卿曰命烏可不知哉古人云義命又云性命義命原非兩物定分所在即命也知其為分而安之即義也性命亦非兩物善惡純疵稟之於有生者即性也因善惡純疵所感而吉凶禍福隨之以定即命也

王鏊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宵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烏有所謂惡者哉烏有所謂善惡混者哉烏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定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墜於淵澄則明墜於濁水則昏墜於汙穢則穢淵澄土智也濁水凡庶也汙穢下愚也天地間腊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說後儒多未之及易繫辭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按人之生也氣聚而精凝則顯而可見是為物及其死也氣散而魂遊則隱而不可見是為變謂之變則與物無異矣伊川程子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原無物也鬼神之情狀隱顯聚散而已隱顯理也聚散氣也自其理之隱顯則知鬼神之狀理其情也氣其狀自其氣之聚散則知鬼神之情狀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也朱子曰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氣魂而精魄也變則是魂魄相離獨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魂之意自可見矣西山眞氏曰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血之類是流滋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則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於天以從陽魄降於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而生離而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為人子孫盡誠以焫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皆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二氣流行於天地間萬

物賴之以生長斂藏此即所謂鬼神今人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故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

表表中庸疏曰天地無爲而鬼神司其吉凶故曰功用造化無象而鬼神顯然有物故曰迹張子謂二氣之良能亦就感應之自然者而言朱子以陰陽之靈氣說鬼神靈即良能也

或問鬼神於魏鶴山答云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此天之神地載神氣風霆流行庶物露生此地之神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山川之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人之神也

易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吳澄云河圖者羲皇時河出龍馬背之旋毛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以象旋毛如星點而謂之圖羲皇則其陽奇陰耦之數以畫卦生蓍洛書者禹治水時洛出神龜背之拆文前九後一左三右七中五前之右二前之左四後之右六後之左八以其拆文如字畫而謂之書禹則其自一至九之數以敘洪範

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七爲少陽之數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

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耦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即是推之如指諸掌矣

邵子曰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出於理違於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於理也

楊慎璅語云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聖人虛二以畫八卦八者耦之方也虛一以敘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卦以耦為用故有應則吉疇以奇為用故有對則凶

王弼易略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此理窟妙解

楊慎曰先天之易乾兌離震在左巽坎艮坤居右蓋乾南坤北以定上下離東坎西以列左右此天地陰陽之定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必稟是氣所謂性之體也至於文王八卦乃以坎離居南北之正所以位天地而命萬物者莫不本諸此而坎之二爻則自乾來離之二爻則自坤來故記所謂坤之正位變乾為離乾之正位變坤為坎是也坤道

六陰生小雪十月中為純陰之卦陰極則陽生又繼以十一月之復焉陰陽消長如環無端不特見之卦畫之生如此而卦氣之運亦如此自然與月之陰陽消長相為配合大傳所謂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於此可見

王氏禕曰天地之間親乎上者為陽自上而下四萬二千里乃曰陽位親乎下者為陰自下而上四萬二千里乃曰陰位既有形名難逃度數且一歲者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十二辰為一日五日為一候三候為

一氣三氣爲一節二節爲一時四時爲一歲一歲以冬至節爲始是時也地中陽升凡一氣十五日上升七千里三氣爲一節四十五日陽升共二萬一千里二節爲一時一時一時九十日陽升共四萬二千里正到天地之中而陽合陰位陰中陽半其氣爲溫而時當春分之節也過此陽升而入陽位方曰得氣而升亦如前四十五日立夏立夏之後四十五日夏至夏至之節陽升通前計八萬四千里以到天乃陽中有陽其氣熱積陽生陰一陰盛於二陽之中自夏至之節爲始是時天中陰降

凡一氣十五日下降七千里三氣爲一節一節四十五日陰降共二萬一千里二節爲一時一時九十日陰降共四萬二千里以到天地之中而陰交陽位陽中陰半其氣爲凉而時當秋分之節也過此陰降而入陰位方曰得氣而降亦如前四十五日立冬立冬之後四十五日冬至冬至之節陰降通前計八萬四千里以到地乃陰中有陰其氣寒積陰生陽一陽生於二陰之中自冬至之後一陽復升如前運行不已周而復始不失其道冬至陽生上升而還天夏至陰生下降而還地夏至陽升到天而一陰來至冬至陰降到地而一陽來至故曰冬至夏至陽升於上過春分而入陽位以離陽位故曰春位陰降於下過秋分而入陰位以離陰位故曰秋分分凡冬至陽升之後自上而下非無陰降也所降之陰乃陽中之餘陰止於陽位中消散而已縱使下降得位與陽升相遇其氣絶矣凡夏至陰降之後自下而上非無陽升也所升之陽乃陰中之餘陽止於陰位中消散而已縱使上升得位與陰降相遇其氣絶矣陰陽升降上下不出於八萬四千里往來難逃於三百六十日即温凉寒熱之四氣而識陰陽即陽升陰降之八節而識天地以天機測之庶達大道之緒餘若以口耳之學較量於天地之間安得籌算而知之乎

漢書注云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陽厄一陰厄四陽厄旱陰厄水初入元百六歲有厄故云百六之會

卦之反對皆六陰六陽也在易則六陽六陰四陽者各六對也去四正者八陽四陰八陰四陽者各八對也十陽二陰十陰二陽各三對也○此李挺之所傳變卦圖以三陰三陽爲主而變者也六陽六陰

十二對者否變泰咸恒豐旅漸歸妹渙節既未濟
六對泰變否損益噬嗑賁隨蠱困井既未濟六對
四正者初經則乾坤坎離重卦則頤中孚大小過
去之則八陽四陰八陰四陽各六對者遯變大壯
需訟無妄大畜睽家人兌巽革鼎六對臨變觀明
夷晉升萃蹇解艮震蒙屯六對十陽二陰十陰二
陽姤變夬同人大有履小畜三對復變剝師比謙
豫三對卦之反對者凡五十六而此有三十對者
否泰既未濟司啓閉之節當四隅之位故重用一
卦所以先天卦氣圖每於寅申巳亥一氣交處重

用四爻以圖觀之否既濟泰未濟正當天門地戶
人路鬼方陰陽出入變化之道也所謂四正者乾
坤坎離八正者兼顧中孚大小過皆取其反覆不
變以爲群變之宗後天卦氣所謂四正則坎離震
兌八風謂之八正之氣則兼乾坤艮巽以其居四
方四維之正也先天易之體應天之氣者體先致
用也後天易之用應地之方者用先立體也是故
先天取其卦之正後天取其位之正以卦而言則
先天八正卦之象反覆不變以位而言則後天八
正卦之數反覆不變也

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
地之法其倣於此乎
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
禹箕敘之而作範也○河圖無十散爲九位洛書
有十聚爲五類無十者地未成形造物之初天之
氣數也故圓以象天有十者地已成形生物之後
地之形數也故方以應地易者道之變化範者事
之法則圓者爲用非體不立八卦數耦用之體也
方者爲體非用不行九疇數奇體之用也河圖九
而卦止於八以五代九則八數方而奠位然中虛

天九以待八者之用則體無非用矣洛書十而疇
止於九去十用五則九數圓而運行然中建皇極
以幹八卦之體則用無非體矣是故天下事物虛
之則體無非用實之則用無非體理之自然也先
天圖外圓爲天內方爲地圓者河圖之數也方者
洛書之文也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畫
易之初蓋兼乎河洛之數備乎方圓之理矣惟變
易之道以天爲宗所以大禹重衍洪範以地承天
夫天究於九地盡於十九十者天地之終也究則
不中盡則無變聖人弗用也是故河圖之數四十

五八卦之數三十六一八二七三六交數皆九非不用九也藏九於八也洛書之數五十五九疇之數四十五始於五行終於六極實有十事非不用十也藏十於九也藏九於八以體藏用則用不窮藏十於九以用藏體則體不窮此天地變化之機聖人用數之法也

蜀梁山孝廉來先生（諱知德）隆慶時讀易於求溪二十九年文王序卦孔子雜卦悟錯綜取象之義而作易注其言曰錯者陰陽相對陽錯其陰陰錯其陽如伏羲圓圖乾錯坤坎錯離八卦相錯是也綜即今

織布帛之綜一上一下如屯蒙之類本是一卦在下爲屯在上爲蒙載之文王序卦是也定天下之象如乾坤相錯則乾馬坤牛之象名震艮相綜則震雷艮山之象名是也論象有卦情之象如乾卦本馬而言龍以乾道變化龍道變化故以龍言之有卦畫之象如剥言宅言牀言廬者因五陰在下列於兩旁一陽覆於其上如宅如牀如廬是也有卦體大象之象凡陽在上者皆象艮巽陽在下者皆象震兌陽在上下者皆象離陰在上下者皆象坎如益象離故言龜大過象坎故言棟是也有以中爻取象者如漸卦九三婦孕不育以中爻二四合坎中滿也九五三歲不孕以中爻三五合離中虛也有將錯卦立象者如履卦言虎以下卦兌錯艮也有因綜卦立象者如井與困相綜巽爲市邑在困爲兌在井爲巽則改爲邑矣有即陰陽而取象者如乾爲馬本象也坎與震皆得乾之一畫亦言馬坤爲牛本象也離得坤之一畫亦言牛是也必有相因而取象者如革卦九五言虎者以兌錯艮艮爲虎也上亦即以豹言之豹次於虎故相因而言豹也凡此象都是無此事無此理而止立其

象如金車玉鉉之類皆藏於伏羲文王二圖錯綜之中易曰錯綜其數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余與潛菴湯先生論來注俱服其精深而許酉山終以缺圓圖少之何哉

在天則乾坤相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而氣化行焉在人則男女相對剛柔摩盪水火相濟而形氣生焉對待者數也伏羲圓圖之錯也如乾與坤相錯坎與離相錯之類是也流行者氣也文王序卦之綜也如屯與蒙同二陽四陰之卦上下相綜兩卦止作一卦之類是也所謂相綜者同一卦畫上視

爲蒙下視爲屯餘卦倣此來瞿唐深悟錯綜之妙發程朱所未發

易解知變化之道云天地因圖以著數所以啓聖人之獨智聖人因數以演易所以終天地之全功

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芽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簇簇奏也奏進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辜必也潔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呂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閼種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爲天統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縱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爲地統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替也通旅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簇爲人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統之謂矣張子曰班固有二長焉錯綜變化而脉絡貫通則長於文談理若畫沙印泥而適合乎孔孟之旨則深於理邵子曰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此指春夏秋冬之時而言也又曰坎離得位而兌艮爲耦以應地之方也此指東南西北之方而言也又曰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朱子謂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此指天地上下而言也

古之占法一爻變以變爻爲主二爻變占事之始終

三爻變以二卦象辭占事之始終四爻變以二爻不變占事之始終全不變以本卦象爲主全變以之卦象爲主

信陽子卓錄卷一 道體 十三

信陽子卓錄卷一

致知

及門諸子較

朱子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應萬事也故知不昧斯能妙衆理而應萬事日用之間知最爲切要或茫不知理之所在而應事不差者鮮矣

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但求諸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出於理之正必明其理而求諸事求之事而明其理俾理在於事皆有的實事合乎理而不違戾斯理明事當而知行兩得矣

信陽子卓錄卷一 致知 十

嘗讀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謹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德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

深無不貫乎一者
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口繼以精思
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
求放心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
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孟子專心致
志之言乃求放心之註解也
司馬君實曰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乃終身不
忘也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終夜不寢
時誦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此讀書法也學者不
可不知

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
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
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
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
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
見每加新益則學易進矣今於不疑處有疑方是
進朱子曰近覺先生成誦之說最為捷徑蓋未論
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
作然亦須專一精研使一書通脫爛熟都無記不
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張朱二子與君實

論讀書法相同古人用功精密於此可見學者苟
能如此盡心何患不成
理載於心故非存心則無以窮理心具夫性故非知
性則無以盡心孟子言心言性非不分明學者往
往錯認何也求放心只是初下手工夫盡心乃其
極致中間緊要便是窮理須有漸次至於盡
心知性則一時俱了更無先後可言如理有未窮
此心雖立終不能盡吾心盡與不盡反觀內省亦
必自知不盡而自以為盡是甘於自欺非有志於
道者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
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是五者以進所
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夫學問之煩而欲竟達於
易簡之域豈所謂易簡者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
之通患
為學最要務實知一理則行一理知一事則行一事
自然理與事相安無虛泛不切之患
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
心而得其實自朱子沒士子習誦其說者率多以
為出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已以求其實聖賢

垂訓之意果安在乎
體驗二字學者最親讀書皆須體驗放自己身上來
不然則書自書我自我矣濟甚事
楊龜山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
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
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讀書須是看聖賢用心處自處臨事時一一要使
親書以己體驗固為親切然亦須徧觀衆理而合其
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却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
徑急而反疎緩也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
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
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
說將去
窮理者窮人物之理也人則有降衷秉彝之性物則
有水火木金土之性以至萬物萬事皆有當然之
理於衆理莫不窮究其極而無一毫之疑所謂窮
理也窮得人之理必須盡仁義禮智之性窮得事
物之理必須使事物各得其宜所謂盡性也理也
性也皆天命之元亨利貞也窮理盡性與天命無

一毫之間所謂至命也窮理盡性至命雖無彼此
之殊略有先後之序此先儒之成說愚竊述之
窮理格物先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渾然
全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就從
此力加操存省察推廣擴充此便是源頭工夫根
本學問又於日用事物人倫天地山川禽獸草木
莫不究極其所以然明而禮樂幽而鬼神日月之
更迭寒暑之往來歲月之交遷古今風氣盛衰國
家治亂興亡民之安危兵之勝敗無不窮究方為
窮理致治之學
先儒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
慈子之孝之類此在物之理也於此處之各得其
宜乃處物之義也
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
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隱僻之語至如諸葛孔
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
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
不達當世之務有詞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
相如揚雄何裨實用
尉遲楚學為文問於空同子空同子曰此非力之可

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於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如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

呂柟云王守仁以良知教人是渾淪說話若聖人教人則不如是人之資質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學問有淺深不可槩以語之是以聖人教人或因人病處說或因人不足處說未嘗執定一言至於立成法詔後世則曰格物致知曰博文約禮蓋渾淪之言可以立法不可因人而施

東萊呂氏曰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又曰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置如此觀史學識可進此深得孟子知人論世之意可爲

讀史法

屠長卿云學道之人精專且久無有不成者蟲之祝子蟬之脫殼精也犀之孕月蚌之胎珠專也緜之

鋸木水之穿石久也精專且久凡物亦有成者鶴鹿之長年是也外道亦有成者狐山鬼之通靈是也然鶴鹿也精魅亦有成者狐山鬼之通靈是也然鶴鹿雖壽人得而殺之不通性靈故也外道雖神慾得而嬈之不聞大道故也精魅人得而治之不行正道故也況聞大道行正事養性靈而精專且久何患不成哉不精不專不久僥倖而求速效非有志者也

昌黎韓氏曰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

李德裕曰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不得爲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蕩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洄洑迤邐觀之者不厭從兄瀚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

恬雨齋寂無人聲蓋是謂也

信陽子卓錄卷三

及門諸子較

存省

朱子曰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逸動時差錯

敬以直內戒愼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為而理有不得制焉至或理有時而發見隨復為氣所掩終不能長久開通所謂為學者正欲變此不美之氣質使理常發見流行耳然非加百倍之功莫能致也

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慮不可必得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違道之事惡念也凡此二者心纔知覺即遏絶之必使念念皆出於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情之正則不正之念自消而思慮皆天理矣此實日用省察之切要不可毫髮間斷也

敬為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

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出乎人心動靜之際人倫日用之間詩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即其義也君子敬而無失事天之道庶乎盡之若夫聖人純亦不已則固與天為一矣

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洪範貌曰恭是外貌之敬也至曰恭作肅則心亦敬也內外一致也臨深淵履薄冰形容戒懼之意最切孔子言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斂不放心既不放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事其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應萬事者俱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之說是就存主而言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畫出一個敬底樣子與人做程子言整齊嚴肅是入敬處朱子曰畏字是敬之正意程子主一無適之說是就存主處說謝氏惺惺法是就敬之精明處說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又以人到神祠致敬為喻即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

孔子見賓承祭之意形容得最親切朱子敬齋銘又說得全備毫釐有差便流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數之戒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惺惺不昧是敬之無間斷處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該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體湛然純一亦敬也靜中萬理具備是涵得有動之理故謂之體動時事得其理是著乎靜之理故謂之用體用總是一物心有生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為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事其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應萬事者俱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斂不放心既不放則內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虧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清其麤厲之氣

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箇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

持敬而無間斷則誠矣故程子曰未能誠者由敬以入誠

敬是方做工夫誠即是已成就處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為已有富貴之命一切不修人事恣縱妄為偃然僥倖所獲蓋有不遂所欲而反

罹咎者多矣命其果可恃乎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修省惟義自守而貧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

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禮義以勝之即窒慾之要也

淤泥塞流水人欲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程子曰古之為學專養性情蓋性者仁義禮智乃道之體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道之用故養性情即學道也

易有修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春秋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三緘之誡孔孟聖賢之書謹言之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修德之切要所當服膺而弗失也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行不及言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於文詞者皆是也當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夷考其生平之所為不及古人者多矣豈不可恥吾輩所當深戒

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而津生哀心動而淚生媿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可以為天一生水之驗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為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陰玄精石皆六稜是其證也

坎中一畫即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於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也今人以素問所載坎離為心腎在坎言心亨又為心病於木亦為堅多心而離不言心何也愚謂中孚象傳柔在內而剛得中柔在內者中虛信之本也先儒云天下惟一無對惟中無對坎離無對中也乾坤無對一也中孚無對以其似離小過無對以其似坎又曰中孚是大底離又曰中孚是雙夾底離以此推之離雖不明言心中虛之義該之矣坎為心離亦為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宋儒所謂有主則實無主則虛也坎為耳離亦為耳鼎黃耳噬嗑上九滅耳象傳曰聰不明也聽之不明視之不聰耳目同用也見三爻厲薰心即心病也以其互卦有坎素問金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

恐則甚於憂故為加憂訟之有孚窒惕中即加憂也加憂即心病也艮之厲薰心以互體有坎也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為恐恐則傷腎故為耳痛氣陽運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為血卦王萬里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勸以加青鹽鹿茸煎雄附為劑且言此藥非為虛損易中坎為耳痛是經中已著病症矣餌之竟愈憑謂深明於易不必讀素問及五運六氣可以為醫矣

或問坎為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也曰有孚則心亨矣加憂則心病矣一也顧用之何如耳孚之亨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憂之病也是飢渴害心者也為心之茅塞者也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又曰心欲有所主不欲有偏主噫盡矣

朱子說顏子不改其樂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把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

曹氏端曰顏子所樂者仁之事也孔顏子三月不違仁故貧窶不改其樂利仁之事也孔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飯蔬食飲水樂在其中安仁之事也

喜氣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程正叔曰忠者天下之公理恕所以行之也忠天道也恕人道也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二語為入門工夫愚謂惟精惟一為執中工夫精則擇之明一則守之固

王守仁曰君子之於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以其無入而非學也

王守仁答倫彥式書云心無動靜者也靜以言其體動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焉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

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循而無窮矣故從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周瑛云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由體及用一以貫之其餘為學皆由博以反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一本既得則萬殊可貫矣言其功程次第始學之初以收放心為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有聰明皆由此出然後可以窮理

錢一本曰心術中有許多淫樂慾禮聰明中有許多亂色姦聲身體中有許多惰慢邪僻之氣須細細查考自然日日長進

陳茂烈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子克已曾子日省學聖之法也

許魯齋曰常沈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葉茂才曰心無偏主雖愚必明心有繫累雖智必昏

門人問易道陰陽詩道性情一乎二乎曰一也陰陽理而草木蕃無言之詩也性情調而位育臻無體之易也

余按孔子毋意必固我誠也孟子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願學孔子者也

聖人人倫之至能盡其性也老安少懷友信能盡人之性也鳥獸魚鼈咸若能盡物之性也

信陽子卓録卷四　　及門諸子較

修己

朱子曰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不一其内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内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内外交養動靜不違所以爲修身之要也又曰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此修身之要也又曰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虚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爭辨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又曰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爲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有志於道者必透得富貴功名兩關然後可得而入不然則身在此道在彼重藩密障以間乎其中其相去日益遠矣夫爲其事必有其功有其實則名自附聖賢非無功名但其所爲皆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非有所爲而爲之也至於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且不處矧從而求之乎苟此心日逐逐於利名而談道德以爲觀聽之美殆難免乎謝上蔡鸚鵡之譏矣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才氣學術不造乎高明正大則所就之事業卑陋可知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内事與人一毫殊不相干何矜伐之有

呂東萊述伊川之言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内充故退讓而不矜

西山眞氏曰學所以治性情者也漢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故聰明疏達者戒其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先儒有言曰未讀是書猶是人也既讀是書亦猶是人也則爲不善讀矣

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姦臣必貪而貪者必姦故孔明盡忠於季漢而成都止有桑八百株元載爲姦於唐而胡椒至八百石由是觀之可以識忠臣姦

臣之分矣

程子明道曰盡天理便是易孟子有言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

易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吳澄云人之處事其心危懼則可保平康其心忽易則必致傾覆理有必至若或使之云爾首篇易知之易敬勝怠而其心易直也使傾之易怠勝敬而其心忽易也字雖同而其意正相反

易大過初六藉用白茅無咎雷氏思曰大過之世剛得位得中然後可以過越而濟之初六以柔在下豈能有爲而拯弱扶衰乎當避難全身而已夫置器者苟措於地則安而無傷矣猶恐其傷也用茅以藉之則安之甚而愼之至也茅之爲物潔白柔順猶之避難也苟遯於世則可矣然非潔白則有同俗之汙非柔順則有違世之害必潔白以治已柔順以隨時所謂危行言遜和而不同之道也以此而往何咎之有哉

歐陽永叔曰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己治人之術

讀書録曰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大抵事君之忠當素定於爲學之日

按羅古今囊括千載可言學矣而長於積聚短於剪裁才不足也馳騁上下颺發雷擊可言才矣而是非或謬持論靡當識不足也三者之中識其最難乎學成於人才與識乃得之天授者也

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持勢眞若剛強不屈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涕流卑屈苟賤之態無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鴻苞云古英雄之成大事在計盡靈變算無遺策舉事萬全物莫能難孔明高臥隆中講澹泊寧靜之學固以培其神識養其靈機及出爲劉氏馳驅神算雄略所向無前而其心愈以冲寂一則曰謹愼二則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心體之所以無累

而靈明之所以益充當時知謀算畫之士誰能出其範圍乎忠誠格天則神鬼聽命忠誠感人則智勇奔走若以智籠人則智於我者勝以勇降人則勇於我者勝我一人之識見手足所運用能幾何然是神識非臨時可以卒辦在平居之培養有素也父母妻子之間飲食起居之際暗室屋漏之地嬉戲顰笑之微皆不可不慎也孔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神定則氣充氣充則神愈王何以養我神氣曰寡欲而已矣欲豈特飲食男女哉凡人情感於外而動於

中一有所貪戀皆欲也欲心一萌精氣洩耗方寸靈光之地已障蔽不徹擾動不寧有道之士智以養恬恬以養智氣充神王何事不了出可以拯物匡時入可以保身立命士何可不聞道哉

夫道欲隄乎隄在則止止則清隄決則流流則濁故隄勿可撤也恒物之情何有紀極即以見在論之沈湎麴櫱躭溺聲色心荒意蕩神惑體疲何勝厭苦寡欲少嗜焚香齋居氣調而體舒神澂而志朗豈不美哉

董子繁露曰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辨慧儇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輔其邪狂之心而儹其僻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也

邵子曰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注云道者天理之公也休戚者人情之私也天下事苟任天理之公則吉凶以正動靜無不利得喪以命居處無非安何休戚能累其心之有

輿中讀程書解使驕且吝謂驕氣盈吝氣歉予繹之曰氣盈則量狹不能休休以容天下之才氣歉則識淺不能推解故嗇天下之財

易解不歷艱貞則其識不深不受屈抑則其氣不定子持此以觀古聖賢豪傑大略如是

讀易革卦解曰黃革元鞏於初豹文安蔚於終所謂有不為而後有為也合即鹿無虞之象觀之遵養時晦之義大矣哉

讀易說解容貌温厚望之而怒消辭氣和平聽之而忿釋令人猛省

讀易解引白香山詩云只有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虛舟悟柔道勝人之義讀既濟曳其輪濡其尾則知任天下之事在乎剛明剛不足則不能行故

象曳輪明不足則見不定故象狐濡尾
顧璘曰好辨以招尤不若忍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
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
呈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同流滔滔而立砥柱不易之操嚴霜凜凜而有和順
温厚之氣
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
爲鏡可以明得失保此三鏡以防已過
韻書望之如木雞則其德全矣謂其無虛憍氣也
唐順之與楊繼盛語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
百鍊金喜其知智深勇沈之理爲之迴環咀味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奔誕
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愼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表表中庸疏曰有一毫依回處便是流有一些黏帶
處便是倚又云子臣弟友之事聖人說未能不是
謙辭實落見得有難盡處謂之庸德之行須是從
心上行將出來不本諸眞心而強飾於外徒使人
作僞耳行然後知不足謹然後知有餘
許魯齋曰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已的有不由
自已的由自已的有命在歸
於義命而已
見事貴於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
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
事無所疑惑而處得其當矣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清
而心反爲其所累矣
以已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廉而自忘其廉則
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處事識爲先斷次之
分外之事不可一毫與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應
正以處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
寬以待下敬以處事立身居官之七要
剛以任道可有也剛以凌物不可有也柔而喪氣可
無也柔而葆和不可無也
人之氣貴乎剛却怕粗氣剛則才大氣粗則才疎才
大而疎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
則才德全矣
爲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二
者相濟始克有成往往見貪饕之徒相執謙下不

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动其奸故為此側媚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為賢則墮其術中矣其不貪者自謂操守廉潔無可誰何與人議論稍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強人惡其拂已以為不肖則失人矣夫以中而處剛則必無矯激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畏忮之態修其在已人豈得而是非之也人有才氣者老而不見用皆汨沒萎弱不及少年此無學問充養之功聖賢則老而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熟孔子示人以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非若聰明才氣之士老不及少也

閱江陵集引韓子禍與福存乎天賢不肖存乎我在我者吾將勉焉在天者吾何知哉余讀而歎曰道福無是理矣

義之心不可以不熱富貴之念不可以不澹

英雄豪傑皆才氣用事未嘗養之以學往往不勝技癢曲牽於應世之跡而輕試其所長朱子謂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中得來則學識兼到審機觀變時措咸宜如夫子所稱智者勇者則豪傑而聖賢者也

于孔兼曰士君子能於群譏衆詆時立得脚定纔見堅貞能於尊官厚禄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概能於從容談笑時解得急難纔見才識能於澹泊冷寂時無欲羨

一矯勁也孔融搆難高允獲全闔閭備齊不謂難起於越始皇防胡豈知禍生於亥古人云天下之變無窮智不能防勇不能挽君子安義命而已

厲利劒者必以鈍砥擊堅鐘者必以濡木書剛紙者必以柔翰輔強轂者必以弱輻

屠長卿曰力田投種豐凶則聽之天時體道修身禍福則付之命運不力田而希逢年不修身而圖倖福無是理矣

心纔見志趣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恐心纔見器度

表表中庸疏意云默足以容不但我忘人須人亦忘我始得苟能心未化雖默亦不足以容熙熙于于渾渾樸樸入獸不亂群入馬不亂行此聖人默容之境也此皆由德性問學來豈易能者

昔鴟鴞氏生三子長曰蒲牢好聲以飾鐘今之鐘鈕是也次曰鴟吻好望以飾屋今之吻頭是也次曰蚣蝮好飲即今牖口所置是也

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性情身之文也貞固之節可以與焉

宣被股肱邦之光也

張忠定別寇萊公曰讀霍光傳否曰未也萊公歸讀其傳至不學無術笑曰張公謂我矣

表表曰中庸一書前後照應周密完備如在上位不陵下欲其不侵人也居上不驕又欲其不失已也在下位不援上欲其不附上也為下不倍又欲其不從乎上矣不變塞焉謂不變所守也言足以興又欲其以所守而行之矣至死不變謂雖死無傷也

默足以容又不欲其死矣橫說豎說極是周匝

張南軒曰易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而已

程子曰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蓋人能仁必實仁自足以得親義必實義自足以得君禮必實禮自足以事長智必實智自足以治人信必實信自足以得友如是而不得者命也亦何責人之有若在已者皆不能盡一有不得即懷責人之心是豈君子之道哉故學至於不責人則其學進矣

行有不得反之於已使行之是則得不得有命已何與焉使行之非亟當改之不可執其非以求勝於人也

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史記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曰君子目以處誼足以步目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後二年晉人殺厲公

漢田蚡劾灌夫罵坐不敬又撫其私事論棄市讀史至此毛髮皆寒蚡景帝王太后母弟挾外戚勢驕

貴一時灌夫漢將軍習見蚡賤時侍酒實嬰所跪起如子姓一旦貴幸意頗不足故杯酒間機鋒釀爲戈矛蚡遂搆訟激怒太后必殺夫而後已何其毒哉詩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可爲三復

漢王吉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樹鄰里共止之固請吉令還婦里中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王吉可謂知慎小謹微之意

丙吉全曾孫病已於郡獄風霍光迎立是爲宣帝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絶口不道前恩

唐郭元振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惟元振云由是觀之禄隷其親古人所難愛日之誠其可緩乎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增修預防而德乃進

太公龍韜曰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習與不正人居則不正

不可因人曲爲承順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之合

程子曰始比不以正隙於終者多矣讀易至此當謹識之

及門諸子較

治人 君道

朱子曰居上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多是事事不管却壞了這寬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闕然成擾卒未已也

自古國家傾覆之由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患起於飢餓是以先王之於民也備之於未荒之前救之於已荒之餘誠以禮義生於富足一旦飢餓切身民無倚賴遂至越禮犯分非獨慮其身之不能存亦慮其心之或以蕩也是以豐登有餘之日恒爲荒歉不足之憂此無他天生人君爲生民主必體天心以安民生然後可保其位也先事之備每年夏六月麥熟秋九月百穀收成將民間有無成熟分數申達即劉晏設諸道知院官趙抃越州備荒之意也臨事而救之之術如宋仁宗災所被之處必發倉賑貸散利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帑金帛或留歲漕或免租稅寬逋負薄征休力役罷科率弛薄開市之征去幾禁舍山澤之禁不能自存者官爲瘞埋較青禮殺哀蕃樂多昏索神更窓比緩刑更仁即周禮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之意如此則不必云除盜賊至於養之於既荒之餘朱子未有善策古之救荒者亦未有術也

陸宣公曰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太宗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唐代宗時劉晏理財使有司每旬月具州縣豐歉狀貴糴賤糶始見不稔之端先行蠲免救助應民之急不待其困敝流亡餓殍然後賑之由是民安居業戶口蕃息

宋趙抃在越州備荒之政爲世所稱見旱勢之方熾知歲事之必歉前民未飢已爲濟飢之備

司馬溫公曰漢高祖論相以爲王陵少顓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

李德裕曰帝王之於英傑當御之以氣結之以恩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爲用黥布歸漢高帝方

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厠見衛青先主與關張同臥起而稠人廣衆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雄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詞足言宜洞開胸懷令見肺肝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跣召之不爲薄矣

張居正謂唐太宗以天下刺史姓名書於屏風坐臥觀覽宣宗知涇陽令李行言賢書其名於殿柱不次擢用如此則人主固知臣下之賢否臣子亦怵名在帝座得以循名核實賢者知所勸而爲善不肖者知所畏而不敢爲非

胡居正云論治須識體如修德建極化導臣民精擇宰相分建衆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人材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上德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訪民隱以施勸懲黜陟者監司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慎刑政均賦役理冤訟者有司之體也

汲黯對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魏徵曰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由好惡惡不懲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噫徵嘗勸太宗行仁義此即行仁義之用歟舜舉元凱流四凶而天下治大學論治平歸於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之所以興也賞罰爲人主之大權所以奔走天下風示海内震懾人心全在乎此若好惡顛倒一家不能齊況天下乎

魏徵告太宗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闢四門明目達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故從來姦臣惑主未有不壅蔽其耳目能兼聽則不得壅蔽而下情達矣

馬周對唐太宗言天下以人爲本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爲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内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百姓未安治在於此史稱其機辨明銳動中事會良有以也

明宣廟下蘇州等處減租令作詩曰官租頗繁重在

昔蓋有因張士誠田沒入官以私租之額作官稅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畊作既勞勤輸納亦苦辛每畝徵米至一石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惻予懷故迹安可循下詔減什三每畝一石減去三斗行之四方均先王視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矜吾仁嘉靖二十六年嘉興太守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效之自官田至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五升通為一則

勝國之滅由神宗身不親政信任匪人武備廢弛事機叢脞延及懷宗雖有為之姿而無忠幹之臣文官愛錢武將惜命不亡何待宋明同一覆轍也

聖人興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人君內非中弗思外非中弗動動靜進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則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則和樂生焉是以君人之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萬物之生和於是乎三和之氣訢合絪縕積為壽蓄為富舒為康寧敷為攸好德益為考終命其菱者則融為甘露凝為慶雲垂為德星散為景風流為醴泉六氣協乎時七曜順乎軌迨於巢穴羽毛之物皆煦嫗而自蕃草木鱗介之祥皆叢萃而繼出夫然者中和之氣所致也

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以自牧懼盈滿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戒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

許魯齋曰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修既立之後謹守弗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失倫遽施於下有不可行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人無自而入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帝王治天下德為本政為具刑以輔之詩書稱堯曰克明峻德舜曰玄德禹曰祗德湯曰懋德一德文王純亦不已武王維皇之極此皆以德言也德者天所賦人所受之正理帝王推此理以化天下又

建制王政以匡正之如此而不從者乃有刑以治
爲治本末先後具舉有序所以天下無不化之
民後世本有未盡而專恃刑政之末所以治不古
若也與
謂之王者自念慮身心刑于妻子達之家國天下無
非仁義禮智之充周初無内外隱顯遠近之間也
程子所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謂之霸者形諸念
慮身心無非人欲之私施諸政事征伐則假夫仁
義之名其内外隱顯遠近名實判然不相須此王
霸誠僞之所以不同也與

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置立法其
末也
爲政通下情爲急集衆人之耳目爲一已之耳目方
可
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
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
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
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戚
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
其中矣

余觀創業之主生長民間身經百鍊人情世故何所
不曉至踐祚臨下又日與臣民親接所以立法創
制察休戚之本洞治亂之源師古宜今永垂鴻範
後王承統漸以驕盈而近侍小人喜於自便稍立
尊貴之體峻上下之防然漢唐宋間猶未甚隔絶
小臣庶僚亦得與人主竟日面談盡吐胸臆其時
君臣相與親密尚爾藹然近世相距益遠人主臨
朝君臣咫尺邈若山河即近侍進講掇拾老儒數
語背記面誦以塞故事此外不敢獻替一言而群
臣章奏又多忌諱莫有盡言者下情何由上達上

德何由下宣乎是在神聖之主洞察宿弊虚懷博
訪數接忠賢平臺便殿之名對公卿百官皆得目
覩天顔耳聞天語而仰申其說於至尊之前經術
古今之外閒談世務廟謨邊計之外遂及民情堂
陛君臣家人父子無事不聞無隱不達如是而君
何憂不堯舜治何患不唐虞至唐諫官隨宰相入
閣議事尤爲千古卓絶宰相欲行壅蔽諫官得而
發覺之宰相議論不當諫官得而駁正之諫官中
有挾私陰附妄言亂政者又有銓曹之進退在如
此則雖有斯高之姦不得面欺擅權九重四海精

神流貫血衊交通國家綦隆之福可坐而致也
聖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開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
收拾人望鎮厭物情存乎豁達協應天人孚格遠近存乎信義得人死力緩急不負存乎仁恕群下嚴憚不敢輕侮存乎剛毅審擇利害權衡去就存乎明智赴機應猝風雨激矢存乎果斷慮變防微罔玩戎首存乎精密博采物議不敢自用存乎虛明

古之人圖事揆策未有不得此以成失此以敗者當事者不豁達簡易削去邊幅恐無以得豪傑之心過於坦率無備泛愛不疑又恐生意外之變是故度量不可不寬隄防不可不密
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為聚斂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
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輔以自佐有英俊以治官尊其位重其禄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皐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夫為政有體張弛寬嚴之間不可不酌量也寬非柔靡之謂敦大醇厚也嚴非操切之謂精明整頓也茲二者常相為用也天地間太和元氣盎然流行造化得之以久長人物得之以化育治天下者不

務敦大醇厚而急於絞繩峻於束濕刻削天地之元氣而人物將不堪命於是乎貴用寬寬而或無節簡事而流於廢弛愛人而傷於姑息天下玩焉於是貴用嚴嚴肅之紀綱申之法度令天下懾服而不敢肆而後吾慈愛之心得以宣布人物相生相養各得其所寬仁之用也嚴義所以成仁也天地之於草木春生之後繼以秋殺根本堅固而來春生意茂盛其殺之也乃所以生之也古人以嚴治國蓋滿腔盎然盡寬仁慈愛之意殷宗中興必資良弼周文創業亦待飛熊漢高以三

傑興劉光武以雲臺奮迹後主庸材孔明在則討賊恢基孔明亡則巴蜀不保苻堅雄傑王猛在則橫行中原王猛亡則國奪身死人材之關係於國家大矣明主所以急任賢也

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辟如良玉委於汙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貞何難識也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群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

明實録吳元年七月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知府以下文綺絹羅夏布及道里盤費各有差上曰

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他日不免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而責之奉公難矣

洪武十年正月甲辰上諭中書省曰官員聽選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貲斧空乏假貸於人甚至流爲醫卜使人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盤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

軍中之事難於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通者通服則遠來示

威必先大者大懾則小懼

欲人不違已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

賢者事君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善承主意始若無害終實妨賢病國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而去讒佞

張嘉貞對明皇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歿向使用少晚則無及矣陛下不以臣不肖必欲用之要及其時後

衰無能爲也語云人才及其鋒而用之即此義也

魏徵言於唐太宗曰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納之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嘗親録囚閔死罪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至太宗以其誠信悉原之所謂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唐元宗初即位勵精政事嘗自選守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由是觀之安天下以得人爲本

程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知愚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

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此言明白透徹書稱堯之知人本於克明俊德中庸稱舜之揚善本於大知江充離間父子由漢武之不知人耳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

朱子曰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未嘗不博收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收置門牆獎勸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於隱微而寢極乎光大耳

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不

能則謹守常法
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
妄念也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
民以寬馭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無所不用其
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谷
便自無他患害纔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
知不覺錯做了事
薛文清曰在上者身既修理既明則德望素著不待
政教號令之出而民已歸服景仰況於設施之際
事得其宜政教號令既出刑罰既施如雨露霜雪
又何民之不感悅畏服乎
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之道其合
與否有所不惜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
失者多矣交朋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
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
無以易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非忠激
則未善欲求感格難矣然激出於忠誠猶可如或
出於計數雖幸而有濟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後人不知人臣之道但得高爵厚祿即有自滿之色
觀臣克艱厥臣及爲臣不易之語祿位果可自滿
乎
許魯齋曰凡作事謹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永終
知弊也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
必有悔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處事當詳審安重爲之以艱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
當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自得之心若
然則反爲所累矣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
快而賢智之所深慮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
之則有以應酬世務而不失時宜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斷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
照剛則能斷
姦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獲伸若納賄而縱釋
姦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是不惟不能治
姦頑又所以長姦頑也秉三尺者忍爲此態哉
取人當觀大節三綱五常之道是也孟子論陳仲子
辟兄離母大節失矣區區小廉何足道哉

用人各取其長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聖賢取人務得中和粹美士如其不然與其得巽耎闇茸者流寧得峭勁決烈者

爲士者當務修其實求士者必兼取其才如此則小大之才各以時成兩不相嫌而交致其用天下之治庶乎其有賴矣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屬聲色與之辨是非較短長

惟謹於自修愈謙愈下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

又何較焉

心誠色温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伊尹曰接下思恭豈獨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敢有一毫傲忽之心退食宴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己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人自愛而畏

待左右當嚴而惠

忽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

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前使主超然立於榮顯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於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早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德

行事以厲主心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絶其源轉禍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禄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飯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犯顔面言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禄榮於私家不務公事懷智藏能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生所言皆曰善所爲皆曰可隱求主好即進之以快耳目偷合苟容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隱其惡所欲退則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辨足以行說反言易辭以成文章內離間骨肉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伺候可推因而附會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

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正六邪賢臣處六正屏六邪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

不聽泄治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古言人臣體國蓋以國家爲身體也人之於身體勞逸欲均飢飽欲時起居欲慎寒暑欲調養其血脈惜其精神何所不至人臣以調護身體者調護國家莫如注念黜首是故節其勞逸問其飢寒教以義理厚其風俗去其惛淫卹其疾苦法令必審身範必端祭祀必誠禁雩必敬以吾心合天心以吾氣召和氣以此體國斯人臣之道也豪傑才氣英爽而貴持身戰兢宅心沈密忌輕俠之

風老成意度寬和而尚砥節精堅遇事果毅惡巽
軟之態馬伏波慷慨忠烈裹革捐軀爲世英雄乃
其訓敕子弟拳拳以輕俠爲戒孔光張禹謹畏老
成稱國家黄髮而柔滑諂媚風節蔑如君子奚取
焉

大臣之道懸鑑持衡適於中和而不偏惟虚明之人
辨焉當渾含者而不渾含是爲苛察當分明而不
分明是爲模稜當調停而不調停是爲過激當果
決而不果決是爲無斷當簡静而不簡静是爲生
事當振刷而不振刷是爲頹廢當柔和而不柔和
恐傷暴戾當剛嚴而不剛嚴易涉巽耎當圓轉而
不圓轉未免執拘當執持而不執持必至詭隨器
不深沈則病於佻淺中不開朗則苦其艱深不廣
大則物不蒙福不公廉則人希私門學不知古則
無以法先王所創立疎陋而不典才不通方則無
以達時務所擘畫膠固而難行秉精誠存莊敬體
好生布元氣是大臣著龜也

所貴大豪傑者爲其遭時勢之窮際極難之會而能
調停斡旋終濟大事若時易勢順一中人能辦之
何必豪傑也當堯時萬水洚洞四海昏墊禹内秉
精誠外竭胼胝卒也百川就理萬國乂寧周衰列
國強横齊桓中主管仲相之尊周攘夷冠帶之國
聽約束恐後遂以其主爲五霸首勾踐會稽新敗
棲身無所范蠡佐之養晦韜光茹苦忍辱卒洎吴
而霸越漢高欲易太子大臣強諍不得張良招置
四皓不動聲色儲位晏然後主庸材西蜀僻壤孔
明内理國政外摧強敵保境息民開疆拓土若天
不奪公則大業可就東晉削弱苻堅入寇謝安從
容運籌談笑命將以八千卒破百萬衆俾晉室危
而復安武后革命淫暴凶虐徐有功從慫酷流矜

恕全活群生狄仁傑以客謀授五龍冊造唐室上
安宗社下保身家李泌於玄肅父子猜忌時善爲
調停國家乂安身名無恙宋英宗與太后失歡兩
宫猜忌韓琦從中調和天下安於泰山世豈有難
處之事哉夫殉大事以忠料大事以智任大事以
膽三者缺一難矣武侯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裴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是殉國之忠也子房
之料立六國後趙普之料各鎮寇準之料渡河王
旦之料趙德明范仲淹之料好水軍是策事之智
也秦軍百萬壓境謝傅圍碁賭墅韓魏公曰事不

成不過族耳是任事之膽也三者備而天下尚復有難事哉夫任事非鹵莽之謂也慎事非悾悾之謂也今人不以鹵莽為任事則以悾悾為慎事失之遠矣

唐太宗言賈胡剖身以藏珠惟知射利不惜性命墨吏惟知好賄而不愛身命其為與賈胡剖身藏珠何異

大河之水天泉也非尋常之水若所在牧守心仁吏知律事則河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勢若牧守包藏禍心吏尔法以行事則河流洶湧駕洪濤於平野魚鼈遊園林如此則牧守郡吏將必禍焉

盛則必衰滿則必溢此一定之數也天地尚有消息日月尚有虧盈而況人乎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將來者進亢龍有悔大易戒其沈迷明哲保身詩人開其覺悟子房所以辟穀范蠡所以五湖也有道君子固其宜爾若夫貪戀事權流連富貴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感亦甚矣

薛文清曰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此為處事要法

又曰處大事不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輿中讀易否卦包承解曰眞為小人者猶易防貌為

承順者最可畏故小人而承順乎君子君子則能涵容之不隨不激是否塞之世而能享通者此大人之妙用也苟樂其承順則為其所中而天下之事始不可為矣愚謂惑於包承若呂惠卿之於王安石是也不能涵容若寇準之於丁謂是也故不激不隨是處小人第一法

呂居仁曰當官之法惟有清慎勤三字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所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借使設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曰與其巧精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旨哉言乎

吳起曰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又曰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

蓋譾然儒者之言烏得以人而廢之張居正申飭學政疏云積習日久振蠹為艱冷面難施浮言可畏奉公守法者上未必即知而已被傷於衆口因循頹靡者上未必即黜而且博譽於一時故寧抗朝廷之明詔而不敢拂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託噫今之從

政者其獘在此將何以救之哉

張居正曰人臣既已委職受寄宜思分義所當盡者若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國家何賴焉此言深識臣道

徐有功曰鹿走山林而命懸於庖廚者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又陛下以臣爲小過好生人主之大德

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此求賢之一術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爲求賢之極則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烏能辨鄉人善與不善耶君子指佞人爲小人佞人亦目君子爲僞學邪正之分公私之辨非大知不能

韓魏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當淺與之接凡人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琦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辭色也

歐陽永叔曰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爲郡以寬簡不擾爲急所至民便既去民思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不廢弛何也公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廢弛而民受其獘吾所謂寬不爲苛急耳所謂簡不爲繁碎耳蓋誌云公爲政以鎮靜爲本明不及察寬不及縱吏民安之正爲此也

張乖崖曰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則廉謹知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則曲事諂媚求人知已舉之必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此以公舉人之法也若以黨舉勢衰則賣已若以利舉利盡則叛已古今覆轍可爲炯戒

王曾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希文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耶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憫然歎曰眞宰相也薦賢原以爲國若令人知市恩植黨所不免矣沂公非不拔賢也不欲人知也

司馬君實曰才與德異而世莫之辨此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爲德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也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何則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遂奸勇足決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顛覆者多矣温公歷觀古今君子小人之成敗故言之精切如此

錢一本曰無信庸目俗耳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又云天下事我做不如人做一人做不如衆人共做唐崔元暐毋盧氏有賢操嘗戒暐曰吾聞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此呂希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面赤雖衽席之上味嘗戲笑此道行於妻子之效也

邵子曰傅欽之諺堯俞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温此爲難爾全此三德君子保身之哲也

黄山谷謂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朱子曰灑落者只形容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氣象耶程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早於無私吝處觀之矣

邵堯夫德器粹然與人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悦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其功大矣人不可無此氣度

唐太宗曰君貪喪國臣貪亡身又曰鳥棲於林猶恐其不高復巢於木末魚藏於淵猶恐其不深復穴於窟下然而爲人所獲者貪餌故也人臣受任居

富韓公弼常患氣痞邵堯夫戲之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此見道之言也故其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又曰願同巢許稱臣日甘作唐虞比屋時具此襟懷物來順應達則不動聲色措天下磐石之安窮則安貧樂道康濟自己之身若吾留侯其庶幾乎

程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而其量則不念舊惡清矣而復念人之舊惡鮮有不怨者

明嘉靖間徐階爲政書三語懸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又曰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已則私私則百弊生

宋王旦在兩府三十年陰薦天下士有終身不知者王旦歸餐必召諸子使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噢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

唐德宗謂李泌曰朕言當卿嘗有喜色朕言不當嘗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

唐宰相朱敬則貶廬州刺史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徒步以歸此先正典型風世勵俗爲朝廷培國本爲一家養元氣視今之宦歸者盈載席捲子弟鮮衣怒馬其賢不肖爲何如也

唐蕭嵩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固請見許嵩退修蒔園區優游自怡二子就養年踰八十士論榮之唐世宰相如長孫無忌之親臣褚遂良之顧命魏徵之勳舊不免貶謫視蕭嵩之勇退其庶幾乎

明哲爲何如也

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有名於時考功郎王師旦不署以第太宗問其故對曰二人皆文彩浮華擢之將誘後生而敝風俗其後二人卒不能自立噫其得取士先器識之義乎

陳瓘曰辟穀非直道談空失自然何如勲業地無愧是神仙世之貪財害民蠹國罔上得不義之錢以佞佛作醮可以悟矣

宋尹洙與孫甫好辨論對榻語幾月未嘗一言及湜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於死而師魯未嘗一言

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乃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乎此得孟子待王驩意

范仲淹為推官比去無歸貲止一馬鬻之徒步歸自其少賤時能立節如此矣

鴻苞曰大臣之道剛不欲褊急柔不欲脂韋以無慾為主以有容為大

凡人罹讒而去放意林泉陶情麴蘗往往抑鬱不平而劉莘老方竄逐中惟謂當途者能顧人國事絶不言人之排擠而已之困躓初無異守官之初

或問古人有體有用今人用多而體少余曰全體必有大用戰國之孟子南宋之朱子俱有作用惜乎當世之不能用也

或問文中子何如余曰論人當觀其世六朝喪亂之後上無禮下無學文中子以英少之年挺然以聖賢之學為已任道行河汾一時興唐之佐皆出其門眞豪傑之士也

人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託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搶地思慕戀切此為人子所當為也迂昧之徒務為詭異以驚世駭俗割股不已至於割肝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而割肝臥氷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

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涕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萬其勢足以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每讀二人書

朱嘗不愴然流涕

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瑄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此喻君臣朋友相知不盡者也私自憐三字極有意人君之聘臣宰相之進賢相知必深相信必素而後可出歷觀古今炯戒多矣有相知相信之深一出而成功者伊尹傅說是也有相知相信未深確乎不拔者嚴子陵蘇雲卿也孔明感三顧而出先主終違草廬之言守小信不取荊州狼狽當陽欲奔蒼梧非孔明求救孫將軍是亦劉表而已後人好議論者猶云只合終身作臥龍下此如苻堅之王猛唐氏之魏徵不思其

身後之言伐晉伐高麗以致敗亡余謂二君驕忿甚矣王猛魏徵縱不死亦不能阻其行也又下此則范增韓生而已是女子見金夫而不有其躬者也

張詠知益州買婢侍巾櫛四年内召去呼其父還之猶處子也可以爲難矣白樂天詩云閒心對定水清淨兩無塵

俸禄不入私門後漢楊東妻子不之官舍後漢何平班條之貴食不舉火左雄剖符之重推衣補葛晉鄧攸南陽太守敝帊囊身羊續萊蕪縣令凝塵生甑范丹一硯不藏篋

宋包拯一魚不遺親晉陶侃

王十朋登宋紹興進士第一歷饒夔湖泉四郡守至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朱子稱其光明正大疎暢磊落爲有宋直臣惜不究其用公好詩吟詠甚富早梅詩曰羣芳避路放梅開奔走遊人滿砌苔半樹溪邊衝雪破一枝頭上帶春回月移瘦影供吟興風荐幽香襲滿杯剛被西湖都道盡至今詩客句難裁

唐盧坦爲宣歙觀察使江淮旱穀湧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價遂平

唐元德秀字紫芝令魯山所得俸悉以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惟一縑駕柴車而去愛陸渾山水定居焉不牆垣扃鑰歲饑或日不爨彈琴讀書而已房琯每見之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心都盡

東海殺孝婦三年不雨冤氣干天和也當吏捕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論死嗚呼鍛鍊之下何求不得即自服且恐有誣況以揆此二字殺人乎語云刑官不可爲眞不可爲也

唐李景讓浙江觀察使母鄭氏治家嚴身訓勑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母曰士不勤而禄猶菑其身況無妄而得乎亟使閉坎

浙江武舉陳勇等謁余余謂之曰孫吳之書先詐力而後仁義非得已也蓋兵詭道也不得不以奇勝然殺以止殺非仁義不可以守天下爾等存心行事必以仁義爲本詐力不可尚也世人重文輕武以文士讀書明理武人不然是以輕之自重之道在忠孝廉節諸葛武侯關壯穆皆可師也

信陽子卓録卷七

——及門諸子較——

閑道

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慎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湛然在内有事時隨感而應動靜表裏本末此心只是箇專一畏敬佛氏是硬把捉繫縛這箇心方其無事時把捉繫縛得住有事時便亂了

佛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眞也釋氏之學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所謂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釋氏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其復能向上尋帝降之妙庶乎其可矣顧自以爲無上妙道乃駕其説以誤天下後世至於廢人倫滅天理之自然佛老二氏皆逆天背理者也然彼亦以自然藉口邵子有言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片言可以折斯獄矣顧彼善爲遁辭以爲佛氏不舍一法夫既舉五倫而盡棄之尚何法之不舍耶

佛老之教初無齋醮之説齋醮起於梁武帝道君之事可驗矣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福可求道君得之矣

神仙之術以長生爲説又謬爲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不能久享其樂是以好之假使其術信可長生何故四海古今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於世者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耶

朱子曰天堂若有則君子登之地獄若有則小人入之至其所以然之故則隱而未發也

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夫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隱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冥福理其貽禍可勝道哉

之辭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奸人惑衆挾左道以欺罔人主如新垣平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方術貴幸震動海内其後術窮詐得誅夷伏臯善夫揚雄之說也或問人言神仙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文王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說長生之虛誕明矣後人甘心而不悟哀哉程子曰神仙煉形養氣以延年如一爐火置之風地則速熄置之密室則遲熄老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卻康節四不出謂大風大寒大雨大暑也昔周公坐以待旦孔子席不暇煖大舜烈風雷雨弗迷故神仙之事儒者所不道非不能道以其不能至也

信陽子卓錄卷八

博物

軒轅問於廣成子曰敢問干支之義何如曰太歲在甲曰閼逢閼攡遏也逢萌也東方木氣萌動攡遏未伸故曰閼逢乙曰旃蒙旃蒙柔弱之貌草木寃曲而出其形旃蒙然未能剛也丙曰柔兆柔兆胚胎也南方火氣始胎故曰柔兆丁曰彊圉彊壯也圉物之盛大不可以圉也戊曰著雍著猶言土著也雍著豐茂也戊爲茂陽之體也己曰屠維屠宰制也四方曰維即東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已在中宮以宰制四維也庚曰尚章尚高章顯也萬物皆成於秋庚承象土之功高顯而章著故曰尚章辛曰重光金從革辛爲頑金須鍊而後成又辛有新義故曰重光壬曰玄默北方水氣之色壬爲陽水外視之默默然所謂玄默也癸曰昭陽水内明外暗癸爲陰水屬内故曰昭陽此十干之義也又太歲在子曰困敦即混沌也天開於子一陽始生困困敦敦然未可量也丑曰

赤奮若赤赫也奮發動之意言陽氣赫然而發動也寅曰攝提格攝提從手皆引達之意格至也陽氣引達而上萬物皆至於生猶曰振德提撕之云卯曰單閼卯象開門之形閼即闕逢之闕卯爲木子故曰單閼辰曰執徐物各有所執徐徐然振美也巳曰大荒落荒亦大也落成也陽氣畢達萬物落成至大至荒不可勝窮也午曰敦牂即困敦之敦牂爾雅音臧一陽始萌敦然藏伏於下言未盛也未曰協洽協洽者洽也陽氣合於陰而將變也申曰涒灘涒窮也灘難去聲也陰氣盛陽氣爲

所窘難也酉曰作噩作起也噩嚴肅之貌言陰氣起而嚴肅也戌曰閹茂戌畢也閹掩也言歲功既畢斂華就實也亥曰大淵重泉也亥爲陰水獻顯也微陽起接盛陰顯於重淵之下也又曰亥閡也見閡則顯其尤異也此十二支之義也

或問十二辰所肖何謂也曰是非吾儒所講也雖然嘗聞之矣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值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豬壁水貐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卯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猿

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獸分直於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日月五星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敢問納音何謂也曰天干地支互相臨遇則無專一之統故立納音之法猶律呂旋相爲宮一音之中納五音焉十二辰納六十音猶宮商角徵羽旋相爲宮而成六十音也律呂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甲子亦然甲娶乙丑而生壬申壬申娶癸酉而生庚辰庚辰娶辛巳而無所生者三元之義備天地之道於是乎止也相比而異其陰陽故稱妻相異而同其納音故稱子敢問納甲何謂也曰朱子曰是惟京房之法參同契以之寓行持進退之候離爲日坎爲月坎離日月之正體也月離於日而有弦望自望至晦循環出爲八干之納甲以卦之陰陽消長爲晦明陽而明陰而晦每月初三變坤爲震昏時月出庚故庚歸震初八上弦變震爲兌昏時月在丁上故丁居兌十五變兌爲乾昏時月在甲上故月盈壬甲而壬甲從乾望後月生魂變乾

爲巽旦時月在辛上故辛歸巽二十三日下弦變
巽爲艮旦時月在丙上故丙歸艮二十八後變艮
爲坤旦時月在乙上故月没乙癸而乙癸向坤也
所謂納甲者此也
左傳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分春秋分也
至冬夏至也啓在立春立夏閉在立秋立冬雲物
者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八節其禮並同
禹治水施功之序皆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
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
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
功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
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
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
此詳之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
於南海鄭玄曰三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又在
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按漢書地
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酈道元注水經銳意
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處馬端臨輿地考云孔
鄭通儒亦莫知其處是年代久遠遂至堙涸無以
詳焉今按杜氏通典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
方圓七八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曰漾
濞水又東南出會川爲瀘水焉瀘水即黑水也長
寧周文安公曰三危山在雲南麗江其原委既詳
足補禹貢之注矣濞水今在大理之西百里土俗
訛作棳備唐書姚嶲道討擊使唐九徵率兵擊吐
蕃虜以鐵絚梁漾濞二水通西洱築城城之九徵
毀絚夷城破之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即此水也
黑水祠在雲南昆明縣官渡馬端臨生宋季生宇
分裂紙上之言難以考據今三危黑水祠漾濞皆

在中國成都楊慎寓雲南目擊耳聞得其眞書以
詮四方之好古者
歐陽永叔曰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
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
漱弗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
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
至宋江州刺史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侍郎劉
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以揚子江南泠水爲
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爲第三丹陽觀
音山寺井爲第四揚州大明井爲第五而松江第

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相反而李季卿所說二十水得非又新妄附益之耶（廬山康王谷水惠山石泉蛾墓口水虎丘井水江南零水洪州西山瀑布水廬山招賢寺方橋潭水揚子頂水丹陽寺井揚州大明寺井漢江中泠水玉虛洞香溪水武關西谷水松江水天台千丈瀑布桐柏淮源廬州龍池山州圓泉巖灘水雪水○如蛾蘂口水西山天台瀑布皆羽戒人勿食食而生疾其餘山水江水井水品第與茶鍾相反）

取虎跑泉烹茶甘香可愛明窗淨几之下焚香讀書晤對良友可以共飲否則為李于鱗投畀輿夫也按地志兩山之夾為茶諸茶中羅茶為佳朱升曰茗之帶草氣者茗之氣質之性也茗之帶花香者茗之天理之性也治之者貴除其草氣發其花香法在抑揚之間而已乃作詩曰一抑重教復一揚能從草質發花香神奇共詫天工巧易簡無令物性傷

丘濬天妃碑云天妃宮江淮濱海間多有之其神為女子三人（俗傳神姓林氏遂寶以為靈素三女）太虛之中天為大地次之故製字者謂一大為天二小為地故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故稱妃其數從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其祀特重司馬溫公謂水陰類其神當為女子宋宣和中遣

使高麗挾閩商以往中流遭風賴神以免使者路允迪上其事於朝始有祀

洪武二十七年詔徵儒臣定蔡氏書傳書成賜名書傳會選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陳祥道曰天之旋如磨之左轉日月如蟻行磨上而右轉磨轉速蟻行遲故日月為天所牽轉至於日沒日出非日之行乃天運於地外而日隨之出沒也（陳氏櫟張氏履祥）高宗肜日謂祖庚繹於高宗之廟（金氏）西伯戡黎謂是武王（金氏）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陳氏櫟張氏）皆不易之論

孔穎達曰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事事皆然故云委蛇陸佃云魚屬連行蛇屬紆行詩曰委蛇委蛇蓋取諸此張敬夫云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左傳叔孫豹如晉晉悼公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又儀禮於燕禮鄉飲酒禮皆歌鹿鳴四牡皇華注謂歌鹿鳴取嘉賓示善道又樂其勤勞王事忠孝之明昭之德可則倣也四牡取其勤勞王事忠孝之至以勞賓皇華取其自以不及欲諮謀賢哲以自光明謂之升歌三終大射禮亦歌鹿鳴三終大戴

記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共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劉公瑾曰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朱傳因之以為此燕饗賓客之詩郝敬曰此詩初本燕羣臣嘉賓作猶關雎本后妃之德雖鄉射燕禮用之未可遂為鄉射燕禮之樂歌也又按樂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氏曰宵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蓋以居

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

於本鳥名古人烏字陸佃云烏又為歎聲烏見異則噪故以為烏呼歎所異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人之死各返其本魂陽也故升而在上魄陰也故降而在下況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歿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孔穎達曰文王升則以道接事於天下則以德接治於人常觀察天帝之意隨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為從而行之愚按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云左右即其義也

管東溟論詩鴛鴦鵜鴂章序曰刺幽王也此二章一正一反以為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災靜者之無咎也

王嶽生曰夏時冠周月曾質疑於顧廷麟不能決後閎陽明集却是時月俱改余曰以夏時冠周月是謂悖周聖人豈敢時月俱改則以冬為春以秋為冬矣本經何以書六月雨冬無氷耶若六月應雨冬宜氷則時月却未嘗改善哉楊用修之言曰周建子為歲首以是月為元旦行朝覲會同之禮耳

農時仍依春夏秋冬之序此通論也至豳風之詩時月俱合夏時乃周公述太王時事宋儒不察或執七月之什或執十月之交之篇或泥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紛紛聚訟奚益哉

項喬云魯隱公即位元年實平王四十九年也魯史不書平王之年而隱公之年是書則僭矣孔子魯人也義所當諱然君臣之義終不可廢故於正月之上加一王字曰王周正月也則尊王之義自明矣此與告顏子行夏之時特為萬世立法者不同況曰行夏之時亦可見當時行周之時矣謂夏時

冠周月何其固哉
詩即史也詩亡然後春秋作
尚書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會選以蔡傳爲非引
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厥居以下爲
人事註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
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張居正曰上
天之與下民勢若相懸而冥冥之中凡斯民之受
形賦性類聚群分者悉隱然默有以安定之然天
雖有意於定民而不能自爲若輔相上帝奉天命
以行事使民生日用悉合於所當居之理常定而
不亂者則王者之事也此與會選之說合則蔡傳
非矣又會選謂蔡傳失者六十六條容改正
董仲舒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王充曰以
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復修雩致龍奚益哉
天子祭天陞自午陞祭社陞自子陞蓋社主陰北方
也故君南向答陰之義也郊主陽南方也故君北
向以答陽也若群臣朝忝無答神之義俱當避君
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陞朝班則向東西立以
凡祭享之禮戴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神明歆
避馳道其義不同

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
釋而改愚按二字爲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
之如庶人陌錢瓣香皆可格神何也所得之物皆
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民生脂膏
以此尊醪俎饌邀求福禄以私於身神可欺乎惟
爲國爲民祈禱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是也
自朱子作學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之後勉齋黃氏
（諱幹字直卿）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録附於朱子章句下則
始自西山眞氏（諱德秀字希元）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
（洙字宗道）乃倣而足之爲四書附録後有覺軒蔡氏（模字仲覺四
書集疏趙氏（順孫號筠谷先生）四書纂疏吳氏（眞子號克齋先生）四書集成
倪氏（士毅字仲弘）合二書爲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
（有汪克寬序元至正丙戌）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
宮而諸書皆廢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剡所刻
四書通義中永樂時所纂大全特小有增刪詳簡
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問有舛
誤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宇倓輔校）
（居十年爲此書）但改愚按二字爲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
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
釋而改愚按二字爲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

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時儒臣奉旨纂修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鈔襲成書欺朝廷誑士子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士人盡棄宋元以來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難乎其爲力矣

古文者黄帝史蒼頡所造也頡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採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始變古文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籀文亦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鄧鄧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文簡略赴急疾之用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繫獄益小篆方圓爲隸書以奏事煩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章草漢黄門令史遊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遊作急就章解散篆體麤備書之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升所造也行書即正書之小僞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飛白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愔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蔡邕云秦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難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今之草書是也

歐陽修曰飛白書點畫如禽獸狀而點最難工唐武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黄炎之裔則上古無百姓乎若爲朕言之張說曰古未有姓若夸狄然自炎帝之姜黄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黄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異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子始爲賜族久乃爲姓戰國時族姓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爲氏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由此推之楊用修解書以平章百姓爲百官非無據矣

郊祀志曰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韋昭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曰中霤

進業曰登進農功諸事業餘三年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餘九年食

王莽作金銀錢布之品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顏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爲出善銀

三代官制見於周官簡易易知也秦漢而下何其紛紛乎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失職矣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禪漢改秘書爲中書有監有令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

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書省主出命門下省主封駁尚書省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爲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先使兩省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改政事爲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及五代即用士人樞密使掌武事謂之

相宋太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樞密使主武事號曰二府

秦不師古太尉掌五兵丞相總百官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漢因之通志云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上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主也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遷爲之遂罷尚書爲中書之職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四人分四曹常侍曹主公卿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民曹主吏民上書客曹主外國夷狄復置三公曹主斷獄其一人爲僕射通掌圖書章奏其任

尤輕至後漢光武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庶務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

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以賞戰士散官以褒勤舊故必折衝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階然後晉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以爲榮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於衆始有泛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併職事官通用爲賞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或以大將軍告身止易一醉五代等殺益

秦三公端揆施於軍校衣紫執象被於胥吏名器之濫無此爲甚宋承五代之弊不能釐正故臺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辦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煩文人不復貴所以鼓舞群倫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

漢凡諸郎皆掌執戟宿衛以侍衛故通謂之侍郎東方朔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東漢尚書侍郎三十六人隋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十六侍郎煬帝以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則令郎中之職

秦有三署郎以其侍衛居中故曰郎中漢選三署郎初入尚書臺者稱郎中宋百官階次有員外郎隋開皇六年尚書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謂曹郎本員之外復置郎也漢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後魏諸曹各量事置掌故主事隋初諸臺並置主事令史

唐制三省之長共議國政後以太宗曾爲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乃以僕射爲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爲宰相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

疾小瘳三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之名始此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始此後爲宰相者必加此銜宰相事無不統開元以後常以領他職故時方用兵則爲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爲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爲鹽鐵轉運使宋制兩府中書有參知政事樞密有同知副使簽書而出領方州入爲公輔與唐制畧同明革丞相以翰林入閣辦事號大學士秩五品兼尚書則二品寖沿至今無丞相之名而有其實矣大學士六尚書爲章秩崇班侍郎卿貳即出爲督撫轉運使參政副使則名監司翰林給事御史授此者號外轉在內者不知民情土俗一行作外吏則聽轉移於民在外者不習國典朝常流歷清班尸位取容而已內外互用乃見眞才大哉王言安得旦暮遇之

唐明皇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等爲之掌表疏批答應和文章又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勑開元廿六年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專掌內命克其職無定員內宴居宰相下選用益重而禮遇益隆宋制略同太祖曰學士之職

清要貴重朕每恨不得為之其榮可知明選進士
文品拔萃者為之號庶吉士教習有成授史官淳
歷公輔非由翰林者不得大拜没不謚文較唐宋
更重矣
進士科起於隋大業中唐因之試時務策五道帖一
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通四以上為乙
第後取以詞章較衆科之目為尤貴宋試論策明
試八股而得人為盛
唐高祖初入長安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州縣皆有
數太宗益崇儒術增廣生員今之廩增所由昉也

唐設國子監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為
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為之四門學
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文武七品子孫為之八
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統於祭酒博士助教
分經授諸生限年考其成今皆納粟蔭生官生籍
徑倖進竟不知國學之設謂何矣宋明拔監行積
分法學成授官猶唐俊異之遺若今徒有其名耳
館學舉其成者送尚書省而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
鄉貢皆試於考功員外郎後以禮部侍郎主之有
明經秀才童子諸科之目明經試經義秀才試方

略策童子十歲以下通一經及孝經論語誦文十
通者子官通七子出身今之舉人即唐鄉貢也自
書履歷曰貢士人稱曰孝廉倣古舉孝徵廉之意
也稱應貢廩生曰明經則無謂矣稱生員曰秀才
亦以古有是名耳然其科則異
武舉起於唐武后長安二年其制有馬步射馬槍翹
關負重之選然顯者僅郭子儀耳
明宣宗吏部箴周官六卿其長太宰統治百寮以熙
功載致治之本實資用賢甄拔簡任爾持衡銓爾
惟敬之務公戒私善爾勿蔽才爾勿遺必黜險邪
必進忠貞用舍適宜治由汝興度德定位乃稱任
使小知大受官罔不陁精爾識鑒勵爾正直相予
於治夙夜無斁
戶部箴君國之道子民為先黎庶既安邦本植焉相
古地官實爾之職均節惠和民乃衣食賦稅有經
徭役有常民之所供舊典式張庶幾夙夜恪謹乃
服上下畢充何有卒殫惟仁之溥而義之盡苛征
暴括邦以不振爾惟鑒茲毋縱掊克子惟爾任爾
其懋哉尚友古人執德不回
禮部箴法天出治莫大於禮稽古伯夷為虞秩宗所

典三禮宗伯攸同政本之地實宣教化品節制度
式昭禮樂咨爾禮臣夙夜惟寅秉其直清以交神
明安上治民爰及四夷齋祗循舊章亦義之比治國
去禮猶耕無耜戚篤敬之以懋政事
兵部箴部以兵名實古司馬詰是戎兵以固華夏書
有明訓儆戒無虞茲用敉寧其可弗圖怠則蘁政
貪則亂法毋為泄泄毋為沓沓思古良臣鞠躬盡
瘁是用作箴以勵有位
刑部箴聖人制刑輔治禦猾教掌邦之禁惟仁是蹈惟
恐弗及欽惟敬惟慎毋忘哀矜死獄求生
矜明惟明乃燭惟

何昔之德移情就律何今之刻如鑑如衡刑乃弗
忒天不可違民不可罔斷不可續應則如響往體
子仁欽哉勿渝庶幾祥刑有永令譽
工部箴虞舜之世垂若百工暨於成周乃設司空漢
置水衡將作少府備物致用必謹其度凡諸繕作
儀品有秩辨其楛良去華就實凡厥有位宜慎其
官順理而治勿苛以殘為所當為毋耗於財逸所
當逸毋殫其力必祗必勤必施以公百役具宜惟
都察院箴歷代建官皆有御史任之耳目委以綱紀
爾之功

大理寺箴有虞用士弼教明刑秦漢相繼廷尉是稱
一以輔治列之九卿有翼有承鑑空衡平易簡明
慎書戒欽恤祇率勿違乃德之吉惟官惟友惟貨
惟來終迷不復乃禍之階粤昔蘇公悠悠我思爾
儀爾規服此戒辭
王十朋云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祫非無祫也祫者禘
中之一事古者大禘之時羣廟之主皆陳於太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因禘而合食故謂
之祫是禘總名祫一事亦猶薦生薦熟則謂之薦
祼酒求神則謂之祼皆大禘中一事不可以是三

者皆謂之祭名也
佛朗機銃子遇板木四五重亦打透惟張曳水被綿布網子稻草一打即墮落柔能勝剛故也
蘇武於北海聞上崩南嚮號哭嘔血由此親之哀傷之至有失血之理子向者南陵之戚得無同乎
蘇武在匈奴時取虜婦生一子後致金帛贖之拜為郎噫一舉而三善備焉奉命不辱忠也延一綫以承宗祧孝也十九年中坐消歲月惟虜婦是共知也

唐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為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仲尼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始備籩豆干戚增置生員
攷孔子生卒取諸家之說而折衷之其歲主史記庚戌月主穀梁氏十月為確則孔子之生在襄公二十二年十月以夏時推之是月建酉甲戌朔自甲戌推至庚子為二十七日羅泌以為八月二十七日是也穀梁氏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為襄乎蓋魯襄公二十二年即周靈王二十一年也其卒主左氏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為

七十三歲與史記家語之說合
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葬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非古也壽陵其因山為體毋封樹毋立寢殿園邑夫葬藏也欲人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冢非棲神之宅吾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毋藏金銀毋施珠玉漢代諸陵無不發掘至燒取玉匣金縷并骸盡之是焚如之刑也死而重死豈不痛哉
萬石君傳取親裙廁牏浣洒親裙近身小汗衫也廁牏廁中受糞版也皆取而浣洗也
辟倪音睥睨眼空無人也
跕跑跕落無檢局也跑放廢不遵禮法也
磬折曲躬也脂韋突梯滑稽呫囁儒兒絜
楹俱輕媚貌出離騷
身毒音捐竺西域國名
東園匠主作皇陵內器物者漢魏六朝間給大臣歛
貴之故者東園秘器此也
珠襦玉匣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縷要以下玉為柙至足亦縫以黃金為縷殮葬之衣也漢書曰霍光薨賜壁珠璣玉衣近日遂寧老官

廟河徙崩出古冢土人於棺内得金絲遂匿誌石
余過其處見石甕横江干云是萬年燈父老爲余
言有金爪香爐等物疑是漢唐時人漢書霍光廢
昌邑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詔可其奏晉灼曰
珠襦貫珠爲襦也觀此則係御物非詔
賜不敢用諺曰黄金入土千年必出楊王孫曰厚
葬無益於死者今日入而明日發與暴骸於中野
何異信矣

漢射聲校尉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射之因以名
校尉處西戎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
戊巳校尉戊巳土也土寄旺四季位在中央今所置
通籍謂人臣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
勸駕有賢者應貢京師其人或引高不就郡守身自
往勸勉駕車而遣之
計偕漢武帝紀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王之術
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令所徵之人與計吏偕來
京師也計吏入覲就考之吏也
伊蒲蒲飯也伊吾誦書聲顏行鴈行也頡頏兩羽相
並飛也掉櫂樹門扁也註誤註議而錯誤非其罪
也欸乃音襖鷁權船歌也

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其成材文武兼備後世九流
判立士習始分服縫掖者不嫻韜略被介冑者不
通經術兼之者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亮羊
祜杜預李靖諸人有文有武難槩一律然木直者
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
可爲也
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戰國策
顏斶曰清淨貞固以自虞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
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効歡虞太乙魏相傳君
安虞而民和睦又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

也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晏字又作豫易曰豫
樂也揚雄傳又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譽
左氏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與譽之服虔注譽豫同
游其下也
韓信乞食於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
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此言所以教
信者深矣惜信不悟厥後身殞家亡由責報之心
重耳若子房授書圮上豁然大悟功成身隱方不
負老人教矣五日讀漢書秉燭書此庸自鏡也越
日見王禕評曰信挾功而望人之報故假王則請

與地則會奉朝請則鞅鞅使信知天下苦秦之虐項之暴而爲之驅之猶漂母哀我飢而飯之也則何至望報於人而自貽伊戚耶與愚見合因並録之

余謂韓信在高帝時不反在呂后時未有不反高帝力疾征陳豨雉心度其不久故殺韓信以爲異日王諸呂地非爲安劉也高帝欲殺樊噲呂雉殺韓信兩人各有心事

孫明復居魯石守道北面師事之講問不怠明復行則從升降拜起則執杖履以從於是學者知有師弟之禮

楊慎曰刺史太守不同漢制自三輔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等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豈弟之德太守之職也如今按察司與知府相似混呼爲一非矣又別駕只可稱同知宋立通判以監知州稱爲監州可也

讀賈子傅敬由編知立生祠始於漢卓茂畫像始於唐賈敦頤敦實兄弟有德於洛爲立棠棣碑敦頤曹州人貞觀時歷州刺史廉潔入朝車一乘盡室行贏馬繩羈道路人不知其刺史也

閔口譜耿恭屯疏勒拜井出泉憶余出使倭羅斯三軍暑日乏水余籲天而雨降書曰至誠感神理足信也

跋

乾坤闔闢二氣氤氳陽輕清而上浮陰重濁而下降人與萬物遂生養變化於其間顧陽以長養發育爲道故於天地爲暄和爲光霽於人爲剛正爲丈夫於物爲麟鳳爲松柏陰以斂藏消鑠爲道故於天地爲晦冥爲霾霧於人爲姦邪爲女子於物爲蛇蚓爲荊棘自非聖賢豪傑伸此而屈彼則人欲橫流天理澌滅幾何其不綱淪而法斁乎五經四子之經洊水紫陽之史所爲大書特書揭日月而亘山岳者此物此志也然非知明守定則茫茫海若波掀濤激其爲中流砥柱難矣是故顏曰卓立孟曰不動心周曰主靜程曰主敬主宰定而泛應曲當立命安身之道殊途同歸千聖印合無二致也遂寧張先生秉性清淑造道精醇自其童時束髮受書有志正學已大異世之爲科舉者遭時得位歷數中外閱歷多而聞見廣磨厲久而識力堅投以艱鉅卓有成績朝野邊徼婦人走卒無不知有先生第所知者功名之烜赫而不知其夙夜小心游覽於今古把持於方寸卓乎若作室之有棟行舟之有柁也先生之學以敬爲體以時爲用澹泊寧靜以居身寬大和平以接物是故於名利聲色如腐鼠穢物避之惟恐不遠於仁義道德如芻豢甘旨啖之惟恐不飫退食自公焚香閉閤尚友古人論定而劄記之積有卷帙命師校讐編次義例準諸近思錄而小有變通要以不悖乎道而已是故二帝三王外亦有取於漢唐宋明禹皐伊周外亦有取於子房孔明鄴侯稚圭希文周程張朱外亦有取於子雲文中子魯齋陽明枝葉千條根柢一貫蓋先生審理甚嚴而論人甚寬不欲爲夐絕不可攀躋之說以阻後學此則先覺引掖之苦心也噫二氣揉雜學術以小廉曲謹爲有守以鹵莽決裂爲有爲揆厥病根由於不學是以見不明而守不定程子所謂扶醉漢扶起一邊倒却一邊得是編而研悅之不啻舟行大海而獲指南也師末學小儒自先生撫浙時受提命迄今兩紀無所建立有辜造就顧猶安命固窮不敢奄媚逢時於先生之學或庶幾毫測萬一云謹述而跋之卷尾

康熙丙申清和吉旦歸安受業門人陸師頓首謹跋

信陽子卓錄補遺序

遂寧張夫子講道有年精研實踐匪如世之儒者徒能言之而已自其幼學所得洎夫歷官途遇按廣覽凡有會心輒手疏而劄記之裒積成帙名曰卓錄屬門人陸師芟繁舉要分類排纂釐爲八卷既又以筠奉教之曰久出全藁命檢掛漏筠得受而卒業不啻入多寶林惟恐掇拾之有未遍也謹依類輯綴各如干條編爲補遺二卷庶幾乎暢厥旨歸焉竊思自古名臣碩儒遽理學者或歉於事功優經濟者或詘於節槩吾夫子以光明粹白之資際昇平有道之會弱冠登　朝垂五十年踐陟台鼎歷試諸艱貞操一致惟以仰報　主知俯酬所學爲兢兢可不謂明體達用躬行心得者歟是編雖吉光片羽學者掇厥原本可以上溯宗傳涉其緒餘亦足夠資多識從來學以言傳亦復言以人重日星川嶽斯文在茲爰不辭謏陋而贅筆云康熙丁酉長至日仁和受業門人吳筠謹識

信陽子卓錄補遺目次

卷上

道體　計一十八條
致知　計六條
存省　計四條
修身　計十條

卷下

經世上　計六條
經世下　計二十一條
閑道　計二條
博物　計九條

道體

或問楊龜山易有太極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體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出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龜山此段話詞甚平易而理極分明直是看得透也學者於此當知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示人不是懸空立說心統性之靜氣未用事心正則性亦善心統情之動氣已用事心正則情亦正心有不正則情亦有不正矣

正矣

論性不論理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氣為性而不知性即理也故不明

論性不論氣不備言孟子論性善固得性之本原而不論氣則不知有清濁昏明之異故不備

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然未嘗明言之也孟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之所存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為一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距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離而實不容相混或認心以為性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

性之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則有四焉以其渾然無間也名之曰仁以其燦然有條也名之曰禮以其截然有止也名之曰義以其判然有別也名之曰智凡其燦然截然者皆不出於渾然之中此仁之所以包四德而為性之全體也然莫非自然而然不假纖毫布置安排之力此其所以為性命之理也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真實無妄之謂誠

邵子曰揚雄作元可謂見天地之心者註云易於復言見天地之心冬至之卦復也起於中字七日而復應焉子雲太元始於中首可謂知其心矣

又曰陽性而陰情性神而情鬼註云精神性命之本原血氣精神之佐使血氣者喜怒愛敬之所生情之所起也人端本則情復於性逐末則性敗於情

性陽類故爲神情陰類故爲鬼情靜性復陰消陽
純學至於此死而不亡矣若肆情縱欲喪精失靈
其死曰物豈惟鬼乎
趙玉峰因問鬼神之事余曰邵子云人之生也氣行
於天死也形返於地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
也生而精氣清明則歿而爲神若志爲氣役則爲
鬼再下則爲物矣
楊用修曰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曰性情不離安
用禮樂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王弼曰
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也莊
張行成曰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
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氣既形之後因象而
推數因數而推理故不可論理而遺數
程子曰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
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子三復之
同此道本無間隔位重主宰故言心育重化機故
言氣然畢竟不可分也學問之極功說人道聖神
之能事說天道初無待於外句甚好位育之功不
是有造於天地萬物只是自復其本體豈有待於
外哉嘉靖丁未會試程文不依註分配
又曰聖人位育工夫全在中和二字禮以導中樂以
導和政以布此中和刑以弼不中不和者究竟論
之無爲而成中庸之政不怒而威中庸之刑也
近思録曰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乾者天之性情
也功用之謂鬼不測之謂神
或曰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之心果有二
乎曰心者神明之舍湛然虛而已矣瑩然明而已
矣虛明之外無物也安得有二哉然則舜之言云
何說者謂原於性命之正爲道心生於形氣之私
爲人心二者雜然於方寸之間而所以爲知覺者
不同則心果有二矣曰非也心者主於一而應於
萬者也譬懸鏡於此惟物所照照以妍則妍應以
媸則媸應謂鏡有二可乎心本虛也本明也而爲
形氣所蔽感之以欲則危而易縱感之以理則微
而易泯心一也而有危微之異則所感者異也夫

豈有二乎哉然則所謂惟精惟一者何也曰此隨其心之發而言耳隨其心之所發而審之理耶則存之人耶則去之是所謂精也存之久而弗失是所謂一也是堯舜相傳之本旨也

湯潛菴先生云　御試題天有四府聖人有四府出邵子皇極經世書天有四府謂春夏秋冬聖人四府謂易象詩書春秋邵子以四經配四時如皇帝王霸鳥獸草木原未易解余亦就素所學者陳之耳張子謂春夏秋冬天之時也氣爲之行也易詩書春秋聖人之言也心之聲也聖人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聖人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天以氣感人以心通其道一而已矣天人相與之際呼吸可通一誠爲之也邵子曰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其意甚當

王氏子充曰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爲洪範蓋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五行合洛書則自漢孔安國劉向諸儒始其說以爲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莫辨其非孰知河圖洛書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以洛書爲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爲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位在南故二與七皆在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東西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爲陽奇二四六八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耦此其陰陽之理奇耦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也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於義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耦之義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爲陰與耦乎又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爲陰與耦之數乎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耦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

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稽疑者以人而聽乎天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証應禍福之際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先儒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即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

以爲治天下之大法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易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先儒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即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假他圖之數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不亦既疎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有合於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憂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耦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班固五行志畢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敘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治與其次序亦已燦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陻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

此彝倫所以攸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敘也蓋
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
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
先言帝不畀鯀後言天錫禹可見所謂畀所謂錫
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
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
錫禹神龜而負文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竊
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
天所賦予豈必有是物而後可謂錫乎此其不可
信者五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羲文之畫卦也其

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
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
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
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
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
龜書感又曰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
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
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龜負
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對手筆燦然寇謙
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

信者六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
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
與焉羣言淆亂衷諸聖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非聖人言歟以聖言斷聖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
氏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河南程子亦謂
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
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圖授羲書錫禹
者皆非也按此與前吳澄說不符以其有合啓蒙之意故並存之

致知

致知格物於讀書得之者多

格物所包者廣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
如耳則當格其聰之理目則當格其明之理口鼻
四肢則當格其止肅恭重之理身心則當格其動
靜性情之理推而至於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則
當格其健順之理人倫則當格其忠孝仁敬智信
之理鬼神則當格其屈伸變化之理以至草木鳥
獸昆蟲則當格其各具之理至於聖賢之書六藝
之文歷代之政治皆所謂物也又當求其精粗本
末是非得失皆所謂格物也因其所接者量力循
序以格之澄心精意以徐察其極今日格之明日

又格之無日不格潛體積玩之久沉思靜攄之淡已格者不敢以為是而自足未格者不敢以為難而遂厭久則塞者開蔽者明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理與之潛會而無不通始之見一物各一理通之極也則見千萬物為一理朱子所謂表裏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可得而識矣

邵子曰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未見其得也

王陽明曰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樂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富家之父祖慮其庫藏產業之積其子孫或至於遺亡散失卒窮困而無以自全也而記之籍以貽之使世守其積而享用焉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庫藏產業之積存乎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碌碌然以為是六經矣何異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其庫藏產業之實積遺亡散失至於窶人而猶罔罔然指其記籍曰斯吾庫藏產業之積也

讀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子曰窮理便可盡性至命只說得太快了窮理還要盡性盡性盡已之性盡人之性物之性纔可至於命原有次序愚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由天而之人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人以合天也

讀一句書須體察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

存省

朱子曰為仁之要固不出於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已復禮所謂恭敬忠恕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

胡居仁曰聖賢工夫莫切於敬程子云整齊嚴肅是敬之入門主一無適是敬之存主謝氏常惺惺法是敬之精明尹氏收斂身心不容一物則敬之純一者也

屠長卿曰水之受刃也刃過而水不傷水虛也聲之
度垣也垣實而聲不碍聲虛也日之照也玉階糞
壤無擇也日公也雪之墜也袒褥溷厠無擇也雪
公也人碍形骸則實執形骸則私必也舍形骸以
養其公忘形骸以養其虛既公且虛大道來集
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
爲鏡可以明得失保此三鏡以防已過

修身

盡事親之道而得其仁盡事君之道而得其義盡夫
婦之道而得其智有別也盡事兄之道而得其禮盡朋
友之道而得其信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以至盡耳目口鼻手足之道而得聰明止肅恭重
之理又皆所謂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程子曰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已不能感人皆誠之未
至
或曰人有慢已者何以處之曰使已有可慢之事則
彼得矣已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已何
與焉
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
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若無者分定故也

司馬温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爲子必孝爲臣
必忠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
則敝形神離則死故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
先定其形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廣成子
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長生仲達謂孔明食
少事繁其能久乎亦是此意
與人言當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以世法治世以道法治身何謂以世法治世物應喜
與之以喜物應怒與之以怒物應動與之以動物
應焚與之以焚物有順逆與之以順逆物有去來
與之以去來是爲以世法治世何謂以道法治身
因物以喜我不喜因物以怒我不怒因物以動我
不動因物以焚我不焚因物以順逆我無順逆因
物以去來我無去來是爲以道法治身不出世法
而得道法即治世而得治身是故荃宰何妨軒冕
不避
夫有陽德有陰德陽德公行仁義拯世澤物天下頌
之史冊書之所爲立爲人楷模者是也陰德若耳
鳴已獨知之而人不聞潛行密積不求聲名不要

福利世人無從表揚讚誦而天心簡在書名上清此尤善之善者也貧賤之士布衣糲食雖有仁心澤不及物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人於物必有濟等而上之若為監司則有利濟一方之權可以澤及一方若為宰相則有利濟四海之權可以澤及四海若帝王有施仁布德之念天下之事惟吾所欲為而誰為阻捍者天下誦之史冊書之上帝亦愛敬之吾為德而不為惡澤物而不害人清夜之間返觀內省亦必有泰然而自得者矣

杭州府十學教官率新進生來謁余進而教之曰儒者之道以窮理盡性為全體以修己治人為功用試觀天命之謂性一章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儒者之分量也說大人則藐之此儒者之氣槩也居仁由義儒者之志節也孔子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夫謂之曰儒何以亦有小人之分蓋誠偽之辨也故朱子云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則無所不至矣自此義不明父兄未嘗以之教子弟師長未嘗以之訓及門讀書博科第干利祿此求富貴者也而美其名曰取功名古人之取

功名者固如是乎哉爾等進學之始莫先於立志志向正修之家而為良士自獻之廷而為良臣當忍上不負於朝廷下有濟於蒼生斯不愧乎士矣

經世上 君道 ——及門諸子較——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禮時爲大順次之文子引老子之言曰天下幾有常法或當於世事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即可正治矣又曰先王之治不宜即廢之善則著之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制法而不制於法

聞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爲治手段後世所當法也按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闢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求直言極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

說苑載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同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眞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眞賢也武王曰舉賢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舉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奸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明穆宗好生戒殺東宮時常食驢腸而甘及即位左右請詔光禄寺常供上曰若爾則該寺必日殺一驢以備內膳吾不忍也此與宋仁宗夜思燒羊恐

飢待旦不忍殺羊同一好生之心推之於仁民當與天地合德矣

經世下臣道

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子房之於高帝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呂信如陵勃任如蕭何不能間焉賈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

人才之見於世或以道學或以詞章或以政事大約有此三等其間又各有淺深高下之異然皆所謂

才也以余所聞道學之名世多不喜而凡為學者名實亦未必皆副又或未免於驕吝此嫌謗之所以生也夫學以求道自是吾人分內事以之忌人固不可以之驕人烏乎可哉且形迹一分勢將無所不至程蘇之在元祐其事可鑒矣

鴻包云格君心者須分邪正明義利辨王霸使君心曉然知吾道之當行不安於霸功之小庶可與之有為須賴左右匡弼使君心常存敬畏方可成其無親戚賓客宴飲者亦寂無一人乃具以所見對

李昉為相有求善遣者其人可用必正色拒之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温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絶之使思歸於上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之道也文正用人恩歸於上其言可取

唐宰相朱敬則貶廬州刺史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此先正典型風世勵俗為朝廷培國體為一家養元氣視今之宦歸者盈載席捲子弟鮮衣怒馬其賢不肖何如也

向敏中除右僕射真宗謂翰學李昌武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

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往見門無一人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欣慰公但曰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德重眷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勤勞德業之盛禮遇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宴飲者亦寂無一人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夫大臣一言動而人之觀瞻係之窺伺及之不可不慎也觀文簡可以為法

楊慎曰易噬嗑噬乾肺得金矢王弼注金剛也

矢直也程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其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為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為聚斂之囮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証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

蘇子瞻曰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智者則不然內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可以待其發而乘其隙故用力約而無後患君不怒而勢不偏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離從古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是故其交易間而其黨易破也君子不務覓之以待其間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

天下事莫不有權衡而行兵更重黃帝肇丘井八正之制太公師丘井佐周行井田之法管子變而為內政寄軍令諸葛武侯師黃帝八正變而為八陣圖李靖倣八正變而為六花因時制宜隨機應變法有定而意無窮太公諸人之所以勝也徒讀父書而不知變通趙括之所以敗也

趙括之兵書房琯之車戰蘇綽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其時非也張橫渠欲行井田胡致堂欲復封建幸而不用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當改若追求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處人亦太刻矣

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而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氣象遠矣

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怒亦見其自小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左右之言不可泛及他事

漢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詞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

教相如為之師語云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
後雖盛弗傳信矣
范忠宣罷相與伊川相見責以某事當言如何不言
責之數四忠宣但稱謝他日偶見忠宣一箑子凡
伊川責忠宣所當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
川措一詞唯稱謝而已
處士魏野贈王旦詩云從來輔相皆頻出君在中書
十五秋西祀東封今已畢此回好伴赤松遊公覽
之喜見於色
鄭昂閏八月歸故山詩負郭曾無二頃田何由辦得
買山錢秋風八月又八月客路一年還一年鸞鳳
俱垂赤霄翔麒麟不受黃金鞭功名富貴眞細事
只問平生不問天子宜遊數十年家無一椽與此
公相似錄之以自況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以
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
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
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
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
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以為
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
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
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
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請逆
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子餘辭（着字子餘）姬曰得寵而忘
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
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
而己下之穆文熙曰逆盾及母已為人情所難而
子下其子身下其母古今讓德之風此能幾見哉

閑道
信陽子曰邵子云天道之變王道之權也故稱孟子
能用易以其言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於諸儒則推
王通以其贊春秋為王道之權也世之言仁義忠
信而取禍者不少可與立未可與權也君子而時
中其善用權者乎
王嶽生問王陽明之學何如而謗之者謂其禪余曰
陽明四句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
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其弟子王

龍溪則流而入於禪矣又問陽明攻朱子當是朱子亦有不是處余曰已未到朱子地位而輒攻其非不知量也竊怪今之講學者不務爲已之學好談朱陸異同分門立戶是何異同室操戈

博物

宋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謂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按察趙承恩表其異及卒員半千郭山惲共謚爲孝友先生按天文志南齊白烏至謂王者德敬宗廟之瑞今丙寅夏河東出白烏其爲瑞無疑

類書江西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

漢書鑿壁引光爲匡衡事囊螢照讀爲車武子事懸梁刺股爲孫敬事目五行俱下爲應世叔事

沈存中筆談古人鑄鏡大則面平小則微凸盖鏡窪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鏡不能容納人面故令微凸以收人面也

熊蔚懷燕集因談及岱記余謂語云安若泰山危如累卵累卵者嶧山古名也其山積石玲瓏遠望若傾曩在河東見酒罈巨身細頸小口始悟韓信木罌而渡者臨晉甕細頸可以架木而渡若京師及南方之罈豈可渡哉噫格物而不身歷其境皆臆說也

唐中書令蕭嵩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明皇呼爲親家儀物貴甚今姻婭稱親家本此古則男女通稱今男曰親家女曰親家母不知何謂也

宋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鬬者甲強乙弱各有赤痕南公以指掐之曰乙眞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檞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刻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者水聚則硬僞者不硬耳

漢初言易者三家丁寬受易於田何京房受易於焦延壽王弼陸德明釋文獨取京房意者所見有不同矣

宋之時邵子精先天易而失其傳二程受易於濂溪而作傳朱子因之而作本義焉李舜臣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而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明斯言可爲得易之原矣

朱子每爲學者言之其作本義大約有見於此云伏生受尚書最錯傳之歐陽氏及大小夏侯又傳之歐後治書者不一家至宋王安石失之鑿蘇軾

失之略呂祖謙失之巧林之奇失之煩惟蔡沈獨得皇極數故二典三謨朱子皆有集註未成編沈因而終之卜子夏授詩於魯申培申培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大毛公以及小毛公則是二毛之說皆本於子夏者也申培之爲詩也韋賢繼之轅固之爲詩也匡衡繼之韓嬰之後則有王吉毛公之後則有康成而考亭之註經再見於詩其間依於毛傳者居多而與序又多不合是又有所未及解者矣春秋三傳董仲舒胡毋生瑕丘江生之徒言人人殊

或謂丘明爲仲尼素臣公羊亦云黜周王魯穀梁亦無明文要之惟左氏之言可信公羊穀梁之無取者多矣國語爲左氏外傳韋昭亦言之而其文又不類胡安國作春秋傳頗能明聖人之大義三傳之失亦能正之戴禮之詞可疑者多矣月令呂不韋之所作也緇衣公孫尼子之所作也其餘王制明堂位諸篇皆出自漢儒無所取徵者也陳澔之集說亦見及此而劉向之註周禮后蒼之明儀禮皆不及詳矣蓋經術所以經世務甚無取乎尋章摘句而已讀詩者當思所以言讀禮者當思所

以立讀易者當思所以寡過讀書與春秋者當思所以尚友體之於身會之於心實有得焉而後無負於聖人垂世立教之意

嘗考古人應變之妙者楚公子微服出亡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以公子爲隸也舍而出之魏伐趙克邯鄲齊謀救趙孫子曰不如伐魏魏必釋趙自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於魏齊從之魏釋趙而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中射之士食之荆王怒命殺中射之士士曰客獻不死之藥殺臣臣必不死

臣食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乃不殺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東周大喜西周人馮睢使人操金與書間遺他曰告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歸久且泄又陰使人告西周候吏曰今夕有奸人當入候吏得操金與書者以貽東周君東周君立殺他項羽射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韓信定齊請爲假王鎮之漢王大怒陳平張良躡漢王足附耳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自王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王悟遂立信爲齊王漢將沙中偶語張良請平生所憎怨者急先封雍齒人情

一第六五　冊　續修四庫全書　4　版之句

遂安文聘爲江夏太守孫權將數萬衆卒至時大
雨城壞人民散在田野乃勑城中人使不得見自
赴舍中不起權疑不敢攻而去馬超韓遂攻曹操
操與兩軍相見與韓遂交馬語移時故不及軍事
但說京都舊故撫手歡笑旣罷超等問遂曹公何
言遂曰無所言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
點竄如遂改者超愈疑遂軍貳而敗晉明帝自探
王敦軍爲敦騎所追以七寶鞭與媼追騎得而傳
玩馬遺矢即取水沃之追騎旣緩見馬矢冷以爲
去遠遂還王敦錢溫嶠行酒至錢鳳鳳未及飲嶠

陽醉以手板擊鳳幘墮地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
酒而敢不飲旣別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庾亮
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
爾相讒遂不疑王敦與錢鳳密謀義之在帳中知
必不免乃佯醉嘔吐狼藉敦鳳語畢始覺大驚曰
不得不除之及見狼藉困臥遂免東魏兵追及宇
文泰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鞭泰背罵曰
龍鍾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
人遂舍之西魏文帝時柳慶爲雍州別駕有盜劫
曹武穆在秦州有士卒十餘叛赴虜中軍吏來告
武穆知賊所鄰近被囚者甚多慶以
公方與客弈不應軍吏亟言之公叱之曰吾故遣

賊烏合乃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
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
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更懸先首免罪之牒居二
日果有先首者因盡獲黨與唐淄青節度李正已
畏德宗威斷表獻錢三萬緡以觀朝廷意帝知其
詐未能荅宰相崔祐甫曰正已誠詐不如因遣使
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詔是陛下恩
沾將士若不用命徒自斂怨不以朝廷爲怨帝曰
善正已慙服顏眞卿守平原時祿山破東都殺大
臣李憕盧奕蔣清使賊將段子光傳三人首狥河

北眞卿畏衆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
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乃哭之張巡守睢陽賊
將尹子奇圍城巡欲射子奇不識其人因剡蒿爲
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南霽雲
一發中左目城中矢盡乃縛藁爲人縋城賊笑不
爲備遂斫其營大敗之夏州饑趙德明表求粟百
萬朝議不知所出王旦曰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
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
曹武穆在秦州有士卒十餘叛赴虜中軍吏來告
公方與客弈不應軍吏亟言之公叱之曰吾故遣

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盡殺叛者張詠守蜀兵
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軍士大閧公始出衆擁馬
嵩呼萬歲者三公徐下馬東北向叩首亦呼萬歲
者三衆氣沮遂不敢譁文潞公知益州方夜燕士
卒拆馬廄爲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
徐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士卒無
以爲變趙葵父方爲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
薄軍士爲變葵呼出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
賞賚軍心遂定凡此事變猝乘機權急應書所不
載法所難傳非可以先圖豫設者也

跋

自濂洛諸公出倡明義理之學而聖人之道益明
後此名儒接踵而生魏華甫眞西山皆以經濟實
用致位政府王文成以武功顯薛文清以清節著
此皆國家大臣抱道濟時著書傳世舉生平得力
之處筆之簡牘可法可守非儒生紙上空談比也
大冢宰遂寧張先生弱冠登　朝周歷中外五十
餘載所涖皆康濟民生裨益　朝政峻節莊凝不
可私干薄海内外信之服之以爲雖古大臣風烈
不能過此其所著卓錄一書碩識弘議内之析性

義之精微外之得濟時之實效歷代大儒之言尤
其卓然者始登采録所謂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
從已出者也伏而誦之身心肅然堪與朱子語類
東萊博議文成傳習録並垂千古非牖下小儒所
能望見也昭治居近鄭公之鄉分在弟子之列得
讀先生之著述今卓録補遺成又得校對授梓自
媿不文乃薰沐而敬識其後

康熙庚子竹秋吉旦同里後學李昭治頓首謹跋

二甲第六名進士臣蔣伊謹
奏爲恭
進萬世玉衡錄臣鑒錄二書仰祈
睿鑒事臣惟古今之道備於經史學貴多聞義詳往訓臣於
草茅誦讀之時不揣固陋恭纂萬世玉衡錄肆卷上自
唐虞下迄明季分爲法戒共陸拾肆條臣鑒錄貳拾卷
前列事實後載格言分爲勸懲勸部柒拾貳種懲部伍
拾種雖淺識末學未能有益
高深而撮土細流竊冀仰裨
海嶽此臣區區之誠不能自已者也臣謹具疏
進呈
御覽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計呈
萬世玉衡錄貳套捌本　臣鑒錄肆套肆拾本
康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旨該部知道書留覽

萬世玉衡錄總目
卷一
聖學　聖孝　敬天　好生　納諫　修身　尊賢　法祖
勤民　慎刑　仁政　節儉
卷二
息兵　寬賦　重農　任將　尊師　作樂　睦親　宮闈　豫教　祀典
賑貸　擇相　興學　崇儒　養老　議禮
卷三
警外戚　御宦官　嚴吏治　戒近習
重選舉　辨邪正

厚臣下　旌直臣　任人
知人　去佞　防微
褒忠　務實　報功　勤政
卷四
祈國　屯田　武衛
弭盜　罷興造　却貢獻
柳祥瑞　弭災異　平賞罰
厚風俗　務明斷　謹好尚
通商旅　示誠信　禮卹前代
保全功臣　弘量　宥過
巡幸　懷遠

萬世玉衡錄卷一

聖學　臣蔣　伊編輯

法

虞典曰人心維危道心維微維精維一允執厥中爲萬古聖人心學之宗

夏王禹克勤克儉不寶尺璧而惜寸陰是以能爲聖君殷高宗舉傅說爲相作說命三篇曰人求多聞時維建

事學於古訓乃有獲

漢董仲舒對策曰人君勉彊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物殖

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

元帝以匡衡爲太子太傅衡上疏曰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傅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者戒於太察寡聞者戒於壅蔽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近必審所當戒而齊之以義則中和化應矣

成帝即位匡衡上疏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以端聖化

魏文帝問吳大夫趙咨曰吳主頗知學乎對曰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閒博覽經傳涉歷史籍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

南宋文帝雅好藝文分立四學徵雷次宗至建康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帝數幸其館令以巾褠侍講

北魏孝文帝好槧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制禮作樂有太平之風嘗謂陸叡曰人每言北俗質嗇頗學與不學耳朕修百官立制度其志固欲移風易俗使卿等子孫免於面牆爾

唐太宗置弘文館聚四部書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嘗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祇講老子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斬暫無爾

宋太祖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惜千金購之

太宗勤於讀書自已至申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宋琪以勞瘁爲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端拱元年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謂祕書監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

仁宗初御經筵孫奭爲侍講上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莊奭即拱立不講帝爲竦然改聽每講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因畫書無逸爲圖以進帝命施於講讀閒下景祐二年作邇英延義二閣復詔蔡襄寫無逸篇

於閣屏慶曆四年趙師民獻勸講箴帝嘉納之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謂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虛暑亦未嘗倦也

哲宗元祐元年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入對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雖天資睿聖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以備訪問必能養成聖德

高宗謂胡安國曰聞卿深於春秋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上謂其深得聖人之旨語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紹興三十二年詔求直言朱熹上封事曰聖躬雖未有闕遺而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夫帝王之學要先於格物致知而已

憲宗成化八年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編修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如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孝宗即位禮部侍郎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上覽之
甚喜批荅曰卿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遂進濬
爲尚書仍命刊行
孝宗屢御經筵謂輔臣曰講書須直言無諱自是以後
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上亦未嘗少忤焉
神宗即位輔臣張居正請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勿
以寒暑小故廢罷疏曰培養君德開導聖學乃古今第
一要務請先行日講次開經筵講學勤政親賢遠奸使
宮府一體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於是定三六

九日御門聽政餘日俱御文華殿講讀以資啓沃

戒

漢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夫求遺書好古文
美德也而漢治日衰無補於王氏之亂何也蓋由帝目
在簡編志在嗜慾徒使祕書萬帙爲宴閒之清玩而已
豈聖王之學哉
梁元帝親講老子於龍光殿魏師逼城開講一日百官
戎服以聽退保金城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
卷猶有今日按元帝性殘忍爲政尚嚴兄弟之間多加

屠滅史臣謂帝讀書萬卷未讀親親仁民一句宜其敗
也
隋煬帝好著述增祕書省百二十員修撰新書萬七十
餘卷而無補於天下之亡者所務非其正而仁義孝弟
之道不明也
唐文宗與鄭覃論詩覃曰詩之工者無如三百篇國人
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
詩也陳後主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宋高祖禹言於哲宗曰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繫他日
治亂好學則君子佐德業以致太平不學則小人務邪
諂以干富貴矣
元順帝以奎章閣學士虞集侍經筵勸帝務學帝欲觀
古名畫虞集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帝一日問宋徽宗
書稱善薾薾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
曰獨不能爲君爾凡爲君者貴勤政圖治他非所尚也

聖孝

法

虞帝舜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立萬世人倫之則

周文王爲世子時孝敬甚篤朝於季歷問安視膳日必三至

晉武帝欲行三年喪除服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

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爲沈痛況食稻衣錦乎遂以疏素終三年

北魏孝文帝幼有至性顯祖病癰帝親吮之及受禪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耳

梁太子統勤讀書明政事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恒西向謚曰昭明

周高祖邕居太后喪朝夕進一溢米詔曰苫廬之禮其遵前典以申罔極

隋蘇威言於文帝曰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帝深然之

宋太祖即位尊母杜氏爲太后帝拜於殿上群臣稱賀后愀然曰吾聞爲君難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矣帝再拜曰謹受教

仁宗天聖五年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

英宗初即位尊太后同聽政宦官譖間兩宮不和學士劉敞進講經史至帝舜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孝宗性至孝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常從上皇幸聚景園及升遐之日哀慕尤切終喪三年力行古禮洵云孝矣

元仁宗天性慈孝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躬致隆平文物典章號爲極盛

明太祖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起家艱難之事爲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祖父長者世承忠厚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上嘗幸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況人乎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洪武三年太祖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自太廟一歲五享之外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祭祀

行家人禮

建文帝天性純孝爲太孫時年纔十四慈文太子病癰
聞痛楚聲卽含淚撫摩親吮吸之旬餘始愈太祖聞之
歎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及慈文薨欲服三年喪太祖
不許然三年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食酒肉
不舉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例除情須自致洪武
三十一年太祖不豫建文入侍事必躬承藥必親嘗唾
壺溺器之屬靡不手提以獻終夕未嘗交睫太祖崩力
行三年喪禮郊社宗廟執拂行事朝則麻冕麻裳退則

齊衰杖絰羣臣百姓望見上毀瘠之容淚墨之色無不
須天子純孝有至德之思焉
世宗嘉靖十五年親詣諸陵語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
小又多損壞其於我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爲弗稱當
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按宣宗在位眞守成聖
主也世宗重建而增崇之表揚功烈孝思懇至矣
嘉靖十八年世宗爲至承天府謁皇考於隆慶殿御製

禱宮蓍願以身代孝誠感格果獲康愈

戒

漢高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太公雖父人臣
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太
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
亂天下法上乃尊太公爲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史
稍下堂見諸侯而君臣道喪擁篲迎天子而父子倫亡
矣惜哉
北周太子贇始立卽逞奢欲曾無戚容捫其杖痕罵曰
死晚矣委任羣小不三年而國亡於隋
唐肅宗上元元年李輔國專政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
西內後山人李唐見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
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

也上泫然泣下於是始朝
宋孝宗傳位於皇太子退居重華宮稱壽皇光宗卽位
近習謀離間三宮帝復受制於李后遂不朝壽皇羣臣
累表請朝重華宮以修溫凊之禮至有叩頭引裾號泣
而諫者帝稍感動出至御屏后挽留帝遂稱疾不朝紹

興五年壽星不豫羣臣請帝問疾皆不報而興皇后幸
玉津園尚書羅點疏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
問言止緣左右讒間遂生憂疑乃久虧子道衆口訪讒
禍患將作矣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上三疏伏地叩頭血
流漬毯帝猶不從蓋帝至是幾不可以為人子矣

敬天

法

虞帝舜賡歌曰勅天之命維時維幾

周武王問天道於箕子爰作洪範召公欲成王誠小民
以祈天作召誥

漢董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幾王者欲有所為宜求
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
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
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
刑也

武帝造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始用夏正實為萬世不
易之法

光武帝因日食詔百寮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此可謂得敬天之實矣

北魏孝文帝因天旱不食二日王肅以四郊雨已霑洽
獨京城微少請進膳帝曰朕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
進膳如其不然朕當祗慎天威以身為萬民塞咎耳是
夕大雨

宋太宗淳化二年蝗歲旱蝗上手詔宰相曰朕不能奉
天撫民將自焚以荅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仁宗慶曆三年旱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於天
昨夕忽聞雷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再拜而謝方
敢升階比欲下詔罪己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
精心密禱爲佳爾
孝宗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
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
以自警省名敬天圖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

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
理宗端平元年真德秀進陳祈天永命之戒曰召誥一
篇曰敬德曰小民夫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
盤游之娛禽獸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不可不戒此
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之向背即
天之向背征斂日煩民不堪命陛下宜戒郡邑蠲克停
省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帝嘉納之
元世祖時不忽木因星變入言於帝曰父母怒人子不
敢疾怨起敬起孝易曰君子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

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因誦漢文帝日食求言
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論說至四鼓乃罷
仁宗延祐四年四月不雨帝露香禱於天既而大雨左
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爲民祈雨何避焉有元賢君若仁
宗則誠有敬天勤民之實者矣
明太祖命博士許存仁進講尚書洪範篇
至休徵咎徵之應上曰天道微渺難知人事感通易見
宜下修人事上合天道上下交修斯爲感天之本
洪武三年夏旱上四鼓即徒步詣山川壇素服艸履跣
葉席露坐晝曝於日夜臥於地衣不解帶皇太子捧槖
進農家之食凡三日大雨霑足嘗謂侍臣曰朕以勤勵
自勉每夜臥不安席披衣而起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
即爲憂惕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
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順天命不敢故耳洪武二十年
大祀天地於南郊禮成上謂羣臣曰敬天貴有其實爲
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又曰人
孝宗弘治五年大學士丘濬上疏曰中世繼體之君生

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迎樂之中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此敗亾所由來也今災異迭見彗見天津地震天鳴咎徵之應甚可畏也願陛下清心省躬以回天變謹擬二十二條爲朝廷抑姦佞杜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上覽奏甚悅批荅以爲切中時弊命擬行之

世宗建欽天閣以覆欽天記誦碑文使知祇慎之意戒

商王武乙無道爲木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射之命曰射天在位四年獵於河渭之間爲雷所震

漢成帝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賁麗善爲星算言大臣宜當之帝乃詔丞相翟方進賜冊賁讓使自殺祕之上親臨弔禮賜異於他相故事夫天命不貳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成帝不能修德以承天而頓以方進當天變是誣天也及至二月而成帝崩誣天何益哉

魏青龍四年有星孛於大辰又孛於東方高堂隆上疏曰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祇畏之禮

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魏主不能用

唐德宗與李泌言建中之亂皆由天命泌曰君相不可言命蓋君相所以造命也對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亾也

宋神宗熙寧二年帝以災變避殿減膳王安石言於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卽上書引春秋洪範累數千言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

寧宗嘉定五年雷雨太廟屋壞真德秀上疏曰震霆皆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之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陛下儻舉故事是徒務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也疏入不省

勤民

法

唐帝堯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是以百姓戴之如日月萬世頌之爲聖神

夏王禹泥橇山權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而百姓寧

周成王問於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則譽若之何其不懼也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漢建武六年光武帝以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今百姓流亡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天下併縣國損吏員文書調役俱從減省於是四海晏然不知勞擾

光武初政循畜魚而豐其水牧羊而豐其艸也可謂深知人主繼天之職矣按是詔以六月下而歲十二月即以糧儲稍積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其見效之速如此亦何憚而不力行哉

章帝建初元年詔二千石勉勸農桑廣贍饑民七月詔以上林禁賦與貧民綱目書之志仁民也

北魏孝文帝車駕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跋涉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至其善政如班祿均田詔賑貸出宮人戒末作皆勤民之首務也

隋開中饑文帝帥民就食於洛陽過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遣左右問民食得豆屑雜糠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不御酒肉者非一

唐太宗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還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魏徵曰內治小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貞觀十一年穀洛水溢詔廢朝德宮以其材給遭水者命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

南唐烈祖以百姓屢值災歉乃遣侍妓樂器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

五代十二主愛民者三君而周世宗爲最濟運給耗慮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立兩稅限知豫儆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富不掩貧也罷課戶俸戶省官吏私擾也自唐宣宗後政不及民民罹湯火世宗以仁心行仁政宜其四海賓服也

宋仁宗至和元年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遍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上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哲宗元祐元年以韓維爲門下侍郎維言人情貧則思富若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民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民不待教而成矣上嘉納之

高宗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有司不得其人一克役即至破家及即位淡加講議乃議定差役法

孝宗淳熙六年夏旱詔求直言朱熹上疏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帝

淡然之

元世祖議中書省事許衡上五事其一曰得民心漢文景之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專以養民爲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世祖嘉納其言

明太祖還自濠州諭中書省曰吾往濠州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死亡流徙骨肉離散生業蕩盡寧無怨嗟怨嗟皆足以傷和氣命有司徧加體訪俾選鄉

復業以遂生理

之

洪武八年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朕向在民間目擊鰥寡孤獨困苦之徒宛轉溝壑心常惻然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爾等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洪武二十四年以海運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於民爲費浩繁命種桐漆樹於朝陽門外鍾山之陽

孝宗明習國事勵精訪治十八年間財以足民爲富兵以薄伐爲威刑以緩死爲恩禮以隨時爲大內安外寧幾致刑措商周甲戌成康之盛足以當之矣

戒

漢徐樂上書武帝曰陳涉起窮巷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壞而政不修也今萬民窮困重興兵役民多不安不安則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

隋煬帝謂裴矩曰揚圍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相聚爲盜爾初圍感圍東都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煬帝皆坑之及三萬餘人其後群盜並起隋尋以亡夫王者不能愛養黎元而徒嚴刑以立威豈有濟哉

唐德宗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所羅粟麥遣至京師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之知也上命寢其事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詔修河防工部尚書成遵言山東連歲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患又有重於河患者宂俟民和年豐徐更議之不聽於是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浚之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工凡五閱月而汝潁之兵起矣

欽刑

法

夏王禹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民咸感化

周成康之際天下太平仁義漸洽囹圄空虛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史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萬世慕焉

漢高祖入咸陽悉召諸縣父老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誇者族耦語者棄市今吾與諸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諸吏民皆安堵如故秦民大喜漢之王業由是以興

惠帝四年除挾書律文帝元年除收孥坐律令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朕甚不取其除之二年又除誹誇妖言法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願入爲官婢以贖父罪俾得自新文帝愍其意詔除肉刑時海內富庶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漢之享國長久實基於文帝可不謂萬古仁聖之君哉

景帝元年減笞法因除肉刑加笞率多死於是減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二百六年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由是笞者得全自文帝除肉刑景帝易刀鋸以笞箠其仁厚之心及於萬世矣

景帝詔讞疑獄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有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謙讞之又詔治獄者務先寬綱目書景帝三年而恤刑之政三可謂愛民矣

武帝時張湯趙禹等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罪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至宣帝地節三年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帝納其言詔曰間者吏用巧法使不幸受戮朕甚傷之今置廷尉平每季秋後請讞上幸宣室齋居決事自此刑獄號爲平矣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欲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或用法恃巧心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以由知其冤二千石各察其官屬治獄不平者罷之

明帝十三年楚王英有逆謀廢徙自殺連坐死徙者以
千數繫獄者久數千人侍御史寒朋心傷其冤上疏力
言帝意解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千餘人時天旱
即大雨由是多所降宥
章帝建初元年詔凡罪非殊死須秋案驗有司明慎選
舉進賢良退貪猥順時令理冤獄
安帝時居延都尉范邠犯賊罪吏議欲增錮二世太尉
劉愷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今以輕
從重非先王祥刑之意也詔從之

北魏顯祖罷門房之誅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
為惡殃及閭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
逆外罪止其身
顯祖勤於為治大刑多令覆奏常曰滯獄誠非善治不
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憂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
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耳
初魏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
尼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
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問奏付刑部覆視之此其
帝王禁暴止亂之大法也
太祖開寶二年以盛暑詔諸州獄吏恤繫囚凡五日一
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

時決遣自是歲以為常

太宗置審刑院於禁中凡獄付大理刑部斷覆復下院詳議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理宗淳祐八年御史陳垓言民命與國脉相維獄訟不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脉尚何以保吾國之命脉因極言檢覆決獄疎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重勘追證十弊帝皆從之寶祐五年帝御筆戒有司曰朕聞告訐之俗易則禮義之行興今有司受詞多因緣為奸延及無辜其令御史臺覺察以聞

元仁宗延祐元年晉寧民侯喜兒弟五人並坐決當死帝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其父母不絕其祀

明太祖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譬之耨艸莱者施鋪不謹必傷良苗繩奸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笞杖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本求生人非求殺人苟輕用之則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又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

晉吏易為奸獘乃詢孚善長等曰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因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於是更定律令去煩就簡減重從輕凡為令一百四十五條

洪武二年以周貞為刑部尚書上諭之曰朕觀舜命皐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刑皐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為重是以能致雍熙之治宜深體之洪武二十八年祖訓錄成其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深知人情善惡眞僞其中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非守成常法子孫生長深宮恐一時所施不當悞傷良善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非剝剔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極刑

成祖永樂二年御奉天門錄囚多所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刑官諭之曰囚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

即來白永樂十三年嚴妄告奸之禁由是告密羅織之風息而民俗歸厚矣

仁宗即位凡決重囚至四五覆奏諭法司曰人命甚重所致也史謂殺刑重罰正如毒藥攻病非無一時捷效而其潰腸刻骨之禍蓋有不旋踵者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軼實使之也

秦始皇專以刑威立國焚書坑儒暴虐不道人臣狠顧脇息以誅死爲輕典以夷夷爲常法及二世立用趙高之言更爲法律務益刻深公子十二人俱僇死咸陽市究至二世被弒子嬰蒙戮湛宗之禍酷於臣下宋臣蘇軾曰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可不戒哉

漢武帝以法御下尊用酷吏張湯杜周義縱王溫舒之屬務在深文獄訟益多一歲逮至十萬餘人大農令顏異以腹誹論死夫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使指孝子曰爾欲弒父指忠臣曰爾欲弒君則是世盡可殺也豈所以爲法哉後因兵興財匱盜賊滋起上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發兵擊斬作沈命法未幾巫蠱獄起禍及太子天道好還信哉

周頒刑書要制群盜贓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
上者皆死立法若此是豈天地好生之意哉按周高祖
號稱英主而國不再傳者用法太密徒知所以殺而不
知所以生也人主欲永保天祿其必以嚴刑爲戒寬大
爲先也哉
唐武后任用酷吏大開告密之門入獄者非死不出誅
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及大臣數百家刺史郎將以下不
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
輒遣掩捕族誅朝廷人人自危道路以目麟臺正字陳

子昂上疏曰昔隋煬帝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
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爲亂前事之失後事之
師也又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
天誅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前日陛下察李珍
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聖當法天
天必助聖后俱不聽
明太祖洪武九年葉居昇上言用刑之繁多出聖衷致
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
者多得罪或以賦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可

得哉不聽及胡惟庸以謀逆伏誅帝戮其餘黨多及無
辜洪武十三年五月雷震謹身殿乃大赦天下詔曰朕
首誅奸惡鋤根剪蔓刑戮之際不能無過甚非上帝好
生之德是月初四日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
洪武二十六年涼國公藍玉有逆謀上集羣臣廷訊玉
搏展攀染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
人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并殺徽時鶴慶侯張翼等數
百千家皆坐逆黨凡戮數萬人引繩批根幾無遺類其
中之冤濫殆何如哉
世宗嘉靖三十四年獻京城大辟四詔決九人張經李
天寵以失機律不宥而劾奏嚴嵩之楊繼盛與焉按論
劾者言官之職也而與失機同罪是豈平刑之道哉

好生

法

唐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商王成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解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於禽獸歸者四十餘國

晉拔壽春議者以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文帝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一無所殺及其子孫

終綿晉祚豈不宜哉

唐太宗按西河止斬佞臣高德儒慰撫居民秋毫不犯及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貞觀元年命學士法官更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爲斷右趾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久矣宜有以易之裴弘獻請改爲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

宋太祖凡興師致討務廣仁愛初征太原道經麻衣和尚帥師下江南諭之曰汝能不殺一人後討江南戒曹彬勿暴掠卽太祖慮士卒爲民患召徐達等戒之曰我自用兵以來未嘗妄殺汝等當體我心城下日毋焚掠毋殺戮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故所至民不知兵遂多成功及克婺州諭諸將曰克城以武安民以仁今克婺城政當撫恤使民樂附彼未下郡縣必聞風而歸吾聞

九域也太祖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時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也白開寶以後犯大辟非情理淺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嘗容貸也

仁宗嘗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對曰何不取索上曰恐遂爲例可不忍一夕之飢而啓無窮之殺乎嘗云朕未嘗詈人以死罪敢濫刑在位四十年大辟疑者皆令獄上所活歲以千數遺制下曰雖深山窮谷蠻夷走卒悲號而不能止其仁心之浹如此孔子言必世

後仁信哉

元世祖以姚樞爲京兆勸農使樞嘗從征言宋太祖用曹彬下南唐不殺一人世祖遂行止殺之令後命史天澤帥師下江南諭之曰汝能不殺是我曹彬也

叩太祖慮士卒爲民患召徐達等戒之曰我自用兵以來未嘗妄殺汝等當體我心城下日毋焚掠毋殺戮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故所至民不知兵遂多成功及克婺州諭諸將曰克城以武安民以仁今克婺城政當撫恤使民樂附彼未下郡縣必聞風而歸吾聞

諸將不殺輒喜蓋師行如烈火人必避之將以不殺爲
心非惟國家所利已亦蒙福
洪武元年王禕上疏曰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
人心上天以生物爲心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
其間雷霆霜雪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
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上善其言
穆宗好生戒殺嘗食鹽腸而甘問以問左右左右請詔
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光祿必日殺一鹽以備內膳吾
不忍也却之

戒
力可以取天下不可以守天下楚王項羽舉一城則坑
之攻一邑則屠之使非外黃舍人兒則梁地又不免於
戮滅矣夫疑民之叛而求以殺戮止之乃所以速其叛
也漢高所過秋毫無犯項王所過噍類無遺民之歸於
君者求以生我非求殺我也相率而歸之從而殺之何
若歸之以求殺哉此天下之民心所以必歸寬仁大度
之君也
魏明帝性嚴急督修宮室有楷限者親召問之言猶在
口身首已分王肅諫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王
重之
南宋蒼梧王性好殺手揮戈鋌躬行剉斬沈勃孫超杜
幼文杜叔文一朝同誅飛鏃鼓劍裂孩稚肝腸投骸江
流以爲笑樂淫費橫征百姓怨之爲蕭道成所弒
隋煬帝新作輿衛衣服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殆無
遺類烏程有高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得
將伐之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夫鶴猶知愛其
子而煬帝乃忍於弒父兄殺臣民欲不亾得乎

南漢主作燒煮刳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
象宋太祖聞之驚曰吾當救此一方民後攻克之
元順帝末年御史張禎上疏曰陛下於天壽節禁人屠
宰此好生之心也然自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所謂
兵將曾無紀律經歷郡縣雞犬一空陛下泰然不聖而
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

仁政

法

周文王鑿靈沼掘地得死人之骨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矣遂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澤及枯骨況於人乎歸者三十國

漢文帝定賑窮養老之令曰方春時和艸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遂而吾百姓煢寡孤獨之人或陷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賑貸之

文帝務在寬厚化行臣下遂無告訐之俗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禁網疎闊有刑措之風爲漢守成聖主

光武持節徇河北所過州郡除莽苛政民皆歸心焉史稱高祖入關除秦苛法世祖渡河除莽苛政帝王之興氣象弘遠矣

章帝元和三年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章帝之治史稱其濟美文景信哉

唐太宗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何患不悉之

發何必使奴告之耶自今奴告主者勿受仍斬之

太宗初卽位與羣臣論教化封德彝欲任法以治之魏徵勸帝行仁義曰久安之民驕逸驕逸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帝善其言元年開中儀二年天下大稔斗米三四錢外戶不閉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上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

憲宗元和四年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貸惠及人無如減租稅釋繫囚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

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上嘗問宰相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背自安史以來屢有逆亂皆旋踵而亾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寬猛之先後於此可見矣上善其言

宋太祖平江南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罷廣惠倉初天下凡戶絕田宜

自粥之至是韓琦請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
給州縣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
金世宗仁慈節儉明達政事與民休息上下相安刑部
斷死罪歲或止十餘人號稱小堯舜
宋理宗淳祐九年置慈幼局於京師收養道路遺棄初
生嬰兒
元世祖命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稅仍命勸農桑抑
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令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
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污濫及民不孝弟者
量重輕議罰至元十六年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
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飢者糜之死者葬之官
給其需十九年定民間貸錢取息之法以三分爲率不
得私增以困窮民
明太祖克泰州徐達俘其卒五千送建康時天寒上命
人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鍼線布帛初衆自以抗
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感悅拜呼萬歲而去
太祖嘗與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氣安曰古有掩骼
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

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洪武三年令天下郡縣
設義塚禁止火葬水葬凡貧民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
擇近城寬閑地立爲義塚
洪武元年遣使賑卹中原老稚孤貧者五年詔天下郡
縣立養濟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
歲三十斤冬夏布一疋小口給三之二七年詔凡軍士
戰沒其父母年高妻寡子幼及民間經兵避難父子不
能會聚失奉養者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厥當舍居
存養使不失所
洪武十九年太祖以天下臣民往往不安職業觸罹意
章欲倣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
爲法惡可爲戒者爲條目御製大誥三編頒示天下令
一切官民人等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
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爲戒
宣宗諭順天府尹曰古之仁政必先鰥寡孤獨近聞有
殘疾飢寒無依之人行乞爾爲親民之官其悉取入養
濟院毋令失所宣德五年上御南齋宮諭楊士奇曰今
春已和吾欲行寬恤之政與爾商之命內侍具楮筆士

奇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貢以供公家一切民瘼敝不以聞百姓積年負欠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此當速與減除年來刑獄冤濫者多請飭法司敎用平恕上命卽草敕早用頒行

世宗嘉靖八年命行義倉社會法按倉之設但行於州縣則窮鄉下壤百里就糧旬日待斃非政之善也惟置之里社社正每月讀敎民榜文舉衆中善惡奬戒之其社米第上中下戶捐數多寡各置於倉推有德者爲社長善事會計者副之若逢荒歲則計口而散先下與中者後及上戶上戶則償之而免其下與中者有司第令稽考既無編審之煩又無奔走之苦且寓保甲以弭盜賊約以敦俗之意一法而三善備矣

戒

秦始皇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後陳勝吳廣揭竿而起者皆在不徙之中是誠何益哉

宋神宗行青苗法百姓苦之至徽宗宣政年間民窮益起有宋累代之泼仁厚澤至是而民心始離矣

明武宗時邪臣用事先後建立皇莊連州跨邑至三百餘處侵占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爲厲之階起於奸人欲盡規地力以媚朝廷其流之弊壞於勢家欲盡奪民產以肥私室其在宮闈者則中使禁卒旁午四出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僕恣行威福於是近畿之民困苦愈盛矣

神宗性吝嗇攻攻言利萬曆二十四年礦稅始起命張忠等十二人分往各直省大璫雜出諸道紛然民生其間富者編爲礦頭貧者驅之壑采驛騷洞敝橫肆誅求有司得罪立繫檻車百姓奉行若驅牛馬中使所在激變當斯時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

節儉

法

唐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不石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倣於土簋飲於土鉶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而天下大治

虞帝舜藏金嶲巖之山捐珠五湖之淵以杜淫邪

漢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幃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爲天下先於是海內富庶

景帝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晉元帝初鎮江東頗荒於酒王導來諫亟命引觴覆之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卒綿東晉百年之祚

南宋文帝以衡陽王爲兗州刺史帝親餞之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昃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暫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齊高帝衣中有玉導即命擊碎之曰留此正長病淵北魏大旱邢巒奏曰聖王重粟帛輕金玉以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也魏主納之

隋文帝躬履節儉自非宴享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服羅綺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

唐太宗問諸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紂者危亾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是以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明皇開元二年罷兩京織錦刺繡坊焚珠玉錦繡於殿前凡乘輿服御金銀器玩皆令銷毀以供軍國之用按明皇初政勵精圖治使其終能如此寧有天寶之亂哉

肅宗即位上皇以七寶鞍鴈張良姊李泌曰今天下未定當以儉約示人請撤其珠玉以賞戰功上從之

文宗性儉素不喜聲樂遊畋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命宦官毋得衣紗穀綾羅嘗自舉衫袖示近臣曰此衣已三浣矣衆皆美上之儉徳

南唐烈祖性節儉嘗暑臥青葛帷左右使令帷老宮人服飾粗略雖盛暑不操扇張益曰士衆暴露我何用此當時稱爲令主

宋太祖宮中革簏綠用青布帘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寧

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謂之曰汝生長於富貴當思惜福後勿復爲此皇后與主侍坐因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爲富但當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徒自奉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仁宗燕私常服浣濯帷帝衾裯不用錦繡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筯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金世宗雅尚儉素宮中之飾勿用黃金嘗曰朕恐宮室過度其或興修卽損宮人歲費以克之

元仁宗諭太府監丞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自今一緡之微不言於朕毋輕予人其節財用如此

明太祖洪武元年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上命皆以銅爲之曰小用不節大費必至儉約之道非之諸番來朝以緝帛纏樹所費鉅萬天下叛之

唐明皇天寶末年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勅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帝幄器皿雖禁中服御之物皆不及也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未幾安

戒

夏桀爲瓊宮瑤臺殫百姓之財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望十里卒亾其國

商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矣

齊東昏侯時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後爲寶融所廢

隋煬帝置十六院夫人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花每於月夜縱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諸番來朝以緝帛纏樹所費鉅萬天下叛之

唐明皇天寶末年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勅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帝幄器皿雖禁中服御之物皆不及也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未幾安

祿山反上出咸陽門距宮闕不四十里日中猶未得食
僅有民獻糲飯雜以豆麥皇孫輩爭以手掬須臾已盡
然後知古聖王之所以貴崇節儉也
蜀主孟昶以七寶裝溺器宋太祖命擊碎之曰以七寶
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爲如是不亾何待
元順帝於內苑造龍船首尾長一百二十丈日於後宮
海子內遊戲船行則龍首眼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神
人自能按更而擊時益賊縱橫已半天下而土木之工
淫戲之事日廣蓋自是而元室之亾決矣

明太祖破陳友諒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牀進侍臣曰
發八難高帝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太祖曰既富豈可驕
所謂從諫若轉圜漢高有焉
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
漢文帝元年因日食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以啓告朕
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賈山上
景泰帝頗事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
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上嘉納之帝每朝
內侍爭拾爲闘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詩末云明主由
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
來愛一嘒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
骸百萬人蓋寓諷諫也

納諫

法

唐帝堯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之木使
天下得攻其過
夏王禹以五音聽治爲銘於簴廣曰告寡人以道若過
鼓喻以義者鼓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
訟者揮鞀
漢鄜食其說高帝立六國後以撓楚權帝曰善趣刻印
張良來謁上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籌之遂
發八難高帝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所謂從諫若轉圜漢高有焉
漢文帝元年因日食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以啓告朕
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賈山上
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上嘉納之帝每朝
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
可用則采之帝之好言納諫誠爲萬世帝王之師矣
文帝二年除誹謗妖言法詔曰古之治天下者朝有進
善之鐘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立是法是

使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

武帝元狩元年渾邪王降貿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汲黯請間言曰陛下遠事外國而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也上曰善吾久不聞汲黯言今又復妄發矣

成帝與侍中張放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賜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入見上指問之曰此圖何以示戒伯對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古今淫亂之戒皆原於酒上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左遷放爲北地都尉

明帝欲築北宮以鍾離意之諫而止欲徵河內以東平王之諫而還從諫如流明帝有光前古矣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厚賞諫者

晉武帝初置諫官以傅咸皇甫陶爲之帝嘗與陶論事陶爭辯不已鄭徽請罪之帝曰忠讜之言唯忠不聞徽職妾奏遂免其官同建白多端尊儒尚學貴農賤商與水旱便宜等疏其剛直之氣至使貴游慴服臺閣生風

信乎其得人矣而武帝諮荅連篇眞有轉圜從諫之義可謂主臣交美也

北魏太武帝以古弼爲侍中弼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棋志不在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捋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弼免冠請罪魏主曰卿有何罪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

孝文帝謂群臣曰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得人有賞不言有罪

唐高祖時孫伏伽上言隋以惡聞其過亾天下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又言人君言動不可不愼帝省表大悅擢拜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

按高祖鑒隋之亾首闢言路可謂知先務矣

太宗貞觀元年詔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有失卽諫不待命令已行然後諫止四年敕有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此爲貞觀致治

之本

太宗嘗聘鄭仁基女爲充華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按改過不吝見於仲虺之美成湯而知人君以改過爲大德匡救其惡見於孔子之述事君而知人臣以匡救爲大忠太宗誠可謂聖主矣十三年七月旱詔百官上封事魏徵以上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上十漸疏極言帝失帝省奏稱善以所上疏列爲屏幛朝夕觀之仍錄付史館使萬世知朕君臣之義賜徵黃金十斤廐馬十匹

憲宗初元穎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坎也得無亂乎上納其言後上問李絳曰諫官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將謫一二人以儆其餘絳對曰此必有邪臣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榮上喜怒其敢諫者有幾晝度夜思朝刪暮改比得上違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若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元和四年宦官吐突承璀盛修安國寺

奏立聖德碑李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表聖德惟秦始皇立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上善之即命多牛曳倒碑楔

宣宗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上爲之止世稱爲小太宗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常參官轉對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孝宗淳熙十三年朱熹投匭進封事言天下之大本與

今日之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言甚切至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熹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南豐縣典史馮堅上書言九事帝以其言如頤養聖躬愼擇老成精選有司減省宦官採訪廉能諸事俱有關政體擢堅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仁宗即位御西角門閱廷臣詰旦顒謂楊士奇楊榮金

幼孜及蹇義夏原吉曰朕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畏威順旨卒成覆敗卿等朕所倚輔事有未善卽當盡言因取五人詰辭親筆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

孝宗弘治十六年詔於武當設像修醮又建壽塔於朝陽門外學士劉健等上疏極諫俱報罷孝宗十八年之內聽言納諫之美照耀簡冊成湯之從諫弗咈何多讓焉

諫臣之殺始於夙沙氏之箕文再見於夏之開龍逢皆以亾國

商賢臣辛甲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而之周

比干伏於象魏之門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矣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遂殺比干剖視其心

周厲王暴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

矣召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不聽後三年國人相與畔王王出奔於彘

宋昭公嘗出亾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數十人曰吾君聖也內外吾君麤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以亾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

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閒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詔莫甚焉君閒臣詔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於是衛益微弱

齊湣王旣滅宋而益驕孤呾正議斬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門燕昭王伐之大破齊師湣王爲楚將淖齒所殺

漢成帝廢許后立趙倢伃爲皇后諫大夫劉輔上言陛下宜夙夜自責改過易行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乃傾情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書奏帝怒詔收縲紲減死一等論爲鬼薪

北齊主洋溺於淫樂李集面諫之比之殊紂齊主令縛置中流如是數四曰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竟斬之陳後主時傅繹上疏曰君人者恭上帝子下民省嗜欲遽詔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陛下專事酒色宦豎用權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陳主怒遂賜死愎諫之君如出一轍可不戒哉

隋煬帝時薛道衡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藻之義也竟殺之嘗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猶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

假然卒不置之地上及大業十二年帝如江都復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等帝真亾國之君哉

唐明皇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反上出延秋門至咸陽有父老郭從望進言曰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閫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艸野之人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誠不能上達耳上謝之曰此朕之不明也慰諭而遣之

德宗幸奉天陸贄上疏曰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通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患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詔訣顧望畏惧此三者臣下之弊也

宋徽宗時右正言陳禾上疏劾童貫怙寵弄權之罪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亾之禍言愈切

坊內侍請易帝衣帝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

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之語遂謫禾信州昔漢成帝知朱雲之直而不能去張禹徽宗知陳禾之直而不能去童貫卒至亾國豈不惑哉

明太祖洪武九年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言三事分封太侈求治太急用刑太繁語尤切直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諸王彊大無事則易驕逸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難知而爲患甚大者也上怒其疎間骨肉逮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宣宗宣德六年巡按江西御史陳祚馳疏勸上講學上

覽疏怒其中含譏諷逮繫詔獄禁錮數年按宣宗以英
仁不世出之主而陳祚之獄不能不爲聖德之累云
憲宗成化二十一年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工部
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勸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劾
奏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上覽疏俱謫之御史姜昂疏
論李孜省奸罪詔杖之戶部主事周軫上言乞誅元惡
以快人心減侍從以清朝政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上
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於屏夫詔求直言而復斥之
是不如勿求也不亦謬哉

穆宗隆慶三年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曰皇上諒陰
已三朞矣曾召一大臣質一講官納一諫士乎忠言重
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日覩絕
嘯谷之益回話屢懲內批突降霜雖未氷月已幾望前
車不遠怨豈在明疏入命廷杖下詔獄
神宗時章奏多留中王錫爵言凡言之當者不可留中
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
案則廢人是非可否何不明白與天下共之不聽
熹宗時言官以疏論客氏俱加貶諭御史王心一上忠

尊賢

法

虞帝舜求賢自輔師紀后拜蒲衣親善卷學於務成時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

之八元世濟其美帝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

教天下咸服其明斷

周文王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多歸之師事鬻熊著鬻

子書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曰段干木克乎德寡人克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

乎財吾安敢驕之後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

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不可以加兵秦於是不敢

攻

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

金使涓人求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

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

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請自隗始況賢於隗者

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起黃金臺而師事

之天下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任之

破齊七十餘城世稱賢君

漢高帝定天下詔郡國求遣賢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

我遊者吾能尊顯之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之駕

武帝建元元年親策問賢良方正之士得廣川董仲舒

凡三策之帝善其對點百家尊孔子與太學拜仲舒江

都相仲舒遂為漢代大儒

武帝尊禮汲黯嘗稱為社稷臣時大將軍衛青雖貴有

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汲

黯上不冠不見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

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宣帝聞王褒有俊才召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曰賢者

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功施普器用利則就效衆故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所以易海內也帝

以為諫大夫

光武帝側席幽人即位之後旌帛蒲車相望於道薛方

逡萌聘而不至周黨王霸至而不屈詔曰自古明王聖

主必有不賓之士其各賜帛四十匹帝備安車具禮聘

嚴光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光
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不屈歸
耕富春山史稱高帝之威能行於暴秦強楚而不行於
四皓光武之威能行於尊邑王郎而不行於嚴光周黨
此可謂得尊賢之道者矣創業顯榮良有以哉
昭烈帝見諸葛亮於隆中三往乃見嘗曰孤之有孔明
猶魚之有水也卒賴之以延後漢之祚
唐太宗開館宮西延四方文學之上分為三番更日直
宿恩禮優厚命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
李泌幼以才行著聞明皇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及即位
靈武上召見之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進退
將相言無不從遂克兩京
南唐烈祖初在淮南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又作禮
賢院於府舍士有羈旅者商用之察民婚喪匱乏者賙
之引宋齊丘等為上客齊丘悉力匡正錫丁曰錢江淮
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
宋太宗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
才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於是親試呂蒙正

等五百餘人時張齊賢名在下第帝素知齊賢忼慨盡
賜及第各賜綠袍靴笏錫宴自為詩二章賜之
高宗以趙鼎為相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
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
頓首謝
金世宗謂完顏思敬曰朕思得賢士滿寐不忘自今朝
臣出外即令體訪臧官及草萊之士可助治者以聞
元世祖即位召竇默許衡至開平默初隱居教授世祖
雅聞其賢問其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失此則無以自
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
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世祖敬待加禮至元二十三年遣
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
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
伯淳等帝皆擢用之
仁宗尊禮李孟孟感知遇以國事為己任上欲痛除吏
弊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汲黯之而已上曰此其長者
之言賜爵秦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必命坐
稱其字曰道復而不名孟在政府多所補益上曰朕在

位必剏在中書因書秋穀二字以賜
文宗時揭奚斯爲翰林學士閣中有咨訪必稱旨中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嘗進太平政要上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此
明太祖克處州有鴈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卽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洛以時事深見尊寵命有司卽所居之西剏禮賢館處之

宣宗宣德七年下詔求賢出御製箴禦牖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
孝宗虛懷霽色求賢訪治卽位之後徐溥劉健入內閣王恕入吏部自是衆賢並進李東陽謝遷丘濬馬文升劉大夏彭韶秦紘章懋王鏊林俊楊一清等共贊皇猷時朝多耆老野無遺賢士修端靜之節人懷躁競之恥蔚然有豐芑棫樸之化焉可謂盛矣

戒

隋文帝仁壽三年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

能用通遂罷歸識者謂帝無尊賢之心宜其貽謀之未善也
宋孝宗隆興七年劉珙上疏曰陛下側席以思未嘗不求賢也而所用未必皆賢今田野之間艸廬之下安知無臥龍伏雛陛下若欲來一世之俊賢當先養正臣之直氣今佞倖未盡去而忠直日銷沮臣恐求賢之實未盡也
元順帝至元元年詔罷科舉參政許有壬力爭之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材觖望伯顏曰科舉雖罷而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由是竟罷之夫士而誠賢豈求美衣食者哉順帝卽位而首罷科舉其初政已可見矣
明太祖時臣下多以徵徭獲罪棄官昇上言古之爲士者以混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等常之辱其始也朝廷收天下之士網羅無遺有司催逼上道如捕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遜所用非其所學洎乎居官多罹於法君勞於上臣困於下如是而欲求至治豈可得哉

景泰時初開經筵每講畢命中官撒金錢於地令講官
拾之以爲恩時内閣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識者歎
其非尊賢之道也

法祖

法

南宋文帝謁京陵見高祖所藏微時耕具左右曰陛下
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唐太宗宴群臣於丹霞殿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
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易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
搖必有所損若子孫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
多此可爲萬世守成之法
宋神宗御邇英殿聽講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
何之法可乎司馬光對曰寧舉漢法也使三代之君常
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在可也漢武紛更約束益賊
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
法不可變也又曰治天下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
更造也
元世祖問劉秉忠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
條上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世祖善之命下
之日網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
仁宗謂侍臣曰朕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

行輔朕不逮朕嘗思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可遂其生也

英宗御太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棉重加補綴嗟歎良久謂侍臣曰世祖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明太祖洪武六年作祖訓錄爲目十有三以貽子孫俾知法守二十八年祖訓錄成上自爲序曰朕欲開導後人立爲家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肯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

成祖性節儉所服裏衣袖垢敝納而復出謂侍臣曰昔皇妣躬補葺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可爲子孫法故朕守先訓矣不敢忘

孝宗初立庶吉士邵智上疏曰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宮禁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

世宗建追先閣以奉祖德詩碑

神宗萬曆八年輔臣張居正等請敷陳謨烈以裨聖學疏曰昔唐憲宗讀貞觀政要歎其君不能稱卷末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爲盛事良以垂牆如見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異足爲持循之地皇上所踐者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二祖列聖奎章睿謨載之寶訓神功駿烈紀之實錄臣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條伏望留神聽覽亟勉力行則聖治益光矣

戒

宋神宗時王安石力行新法范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也文彥博言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不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時安石罷銅禁國錢日耗張方平於上前詰問安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安石惡之

元仁宗問左丞相阿散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
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於祖宗遺訓皆不遵守大法者
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若
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
明太祖祖訓録曰凡我子孫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憲
及建文帝即位四年之内今日省州縣明日幷衛所今
日改官制明日更動階官門殿門名題日新雖以干戈
倥傯日不暇給而曾不少休夫建文親承祖訓陵土未
乾悉取而更張之宜其開靖難之釁也

周文王爲西伯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去非勿處世子
再拜受敢後爲武王
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問曰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
可爲子孫常者乎師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
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
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爲子孫常者此之謂也王聞書
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
唐太宗時魏徵嘗上疏曰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
欲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後忠盈壑則思延納
逞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慎始恣驕傲則思謙沖
疾讒邪則思正已行賞爵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
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遴賢任能則可端拱而治矣
宣宗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録授令狐綯使讀之至亂未
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
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每正色拱手而

讀之

宋太祖修洛陽宮成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佞人皆見之矣

帝嘗問王昭素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如寡慾帝愛其言書於屏几

太祖宴近臣於紫雲樓下謂薛居正曰古之爲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

仁宗嘉祐六年以司馬光知諫院光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非姑息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帝嘉納之

明非苛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非亢暴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帝嘉納之

孝宗隆興七年劉珙上疏曰平天下之本不在於爲政之具而在於人君之一身一身之善惡在於一念之積一念既正則見善必明賢否是非判然於前而治效應於千里之外甚矣人主修已之難也蓋左右前後忠直之臣常少訣佞之臣常多先意承旨以悅我之心乘間伺隙以中我之欲視聽一惑則邪正雜揉而治亂分矣願陛下求直諒博洽之臣日與之講論古義敢陳之士逆耳之言必容而受之使聖德日新以之用賢則賢可得以之卹民則民自安此平天下之本也

明太祖謂儒臣詹同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宮甚於鴆毒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況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不謹同對曰此端本澄原之道誠萬世子孫法也嘗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千餘以鑑容貌多失眞召冶工問之對曰範模不正則鏡偏邪上曰朕聞是言惕然感悟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憲宗成化三年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黃霾蔽天此正側身修行之時也伏望以敬爲所以慈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仍於萬幾之暇日御經筵講明聖學庶足以合天心慰人望上嘉納之

孝宗弘治五年丘濬疏言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

應務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節經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仙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帝王之治可幾也上善其言

世宗嘉靖十三年建九五齋精一堂爲齋居之所命張孚敬於東室繪敬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爲圖帝可謂知慎修之道矣

穆宗隆慶五年科臣蔡汝賢疏曰皇上一身開係甚大不可不慎也今徵陽初生正宜遏欲養靜進御有常毋令溺志遊觀有度毋令移情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上嘉荅之

光宗卽位臺臣黃彥士進要務疏曰保攝聖躬之道在於屏遠婦寺親御講讀舉古訓則可以養心訪時務則可以練事養心則義理明而君志益清練事則睿慈奪而君身益固君志清則鑒萬類而不滯君身固則應萬幾而不困盛德大業未有不基於此者也

宋高帝時趙鼎上疏曰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政事修舉將士用命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帝不能用

明憲宗末年信用李孜省及妖僧繼曉宵小干政言官屢逐時昭德宮好奇玩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於是府庫竭爵賞濫中書舍人丁璣上疏首言正心修身之要帝不聽

武宗遊樂無節寵幸弄權爲角觝之戲好優俳之觀或親搏虎爲樂江彬誘上微行屢幸宣府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卽馳入或宣其婦女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劾彬從諛導非游行驅馳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輕裘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入不省車駕臨幸貴近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克幸御至數十車流連荒亡致盜賊蠭起盡流海內末年復啓宸濠之變使上能敬德省躬寧至是哉

穆宗隆慶三年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園龍鳳鞦韆監倣玉盒之費使羣

小因而貪緣爲聖德累不小上不納

熹宗卽位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一曰定志君心

必有所志不志於憂勤則志於怠安不志於仁賢則志

於聲色不志於道德則志於貨利而國運之隆替關焉

皇上臨御伊始如太虛未雲止水未波定之此其時矣

上不能用

息兵

法

虞帝舜時有苗弗恭帝命禹徂征三旬逆命帝班師振

旅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夏王啓征有扈氏不服王曰吾地非淺民非寡也是吾

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於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

不考親親長長尊賢委能而有扈服

周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周武王來自商至於豐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

車甲幷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復用而

天下底定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滕之取左氏中人二邑襄子

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

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

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

氏其昌乎勝非其難者也持之爲難惟有道之王爲能
持勝
漢高帝定天下兵銷歸家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者令
各歸其縣復其故爵田宅光武卽位罷郡國車騎材官
復還民伍二祖息兵愛民之心一也
武帝征和四年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可遣
卒詣田所開渠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欲益民賦助邊用是重困我老弱孤獨也今又
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
擅賦力本農毋乏武備而已自是不復出軍
武帝滅南越置珠崖儋耳郡在海中洲歷年數叛殺漢
吏元帝三年上欲大發兵擊之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
舜禹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朔南
暨聲教其不欲被化者不彊治也臣願遂棄珠崖專川
恤關東爲憂與丞相于定國議合上從之
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車師等
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天下初定北邊未
服不欲煩兵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報曰大兵未能得
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史臣班固曰孝
武之世開玉門通西域賂遺贈送萬里相奉以至民力
彫財用竭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帝遣覽
古今堅辭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義兼
之矣
建武二十七年哀牢王賢栗等上書請命將臨塞光武帝報
曰黃石公之言合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
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今國無善政災
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自是諸將無敢復言兵事
者夫寇宮馬武之徒求還於一劒不知一劒用而吾民
之命殘矣光武之心豈忍爲之哉後世仁聖之君當以
光武爲法
明帝末年復事西域章帝卽位楊終上疏曰間者百姓
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帝從其
言遂罷兵息民
唐太宗時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徠絕域以
求服遠無益於用而廢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
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哉勞百姓以取虛名

朕不爲也遂不受

南唐烈祖昇元五年江淮比歲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

言使彼民安則我民亦安矣又何求焉六年吳越火宮

府甲兵皆盡羣臣請乘弊攻之上不許遣使問厚賄

迄自是通好不絕百姓安堵

宋太宗欲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

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堯舜之治民在乎安而利

之陛卻撫御得人則邊鄙寧矣

仁宗時北使言高麗纖貢疎今欲加兵仁宗謂曰此只

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徒屠戮百

姓耳卒寢其兵

明太祖與諸將論兵政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可

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勘定

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

能弭亂亦能召亂不可不戒祖訓錄云遠方之俘得其

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命恐後世子孫倚富强貪

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宜戒之嘗觀大學衍義至

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莫德秀釋之

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上曰晁錯之言

所該者廣眞氏之言所見者切朕思濫刑者陷人於無

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之君所當深惕也

仁宗嚴謹邊備不勤遠畧邊將陞擢每戒之曰民力罷

矣慎毋貪功違命獲功吾所不賞眞聖君之言哉

戒

晉與楚戰於鄢陵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

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及戰晉軍大

勝不及一年三卻誅厲公弑晉國大亂

秦坑趙卒四十萬於長平後楚項羽攻秦夜擊坑秦降

卒二十餘萬於新安城南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秦

民大失望史謂高帝入關約法三章項王入關烽火三

月楚漢興亡判於此矣

漢武帝三年閩越擊東甌上遣莊助以節發兵浮海救

之閩越引兵罷六年閩越擊南越上大發兵擊之淮南

王安上書諫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校也閩越

反覆不奉法度非一日矣如使徼幸以逆執事所與之

卒有一不備而歸雖得閩越王之首臣猶羞之不聽兵禍遂自此始矣

魏文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若紱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爲難矣不然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後軍竟無功

符秦作講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講授諸將朱肜諫曰陛下四海之地什得其八亦可偃武修文矣後務勝不休卒召淝水之敗宋臣司馬光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之謂矣

梁武帝太清元年侯景以河南降魏魏不爲動景復請舉十三州內附叛降於梁梁武帝仰封景爲河南王遣兵援之此可見梁魏謀國得失之分矣後帝爲逆景所逼困死臺城

隋煬帝徵高麗王入朝不至下詔討之命元弘嗣造船海口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晷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徵天下之兵爲左右十二軍分道並進

發江淮民運黎陽洛口諸倉米舳艫相次千餘里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初大軍渡遼凡三十萬五千及敗還惟存二千七百人天下騷動王薄擁衆據長白山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相聚爲盜而天下亡矣

唐德宗時涇原軍亂上如奉天陸贄曰陛下徵師日滋賦斂日重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征求之困此叛亂所由起也

宋神宗相王安石以王韶經畧西夏遂開邊釁上嘗問富弼以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布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細帝不聽由是章惇有梅山南江之役熊本有瀘夷之役其後交趾屠邕州之民五萬八千餘口元豐四年宦者李憲帥陝西五路之兵以討夏人師出無功五年靈州永樂城陷死者六十萬人廢費財用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慟哭爲之不食自是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矣

理宗端平三年出師屢爲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

爭帝悔之命吳泳草罪己詔曰兵民之死戰鬬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齒相望是蓋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想蒼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明神宗萬曆七年播州宣慰使楊應龍所部何恩宋世臣等告應龍反應龍赴蜀撫聽勘請自將五千兵從征朝鮮詔可其奏釋回播蜀撫王繼光至復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繼光乃一意主勦而王之翰一軍盡覆萬曆二十三年總督邢玠以檄諭應龍待以不死重慶太守王士琦單騎赴之應龍郊迎蒲伏面縛謝罪執黃元等十二人斬之而釋應龍後士琦別調應龍統苗兵調原秦警民宋世臣等殺之二十七年議大征播兵敗於飛練復敗於綦江應龍猶具文求撫而上決意征勦八路之師乘勝克之是役也相持數月殺人如麻黔蜀之民流血成川而獻俘之日囚亦大呼稱枉傷民命干天和識者追恨於始謀之不臧也按萬曆十餘年間凡三大征千里轉餉疲天下空內帑至使白骨山積海內騷動豈非後世之永鑒哉

寬賦

法

漢文帝二年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民所恃以生也其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除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餓食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盡除田之租稅

宣帝元康二年詔天下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田租隋文帝輕徭薄賦罷鹽酒之禁減庸調之額嘗謂有司曰寧餘於民無藏府庫其始年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增益五百九十萬

唐太宗貞觀元年山東旱詔所在賑恤其租賦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也夫貴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矣朕嘗思之故不敢縱欲也馬周因水變陳言曰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陛下宜寬徭以資之故不可不鑒

上善之

高宗問來濟以養人之道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府庫安足周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厚斂民之財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桑之時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上善之詔免山東丁役

五代周太祖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用周王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民何用此錢爲此可謂有恤民之心者矣

世宗立二稅起徵限謂侍臣曰近代徵斂穀帛多不依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五代簿鎮多遣親吏收民租肆取羨餘宋太祖即位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宋眞宗咸平元年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共除一千餘萬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因臺臣之言詔停燕南河北山東

租賦是一舉而聽言恤民之事皆在其中眞有志於斯世斯民者也豈非民之父母乎

成宗即位詔蠲田租十之三浙江省臣言江南貧民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詔從之

仁宗延祐元年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英宗至治元年減天下租賦三分

明太祖命中書省凡徐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等郡及新附人民桑麻穀粟稅糧徭役令有司盡行蠲免二年洪武元年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洪武二年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等處稅糧詔曰朕念斯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稅糧悉與蠲免以稱朕恤民之意又免太平應天鎮江數郡稅糧二年洪武三年再免河南山東北平三省稅糧時戶部奏蘇州連遭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上曰連賦積二年不清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洪

武九年復詔免河南等省安慶等郡稅糧上嘗言天地生財以養民人君當以養民爲務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況可重爲徵斂乎又言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散財於天下洪武十三年詔以應天等五府肇基先勞之民屢免征稅至洪武十八年並免夏稅秋糧明祖所以優卹五郡之民恩至渥矣

建文帝二年均江浙賦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其後永樂革命盡反建文之政故蘇松尚畝稅三斗之外比天下獨重焉

神宗萬曆七年輔臣張居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致理之要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有司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見年並徵夫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所入僅足徵一歲之求不幸荒歉見年錢糧尚不能辦並徵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查戶部未完帶徵一百餘萬而

蘇松欠至七十餘萬蓋以彼處稅糧獨重故逋賦亦多伏願皇上獨此積逋於國賦初無所損而皇仁大沛況上從之萬曆十三年民間苦旱上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一年

戒

商紂爲鉅橋倉厚賦斂以實鹿臺之財天下叛之

周榮夷公好利厲王任之芮良夫諫曰君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況天子乎王不聽於是諸侯不朝

北魏王因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用乃罷百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邨店皆有稅百姓嗟怨而國亡於爾朱榮矣

唐明皇開元九年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僞甚衆請加檢括陽翟尉皇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於是以宇文融爲勸農使檢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使者競爲刻急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精錢數百萬緡天下苦

之天寶元年復用韋堅王鉷之徒督江淮租運歲增巨
萬時上在位久後宮賞賜無節鉷悉征額外錢帛上之
內庫中外嗟怨
德宗時楊炎盡廢租庸調法計每歲上供之數量出以
制入作兩稅法秋夏兩徵之按德宗之政名廉而貪
故法雖立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皆奉意
而不奉法以是民皆困弊
建中四年以軍興浩繁常賦不能供趙贊請行二法一
稅間架錢每屋兩架為間吏執筆入人室廬計其數而
稅之一除陌錢凡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
愁怨之聲盈於遠近陸贄上疏曰人者邦之本也財者
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顦瘁矣上
不能用及渾原軍亂大呼於道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
貨僦費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朱泚據長安府庫甚富
謙者皆怨有司之暴斂焉
後唐莊宗以孔謙為租庸使謙重斂急征以充唐王之
欲民不聊生賜號豐財贍國功臣天平節度使謙大
夫薛昭文諫曰戶口流亡宜覓徭薄賦以安集之上不
能用以至於亡
宋神宗初王安石欲修泉府之法計每歲上供之數量出以
於是青苗均輸市易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須
行天下范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
今安石以富國彊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尚法令
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是使小人掊克生靈斂怨
基禍也韓琦亦上疏曰陛下勵精圖治但船行節儉以
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
致遠邇之疑哉劉摯言陛下有勸農之心今變而為煩
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而為聚斂陛下憂勤念治而
政事如此皆大臣悞陛下而大臣所用者悞大臣也
理宗末年以御寶黃冊催坊場錢知嚴州吳柔上言內
庫理財太急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
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
微關繫甚大疏入卻澤劾罷其官
明太祖憤蘇州富民為張士誠固守城下之日惡其附
寇令取富室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
州賦特重而松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也其後遂為定

倒至洪武十三年命戶部減蘇松嘉興湖州四府重稅糧額十分之二然比之他省賦稅猶重民不堪命吳民之困於徵歛蓋自明洪武而始矣

光宗卽位衛司楊嗣昌疏曰臣歷江北閭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蓋江南諸郡則習俗無改於奢靡物力日趨於凋落三衢九市非不滿目繁華閭里窮簷止聽兒啼女哭所以男子疾耕女子紡績不足了官稅而贍私家蓋東南一大病痡而海內漸染其不化而爲東南者幾希矣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已作賊誰爲我皇上催科者今日理財二字君相決當猛省而後民生可厚矣觀此疏則知明末賦歛繁苛人心已有日離之勢其後民窮財匱饑民倡亂羣盜蠭起卒以亡國不亦深可惜哉

漢賈誼說文帝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率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鼂錯上言昔堯水湯旱而國亡捐瘠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人情饑不得食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文帝從之於是海內益富庶

十三年詔具親耕桑禮儀後元年詔曰間者數歲不登意者朕政有失而行有過歟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而靡穀者多歟三代而下知重農者莫若文帝觀水旱責躬之詔豈非眞堯湯之主哉

武帝耕於鉅定詔儿事有傷害百姓廢貴天下者悉罷

之封田千伕爲富民侯以越過爲搜粟都尉思以休息
富養民也
北魏太武帝問高允何政爲先允對曰臣少賤惟知農
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
多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王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唐明皇開元十九年詔耕於興慶宮側二十二年上種
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
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後唐明宗問馮道曰今歲頗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

歲凶則疚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
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
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可謂曲盡田家之情狀農
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
周世宗留心農事刻木爲農夫蠶婦置之殿廷嘗見唐
元稹均田圖曰此致治之本也以其圖賜諸道詔艾頴
明太祖視圖丘太子從行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
居處飲食器用曰汝知農之勞乎農樹五穀身不離畝
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君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

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其稅眞宗可謂
能恤民瘼矣
仁宗天聖三年幸御莊觀割麥聞民間機杼之聲命賜
織婦茶帛皇祐元年帝御寶岐殿觀割麥謂輔臣曰朕
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爾
觀仁宗是言正無逸所謂以勤居逸者也綱目志之以
昭千古之美
元世祖以張文謙爲大司農文謙請立諸道勸農司巡
行勸課敦本抑末旧是野無曠土遂奏開籍田祭先農

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饑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加以橫斂則民不勝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洪武二年太祖親耕籍田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於北郊以爲祭祀衣服上嘗幸鍾山歸由龍岡步至淳化門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因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國之百需皆其所出爲司牧者亦曾念之乎朕爲此故不覺惻然於心也上嘗曰農桑衣食之本然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

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庶可救棄本逐末之弊洪武二十年上躬耕籍田享先農禮成諭羣臣曰朕即位以來恒舉行耕籍惟欲使民盡力於田畝非事虛文也三十年令天下每村置一鼓凡遇農月清晨鳴鼓集衆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里老不勸督者罰

宣宗宣德元年上午朝退語侍臣曰天氣尚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豳風中鋤禾日當午之詩曰吾每論此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今王弊其大功將何以用民王弗聽於是王政始衰

徭薄賦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矣上嘗見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曰周公作詩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所當鑒也又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近臣曰昔眞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蠶勤勞之狀作爲詩歌使人誦於前揭於宮掖布於成里使皆知民食之艱衣帛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

英宗正統五年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世宗御製風亭召翟鑾李時汪鋐同觀收穫上曰農之勞苦見於紙上不如親見之爲眞聖祖訓云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爲粒粒皆辛苦也

戒

周宣王不籍千畝虢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今王棄其大功將何以用民王弗聽於是王政始衰

宋理宗景定三年行經界推排法於是尺寸之地皆入官籍東南大稔四年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欲變法劉良貴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將戶田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於是浙西六郡之人莫不破家矣

元順帝至正十三年丞相脫脫言近畿水地召南人耕種官給牛具農器募能種田築堰之人爲農師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時上方耽遊戲且朝野多事任不得人農政遂廢每歲仰給東南米幾四百萬石及至正十九年道路不通京師困乏帝遣使以御酒龍衣賜江南賊張士誠徵海運僅得米十萬餘石夫農者國家所恃以爲命者也後之謀國者可不當承平無事之日而以重農爲務哉

賑貸

法

夏王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贖民之無粗賣子者萬民藏之

商王成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救民之無食賣子者民始不困

周武王平殷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貯肆殷人咸喜曰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肯寢藏乎遂籲忘憂焉

晉悼公謀所以恤民魏絳請施舍輸積使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三駕而楚不能爭

漢宣帝五鳳四年從耿壽昌言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省關東漕卒過半初置常平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民皆便之夫常平一倉實爲萬世之利後之聖王不可不力行也

秦大旱秦王堅減膳撤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爲災

隋文帝置社倉時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

出麥粟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
備凶年名曰義倉按後世義倉之名起於此而置倉於州
郡一有凶饑有司不以上聞卽上聞矣比及報可委吏
出而施之給散艱阻監臨官吏相與侵沒村鄙小民安
能扶危攜幼胥靣其惠哉要必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
法輔以救荒之政其於民之饑也庶有濟乎
唐太宗貞觀二年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
贖以還之日使年豐穀稔天下又安移災朕身是所願
也嘗謂王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末年儲積
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
倉庾之積足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明皇開元二十九年立賑饑法史書以美之
憲宗元和四年南方旱饑遣宣慰使鄭敬等賑恤之上
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賜救百姓則不
計貲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周世宗時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
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
其必償也

宋太祖置義倉於州縣詔曰多事之後義倉久廢歲或
小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
所收稅二石別貯一斗以備凶歉給貸
太宗淳化三年置常平倉於京師時穀價太賤增羅以
貯俟歲饑則減價糶與貧民遂爲永制
仁宗皇祐元年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富弼竭
力賑之立法簡便周歲凡活五十餘萬人帝遣使褒勞
加弼禮部侍郎嘉祐七年詔以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
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
諸路助糴之
孝宗淳熙八年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熹之法以十家
爲甲五十家推一人爲社首隨年斂散斂蠲其息之半
大饑則盡蠲之以故一鄉四十五里之間雖遇凶年人
不缺食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
四十五萬餘戶詔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九石
賑之
成宗大德五年濱道糴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

其老幼卑弱不能自存者給廩五月

明太祖因荆蘄等處水災亟命戶部于事趙乾往賑之

乾任事遷延歷半載餘始施賑濟上曰民饑而上不卹

其咎在上吏受命而不能宣上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

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我民者洪武十八年山東北平

旱詔免今歲秋糧自今凡有水旱災傷有司不以實聞

本處耆宿連名赴京申訴災由以憑優卹罪有司極刑

洪武二十六年諭戶部曰朕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

糴粟以備之正欲備荒歉濟饑民也若歲荒民饑必俟

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

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

聞著爲今

成祖永樂十年敕戶部曰朕爲天下主務在安民每歲

遣人巡行郡縣欲周知民之休戚年之豐歉近聞河南

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征征有言穀豐者互爲欺罔此朕

任使非人之過也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

廷所遣官員擊民艱而不言者悉逮下獄

仁宗爲皇太子時過鄒縣歲荒民饑競拾草實爲食皇

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

體歎曰民隱不上聞如此乎顧中官賜之鈔召耆老問

所苦輟所食賜之督郡縣速取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三

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山東布政司石執中請

人給米三斗皇太子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檀發予見上

當自奏也皇太子至京即奏之上曰昔范仲淹子猶能

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

仁宗洪熙元年上聞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

稅方急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夏秋糧之半停

罷一切官買物料士奇對曰皇上憫恤民窮誠出至仁

然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閒上曰救民之窮當如救

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卽

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就西角樓書詔上隨用璽遣使

齎行既而左右皆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宜

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朕爲天下主寧與

寸寸計較耶

宣宗宣德三年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

萬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上諭夏原吉曰民饑流移

仁人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所活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即遣官發倉廩給之隨所至

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英宗正統五年遣官分往各直省州縣處置預備倉發

所在庫銀平糴以時斂散備水旱之處軍民中有能出

粟以佐官者旌其義復其家

世宗嘉靖三年東南大饑人相食上命戶部侍郎唐書

發帑藏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

嘉靖八年會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

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

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

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葬遺棄小兒

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糴與

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

流殍相聚爲盜所在鑿起而王仙芝黃巢之難發矣

明憲宗成化二十年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

禁過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

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世宗嘉靖三十二年米價騰貴民多乏食上發太倉米

數萬石以六分平價發糴以四分給貧苦者上復曰儻

民斃於道路暴露骸骨宜有所處救在京五城御史在

外撫按各督有司查視掩埋

穆宗隆慶三年淮揚徐大水上發銀數萬兩積貯穀十

五萬石截漕三萬石以賑之

戒

唐德宗貞元九年張滂請稅茶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

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

旱也

僖宗乾符元年關東旱饑盧攜上言國家之有百姓猶

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人無依賴

待盡溝壑朝廷若不存撫百姓實無生計乞救州縣一

切停徵仍加賑給救從其言而有司不能行時用兵不

息賦斂愈急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

流殍相聚爲盜所在鑿起而王仙芝黃巢之難發矣

明憲宗成化二十年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

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米六十石以

下不等時上方發內庫銀數十萬兩建大鎮國永昌寺

而令生員納粟官員納米以備賑濟二者皆失之矣按

漢耿壽昌常平倉斂之於豐稔之秋散之於荒歉之日
爲萬世良法明初尤重此舉其後允宜脩建下凶上
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患重民命也

擇相

法

商王成湯始置二相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天下大治

商中宗用伊陟臣扈爲相以格上帝巫咸乂王家商道以興

殷高宗舉說於傅巖命以爲相政事修舉

魏文侯欲擇相問於李克對曰君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乃相魏成亦士以田單爲相封安平君單嘗出見老人涉淵而寒不能行解裘衣之王惡之曰單欲以是取吾國乎嚴下有貫珠者言於王曰王請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衣之則單之善皆王之善也王有幸臣九人復譖單王曰召相單來貂勃聞之稽首於王曰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相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乃誅九人而益封安平君萬戶

漢文帝問左丞相陳平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一歲錢
穀出入幾何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
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
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撫詘侯內親
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上稱善
文帝愛幸鄧通丞相申屠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
禮嘉因奏朝廷之禮不可不肅罷朝嘉爲檄召通詣丞
相府不來且斬通前府免冠謝嘉責曰朝廷者高帝之
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上度

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
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待相臣之道文帝
可謂有禮矣
秦王符堅以王猛爲丞相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
剛明清肅善惡著白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
彊戲無不克泰國大治
唐太宗任房玄齡杜如晦爲相謂之曰公爲僕射當廣
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救曰今勿令親細務
權鈞紀當劾固辭掌考不公上命推之魏徵諫曰推之

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上從之
明皇欲用姚元之爲相元之以十事說帝曰臣願陛下
政先仁恕可乎不倖邊功可乎法行寵倖可乎宦豎不
預政可乎租賦外絕一切貢獻可乎戚屬不任臺省可
乎接臣下以禮可乎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罷
蹕營造可乎外戚亂國鑒之爲萬世法可乎帝曰朕能
行之於是以元之爲相後薦宋璟同輔政崇善應變成
務璟善守法持正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法清省百
姓富贍士人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唐室

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開元之中號稱治爲二十一
年以韓休爲相上嘗臨鏡黙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
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
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席羣臣之進見者退
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非爲身也
德宗幸奉天時小大之事必與陸贄謀之當時謂之內
相後相李泌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悉卿主之
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不可宰相天下之事
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曰卿言

是也

武宗開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監軍選而獻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表其狀上曰悰得大臣體即召入相勞之曰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得一魏徵矣

宋太祖以趙普爲相普嘗薦一人帝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普三請之上怒裂奏牘擲地普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乃悟卒用其人

太宗時田錫上疏曰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自今凡有奏陳宜令大臣議而行之上善其言

眞宗以王旦爲相時夏竦超德明以歲饑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王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帝嘗稱之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宜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曰如是則當弼耳乃以弼與文彥博同相直制之曰士大夫相慶於朝上遣小黃門覘知之語

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會埜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

元祐元年以司馬光爲相呂公著同居政府公著入朝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二人同心輔政遼主聞之戒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相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

明仁宗宣宗以楊榮楊士奇楊溥及寨義夏原吉等皆累朝舊臣優恩信任言無不從故洪熙宣德之朝王德清明英賢師濟海內又安四彝賀服豈非擇相之道善哉

戒

漢相國蕭何以上林苑中多棄地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械繫數日乃赦之何入謝上曰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吾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終漢之世文帝習此而繫周勃景帝習此而繫周岳夫日　元帝以此而殺蕭望之哀帝以此而殺

王嘉是豈待賢相之道哉

漢景帝欲廢栗太子丞相周亞夫固爭之太后欲侯王信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今侯之非約也後帝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亞夫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後以事下廷尉亞夫不食死亞夫守正不阿而景帝以無罪殺之自是漢之大臣鮮侃直之節矣

漢武帝時桑弘羊等以聚斂進王溫舒等以峻法用兒寬等以文學推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石慶醇謹而已夫重宰相所以重朝廷也使百官皆得與宰相爭權豈所以尊朝廷哉

武帝多督責大臣丞相數被譴帝以公孫賀爲丞相賀拜受印綬涕泣不肯起出曰我從是殆矣

宣帝以蕭望之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出爲左馮翊史謂武帝時仲舒三策而終於江都宣帝時望之再試而不聞內召何帝之待望之遠不若恭顯許史之信任哉

哀帝寵幸臣董賢益封賢二千石丞相王嘉封還詔書

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陛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奈何輕身肆意於佞幸之臣哉書奏下嘉獄嘉仰天歎曰幸得備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遂不食死自是漢治益衰不數年而國亡於王莽矣

魏文帝時三公希與朝政廷尉高柔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樑而不使知政誠非朝廷崇用大臣與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

唐開元二十四年明皇在位歲久漸肆奢慾怠於政事張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之李林甫巧伺上意上用以爲相張九齡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後崔羣對憲宗曰明皇治亂所關不分於范陽兵起之時而分於罷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林甫之日信哉

德宗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及相盧杞杞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憲宗末年皇甫鎛程异以聚斂得幸數進羨餘上以爲

相制下之日市道負販者皆嗤之裴度上疏曰天下治亂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壞壞使四方解體乎不聽

昭宗時鄭綮好詼諧多爲歌後詩議嘲時事上以爲有所蘊蓄主注班簿命以爲相綮搥首曰歌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後唐明宗議置相孔循薦崔協任圜薦李琪上以協爲相圜曰合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而取蛄蜣之轉也

宋徽宗任蔡京爲相放斥忠良權傾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宋之元氣由此耗矣後京罷王黼蔡攸二人有寵於帝得預宮中秘戲宵小相乘忠良放廢及相李邦彥一無所建明都人目爲浪子宰相徽宗之覆國益由於擇相之不明也

高宗相李綱在位纔七十七日朝綱兵防皆已振整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潰而罷九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上遂以潛善伯彥爲左右僕射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忠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盜賊蠭起高宗罷李綱而相汪黃抑何黑白相去之遠哉

明太祖欲以楊憲爲丞相劉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猾將僨輗而破犁矣

武宗正德元年大學士劉健謝遷上疏乞罷曰臣等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於是相繼斥罷而吏部尚書焦芳進國政益紊矣

世宗嘉靖三十年錦衣經歷沈鍊劾嚴嵩父子奸貪十大罪下詔獄三十二年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劾嚴嵩專政誤國十罪曰壞祖制奸大權掩君美縱奸子竊軍功黨悖逆誤軍機擅黜陟失人心壞風俗此十罪者又有五奸以濟之厚賄左右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黨高奸一以趙文華爲通政是皇上之納言皆賊嵩之鷹犬奸二與厥衛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賊嵩之爪葛奸三凡通賄者始得與考選臺諫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鯁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上覽疏怒命鎮撫司即

訊後竟斬於市按世宗任嵩寀久嵩以柔奸深受王眷
誅斥諫官不可勝數世宗之任嵩其亦深昧於擇相之
道矣

任將

法

齊威王任章子爲將與秦軍對壘使者數相往來章子
變微服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
候者三言威王曰必不叛寡人章子果大勝秦師還
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謗
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功也
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之上將一見黥布而供具飲食
皆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是時三人未有功於

漢也高帝知三人之志不如是則不爲我用若樊噲灌
嬰之徒則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此可謂得
御將之道矣
漢高帝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上嘗從容與信
言諸將能將兵多少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
將十萬上曰於君如何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
善何爲爲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
以爲陛下擒也
漢文帝以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

棘門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至細柳軍軍士銳刃持滿天子先驅不得入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軍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爾稱善者久之

戒太子曰異日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景帝立七國反書聞上拜亞夫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之軍中常夜驚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出兵絕吳楚餉道吳楚士卒多饑散亞夫以精兵追擊大破之平其亂夫文帝之待亞夫不憑萬乘之尊不嫌一揖之薄而敦知細柳式車之禮乃收其報於七國也哉

宣帝神爵元年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踰於老臣矣充國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上欲誅罕开充國請赦之擇良吏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於是罕开不煩兵而下上詔進擊先零充國欲罷騎兵留屯用以待其敝曰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是以貴策而賤戰百戰百勝非計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奏不出兵留屯田便宜十二事上從之二年秋羌兵斬楊玉首以降是役也不亡一簇而遵安遠歸漢之良將當以充國為首

光武帝討公孫述岑彭吳漢會師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欲罷之彭上書言狀帝報曰大司馬吳漢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令諸軍直衝浮橋順風並進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擾掠遂克隴蜀

光武帝當四海平定之後以兵有利鈍事有緩急要在隨機應變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遛法此不獨光武識用兵之要亦足見其不貪兵也可為萬世法矣

唐太宗時劉武周降將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因之軍中太宗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必欲去以此金相資已而太宗為王世充兵所逼敬德躍馬大呼出入敵陣大敗其師太宗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

憲宗元和元年劉闢反帝用杜黃裳之衆專任一將勿置監軍遂命高崇文討平之

宋太祖命王全斌帥師伐蜀時汴京大雪上設罽幄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所向有功悉平蜀地開寶六年命曹彬伐南唐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

變自歸順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以劍授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毋惜此劍眞得古帝王命將之體矣

宋太祖善於任使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族屬在汴京者撫之甚厚郡中莞榷之利悉與之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由是邊臣富於能爲死士使爲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平蜀楚拓吳越所向有功蓋能推赤心馭臣下隆之以恩示之以信畏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是以操術要而收功大也

仁宗寶元二年夏人寇保安軍狄青擊敗之以功加泰

州刺史上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青數立奇功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青由是折節讀書

皇祐四年命青督諸軍討儂智高龐籍言於上曰號令不專不如勿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制未幾敗智高於邕州廣南悉平帝曰青之破賊龐籍之力也厚賞其功

明太祖命徐達北征王保保右丞胡德濟失利達械之送京師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即軍中諭意曰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聞穰苴之待莊賈乎自

今閫外之事將軍制之

洪武二十一年頒武士訓誡錄編古今善惡之事釋以直辭俾茲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二十二年禁武臣不得預民事此皆得制馭之決矣

世宗用戚繼光以平倭亂海寇悉平穆宗升爲練兵都督總理薊遼薊繼光疏言山戰谷戰林戰之道車騎合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郭

琥而專任繼光上是之自是邊防愈飭境內以寧

子思薦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
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
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
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
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乎

趙括嘗與父奢言兵法奢不能難奢曰兵死地也而括
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後趙王用括爲將
其母上書諫曰括父爲將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受命之
日不問家事今括東嚮而朝軍吏無敢仰視所賜金帛
歸買田宅父子異心願王勿遣不聽後果敗於長平趙
卒四十萬皆爲秦所坑

秦始皇使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自送至霸上翦請
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臣思爲子孫
業耳既行又時遣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
甚矣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國委我我藉此以自
堅耳史謂始皇不信其臣而以術馭其臣故臣亦疑其
君而以術防其君此衰世之風也

楚項羽身親七十餘戰未嘗敗北及兵疲食盡猶能大
破漢軍然漢以韓信彭越黥布三將會兵卒能破羽則
項王之自用誠不若漢王之用人也

唐貞應元年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
辛雲京爲節度使自是牙將殺刺史軍卒殺節度使皆
不問朝廷有處置之命或就軍中所欲立者授以節鉞
止陵下替承襲爲常唐之亡也由於藩鎮而藩鎮之專
有自來矣

德宗時兩河用兵久不決陸贄以兵疲民困恐別生內
變上疏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
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
材不能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貨財玩
寇之害將有不戢自焚之憂上不能用已而果有涇原
軍之亂

穆宗時詔諸道兵討朱克融王庭湊用兵舉動皆自禁
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雖以諸道十萬之衆
裴度元臣李光顏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竟無成功由
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唐自大曆以後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

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謂之債帥
文宗時河朔三鎮桀驁不奉上命杜牧欲復府兵作原
十六衛以爲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簒使外不叛內不簒
其置府立衛乎又作戰論曰戰士離而甲兵弊是不蒐
練之過一也百夫荷戈千夫仰食是不責實之過二也
小勝則張皇邀賞受賜則不盡死力此厚賞之過三也
喪兵不罪此輕罰之過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此不
專任之過五也
宋理宗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玠入言方今指郤戎之

士爲麤人斥爲嗜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
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相激非國之福也

虞帝舜建大學曰上庠小學曰下庠
夏王禹立鄉學曰校國學曰學大學爲東序在國中小
學爲西序在西郊
商王成湯建國學曰學鄉學曰序大學爲右小學爲左
周武王立四代之學於國中辟雍居中北虞學東夏學
西殷學是爲大學又建虞庠於西郊夏校於州殷序於
黨皆鄉學是爲小學

漢光武帝卽位五年初起太學脩古典修禮樂煥然文
物可觀時天下未定帝方披甲躍馬以平寇亂乃首建
太學崇師重道復三代之盛可謂得致治之本矣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雍
初行養老禮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辟說諸
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
億萬計自光武帝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明帝繼之功臣
子弟莫不受書期門羽林之士悉通孝經尒雅亦遒于
入學永平之治濟濟乎盛矣

晉元帝興江左治具未理戴邈上疏宜先敦道崇儒以
暢風化帝從之遂立太學
北魏孝文帝如鄴城祠孔子封其後爲崇聖侯拜孔氏
四人顏氏二人官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制禮
作樂風俗蔚然可觀矣
梁武帝立孔子廟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選生徒往雲
門山從何胤受學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聞
唐高祖初卽位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州郡
各建學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詔王

公子弟各就學帝可謂知本矣
太宗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增築學舍千
二百間增廣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於是四方學者
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諸外國俱遣子弟
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明皇開元二十六年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時天下無
無學之里矣
宋太祖卽位詔增修學宮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
於孔顏座端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

書以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仁宗初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
生徒至數百人臣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以
爲學糧上從之於是諸州始給學田
哲宗元祐六年臨國子監釋奠於孔子一獻再拜盡祭
酒豐稷講無逸終篇
理宗淳祐元年上謁孔子遂臨太學御崇化堂命祭酒
曹彪講禮記大學篇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顏曾思孟道統十三贊宣示諸生復親書朱

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元世祖問張德輝之賢召見之德輝舉陳聖賢道德之
與修身治國之方世祖善之呼其字而不名仰敎胄子
由是學宮內外煥然一新
成宗大德十年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
樂用登歌十一年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曰
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
無以法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
日月之明矣嘗名言之妙

明太祖初元敕州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葉儀宋濂
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源爲訓導時學校久廢
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悦
洪武二年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諭曰兵興以來惟知干
戈莫識俎豆夫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
本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使日漸月化
以復先王之舊洪武三年上以先王射禮久廢詔太學
及郡縣學諸生習射

世宗嘉靖十二年上御奉倫堂祭酒
穆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願卦賜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平
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成治化侍講龔道
南獻聖王臨雍崇教頒上優詔褒荅之

戒

漢成帝綏和元年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
以風化天下疏曰禮以養人爲本今有司請定法制則
制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殺人不敢於養
人也夫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佐治也今廢所恃
而獨任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

認立辟雍未作而罷
唐代宗以宦官魚朝恩判國子監事命宰相百官送之
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夫成均之任而
以宦者領之此古今學校之大辱也
宋徽宗從蔡京蔡卞之請以王安石配享孔子至政和
三年復封其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先聖廟庭此所謂沐
猴而冠宜徽宗之政亂國亡也
元順帝時虞集論學校之弊曰教授一官必使守令求
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庶可以觀感而化今天下學官

以資格授弛加之諸生之上而欲望師道之立其可得
哉帝不能用

崇儒

法

漢高帝不喜儒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於是稍述存亡之徵凡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武帝好儒術招天下文學之士始置五經博士吏稱其有功於儒教

章帝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

北魏道武帝置五經博士增太學生合三千人帝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如書籍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五代時天下紛爭獨南唐烈祖即江州李渤故居建白鹿洞學館置田養士命李善道敎之儒風遂盛至宋太宗時學徒至數千百人帝賜九經使之肄習

宋太祖乾德初置西館書凡八萬卷太宗命於昇龍門東北新立崇文院詔求遺書以充之

仁宗好學崇儒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於戴記中表章二篇以風勵儒臣於是始開四書之端而濂洛道統出矣

金世宗親祀孔子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比爲善不可不勉自是日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又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

宋孝宗隆興四年召建寧布衣魏掞之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爲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詔除掞之爲太學錄

理宗淳祐元年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南伯朱熹徽國公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太學詔曰朕觀五臣論著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

元廉希憲好讀書一日方讀孟子間世祖召因懷以進世祖問何書對曰孟子世祖問其說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世祖善之因目

爲廉孟子

元仁宗皇慶二年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等九人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共十賢從祀孔子廟庭嘗曰修身治國儒道爲大儒之所以可尚者以能維三綱五常之道耳

明成祖永樂二年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整其罪杖之悉焚著書

永樂十八年擢教授簡從菩林長秩教諭徐永達並爲翰林編修侍從皇太孫講讀按明初取重學官一途凡輔導東宮必選焉凡纂修書籍會試校文必參用焉凡經保薦與九載考優者必授翰林春坊六科滿華之選焉故當時爲學官者皆振舊興起自重自修出爲世用彬彬多得人之舉

戒

秦始皇用李斯議命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時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轉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悉坑之長子扶蘇諫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後李斯趙高矯詔殺之夫秦所以亡以立少子胡亥也胡亥所以得立以長子扶蘇在外也扶蘇之所以在外以諫坑儒生也然則亡秦之禍自坑儒始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宋神宗熙寧八年頒王安石所釋詩書周禮三經義於學宮以取士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而先儒傳語一切廢不用焉又黜春秋不列學宮詆爲斷爛朝報其後宋室人才消沮皆上以王氏之學以倡之也

光宗紹興元年婺州進士王介對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皆世之正人君子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寧宗即位朱熹以經筵侍講經筵韓侂胄忌之使優人王喜裁冠濶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濶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除熹宮觀慶元三年遂籍僞學號爲逆黨得罪者籍者以趙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等爲之首凡五十九人時宋政如此蓋已處於必亡之勢矣

尊師

法

漢明帝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十五年三月東巡詣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明帝可謂崇儒之主矣

章帝東巡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陛下尊崇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曰非聖者子孫安得此乎僖郎中

焉有斯言乎拜僖

唐明皇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時無量已老爲造腰輿使內侍舁之待以師傅之禮

五代周太祖如曲阜謁孔子廟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王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再拜命禁樵蘇前樵採

宋仁宗慶曆四年謁孔子故事止揖帝特再拜時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詔取其法著爲令式帝能崇

先聖育賢才培國本豈非盛德守文之主哉

哲宗元祐二年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昔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那昺講秦秋皆在殿上坐講祖宗尊師重道之盛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元世祖以王恂爲太子贊善恂以師道自任太子嘗從容問恂以守心之道恂曰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版本既正雖摹千萬紙皆不差矣太子曰善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國學既成將行釋菜禮令諸儒臣議之上曰聖如孔子不可以職位論昔周太祖能不惑於左右之言今陛臨天下敬禮百神至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

成祖永樂四年視太學禮部言宋制謁孔子服鞾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孝宗爲東宮時凡過出講必使左右迎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或以爲過禮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是也

養老

法

虞帝舜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民始知貴德尚齒

夏王禹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商王成湯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漢高祖時新城三老說發義帝喪而君臣之義賴以立

武帝時壺關三老奏辨太子冤而父子之道賴以明此以見老之不可不做也

文帝使人存問長老八十以上賜米肉九十以上賜帛各二疋絮三斤

明帝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上親執弟子禮後世榮之

周高祖邕養老於太學以于謹爲三老升席南面悉儿而坐周王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本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

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

周王再拜受言謹荅拜禮成而出

唐明皇開元六年令州縣成行鄉飲酒禮十九年上諭禮部曰尚齒所以敎敬事長所以敎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養老爲尚是以人興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朕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其再以朕命申之凡耆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二疋絮一斤富民八十以上賜爵者咸許冠帶與縣官平禮免雜徭役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敦篤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毋得給與陳粟著爲令又詔天下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時備顧問

英宗天順元年詔舉庶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如文中百有四歲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按致治之道莫切於養賢三代之禮莫善於養老養賢則民知敬養老則民知愛此萬世帝王所當法也

世宗嘉靖十八年致仕工部尚書陳雍年九十有高行上嘉其德壽賜羊酒令御史及門存問給米役夫歲如

例明之列宗可謂得養老之禮矣

法

唐帝堯建國五等輯五瑞以朝諸侯

周公相成王作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自朝廷邦國至閨門閭巷祭祀會同燕享之禮無不備焉朝諸侯於明堂天下大服

漢高帝悉去秦苛法羣臣飲酒爭功醉或拔劒擊柱叔孫通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於是與其子弟百餘人爲縣蕞習之野外月餘乃成上命羣臣肄習時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賀莫不肅敬復置法酒諸侍坐者無譁譁失禮

武帝元朔五年詔曰朕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丞相弘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詔太常受業自此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唐太宗詔行新禮凡百三十八篇高宗顯慶間增爲二百三十卷明皇開元十四年命張說折衷兩書修定五

明太祖謂李善長等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又與宋濂等論漢治曰高祖承秦之後干戈戰爭之餘禮樂固所未講孝文爲漢令主當制禮作樂復三代之舊乃賢如孝文而猶不爲將誰爲之耶洪武元年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凡舊俗喪葬設宴作樂等皆禁之十七年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苟爲治徒務刑政則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有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慎勿以禮樂爲虛

文也

世宗嘉靖九年皇后行親蠶禮上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給彩頒行天下

光宗即位禮科楊連申明禮制疏曰禮爲四維之首辨上下定民志而禮之綱領則莫要於尊朝廷嚴肅之禮一曰正朝廷祖宗祝御之禮一曰明人臣進退之禮一曰申章疏奏請之禮以上四款俯賜施行將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不由於此也

明太祖與詹同等論三國時孫權題諸葛子瑜於駿面與其子恪詣諱上曰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定矣孫權一詣諱而君臣父子之道虧何以示訓

作樂

法

唐帝堯作大章樂

虞帝舜命夔作九韶樂修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天下大治

夏王禹作大夏樂

商王成湯作大濩樂

周公相成王作樂日勺又作樂日武以象武功

魏文侯辨鐘聲之左高田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

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襲於官也文侯曰善

漢武帝五年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

明帝永平元年東平王蒼上言宜修禮樂於是定南北郊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祭歌八佾舞數上之

唐太宗作神功破陣樂貞觀七年改名七德舞又作功成慶善樂爲九功舞

周世宗時竇儼疏請討論禮儀考正鍾律上乃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蓋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於是作樂準十有二弦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爲十二律凡八十一調詔從其法

宋太祖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命和峴更定之律呂始和

明太祖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

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洪武四年尚書詹同協律郎冷謙等制九奏樂章成上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今所製樂章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淫蕩之樂悉屏去之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皆寓風諫使人惕然有警卿等撰述毋有所遺乃撰神降祚神現酣酒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還所著大成樂舞圖譜頒下禮部詳議嘉靖十三年上御南郊齋宮

自製大報歌一章命大學士張孚敬等和之

戒

夏王孔甲好鬼神務荒淫作破斧之歌諸侯叛之夏政始衰

商王紂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比里之舞靡靡之樂

漢武帝作芝房寶鼎之歌元狩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次以爲歌命立樂府以宦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汲黯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

以詩歌楊於宗廟先皇百姓豈能知其音耶

隋文帝命牛弘等參定雅樂何妥請止用黃鍾一宮

從之後祖孝孫欲復用旋宮法上不聽焉資常問新樂

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

宮闈

法

周太姜太妊太姒三代皆聖后太妊有妊目不視惡色

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　生文王昌有聖

瑞及文王妃太姒又能嗣徽音不妒忌生十子併諸妾所生共八十一子篤生武王遂有天下

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晏起亂之所由生也原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盛治

漢文帝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苑布席中郎將袁盎引卻愼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

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豈可與同坐上說賜盎金五十斤

宣帝起於閭閻及即位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后

元帝寵傅昭儀淸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匡衡上疏曰臣聞室家之道修而天下之理得故聖王必愼后

妃之際別適長之位防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
正家而天下定矣
成帝卽位匡衡上疏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也孔子論
詩始於關雎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自古興廢未有不
由此也願陛下詳覽得失采有德戒聲色以定大基
明德馬皇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宮旣正位宮闈愈自謙
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謁望見
后袍衣疎麤以爲綺穀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
數用之耳其節儉如此常置織室蠶於濯龍殿中數往

觀焉章帝二年請封皇子諸舅太后報曰今數遭水旱穀
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
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按明
德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
和帝鄧皇后恭肅小心動有法度郡國貢獻悉令禁絕
歲時但供紙筆而已帝每欲官鄧氏后輒哀請讓故
兄隲終帝世不過中郎將
南宋祖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毋后
不煩臨朝

唐太宗貞觀元年長孫皇后卽內外命婦親蠶后好讀
書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上嘗能朝怒曰魏徵每廷辱我會須殺此田舍翁后退
具朝服立於廷上驚問故后曰妾聞王明則臣直魏徵
之直由陛下之明也妾敢不賀上乃悅上或以非罪譴
責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鞫候上怒息徐爲申理宮壺
之中刑無枉濫臨崩言於上曰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
納忠讜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妾雖沒無所恨矣嘗采

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上以示近臣曰皇后
此書足以爲範百世
徐惠妃太宗之賢妃也以上東征高麗又建翠微玉華
二宮服玩華靡上疏諫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臣
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宋仁宗后曹氏性慈儉涉經史及聽政曹氏左右臣僕
一無假借宮省肅然後神宗欲用兵於燕銛博太后曰
事體至大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
所繫未易以言帝曰敢不受教

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同聽政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臨殿受冊寶於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善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太后召用賢臣罷去新法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史稱爲女中堯舜按曹高向孟宋之四賢后而高太后尤仁聖也

元世祖皇后弘吉剌氏性賢達帝嘗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觀之帝問何欲后曰宋大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我何恐取之又嘗諫帝勿奪軍民之業以牧馬恐誦勒氏必賢於宋杜后之下

明太祖卽位立馬氏爲皇后后素勤上收人心以不殺以小才而比之願勿驕奢外家子孫成之以學宗室親人爲本后嘗從容親率妾媵完輯衣鞋助給將士夜分不寐上嘗謂侍臣曰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搆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猜庶成素爲郭氏所疑后之保全殆尤難於長孫皇后者上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后性恭儉織工治絲有遺棄者亦必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爲天地惜福后開太學諸生無所仰給勸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爲永制

成祖徐皇后中山王達之女也仁明賢淑恭勤婦道嘗召命婦入見諭之曰婁夫共道竝止衣服儉食必有德行之助焉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每以親親仁民養賢訓儲爲言上悉采納今翰林諸臣共襄治理諸命婦可不翼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采女憲女戒諸書作內訓二十篇臨崩猶以休息生民爲念告上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棄之不以恩庇眞聖后之言也

戒

周幽王寵褒姒立爲后褒姒好閨裂繒幽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褒姒不好笑王悅之萬方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爲信則興兵來援王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烽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後西戎伐王王舉烽火徵兵莫至遂殺王於驪山下

漢呂后殺趙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以爲人彘後呂后

被逼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撅掘下之云趙王如意爲
祟遂病掖傷而崩太尉周勃入北軍悉捕諸呂無少長
皆斬之
漢武帝寵河間趙健侍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生皇子
弗陵上以堯十四月而生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夫
人君之動靜舉措不可不愼也時皇后太子無恙而門
名堯母遂使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有危太子
之心竟成巫蠱之禍矣
成帝卽位秋大雨朔日食杜欽谷永上言皆以爲後宮
女寵太盛之咎永始元年上悅歌者趙飛燕立爲后女
弟合德復召入絕幸爲昭儀劉向采取詩書所載賢妃
貞婦及孽孼爲亂亡者次爲列女傳奏之上疏言得失
陳法戒上嘉納其言然竟不能用而漢治日衰矣
唐武后立廢王皇后蕭淑妃爲庶人遣人斷其手足投
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又斬之時高宗常苦風眩不能
視百司奏事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處事皆稱旨由是
委以政事天子拱手而已太子弘奏請忤旨后酖殺之
立雍王賢爲太子尋被廢黜高宗崩武氏稱天后及徐

豫教

法

周武王建四代之學天子之元子衆子至公卿元士之嫡子與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太子亦齒焉四時教以禮樂詩書

周公相成王抗世子法於伯禽令王知君臣長幼之道

王有過則撻伯禽以示王世子之道

漢文帝即位有司請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許之

漢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豫教與選左右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此三代之所以長久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滅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如草芥然夫湯武踐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踐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所共見也上嘉納其言

光武帝求太子傅葦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之賢才帝曰博士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宜用天下之賢才帝曰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

晉元帝太子與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交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後爲明帝

唐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倫貴義務農閱武崇文詔之曰吾居位以來錦繡珠玉不絶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此我之深過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壁造區宴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可不惜哉

宋太宗問寇準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稱善後遂立真宗按漢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

其手也準之一言眞可爲萬世法矣

太宗以李沆李至爲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

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上表辭謝帝不許

英宗治平元年司馬光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

游講論道義其侍御邪佞之人誘導爲非者許伴讀官

糾舉如此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天下之幸也帝善之

詔增置宗室學官

高宗紹興五年趙鼎請建書院爲資善堂上命太子就

堂聽講鼎又薦范冲爲翊善朱震爲贊讀二人皆名德

老成極天下之選岳飛嘗詣資善堂喜曰社稷得人矣

後孝宗聰明英毅克成令德蓋得於豫教之功多也

金世宗幸太子宮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

經營之事惟無忘祖宗純厚以勤修道業爲孝明信賞

罰爲治而已又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

久之自熟

宋理宗嘉熙元年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資稟粹

美者置師教之

元世祖命姚樞竇默授太子經太子仁孝恭儉江西行

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御之曰朝廷但

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治書侍御史王

惲進承華事器二十篇太子覽之至那峙止齊太子食

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那人耶詹事張九思曰

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之

明太祖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

太子諸王

成祖永樂二年文華寶鑑成先是上命侍臣輯自古嘉

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至是書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

帝王之道在於知要汝其勉之永樂七年賜皇太子聖

學心法書書凡四卷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上親爲之

序

成化十四年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

時東宮內官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

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吉之功爲多東宮嘗念高麗

經而吉適至東宮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念經

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惲如此按豫教太子必慎選宮

僚而內廷侍從之臣其勢親其情洽其爲言易入苟得

正人以輔相之則事半而功倍矣孝宗惟得一趙吉遂基命仁賢弘治十八年為有明一代盛治甚矣內廷之臣不可不擇也

穆宗隆慶二年張居正請敕司禮監選各監人員操持公正通詩書諳大體者居太子左右日授書史陳說民情以為親賢成德之助上從之

戒

漢武帝愛戾太子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太子寬厚止方任深刻吏太子多所平反用法大臣皆不悅江充以奸詐得幸嘗欲構太子時方士諸巫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埋木人祭祀之於是巫蠱獄起上使江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持太子甚急太子乃收捕充等斬之兵敗皇后太子俱自殺壺關三老上書曰江充造飾姦詐迫蹙太子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田千秋訟太子冤上感悟族江充家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太子死燕王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昭帝時燕王以

謀反伏誅

陳太子叔寶與江總為長夜之飲孔奐曰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及太子即位總日與孔範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主臣酣歌以至覆滅

唐高祖時太子之令秦齊王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秦王以功高望重自署府屬高祖謂裴寂曰此兒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按戾太子以立苑通賓客客史已識其不終而況於藩王哉此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之道也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夫古聖王之所以教太子諸王必擇賢士大夫以輔導之不聞以僧也其後道衍倡謀靖難兵起此豈非明祖豫教之不善哉

明初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仁宗在潛邸特待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自英宗幼冲當時大臣

爲尊君卑臣於是宮僚師友之誼日廢矣

武宗居東宮時日所與宴遊者馬永成劉瑾之黨後遂爲流連荒亾之主此內延侍從之臣所必當愼擇其人也

神宗萬曆十四年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言古享國長久莫如成周善輔養太子亦莫如成周元子誕生五年於茲矣不可不早建而豫教也十七年輔臣王錫爵疏請建儲不報十八年上在毓德宮申時行等言皇長子已九齡蒙養豫教正在今日至二十二年始行出閣講學禮、三十八年閣臣葉向高請東宮講學疏曰皇太子春秋方盛正宜勤學親賢陶成睿質而輟講日久冊論臣民顒望於下卽列聖在天之靈顧念宗社其傾耳於青宮誦讀之聲亦已年復一年歲復一歲皇上獨不爲之仰體乎不聽

周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姓不狂惑者皆爲諸侯班助宗彝

成王削桐葉爲珪戲謂弟叔虞曰吾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請擇日以封遂封虞於夷之故墟曰唐侯

漢文帝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帝令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於是先立劉閒城陽濟北三王然後立皇子文帝睦親之誼三代而下不多見也

文帝從賈誼言徙淮陽王武爲梁王益其封以藩扞諸侯後七國反果賴梁以挫其兵

光武帝立陰后以后子陽爲嗣廢皇太子彊爲東海王帝以彊去就有禮優以大封其後東海歸藩謙恭之心殫亮明帝嗣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豈非皆盛德事乎

明帝十一年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還國帝手詔賜之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

大令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唐明皇友愛親王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設五幄與五王更處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自爲煮藥回鶻吹火誤熏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又於宮西置樓題曰花萼相輝之樓時升樓同宴賞賚優渥

明太祖御文樓問太子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爲太子者當隆親親之恩爲諸王者當知夾輔之義

洪武六年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賜諸王上第十子封爲蜀王最有賢德王至中都首謁西堂以讀書自娛上愛之呼爲蜀秀才

英宗天順元年襄王瞻墉來朝上禮待甚隆比辭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儀渴願皇上省刑薄斂爲萬世計上愛之拱手謝曰敬受教

神宗萬曆六年宗藩奏例尋成頒示諸侯王先是世宗

時因公族繁盛國用日絀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損抑至是張居正等疏言諸侯皆骨肉至親而今至是不足以稱天子親親至意乃悉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請敕禮臣集議於是定宗藩要例諸侯王皆感泣益親上而戶部親疎有體又不至重困民財足稱不刊矣

戒

秦始皇時丞相綰等請王諸子李斯諫止之始皇曰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爲匹夫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李斯曰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後二世立公子當受死不服子十二人俱戮死咸陽市趙高曰諸公子當受死不服卒一呼天下瓦解亾何變之得謀二世悅之及漁陽戍卒一呼天下瓦解亾

秦之天下皆豈同姓骨肉哉

漢文帝時吳王濞世子入侍皇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由此失藩臣禮始有反謀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解景帝立削趙王常山郡楚王東海郡又削膠西王六縣龍錯上書請

削吳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吳因約膠東膠西菑川濟南楚趙七國俱反景帝命周亞夫計平之史謂吳王濞以垂老之年使忍而不削吳未必反遷延數年漁之木拱矣首難無人則七國雖寇可因其變而徐爲之備譬猶猛虎在山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若能高其垣塹深其陷穽時時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哉

梁孝王以竇太后幼子故有寵景帝與王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喜竇嬰引巵酒諫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也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得傳梁王然王自此益驕七國反梁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

王龍信羊勝公孫詭勝說使王求爲漢嗣袁盎諫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故春秋大居正梁王怨盎使人刺殺之帝按捕勝說勝說自殺夫鄭伯克段春秋罪之梁王敢於殺天子之議臣者實景帝之一言有以養成其惡也

北齊主洋囚永安王浚上黨王渙於地牢齊主臨穴謳歌使左右刺殺之後齊主子殷爲常山王演所殺

明建文帝即位諸王皆尊屬權重兵專制齊泰等欲削之遺詔下諸王不忧謂此齊尚書疎間我也未幾廢周王橚爲庶人建文元年湘王柏有罪自焚死廢齊王榑幽代王桂岷王楩而讓燕之詔又下矣遂王植寧王權復削護衛矣琦難兵起天下大亂善乎韓卬之書曰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貴則孝康之手足尊則陛下之叔父使二帝見陛下爲天子而弟與子遭顯戮在天之靈其能安乎豎儒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不知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積之不堅陛下誠不容此必有噬臍之悔矣要之骨肉之變太上默消之其次化諭之至再至三而後加討焉猶曰議親之辟不可過也建文初政不能遠慮睽於削國雉羅龍爭卒成大故伊誰之咎哉

禮典

法

周成王祀南郊以后稷配天祀明堂以文王配帝

漢文帝增諸祀壇場珪幣詔曰先王望祀不祈其福今

祝釐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

有所祈

景帝時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爲太祖之

廟德莫成於孝文皇帝宜爲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光

武即位起高廟於洛陽四時合祭高祖太宗世宗立郊

祀於城南昭烈帝章武元年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是二帝者皆可謂深得萃渙之義者矣

北魏孝文帝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親行拜奠至宗

廟之禮未嘗不親其祭

宋仁宗皇祐二年詔即太慶殿爲明堂大享天地太祖

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至是始親享焉元

祐元年詔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

頒示諸路州縣社稷通禮

成宗以冬至禮天夏至禮地漢元始間始合祭今當循

三代之禮壇壝三成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

設丙巳地以就陽位於是始定郊祀禮

明太祖敕李善長陶安等曰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嚴於

祭祀以交神明卿等共酌古今之宜郊社宗廟典禮務

在適中定議以聞洪武三年定朝日夕月禮朝日以春

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則祔祭於月壇洪武十一年始定

天地合祀之典上以天地猶人父母爲子之道致父母

異處安得爲孝十二年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禮成

作大祀文并歌九章令儒臣記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散

格

孝宗即位詔集議祧廟羣臣言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

今意宗升祔當祧懿祖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夾室祧主

之所如古夾室制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

古祫祭之制上從之

世宗嘉靖九年詔建圜丘於南郊建方丘於北郊作朝

日壇於東郊夕月壇於西郊嘉靖十年更二聖配帝之

典止以祖配天復舉定祈穀祝文儀注壇定祀典春享

則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其三時
聚於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冬大祫以德祖
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享於太廟嘉靖十五年七廟成詔
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焉朕首建圜丘方澤
明陰陽之位績創昭穆羣廟以祀祖宗彰太祖爲當尊
尊之主復作太宗於羣廟之外表祖功宗德之不遷以
變百世之祀於是乎祀典大備矣

神宗萬曆三年輔臣張居正勸上親行郊禮宜加敬慎
務期積誠致格復進郊禮圖考言自洪武以後一向合

祭舉以歲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
事之節也爲屋而祭行之便也至嘉靖年間始建分祭
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歲惟一舉合祀之禮而奉
二祖並配斯於特義允協於人情爲順此亦祀典之所
當詳議也

戒

東周失政秦始祀上帝於西畤司馬遷曰禮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境內山川秦位藩臣而行郊祀君子譏焉
宋襄公執鄫子以爲牲用於大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

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況敢用國君於淫昏之
鬼乎後襄公戰敗於泓傷股而卒
叔孫通勸漢惠帝立原廟於渭北夫天子七廟以致誠
敬又作原廟則必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矣此通之
過也
漢文帝十五年如雍始郊見五帝因方士新垣平言作
渭陽五帝廟又治汾陰廟自是武帝祠五畤祠鬼神祠
神君昭帝祠鳳凰宣帝祠金馬碧雞唐則有九宮貴神
之祠皆世主之惑也
哀帝實定陶王子成帝無嗣立爲太子後即位欲爲定
陶共皇立廟京師師丹議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
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
本祖而重正統也今欲奉共皇立廟京師而使臣下祭
之是二主也
光武帝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於是東
巡封泰山禪梁陰夫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兆南郊而就
陽因吉土以升中至於登封泰山金泥玉檢何與於事
天哉勞民傷財此三代聖人所以不爲也

明神宗深居靜攝太廟時享之儀俱行傳遣閣臣王錫爵
爵言皇上思二百年來一統昇平之基誰為開創奕世
綿長之祚誰為啓佑而使邈然異姓之人執俎豆奉蒸
嘗於前君高慢褻愉何所感通此甚非所以綏神靈而迓
福佑也不聽

萬世玉衡錄卷三

臣蔣　伊纘輯

警外戚

法

漢文帝即位立竇氏為皇后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
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蚤節
傅竇客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

君子不敢以貴驕人

明帝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蔽
四姓小侯置五經師選賢能之士以授其業

明帝在位十八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
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
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章帝建初二年有司請封舅諸舅馬太后不許后兄馬
廖上疏勸成德政兩漢外戚如馬氏者可不謂賢哉
魏初立法凡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鑒漢之
失也

宋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同聽政時太后從父高遵裕坐
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思求婿於太后請復遵裕官太后
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慶行
徹旦不睡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以違公
議乎

明英宗天順二年封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爲會昌
侯次皆都督太后不樂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一
旦有干國憲吾豈能救之乎未幾繼宗弟顯宗家人私
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上命毀之家人抵法顯宗

始免其罪而戒之帝可謂不私其親矣

孝宗時外戚張氏有洞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
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二分戶部尚書周經劾奏
之上抵之罪一時貴戚陳請皆裁以法不得恣肆焉明
制禮遇戚氏雖極貴寵而不干預政事有踰節病民者
則裁抑之故凡姻連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可
謂善制矣

神宗萬曆三年武清伯李偉請價造墳部議折銀二萬
兩上嫌其薄開臣張居正上疏曰皇上孝事聖母篤厚

外家但思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
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踰分之思非所
以厚之也

戒

漢成帝建始元年封舅王崇爲安成侯河平二年封諸
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爲列侯五人同日受封
世謂之五侯時黃霧四塞諫大夫言高祖之約非功臣
不侯太后諸弟皆無功封侯外戚未嘗有也不聽時大
將軍王鳳擅權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尚詩書
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古今符瑞災異作洪範五行傳
論奏之上心知向忠而不能奪王氏權陽朔三年大將
軍王鳳卒以王音爲大司馬王譚領城門兵王氏愈盛
劉向上封事曰王氏有泰山之安劉氏有累卵之危陛
下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柰宗廟何書奏上召
見向歎息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鴻

能亡之而實成帝自亡之也歟

章帝后兄竇憲喜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傲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驕佚所從生願陛下防其未萌時憲以賤直奪沁水公主田園事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淺思前過何異於趙高指鹿爲馬乎已而得解宋臣司馬光曰人主御臣下患乎不知其姦苟知之而不能討則益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淺戒也

明武宗正德二年賜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百五百餘頃縣之地土盡爲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以耕種戶口逃亡近畿之民瀟然苦生矣

御宦官

法

趙整秦宦官也每好直諫慕容垂夫人得幸於秦王堅同輦遊後庭整作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每宴羣臣以極醉爲限整作酒歌堅善之命書以爲酒戒

唐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此誠御宦官之善法也蓋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及明皇輕

變祖制增多其員崇寵宦官浸干國政書曰鑒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後嗣者可不念哉

宣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

後唐莊宗信用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蓄積財穀征租行法不寬貴戚上嘗須錢給賜伶人承業不與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上怒承業挽上衣泣曰臣受先王顧託若以惜庫物獲罪下見先王無愧矣按承業之志行可爲內侍之師法使中常侍皆師此道安有趙高張讓之

禍哉

宋太宗淳化五年李順陷成都宦者王繼恩帥師討平之中書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

眞宗禁內臣出使毋干預公事內侍江守恩擅取民田參愁杖殺軍士帝命誅之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朕深以爲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仁宗末儲位未定帝屬意於英宗內侍任守忠欲援立脅弱以逞大利及英宗即位又乘帝疾交搆兩宮尋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通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即中變也其黨與悉竄南方中外快之按宋時相臣之威行於宦官者如此故呂端防王繼恩之變而眞宗立韓琦去任守忠之奸而英宗安卒能奠天下於苞桑者皆由宋初御宦官之法善也

孝宗淳熙八年詔罷內侍兼兵職永爲定制

元武宗欲用宋宦者李邦寧爲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閹

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宰輔者陰成都宦者王繼恩帥師討平之中書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

眞宗禁內臣出使毋干預公事內侍江守恩擅取民田參愁杖殺軍士帝命誅之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朕深以爲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仁宗末儲位未定帝屬意於英宗內侍任守忠欲援立脅弱以逞大利及英宗即位又乘帝疾交搆兩宮尋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通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即中變也其黨與悉竄南方中外快之按宋時相臣之威行於宦官者如此故呂端防王繼恩之變而眞宗立韓琦去任守忠之奸而英宗安卒能奠天下於苞桑者皆由宋初御宦官之法善也

孝宗淳熙八年詔罷內侍兼兵職永爲定制

元武宗欲用宋宦者李邦寧爲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閹

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用寺人臣不敢奉詔帝大悅仁宗延祐元年勑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宦者之職不過供灑掃掌門禁傳命令服趨走而已文武之階豈所宜任乎仁宗痛懲此弊不特爲有元盛德之主已也明太祖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上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此等所治止於酒醬醯醢司服守桃數事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朕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勿令過多洪武五年

大臣愛而有禮待宦官嚴而有法若此

穆宗隆慶元年罷提督團營內使時大學士徐階等疏

團營起於景泰至嘉靖中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

事權歸一請勿遣內臣上從之

秦趙高欲專權阿二世意曰陛下嚴法酷刑盡除先帝

之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

之高於是特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

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以羣臣莫得見其面也陛下不

如深拱禁中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

乃不坐朝事皆決於高高恐羣臣不聽先設驗持鹿獻

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

默或言馬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

敢言其過章邯軍棘原邯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

門三日趙高不見欣還報曰高用事於中勝败皆不免

於死邯降楚秦遂以亡

漢宣帝始任用中書宦官蓋寬饒奏封事曰陛下以刑

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上以其怨謗下之吏寬饒遂

自剄漢室宦官之禍基於此矣

元帝即位講望之周堪劉更生等輔之時外戚史高傅

尚書事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以中人擅權望

之等患之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不宜以宦官

處之上議久不定恭顯因奏望之周堪劉更生等朋黨

擅權不忠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

下獄後上召堪更生曰緊獄上大驚令出視事望之子

伋上書訟前事顯等奏望之欲子上書失大臣體請逮

捕望之自殺上大驚溯治顯等免冠謝是歲竟以顯爲

中書令夫元帝器重望之欲用以爲相及其死也爲之

哀動左右然不能正宦官欺罔之罪僅免冠謝而已如

是則姦臣何所懲乎此漢業所以衰也

和帝與中常侍鄭衆定計誅竇憲封爲大長秋帝策勳

班賞鄭衆每辭多就少帝由是賢之與之議論政事宦

官用權實自此始後九年封衆爲鄛鄉侯

安帝末中常侍孫程等十九人聚謀於德陽殿迎濟陰

王即位程等皆封列侯是爲十九侯而漢之天下屬於

宦官矣

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定議誅梁冀俱封爲侯世
號五侯按鄭衆除竇憲孫程胡濟陰單超去梁冀此三
大事皆出自中官三公雖尊無所顧謀尚書雖要莫得
措手天子既倚之以去其害而又有拔立之恩雖欲不
舉國以聽其可得乎東漢之禍在於任用黃門若略法
三代委任宰相使政出朝廷豈至是哉

靈帝末黃巾賊張角起約中常侍封諝等爲內應上詣
實諸常侍曰汝曹皆言黨人欲爲不軌而汝曹反與賊
通可斬未皆叩頭求退而終不能去其禍階惜哉

唐明皇在藩邸高力士傾心奉之及卽位以爲右監門
將軍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
盛始此實唐室之禍源也開元十年安南亂遣內侍楊
思勗討平之十二年以爲輔國大將軍夫春秋諸侯伐
齊齊有寺人夙沙衛連大車塞隧而殿齊臣曰子殿國
師齊之辱也而明皇乃寵任宦者使典軍政則是國爲
無人矣

肅宗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
觀軍容使卒兆相州之敗代宗廣德元年命朝恩總禁
兵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舉四海九州之衆皆制於
一閹宦以及後嗣脇制朝野門生天子其所由來者漸
矣

文宗與李訓鄭注誅誅宦官已而其露之變仇士良等
殺訓注滅其家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
而已後上有疾少間坐思政殿問學士周墀曰朕何如
周赧漢獻墀驚曰陛下聖德何乃自比亡國之主上曰
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
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此不復視朝

武宗時內侍監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
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
使無暇慮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
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
黨拜謝而去

宦官楊復恭等援立昭宗上惡其專橫罷之復恭遂與
楊守亮謀反書曰吾於荊棘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
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後上與崔胤謀盡誅宦
官中尉劉季述等遂引兵突入扶上適少陽院以銀檛

畫地數上罪數十鎖其門鎔鐵鋼之穴滿以通飲食崔胤爲書招朱全忠以兵入都盡誅宦官數百人於內侍省詔所在收捕誅之遂移唐祚宋臣司馬光曰唐世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極於昭宗而唐因以亡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閨閤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竪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者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

宋神宗詔宦者李憲措置泰鳳熙河邊事諸將皆受節制夫以兵事之大而皆制於一閹宦之手他日徽宗用童貫卒覆天下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徽宗宣和七年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上用貫言約金滅遼而宋室之禍不可解矣

明英宗初卽位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於將臺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天順八年命太監周中等分坐十二營仍聽太監劉永誠節制

爲內臣典兵之始自是以後世爲亂階矣

憲宗成化十三年罷西廠命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廣刺大小政事方言俚諺悉采以聞商輅劉珝等上言立廠之後事情紛擾於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上命罷之既而復命汪直坐西廠仍舊刺事十六年復命直監督十二團營權震天下

武宗厭苦言者希親政事用劉瑾爲司禮監瑾迎合上意變置大條剏削軍民使人皆自救不給上悉以機務委之後瑾激變寧夏陰圖不軌上乃誅之籍其家得金銀數千萬兩珍寶不可勝數

熹宗朝東廠太監魏忠賢專權亂政都御史楊漣列其二十四大罪上疏劾之嚴旨切責漣一時忠諫之臣先後申疏無不危悚激切工部郎中范燝劾忠賢益利權誤啟工上杖之燝遂斃杖下後諸臣皆獲罪黃門北寺大獄繁興驅善類以空人國忠賢之罪不足贖矣

歷吏治

法

虞帝舜立考績法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漢景帝詔二千石修職事曰農事傷則饑之本女紅害則寒之原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宣稱朕意

帝重吏治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顯川太守黃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長吏許丞老病聲譽日損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則姦吏因緣爲奸公私費耗大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在郡前後八年治爲天下第一

宣帝詔曰顯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獄至八年無重罪囚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徙爲太子太傅

哀帝時王嘉以明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易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上下莫有苟且之意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卓茂爲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光武即位首訪求茂詔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宋臣司馬光曰光武當四海未定之時而能首旌循良之吏宜其享國長久也

明帝以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賜以三公之服黼黻晃旒勑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朱暉爲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彊直有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章帝擢拜尚書僕射

章帝元和二年下詔曰安靜之吏惛惘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下有怨心其各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大寬洪廣大所以感動民心扶植敎化也帝以之明示百官雖三代之詔何以加哉

順帝漢安元年遣杜喬等八使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

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
南朱文帝勤於爲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考爲
斷四境之內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閭閻之內
講誦相聞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北魏以僕射源懷爲行臺持節巡北邊賑貧乏考殿最
時鎮將于祚以外戚專權頗有受納元尼與懷舊交貪
穢狼藉懷皆劾奏之邊民大安
隋岐州刺史梁彥光奏課爲天下最文帝下詔褒美賜
粟帛新豐令房恭懿政爲三輔最每朝謁文帝呼至榻

前訪以治民之術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
富庶
唐太宗疏刺史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
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又以縣令爲親民之職命內
外大臣各舉堪任者以聞馬周上言百姓所以治安惟
在選用得人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百姓未
安殆由於此上善之
明皇開元二年以按察使徒煩極公私欲停之姚崇以
爲天下之大州縣豈能盡稱其職乃復置十道按察使
巡行天下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置采訪使以六
條檢察非法之吏
宣宗留心吏治密令韋澳蔡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
害爲一書號曰處分語嘗獵於苑北過涇陽樵夫詢其
令李行言有異政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除爲海州刺
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命取殿柱帖示之又嘗校獵渭上
見醴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上詢之曰縣令李君奭有
善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諸所願耳及懷
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以此獎勸天下

宋高宗頒黃庭堅所書戒石銘於州縣令刻石文曰爾
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此誠良法美意
也紹興三十二年朱熹上封事曰四海利病繫斯民之
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
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理宗淳祐四年帝制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訓廉銘
曰吏肆貪虐與豺虎均肥於其家多瘠我民我朝忠厚
黜貪爲仁咨爾羣辟是訓是遵謹刑箴曰吾民同胞疾
痛猶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言天何

大吏蔑棄法理典聽朕言式克欽止

明太祖洪武四年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元末仕進俱賂遺權要上深知其弊曰此弊不除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命洪武五年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洪武六年守令來朝上賜宴諭以勉修厥德廣施惠政洪武十年上以官員聽選者久駐京邸多假貸於人使賢者易喪其所守自今銓選赴任皆與道里費吻合有司給單送之時太祖特嚴贓吏之誅深得體臣愛道蓋並行而不悖者也

洪武二十二年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平陽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太祖聞之降敕褒美賜鈔三千錠內酒一封以旌其能

洪武二十五年頒醒貪簡要録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今居官者多不知吾民之艱至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備録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以其向上之心息其有爲之志三奪之積庸流之鍾等吏職克稱皆爲名臣按用人之道不超遷則不能鼓舞豪傑不久任則難才無以成功拘流品則使人自畫而絶其向上之心息其有爲之志三奪之積庸流之幸才俊之所甚不便而亦非國家生民之福也明初三善咸備故當時吏治號稱得人

宣宗宣德四年諭府縣官考滿以農桑田水利爲殿最風憲官巡視怠廢者糾劾之

宣德五年大臣奏藁州等九州大郡繁劇難治於是推況鍾等九人爲知府授以璽書假便宜從事馳驛之任鍾等吏職克稱皆爲名臣按用人之道不超遷則不能鼓舞豪傑不久任則難才無以成功拘流品則使人自幸才俊之所甚不便而亦非國家生民之福也明初三善咸備故當時吏治號稱得人

英宗正統四年陞薊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明初三載考績而中有善政者間之中有循良之故焉

戒

漢順帝時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課夫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帝感其言申無故去官之令而官官格之不行

宋孝宗隆興七年劉珙上劄子曰陛下有惻怛之心下寬大之詔未嘗不卹民也然今日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舉字民之職版曹之所驅催惟財賦是求上司之所督迫惟成計是急至於獄訟罕留心加之以水旱重之以盜賊使閭閻窮瘁生理蕭條臣恐卹民之實未盡也

元文宗至順二年御史陳思謙言銓衡之獎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故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令則入仕之門太多踰陞之法太簡州郡之守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此吏治之

獎也

明神宗萬曆初海瑞陳治安要機謂近日貪墨爲奇欲使百姓安樂在撥守令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尤致謹於閣部大臣歸本於君身至萬曆末年玩愒成風吏多曠官撫按之疏留中沉閣有司所在爲貪冒而吏治益壞矣

重選舉

法

漢文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爲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詔以爲博士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辯博一歲超遷至大中大夫

武帝元光元年從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五年徵天下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計偕擢菌川人公孫弘對爲第一待詔金馬門

元朔元年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右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白是有賢良孝廉茂才明經四科漢之人材多出於此矣

臨菑人主父偃徙安無終人徐樂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

元封五年詔曰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者

章帝元和元年韋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嘉納之

順帝時虞詡上言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遂拜雄尚書卒爲名臣

秦主符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四科之由是人莫敢妄舉察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申請託不行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唐代宗廣德元年楊琯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進士試雜文明經試帖掐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欲其返淳樸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府朝廷問以經義對策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時識者許是之

德宗時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者名於詔書異

日考殿最併陞黜舉者或言於上諸司所舉皆有情奠上密諭贊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贊上疏曰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得人之方無易於此夫求材貴廣考課貴精課責既嚴則進退自當矣

宋太祖開寶七年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文武可用者以聞太宗興國八年親試禮部進士於講武殿始分三甲賜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

真宗景德二年以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爲茂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弘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軒親策之仁宗天聖七年復置茂才異等高蹈丘園等三科以待布衣之待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慶曆四年帝用范仲淹議行科舉新法宋郊等言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

仁宗嘉祐二年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乃詔問歲一舉士置明經科仁宗求賢之心可謂切矣

哲宗元祐元年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在朝大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復立十科舉士法司馬光言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材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訟獄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執政按籍隨所舉科試之功勞著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并坐舉者詔從之四年罷明法科司馬光言士知道義自明法律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遂罷之

元仁宗謂近臣曰朕欲安百姓以圖至治非得真儒何以至此遂詔行科舉其崇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

日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明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下令曰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由隆也茲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策之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萬世玉衡録　卷三　選舉　法　未

成祖永樂元年敕吏部曰朕勵精維求賢以資治理宵旰皇皇急於儆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理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無問遠近並以名聞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明初用人不拘一途惟其賢惟其能而已故黃福以歲貢用楊士奇以儒士用胡儼以舉人用況鍾以吏胥用

萬世玉衡録　卷三　選舉　法　戒

漢靈帝開西邸賣官崔烈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帝顧親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乘今不再傳而漢室遂亡矣

晉惠帝時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夫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惟賄是崇晉欲不亡得乎

唐魏圓同上疏曰漢代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用刀筆以量材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若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限照有所窮而況於委任非人哉疏上高宗不納

武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時有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之誚

中宗時公主戚畹皆倚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

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謂之斜

封官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

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

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將何以爲國

哉不聽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

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明皇開元十七年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楊

瑒奏曰陛下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載損諸色曰今流

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十一則

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墮

廉恥日喪矣

唐初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

下位明皇開元十八年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官無問

能否選滿則注惟文移簿籍是稽歲月先後是據其庸

愚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明臣北濟

曰民之困於虐政者資格之人衆也賢才伏於下職業

廢於上皆資格之失也

德宗至梁州在道民有獻瓜果者欲授以散官陸贄諫

曰當今之病方在爵輕若假之以名器則人必相謂我

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之

軀命同於瓜果矣

宣宗時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倖

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倖者多亂亦

非難上稱歎再三

明初最重太學慎選貢途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

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自景泰以

後納粟上馬之例行撥歷聽選無復有教養之實矣弘

治十四年謝鐸上疏曰如近日上馬納粟之例即他日

貪利害民之媒此豈盛世所宜有哉

周公作立政篇以戒成王曰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人克用常人

漢文帝過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甚悉帝欲拜嗇夫爲上林尉張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以口辨而超遷之恐天下爭爲口辨而無其實舉措不可不審也帝曰善乃不拜嗇夫

周舉上言愼官人去貪佞順帝曰貪佞者爲誰對曰公卿大夫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邪佞也

諸葛亮出師表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唐太宗謂魏徵曰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爲官擇人不可不愼後徵因水災上言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維君子不能無小過然無害於正道既詔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愼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

明皇開元元年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邪佞然忠正者常疎邪佞者常親以至於喪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邪佞者多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邪佞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

憲宗與李絳言貞觀開元之盛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貴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如是則可與祖宗合德矣上曰美哉所言朕將書紳

武宗以李德裕爲相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陛下誠能愼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

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宋仁宗慶曆三年以蔡襄歐陽修王素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用諫爲難邪人間忠正之說不過有三曰好名曰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初范仲淹之貶羣賢亦見逐邪人俱月之爲黨人於是朋黨之論始起及仲淹日受眷注歐陽修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帝獎其敢言

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英宗以吳奎爲相奎入對曰帝王所繇惟在判邪正使君子常居要地小人不得害之則自治矣帝深然之

孝宗宴輔臣於玉津園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德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除文宗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

成

黨

齊大夫管仲病桓公問羣臣誰可相者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不可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不可桓公不用其言三子竪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不可桓公不用其言三子專權齊國大亂

漢元帝時石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何暴虐絲若耶顯聞衆人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訕己以貢禹明經著節乃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咸以顯爲不妬諸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可不辨哉

南燕王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大臣皆不自安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後爲劉裕所滅

唐憲宗問宰相曰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裴度言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惟在聖主辨其邪正耳按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

桓鑑與中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係宗社存亡後之人主所宜深鑒哉

宋神宗時鄭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姦壅蔽乃取唐魏徵賢者日與之馳騁射獵擊兎伐狐以傷大業臣切悼之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爲書獻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俠於英州

寧宗信用韓侂胄而罷趙汝愚及朱熹彭龜年呂祖儉等宿學名臣一切罷斥於是始有僞學之禁善類皆不自安矣

明世宗時編修楊名上疏言郭勛姦回之性而陛下用之是偏於喜也言官終於廢棄是偏於怒也上怒詰之

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

仁宗時有近侍言買人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不喜飾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親不可以奢靡相導言者慚而退

英宗初立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寶不聞卿薦賢才而爲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却之

明神宗萬曆九年張居正請令翰林官分番入直言唐宋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奉侍講讀如唐有天策瀛

洲之選供奉待詔之員宋有祕閣待制二倍制作皆於語言文字之中微寓諷勸箴規之益諸自今令翰林官侍上清讌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弗納於邪如是則縱欲之念不萌引誘之姦不入亦進德養心之一助也

戒

漢哀帝寵侍中董賢賢最美麗入御左右貴震朝廷帝之殺僕射鄭崇以諫寵董賢也左遷廷尉將隆以不子董賢兵仗也殺丞相王嘉以還封賢詔書也綱目書賜爵關內侯書封高安侯書以爲大司馬皆爲董賢也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尊明母震動子訛相驚誠可畏懼董賢以令色諛言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豈天意與民意耶不聽帝欲尊寵之令賢私過丞相孔光下車拜謁甚謹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上嘗置酒麒麟殿與賢父子親屬宴飲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親於此而知王莽篡弒之謀實基於此矣上既失德而欲殊主成振國祚豈可得乎元帝二年帝崩賢以罪自殺

安帝寵乳母王聖封爲野王君及聖女伯榮與宦官江京李閏樊豐等扇動內外出入宮掖競爲侈靡之事又共讒太子乳母宋娥爲山陽君漢之衰也政同一轍矣

時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漢之衰帝曰奔走小臣何足介意吳薛瑄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入共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燕雀處堂其是之謂乎

後遂爲魏所戒

齊東昏侯淫昏無節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時齊後宮災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曰梧梁既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窮極綺麗嬖倖因緣爲姦利課

一輸十百姓困窮國隨以亡

唐穆宗初即位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奏樂賞賜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尊母震動子訛相驚誠可畏懼董賢以令色諛言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豈天意與民意耶不聽帝欲尊寵之令宦官樂人不可勝紀劉栖楚進言曰陛下當宵衣求理而鼓吹日喧惡聲遐布臣恐禍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上謝之

僖宗好蹴踘鬬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時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宦官田令孜呼爲阿父除官不復開白蓋白是禍亂相

仍矣

後唐莊宗嘗與李存賢手搏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主後遂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上素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優呼之爲李天下優人敬新磨嘗前批其頰上反厚賂之諸伶出入宮掖羣臣側目後上愛困伶人身弒國亡

宋哲宗親政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范祖禹諫曰陛下親政未聞訪一賢臣而先召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聽

徽宗初命童貫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月餘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貫薦之帝遂用爲相卒以覆國

理宗朝宮中飲宴名曰排當內侍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王淪嘗入言於帝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至度宗時排當之禮益盛陳宗禮上疏曰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明武宗正德中諸邊將皆有寵於上江彬尤近狎用事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彬與許泰劉暉錢寧俱

原臣下

法

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宣帝是詔蓋所以勸廉也可謂知本矣

北魏主嗣與崔浩語至夜半賜御醪醪十瓮水梅鹽一瓶曰朕味卿言如此故欲共餐其美

文成帝以源賀爲冀州刺史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爲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慎哉

唐太宗優禮臣下魏徵宅無堂上命鞫小屋之本以猶之五日而成賜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李世勣嘗得泉疾方云須灰可療上自剪鬚爲之和藥曰朕爲社稷非爲卿也勣又嘗侍宴飲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明皇開元十一年都督裴伷先有罪上與宰相議其罰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耻也柰何以皂隸待之上從說言既退說謂嘉貞曰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德宗時陸贄上疏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爲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爲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善其言

文宗以魏徵五世孫謇爲補闕曰慕於疑似之問皆能盡言可謂不忝厥祖嘗命謇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宣宗以令狐綯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上以乘輿

葉炬送還院後輔政十年

宋太祖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

於是舊俸月增給五千

太宗謂呂蒙正曰古所謂君臣道合者在情無間耳雍熙二年宴輔臣於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曰朕以天下之樂爲樂李沆嘗侍曲江宴上曰送之曰風度端凝眞貴人也後以爲相學士蘇易簡綴翰林志以獻上

嘉之賜詩二章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
永爲翰林美事
真宗重呂端體度每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上以端
安儀璮大宮庭陛峻特令梓人爲納陛焉帝嘗肩輿臨
楊礪之喪礪居委巷車駕不能入帝爲步進真宗之厚
臣下蓋不啻如家人父子矣時忠盡盈庭天下又安良
有以哉
仁宗相呂夷簡夷簡感風眩帝手詔曰古謂鬚可療疾
今特剪以賜卿

元祐元年以穜軾爲翰林學士常宿禁中召見便殿太
后曰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軾爲感泣已
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孝宗宴講臣於秘書省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
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唐
德宗豈不知書然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若此誤
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
明太祖擢解縉爲庶吉士縉年少英敏讀中秘書日侍
左右特被寵眷嘗草封事凡萬言直陳極論無所諱忌

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溍忌縉才誣奏之上不聽擢
爲監察御史適都御史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
敢執筆爲草者縉揮筆立就歷訴其姦狀上慮猶少涵
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
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
君臣情猶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
未晚也
建文帝即位眷念舊臣召董倫至京師擢爲禮部侍郎
書頤老堂三字及綵几玉鳩各一賜之

成祖永樂十七年學士楊榮疏言十事省指斥府部法
司積獘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獘但卿爲
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愼密御
史言之人主待臣下愛護至此是何異父子骨肉哉
仁宗時楊士奇與呂震議屢不協洪熙元年兵部尚書
李慶請朝覲官每員給馬一匹令收之其孳生准民間
例楊士奇力言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而役之畜馬以
蕃民是貴民而賤臣也陝西按察使陳智亦言之上御
忽善門召士奇曰爾言良是朕觀李慶呂震輩交口忿

爾朕念爾孤立慮爲衆所傷故不欲用汝言而罷此令
今有名矣因出陳智疏曰可據此草敕罷散馬之令士
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嘗召褒義楊
士奇出二敕二印賜之義得褒忠貞印士奇得楊貞一
印諭之曰卿等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道二十餘
年險夷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印賜卿俾後世知吾三人
同心一誠義等皆拜受而退
景泰帝任用少保于謙謙居止朝房自奉簡樸上爲計
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撒尚廐醯醬蔬菜之屬爲賜
孝宗弘治元年御文華後殿講官程敏政等進講尚書
孟子及大學衍義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自是
上益厚禮臣下而聖治益光矣

戒

南宋孝武帝好狎侮羣臣常呼王圓謨爲老傖劉秀之
爲老怪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奴令以
杖擊羣臣惟懼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宋主可謂失君
道矣
宋哲宗紹聖四年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
勸帝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許將將對曰二代
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
者以未嘗亂戮大臣也乃止元符元年下文彥博子及
甫於同文館獄鍛元祐宰執劉摯梁燾子孫於嶺南
徽宗初用蔡京之言列元祐諸臣司馬光等罪狀謂之
姦黨帝自書之刻石於端禮門禁其子弟無得官京師
明世宗嘉靖三年吏部侍郎胡世寧疏言羣臣有罪宜
下司寇問理輕重誅黜皆依律斷今鞭杖行於殿廷刑
辱上於大夫非所以昭聖德也刑部尚書林俊言廷杖
之法成化初皆厚綿重瓚止以示辱逆瑾亂政始解衣
箠楚非仁厚之道也
世宗初用夏言爲相繼相嚴嵩嵩柔佞而心險上信任
焉嘉靖二十七年嵩論俺酋銕開邊啓釁夏言和同附會
致誤國是上逮言至京嵩陰構蜚語流入禁中密疏災
異引漢誅翟方進故事激成大獄尚書喻茂堅以議貴
讓能請上怒竟坐與銕交通斬於西市按大臣無駭戮

之理夏言亦無可誅之道是雖出於嵩之傾陷而其上
累主德亦非小矣海瑞疏曰陛下以猜疑戮辱臣子人
以爲薄於君臣斯言誠當哉
神宗萬曆十二年籍故輔張居正家按居正當萬曆初
有正君心定社稷功而籍沒緊累上曾不少貸至使八
旬老母舉目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
上眞少恩矣哉
熹宗天啓四年工部郎中萬燝以劾魏忠賢死杖下御
史李應昇疏曰燝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遺腸
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歸遊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
嗟夫君元首也臣子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非訊囚
罪非死刑命非草芥直竢聖心悔悟平旦與僻死者不
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鄙死錄孤嗟何
及矣天啓五年勘汪文言獄詞連諸臣下周朝瑞楊漣
等於鎮撫司獄深文密織非刑酷訊於是天下之賢人
君子盡塗炭於黃門北寺之間矣明運之亡不於此而
決哉

旌直臣

法

漢光武帝時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
主出行以奴驂乘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
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還宮訴帝帝怒召宣宣叩頭
曰陛下聖德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帝使宣叩
頭謝主宣不從小黃門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
俯主曰文叔爲布衣時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
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布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
錢三十萬
唐于志寧孔穎達爲太子庶子數危言極諫太宗聞而
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魏徵以水變陳言上手詔
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罷之以此弦韋
明皇自祿山叛後思張九齡先見爲之流涕遣中使至
曲江祭之厚卹其家昔太宗思魏徵於伐遼之後明皇
思九齡於奔蜀之餘忠臣碩士爲國遠慮人主常忽其
言而不用及禍敗已形然後知忠臣碩士之言如蓍龜
明鑑也後之人主可不鑒哉

後唐明宗時嚴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慴者五深可畏者六陰陽失調不足慴三辰失行不足慴小人訛言不足慴山崩水涸不足慴盜賊傷稼不足慴賢人匿藏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唐主優詔獎之

宋田錫爲左拾遺前後五十三奏言甚切直太宗優詔褒荅賜錢五十萬及事真宗帝聚其章疏自收置一箧匣以遺仁宗田錫固能不負所學而有宋列宗聖德益光矣

宋太宗修正殿頗施綵繪右正言謝泌切諫上卽日命代以補堊賜泌金紫拜左司諫泌入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唐宋孟昭圖者羣上諫疏暴不知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孝宗嘗踰戲又將遊禦白石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文宗太和二年親策制舉人昌平劉蕡對策曰陛下宜親骨鯁之臣遠刀鋸之賤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庶政忠賢無廢心之寄閹寺擅廢立之權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陛下誠能裨國家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天下治矣考官畏宦官竟置下第李郃上疏請回臣所授以戒

唐文宗太和二年親策制舉人昌平劉蕡對策曰陛下宜親骨鯁之臣遠刀鋸之賤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庶政忠賢無廢心之寄閹寺擅廢立之權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陛下誠能裨國家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天下治矣考官畏宦官竟置下第李郃上疏請回臣所授以

僖宗自黃巢之亂駕幸成都日與宦官同處左拾遺孟

元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結綵樓鰲山於宮中設宴張鰲

昭圖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
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
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
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旦令孜矯詔
貶昭圖嘉州司户遣人沉於蠶頤津問者氣塞
宋哲宗時右正言鄒浩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復諫上
立劉后有累聖德章惇誣其狂妄貶於新州
徽宗建中二年蔡京等怨臺諫論劾悉陷以黨事安置
任伯雨等十二人於遠州自是朝廷無直言矣徽宗之
失國豈不宜哉
明成祖以陳諝爲刑科給事中諝彈劾不避權要奏事
聲響甚洪上呼爲大聲秀才嘗以直諫觸禁上大怒命
爲坎壓之露其頂始得不死此豈人主求言從諫之道
哉
仁宗洪熙元年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敗
爲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違節條上二本上覽之
怒命武士以金瓜撲之按仁宗懇惻求言改過不吝仁
心仁政史不勝書而羅李之獄卒爲聖德之累惜哉

憲宗成化二十年妖僧繼曉竇緣用事上發内庫銀數
十萬兩刱建佛寺刑部員外郎林俊上疏劾之丁憂下
俊錦衣衛獄張敞論救并杖之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
人皆知建寺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
是而不言獨張敞言之今悉置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
設再有姦人誤國陛下何由而知之時内臣懷恩亦力
諫曰自古未有殺諫臣者今殺俊將失天下心臣不敢
奉詔於是俊敞竝謫遠州
武宗正德元年呂翀戴銑王守仁等俱以言事下獄延
杖之御史陳琳上言老臣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宥謫
廣東揭陽縣丞九年上因翀虎被傷閱月不視朝編修
王思具疏諫謫之十四年上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
京下蘄浙浮江漢登武當徧觀中土繁華時江西寧藩
久蓄異謀中外咸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於是
翰林及諸部司屬連名上疏上大怒俱下之獄命錦衣
衛將舒芬等百有七人各杖三十黃鞏林大輅等九人
各杖五十時被杖死者陸震余廷瓚馮涇十餘人按帝
屏棄元老戕殺諫職盜賊半天下而宗藩背叛幾致亡

國可不鑒哉

世宗即位諸臣抗議典禮累年不決嘉靖三年以孝宗爲皇伯考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人跪伏左順門大呼爭之楊慎等撼奉天門大哭聲震闕上大怒逮下詔獄爲首者戍邊學士豐熙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創卒者十有七人

穆宗隆慶二年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言養聖躬無驚山之樂長夜之飲不可不節次言勤聖學親視朝廣聽納察讒諛入上怒杖之

任人

法

虞帝舜詢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命九官咨十二牧而天下大治

晉悼公立使魏頡趙武爲卿凡六官之長皆民樂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是以能復霸

魏惠王謂齊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路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故惠王有慚色

漢高帝置酒洛陽南宮謂諸將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不能

用此所以爲我楫也羣臣悅服

光武帝時江馮上言宜令司直校尉察三公陳元諫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王陛下宜忉心下士屈節待賢不可使有司察公輔之罪上從之

明帝初即位東平王蒼薦西曹掾朱良帝曰薦賢宰相之職也不復考試即以爲議郎

昭烈帝攻劉璋取益州時董和黃權李嚴等皆璋所任用吳懿費觀等璋之懿親劉巴昭烈帝有宿隙帝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西州之民是以大和

秦王符堅知人善任信用王猛一歲中五遷官動舊多嫉之樊世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以猛爲尚書左丞猛舉異才修廢官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猛嘗薦高泰於堅堅問以爲治之本泰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察舉在核真求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稱善

周祖宇文泰問蘇綽以政事臥而聽之綽陳爲治之要以筆札范仲淹條陳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時

帝以富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陳安邊十三策帝悉
用之嘉祐六年上以司馬光知諫院光進三劄子其一
論御臣曰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曰任官曰信賞曰
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途而授任
苟日月積久則不問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途相值則
不問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
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
有勇略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有罪
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則朝廷尊萬事治百姓

安四夷服矣帝深納之
理宗端平二年召崔與之參知政事與之上疏曰天生
人材自足供一代之用惟在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矣忠
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
道無逾於此帝善之
元許衡疏陳時務其一曰中書大要須條畫以資仕者
之養立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以糾察污濫中書
省天下之務不勝其煩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又言
人君以知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

既不出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世祖嘉納之
明太祖敕中書省曰自古聖帝明王必得賢士大夫以
成至治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畧出衆者具
以名聞若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吾將試
之又曰用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
以棁桷而爲梁棟委小於大是以鍾鼎而盛斗筲莫耶
之利能斷犀象斷石則缺騏驥之材能致千里服乘則
驟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成祖即位開內閣於東閣門內以待詔解縉爲侍講黃
淮爲編修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典機密尋以胡靖楊

榮楊士奇金幼孜胡儼共七人並直文淵閣每日百官
奏事退內閣大臣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下數
十刻始退
孝宗信任劉大夏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大政大疑面與
參決雖左右貴近元勳輔相有不與聞大夏亦不以告
人蓋誠同心一德之美也

戒

漢陳平謂高帝曰項王骨鯁之臣不過數人誠能捐數

萬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破楚必矣漢王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縱反間於楚項王果疑亞父等不任用之漢遂滅楚

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上疑吏部選試不公竢試判將畢遽召入禁親決試判吳兢上言曰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問況萬乘之君而下行銓選之事乎陛下專任一已而不信用有司此非人君任人之法也

德宗初卽位親任朝士張涉薛邕皆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宦官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耶上由是始疑朝臣而倚任宦者矣夫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愷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德宗失於一二人而悉疑朝士是因噎而廢食也

穆宗當食歎息恨無蕭曹輩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歎漢文不能用頗牧也上善之

周世宗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高勳上書曰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乎不聽

宋高宗以趙鼎都督川陝漸收諸軍事鼎條奏便宜朱勝非忌而抑之鼎上疏曰陛下昔遣張浚出使川陝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破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

明神宗以建儲事厭苦言官贊視臣下於是員缺不補銓選不下百司庶府鞅牛空虛閣臣葉向高言一官不補卽一事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兩妨夫爵祿名器人主勵世之權如是因循苟且而求天工之不曠豈不難乎萬曆四十二年閣臣請補科道疏曰有人而不任之以職則失人有事而不付之於人則廢事諸臣待命經年拜官無日以不用不合之身居不進不退之地上不能效職下無以資身使官聯日缺言路日虛皇上亦何利於此哉

知人

法

漢高帝謂高后曰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後果克定諸呂之亂迎立文帝爲漢元勛

武帝欲立少子察羣臣中惟霍光可輔幼主光出入禁閤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窺識視之不失尺寸上命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

隋文帝信用高熲麗兇等短之帝親禮愈容謂熲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宋太宗以呂端爲相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手札戒諭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奏聞後眞宗之立太后欲立長宜官大臣陰輔之端臨時應變持正不屈遂奠天下於泰山之安太宗可謂知人矣

真宗初王旦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旦器識深遠真宰相才也

致太平者必此人也後果爲一代賢相

神宗嘗語輔臣以求人才滿宗孟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滿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惟見此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

戒

宋神宗任用呂惠卿司馬光諫曰惠卿進退明辨亦似美才先對曰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又問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帝不能用

徽宗用蔡京以亂天下崔鴎論之曰自章惇蔡京倡爲
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
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困竭矣
紹述造士而人材衰弊矣紹述開邊而天下大亂矣京
罪尚可贖哉
高宗賜秦檜第親幸之賜銀絹錢各萬計絲千匹妻子
孫婦皆加封爵又書一德格天之閣賜之夫古之聖君
能屏去姦慝而高宗則寵貴之惟恐不至甚矣知人之
難也

明憲宗時大學士萬安以諂媚固寵同官劉珝薄之安
構以飛語假倭優以中傷之迫令致仕而安寵眷如初
啓事彭華以附李孜省得入內閣而王恕馬文升泰絃
那讓諸賢皆相繼斥逐憲宗臨御之末蓋殊昧於賢姦
之辨矣
神宗末年是非混淆閣臣葉向高疏曰朝廷者臣下之
紀綱威令所自出也言一事必決一事之從違毋因一
事而滋盈庭之議言一人必斷一人之用舍毋因一人
而開羣枉之門今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斷不斷

聚之使爭養之使鬨夫人主之明日月而威雷霆也日
月之明以其常運雷霆之威以其迅速不遲不速毋乃
自傷其明而威couldn't

去佞

法

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孔子爲政執而誅之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故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仲太叔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何此皆小人之桀雄不可以不誅也

吳武陵蠻叛吳主權命潘濬擊之衛菸譖濬與蜀通權曰濬不爲此也即封表示濬而免菸官小國之主其用人勿疑如此況於統一天下者乎

宋仁宗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眞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稱五鬼姦邪險僞誠如聖諭

元祐五年熙豐小人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防范純仁欲稍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穏轍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如氷炭同事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易退人臣不足惜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王嚴叟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此危亡之機也上深然之

明太祖命宋濂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

孝宗即位誅左道李孜省方士俱謫戍邊四川番僧悉追奪詰救邱信上素知太學士萬安訣佞上於宮中得小篋一啓之皆房中術也笑曰安臣進上曰朕豈大臣所爲乎遂黜之

戒

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是以亡也

上官靳尚楚懷王之嬖臣也尚善事王之幸姬鄭袖凡袖言無不聽者楚王欲殺秦張儀儀教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

貧而夫人斥矣於是神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爲其主耳
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後王爲張儀所欺客死於秦
趙悼襄王兵數困於秦復思廉頗使人視之欲用以爲
將郭開者趙之佞臣也與頗素有隙遂多與使者金令
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可用
使者還報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
王以爲老遂不召後趙卒爲秦所滅
漢元帝時中書令石顯傾邪擅權數譖周堪張猛等劉
更生上書曰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執
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
陛下誠能廣收衆正杜閉羣小社稷之慶也後以顯等
譖堪猛皆免官
唐德宗信用盧杞後杞雖免官上心庇之陸贄極言杞
姦邪致亂上雖貌從心實不悅後與李泌論即位以來
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
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
宋徽宗初姦臣進紹述之說以排擊元祐諸賢鄒浞武
言於上曰陛下乃神宗子今相韓忠彥乃琦之子神宗

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
彥爲能繼父志而陛下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相蔡
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
助之圖以啟帝於是決意相京而善人皆不見容自是
以後王黼蔡攸童貫朱勔宵小乘權而國事大壞矣
明武宗即位嬖幸用事大學士劉健等曰愛在民生國
計則若罔聞知事干貴戚近幸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
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
朝之公議而不恤上不能改

防微

法

漢李固以災異對策曰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人君之有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臣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順帝以固策爲第一即時出阿母還益諮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唐德宗欲爲唐安公主造塔姜公輔表諫上謂陸贄曰造塔甚微非宰相所宜論贄曰凡論事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若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害漸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凌之患侍臣頻首曰此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洪武三年著令殿宮閘內外出入之禁五年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於宮中命禮部議宮官女職之制皆防微之良法也

戒

趙武靈王得吳娃愛幸之生少子何乃廢長子章封之於代立何爲王自號曰主父及長子章與田不禮爲亂

李兌起兵距難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主父餓死夫
武靈王以強趙之君雄蓋一世而終於見及者廢嫡立
少也推原禍始止爲一吳娃耳溺愛衽席可不戒哉
東晉孝武帝嗜酒流連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三十帝
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
暑殿張貴人弒之女德無厭婦亂無極此聖人所以正

心脩身以齊其家也
唐明皇開元二年置左右教坊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
曲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子弟觀此則知明皇之侈心不
待天寶而已見其微矣
肅宗避祿山之亂駕至彭原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
於外李泌切諫上乃潛令刻乾樹雞爲子不欲有聲時
明皇播遷肅宗越在草莽猶耽嬉戲後之受制張后宜
哉

戒

明武宗親卽羣小時霸州文安賊劉六劉七等竊因內
官家人混入禁中至豹房縱觀上遊幸之所後聚衆作
亂流毒海內人君之一遊一豫不可不慎如此
穆宗卽位胡應嘉疏言祖宗之朝射臨聽納令章奏僅

褒忠

法

周武王平殷封比干之墓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况生者乎

漢光武帝討隗囂校尉溫序爲囂將所獲欲降之序以節撾殺數人乃啣指左右曰既爲賊所殺無令汚血遂仗劍而死帝嗟以冢地拜二子俱爲郎

公孫述築位於蜀徵李業爲博士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遂飲毒死又聘巴郡譙員員不屈費貽不肯仕述

漆身爲癩佯狂避之仔永馮信皆托青盲以隣後命光武帝平蜀表李業之閭祠譙員以中牢致用費詔仕不馮信於是西土皆悅莫不歸心焉

唐初破隋隋竟君素不屈死之貞觀十二年詔嘉其忠節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宋太祖代周指揮使韓通自樊中出諭仰衆縻之爲軍校王彥昇所殺太祖即位贈通爲中書令以旌其忠

高宗時李綱言靖康之難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劉韐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詔從之

孝宗淳熙六年錄趙鼎岳飛子孫賜以京秩

元泰定帝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祠唐劉賁

元余闕爲淮南行省右丞守安慶六年孤城血戰賊至輒敗去及陳友諒合圍來攻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城陷自刎妻子皆赴井死明太祖嘉闕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焉

洪武二年敕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黼祠肖像祀之

孝宗弘治元年科臣言前少保于謙功在社稷宜賜賜額曰旌功命有司

諡廟祀上從之諡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

春秋致祭

穆宗初立詔先朝建言諸臣戮死者如楊繼盛等叫人應復職贈蔭諭祭廷杖死者楊爵等十三人應復職贈蔭緊獄成邊死者周冑等三十八人應復職贈官由是諸臣之孤忠勁節皆得表章於絲綸矣

熹宗時薊茂相請錫錄方孝孺疏曰欲張國勢在固人心欲固人心在獎忠義昔成祖之靖難比跡湯武孝孺之死節同志夷齊夫捐軀致命之臣脰斷骨碎即崇褒

顯蔭於死者何有要以國家培植忠義一脈則卹錄諸
典皆宜備舉以樹風聲上嘉孝孺忠烈特與祭葬命所
在有司新其祠宇

戒

楚圍滎陽急將軍紀信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
降以誑楚楚軍皆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
西門遁去楚殺紀信後漢論功行賞錄齒且封侯而紀
信無一爵之贈漢眞少恩哉

明成祖兵入金川門茹常等勸進遂卽位建文帝以朋

報功

法

周武王大封功臣以師尚父爲首賜履於營丘長爲藩
輔

漢高帝大封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
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偶語上患之留侯張
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
窘辱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良曰今急封雍齒則
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齒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爲侯

吾屬無患矣

漢高帝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攻城畧地功最
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蕭何轉漕關中陛下雖數亡山
東何嘗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何功第一參
次之上曰善乃賜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
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鄂千秋
爲安平侯

宣帝以遠方賓服思股肱之臣畫功臣於麒麟閣圖其
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

明帝思光武時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
鄧禹爲首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秦王猛以潞州功請以鄧羌爲司隸秦王堅曰光武不
以吏事處功臣賓貴之也羌有廢李之才其進號鎮軍
將軍
唐太宗親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淮
安王神通班在房杜下爭功不服帝曰叔父國之至親
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與勳臣同賞耳諸將皆悅
貞觀十七年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凌

煙閣
宋神宗元豐六年文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
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
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
明太祖敕中書省臣曰朕念諸將捐軀殞力開拓疆宇
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前勞深切
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雞鳴山京其封爵爲像以
祀之洪武二年功臣廟成凡二十有一人死者肖像祀
於廟生者襲其位洪武三年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并及

軍士且撫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葬祭如禮
武三年官功臣庶子詰曰王者爵有功官有德爵分五
等其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念昔其
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杪今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
而功臣庶子或無所依故收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授
明太祖之報功臣崇其爵重其祿矣復有山田之錫焉
有佃戶儀仗戶守墳戶之銀焉賞延於世嫡矣復有庶
子之爵焉子尚公主女爲王妃矣其選鄉也復有造第
之緡錢焉有葬光塋之劒敕焉可謂周且厚矣厥後功

臣多不克終夫亦諸臣之居功亦有未盡善者歟
孝宗弘治五年詔以太廟配享功臣俱有大勳今其子
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伍者並加恩與僣奉其祀於是
錄用常開平等五人之後追嘉靖中以開國元勳子孫
宜與國同休詔封常開平之後員成爲懷遠侯李岐陽
之後沂爲臨淮侯鄧寧河之後繼坤爲定遠侯湯東瓯
之後佑賢爲靈璧侯而誠意伯劉瑜亦仍伯爵報功之
典愈隆愈盛矣

韓信對漢高帝口項王爲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至使
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
也故其强易弱
周勃誅諸呂迎立漢文帝每朝上禮之恭常目送之哀
甚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益曰丞相功臣非
社稷臣呂氏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
相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主臣皆失禮史謂哀益一言
上誣高帝知人之明下啓文帝薄功臣之意異時逮捕
延尉窘於獄吏者皆益一言啓之也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高季興入朝歸謂將佐曰新朝百
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
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後果敗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丞相脫脫督軍討賊連戰大捷右
丞哈麻與脫脫有隙諷御史劾奏脫脫出師三月略無
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爲已隨部
削脫脫官尋殺之自是元亡矣
明正統已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爲重遥將練兵光輔帝
室厥功非細英宗復辟徐有貞張軏等構成黨逆之獄

遂斬于謙王文等於市一天下惜之

勤政

法

夏王禹一饋十起以勞天下之民天下安之

越句踐爲吳所敗反國後盡膽於坐飲食必嘗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與百姓同勞苦二十餘年遂以其民伐吳報會稽之役周元王使人賜胙命爲伯諸侯畢賀

漢宣帝興於閭閻深知民艱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考試功能侍中尚書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孫品式備具上下相安稱盛治焉

光武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帝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進用文吏明達政體故能身致太平

陳文帝起自艱難知民間疾苦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初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階石之上令鏘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

唐憲宗與杜黃裳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黃裳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

夷夙夜憂勤故不敢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明王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若秦始皇之以衡石程書隋文帝之衛士傳餐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而所務非其道矣上深然之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茗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五代周世宗有削平天下之志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王朴獻策曰陛下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克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則功無不成矣周主傾心任之

明太祖嘗退朝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鑒元之奢逸日慎一日不敢驕怠自非犒軍士宴百官享勞之外更未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則身名常榮矣陶凱等許膳舉樂上曰人民未蘇將士暴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爲逸樂哉不許上嘗語羣臣曰人之常情

每謹於憂患而忽於晏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晏安
也
成祖嘗御右順門謂侍臣曰朕仰位以來每宮中秉燭
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處近罹饑荒當加優
恤何郡地迫邊鄙當嚴守備且則出與羣臣詳議行之
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寧遣使省視不絕於道如得
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世宗總攬權綱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中官欽
畏無敢干百司事若上常黎明就寢及已卽興夜分至
五鼓猶覽章奏蓋誠英明剛斷之主也

戒

夏王太康逸豫滅德盤遊無度畋於洛水之表十旬不
反厥弟五人作歌五章以怨之
魏明帝嘗卒至尚書門陳矯覽問曰陛下欲何之曰欲
遊讌臺臣有言諫者帝宜諭削去謂之節貽後任賈似
道進用羣小蠱惑帝心而國事益不可爲矣
元順帝以伯顏爲右丞相時有阿魯輝
者言於帝曰天下事宜委宰相決之若躬自聽斷必負
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日以遊宴爲事矣哈麻又

陰進西僧伽璘其善祕密法帝皆習之行房中運氣之術以宮女一百六十人按舞名爲天魔舞所奏樂用龍頭笛帝在位三十六年怠於政事國遂以亡

明神宗希御朝視事閣臣王錫爵言御朝之事天下臣民與人主通若惟此一脈一刻臨御勝於百刻批覽面決一事勝於手勅百言今上下成風馴致欺玩主權不立朝政不清職是故也萬曆末年政事日壅章奏日積閣臣疏曰皇上以諸臣爲煩聒丛是持之愈堅拒之愈力諸事悉從寢閣諸臣疏一概留中夫其所催請者諸臣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催之而不報請之而不從其所誤者諸臣之事乎抑朝廷之事乎始以因循之意壅明作之功繼以疑二之心滋叢脞恐朝政自此益紊矣

漢宣帝時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夫宣德流化必自近始陛下設誠淀宮與公卿大臣述舊禮明王制刑可蹐一世之民於仁壽矣

北魏以晉世以來文尚浮華乃命穌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隋文帝不喜辭華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侍御史李諤上疏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守雕蟲之小技江左齊梁其弊尤甚連篇累牘但風雲之狀文華日繁政治日亂詔以諤所奏頒示四方

宋仁宗用司馬光知諫院光進務實規曰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

之盛美無益也帝深嘉之

金世宗謂太子曰昔唐太宗謂高宗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卽授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夫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明太祖禁箋文頌美之辭曰朕平日務實不尚浮僞今後箋文勿以虛辭爲美也

神宗初張居正綜覈名實疏言當事者戡愒歲月不以實應卽所敷奏徒爲文具請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方郡國者令諸曹皆置紀籍月令科臣按之設所在有不實心奉行詔書者詔下所司治問責令對狀上從之

戒

漢王成僞加戶口宣帝以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賜爵關內侯自是長吏多務虛名以徵頴實夫虛名者人臣飾主之術也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捃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計不庭而不知國家之亂恒自此起故有國家者務實

裕國

法

周成王時太公望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東於帛

楚漢相距既久鄧生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藏粟甚多楚人不堅守敖倉此天所以資漢也漢王於是進兵復取敖倉楚兵自此乏食而漢之王業成矣

唐肅宗以第五琦爲度支使琦作榷鹽法不加民賦而國用以饒後以劉晏善治財用克度支鑄錢鹽鐵等使代宗命爲江淮轉運使時中外艱食關中斗米千錢百姓按穗以給禁重晏疏浚汴水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德宗即位以晏判度支掌天下財賦用法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民不厭苦時

宋太祖性節儉置封椿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旅饑饉之備

神宗用鮮于侁爲轉運使事悉幹辦蘇軾稱其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徽欽以後多黜爵以足國用孝宗淳熙三年龍之曰鬻爵非古也夫理財樽節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財賦甚不取除歉歲入粟賑饑聽補官餘一切罷淳熙六年朱熹上疏曰民間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巧取於民

今民貧賦重惟有選將吏聚兵籍可以節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必軍籍既聚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訐欲責其寬恤庶窮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

理宗以杜範爲相範言人主節財用當自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則國用自裕矣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諭工部曰比歲以來年豐民足然太平之常情飽則忘饑緩則忘寒預防之計不可一日忘爾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俱令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棉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英宗正統四年楊士奇等上言兗水湯旱而民不甚病有備故也太宗篤意養民糴穀貯倉備荒皆有定制又因地宜開浚陂塘修築圩岸此萬世之利也今穀盡倉虛毀水利湮廢事雖甚緩所繫甚切請擇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地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閘埧皆令修復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爲殿最仁政所施無切於此詔從之

世宗嘉靖三年大理卿鄭岳言畿內河南及太行西倚潼關東繞懷衛北極燕冀水皆東注南入於海宜疏

水開田築堤整渠平疇無水者量濬畎澮或爲陂塘下通水泉上蓄雨潦數年之後皆爲沃壤矣詔議行之嘉靖四年詹事霍韜言洪武中令天下多栽桑棗今六軍萬姓仰食江南萬一漕河遷徙南土災荒將安仰給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栽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命尚書黃福往山東被兵之民今若能招集遊民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詔下所司行之

神宗萬曆十四年輔臣申時行等請開墾畿輔荒田言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今民無餘財地有遺利莫若興地之利以助民之財近水之處建堤岸疏河渠要在不拂民情不失地利此謀國之長算也

戒

秦皇疫令民納粟拜爵史譏之謂與其救於既荒隳壞名器孰若積穀備荒之爲善乎

漢文帝用鼂錯言令民入粟於邊得拜爵免罪自是武

帝書詔民貿爵又書入財補郎安帝書令吏民入錢穀
拜官賜爵桓帝書賈關內侯以下官靈帝書開西邸賣
官此豈裕國之本務哉
漢武帝治財非不至悉鑄白金造皮幣算舟車告緡錢
靈帝初爲侯嘗苦貧及即位每欲仿帝不能作家嘗無
賣爵免罪矣郡國置農官矣均輸行矣鹽酒榷矣宜其
私錢故賣官聚錢立庫於西園以爲私藏夫豈欲無求
財用益滋也然而渾邪之降至不能具三萬乘財日益
若帝王之盛德也財聚於上則民怨於下危亡在前篡
匱何也蓋帝不能清靜以養民召兵役興轉輸煩而農
奪在後曾不五年而靈帝之私帑散於大盜豈非後世
民困算商告緡而商人困使帝知所以養之則戶口日
之永鑒乎
息田野日辟草必待損下以益上哉
唐明皇開元之前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十萬天寶
武帝以桑弘羊領大農丞管天下鹽鐵置平準於京師
之後邊將奏請益兵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
籠天下之貨物而相灌輸又請吏得入粟補官山東漕
斛公私勞費民始困矣
粟益歲六百萬石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時天旱下式
代宗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物珍玩爲壽共直緡
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
錢二十四萬常衮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
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善乎宋臣司馬光對神宗曰天地
百姓欲怨求媚不可長也上不聽
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
德宗時關中倉廩竭禁軍脫巾呼於道會韓滉運米三
設法除奪刃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弘羊欺武帝耳司
萬斛至陝上喜謂太子曰我父子得生矣時比歲饑饉
馬光之言真萬世人君之藥石也
兵民率皆瘦黑至貞元二年麥始熟市有醉人當時以
堯帝以國用不足欲自煮鹽并復修武帝均輸之法尚
爲嘉瑞夫人君當豐足之時不能於饑匱之間遏而彷

農而必待命於遠潤如唐德宗可鑒也

宋神宗時王安石行青苗法蘇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司馬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奪食下戶至儀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安石復立市易法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安石請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自是以後至民間果貴亦官監賣文彥博以爲傷國體斂民怨凡

緡紳罔利於市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而皇皇求利者乎曾布亦言於上曰市易之爲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

徽宗視榷藏克溢視財用如泥沙竭國家之力經營土木於是累朝儲積掃地盡矣

明神宗六年大興礦稅中使四出天下騷動莫向高言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財皆皇上之財而必以積於不用者爲財此何貴於萬乘而毋乃示天下隘乎不聽

屯田

法

漢趙充國至金城計度隴道東至浩亹田可二千頃請罷騎兵留步兵萬三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可不出兵而坐得必勝之理於是條奏屯田便宜十二事宣帝從其言諸羌皆不煩兵而下

漢末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以祇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州郡並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魏軍國之饒起於祇而成於峻

魏鄧艾建議陳蔡之間上下良田可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戍益開河渠以增溉灌計除衆費歲得五十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十萬軍資也魏主從之後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備而無水

害

唐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請鑄農器給牛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關中土沃而久荒

所收必厚戍卒因屯田致富有貲留者即以所開田爲
永業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
是易貧弱而爲富強也上善之
元世祖從姚樞言置屯田經略司於汴梁以兵分屯要
害敵至則戰退則耕積穀高廩邊備遂實
明太祖命軍士於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所屯田穀
一萬五千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他將皆不及乃
申諭曰地力均而入有多寡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
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庶幾國有所賴

洪武七年太祖謂都督僉事王簡等曰農夫百養戰士
一若徒疲民力以供剛卒非長策也古人以兵屯田無
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
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乃命王簡往彰德王誠
往濟寧李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及鎮守屯田訓練之
務十五年命吠陁文等巡視陝西督軍屯田訓練士卒
明初備邊惟以屯田訓練二者爲急務此兵食所以足
而邊境所以寧也
英宗正統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之處

許官軍戶下人丁盡力耕種免納子粒按人樂於耕則
屯種自廣米穀既盈則邊儲易足此備邊之良法也
神宗萬曆中大學士李廷機請九邊屯政考曰國家九
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禾稼之所
事綿亘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捍禦蓋即古寓兵於農
之遺而二百餘年中或興或廢或利或否非襲地不同
則政之得失異也太祖用宋訥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
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猶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
撤守關士卒備議察之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
山西汾州民願應募受田賞以鈔錠給之公田召募如
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地利如此
其盡也永樂中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
於遼陽而遣人徵牛於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
屯令土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以寧夏
積穀獨多降敕獎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宣宗
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勑賞之諭功如
此其核也大順中萊盛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
穀益多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

法也周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
喬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即所稱涇中渭漑涼州振武之
事不啻過之及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為莊田空閒
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鞅所論者矣有
墩堡不修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家無耒耜有可耕之
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收虜侵掠以資屯為
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興屯而來者憑信
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所議者矣有今日毀地
明日徵遣邊民測察如王樨所陳者矣皆熙既久因循

弛廢日復一日芟粟不繼士馬不肥而屯政壞矣要在
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為維持鹽法之
復不可以不急也按有明屯政之興廢得失備悉於此
矣後世聖君賢相之所亟宜講求也

武衛

法

周祖宇文泰籍民有才力者為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
之以農隙講閱戰陳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
二十四軍後唐之府兵本此按三代而下寓兵於農庶
幾古制者府兵而已

唐太宗定府兵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命折衝果毅
都尉季冬卽以致戰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
師還則兵散於府將歸於衛時國無養兵之費將無專

兵之患號稱善制

五代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欲簡閱由是羸老居多且
驕蹇不用命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周世宗因高平之戰
始知其獘曰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
一奈何廢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人乎乃命大簡諸軍
精銳者升之羸弱者去之又詔募天下壯士各命將士
簡選由是士卒精強征伐四方皆拔五代之主多刻
於民而舒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誠得輕重之
權矣

宋太祖懲唐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於驕惰按宋有禁兵廂兵鄉兵番兵之制而尤於禁兵加詳焉內外隸籍幾四十萬統領屬之三衛召發屬之樞府有警則徂征無事則更戍得居重馭輕以身使臂之法貽謀信弘遠矣

高宗建炎元年張慤請募民聯以行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爲社皆有長五社爲一都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爲書行之隸安撫司

孝宗隆興元年置十科以舉武士

明成祖永樂十七年敕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猝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自今宜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

憲宗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則爾等亦永保富貴矣

成

晉武帝既平吳詔罷州郡兵交州牧陶璜上言州兵未宜去州郡武備不能平制天下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平制天下遂大亂

隋文帝下陳後除毀兵仗開皇十五年復收天下兵器此可以知隋氏之弱其民矣

唐明皇開元十年府兵寖以貧弱逃亡畧盡上從張說議始募兵充宿衛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十三年更名長從宿衛之士曰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爲六番先是府兵之制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府兵益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又府兵人宿衛者役使如奴隸其戍邊者又多爲諸將苦利其死而沒其財至天寶八年無兵可交徙存官吏而已李林甫奏請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於是府兵盡廢又以天下承平久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揶耻之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十四年安祿山反內郡皆無武備上始募兵爲守禦之計而已無救於天下之敗矣

德宗時陸贄上疏論關中形勢曰王者蓄威以昭德備

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基也太
宗列置府兵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今關輔之間徵發
已盡宮禁之內備衛不全苟一有竊發犯闕者陛下何
以備之上不能用未幾涇原軍作亂長安無備上如奔
天
穆宗即位兩河畧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
宜銷兵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
逃死上從之軍士落籍者衆皆相聚爲盜及朱克融王
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

後唐莊宗詔諸州鎮無得修城毀其守具薛昭文上疏
諫不聽
明英宗北狩景泰初立侍講劉定之疏言練兵之獎兵
士受衆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手不習攻刺之法足
不習坐作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或
負販以爲商或技巧以爲工一日率以臨敵幾何其不
敗哉

法
漢渤海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捕制宣帝拜龔
遂爲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
遠不霑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
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耶上曰選
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
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
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悉

罷捕盜兵吏遂單車獨行至府開倉廩賑貧民盜賊聞
遂教令即時解散皆棄兵持鉤鉏於是悉平
京兆尹張敞罷數月吏民解弛枹鼓數起冀州部中有
大賊宣帝敕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敞到部盜賊
屏息
光武帝爲蕭王時追擊銅馬諸賊悉降之諸將疑賊而
降者亦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
乘輕騎按行部伍降者更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
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後赤眉擁立劉盆子帝命

馮異討之赦異曰三輔遭亂元元塗炭將軍討諸不軌
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無使復聚
征伐非必咨地皆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善
戰然好擄掠卿能御吏士無爲郡縣所苦異所至有成
信群盜多降赤眉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赤眉百萬衆
俱降帝陳軍馬令盜子君臣觀之謂曰得無悔降乎皆
曰脫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憾史稱光武封吏始以
王赦盜子以死而仁其所親待銅馬以誠服赤眉以義
而仁其所疎光武眞仁主哉

光武帝以寇恂有牧民樂衆之才命守河內後入爲九
卿胡川盜起光武自將討平之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
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鎭撫吏民受納餘降時東郡濟
陰盜亦起帝以耿純嘗爲東郡太守威信素著拜純大
中大夫東郡聞純入界盜賊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退
建武十六年郡國群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
去復屯結帝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摘五人共
斬一人者除其罪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
於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

不閉

北魏寇盜群起魏主嗣引八公議之崔宏曰聖主御民
務在安之而已不與較勝負使赦而不從誅未晚也於
是悉赦其罪遣兵討餘寇平之此與光武帝之許相斬
除罪皆處盜之良法也

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
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
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
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明太祖命鄧愈戍守襄陽令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徠
未附山寨爲書賜鄧愈曰子命爾守茲土汝若惠愛加
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脇從者望風來歸勿妄殺無罪
有罪亦宜詳審古之良將仁義爲先勇畧次之汝能自
勉則邊境可寧子無外顧矣

戒

秦二世時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
使者至二世問之對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
今盡得不足憂也二世大悅於是天下盜益多秦以敗

漢武帝以兵興財匱東方盜賊滋起於是作沈命法凡群盜起而不發覺及覺而捕不盡得者二千石以下皆論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蔽以文辭避法焉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救盜邊糧升以上皆斬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有數人坳執竟謂之曰為我奏至尊自古帝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噍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夫盜一錢者坐以死盜萬錢者又何以加之哉及煬帝時盜盡取回洛之倉而法不能行此豈碎以止碎之道耶

元順帝至正七年沿江盜起剽掠無忌宋文璟上言集慶村花山賊僅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宜亟選智勇授以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稅之地恐非國家之有不報

明武宗正德四年四川保寧流賊劉烈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聚衆作亂至十餘萬侵掠陝西湖廣等處正

德六年四月江西盜起贛賊犯新淦靖安賊據越王嶺華林賊破瑞州府七月霸州賊劉六劉七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趙鳳子等分掠河南破裕州入泌陽劉六等復走黃州襲九江下南京分掠南北所至殘破民罹鋒鏑時群姦在朝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寇盜之熾實上有以致之也

懷宗時群盜始於饑民成於潰兵使當時應變有方解甲歸農賣刀買犢非異人任也及至蔓延莫制中原版圖蹂躪幾盡明之亡以群盜而所以潰壞莫救則不能不致斃於羿盜之無術也

龍興造

法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爲遂已之

明帝大起北宮時太旱鍾離意諫閉兒冠上疏曰自古治天下不患宮室之不廣而患萬民之不安宜且罷止以應天心上卽時罷之遂應時澍雨

唐太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官室而民怨叛者病人利已故也夫美麗珍奇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營欲修洛陽宮張圍素上書極諫上善之賜絹二百匹曰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

宋太祖弟益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翊善姚坦獨俛首王嘗使視之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從民租出真血山耳時帝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

太祖嘗退朝指宮中隙地謂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天下怨之汝等當常存儉戒洪武二十七年罷建岷王宮殿上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今雲南軍餉轉輸民力勞苦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民富力紓作之未晚

世宗嘉靖三年上以四方災異命上下同加修省大學士費宏等言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斂工匠不

能停戚則民力勞於奔走請罷至德殿等工俟世廟及
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上納其言併罷仁壽宮
戒
商紂造鹿臺爲瓊室玉門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廣
沙丘苑臺立宮中九市於是百姓怨望
梁伯嬴氏好土功而民病秦人因其民之潰遂滅之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門前年秦拔宜
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
詘舉贏者也門成而昭侯果薨

秦始皇以咸陽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
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
可建五丈旗又分造於驪山關中計宮三百役隱宮徒
刑者七十餘萬人未發身死沙丘僅及再傳付之楚人
一炬突是可爲萬世鑒也
漢武帝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爲之有仙
人掌以承露又作通天臺與建章明光諸宮惑神仙耗
財力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魏明帝大營宮室司徒王郎見百姓貧困上疏曰

昔向戌欲成樂兒之垣故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及
國漢文欲快租業故罷露臺衣弋綈願悉罷營建以勤
耕農習武備爲事後復作洛陽宮又欲平北邙以作壽
觀侍郎王基上疏曰民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
舟願陛下留意舟水之喻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春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
間皆以沉檀爲之珠簾寶帳服玩瑰麗每微風至香聞
數里曾不五年爲隋所滅
隋煬帝命楊素營東京宮室收宇文愷封德彝等營顯

仁宮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自長
安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
海爲方丈蓬萊諸山海北有龍鱗渠緣渠作十六院窮
極奇麗後唐太宗破隋命焚毀之
唐憲宗既平淮蔡修心漸生修龍德殿浚龍首池起永
暉殿於是土木寖興裴度等切諫不聽
宋徽宗宣和三年萬歲山成是役也更歷六年極土木
之盛殫億萬之財天怒於上民怨於下今日欽民貧明
日勞民力如是而家國有不底於覆亡者哉

卻貢獻
法

商王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兆民懷之

周武王時西旅底貢厥獒召公以獒非常貢恐啓人主異好作書訓王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旂在前屬車在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詔令四方毋來獻

光武帝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獻寶劍值價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時四海既平而帝兢兢畏謹畧不自滿假聖主哉

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和帝以唐羌上書諫止救大官勿復受獻

晉程據獻雉頭裘武帝焚之於殿前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唐德宗即位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諸國累獻馴象上命縱之荊州之陽又縱豹貙鬬雞獵犬之類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聖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元世祖時回回李可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為當留此錢以周貧者

仁宗諭近臣曰回回以寶鬻於官朕思此何足為寶惟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明太祖時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上却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洪武元年蘄州進竹簟上曰未有命而來獻受之則天下閒風爭進奇巧勞民傷財自此始矣

詔今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洪武五年河南民獻白兎命放之野洪武六年滁州貢人參上以其勞民却之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死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割穫之時朕親往視之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物其得貽謀之道也

宣宗宣德五年朝鮮國王李祹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諭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孝宗弘治十六年保定府獻白鴉詔斥遣之

戒

隋煬帝幸江都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餘極水陸之珍帝又北巡過雁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爲博陵大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食競爲豐侈

唐德宗貞元四年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先是李泌諫自古天子無私財願陛下勿受貢獻至是復徵斂之自此以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羣鼻在四川有日進

刺史進奉始於裴肅幕僚進奉始於嚴綬增斂百姓滅刻吏祿竭府庫以進奉上皆擢用之而唐祚日微矣

抑祥瑞

法

漢光武帝在位三十年京師醴泉湧出赤草生於水涯郡國頻上甘露群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帝自謙無德郡國所上輒抑之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永平六年五雉山出寶鼎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教多僻何以致茲自今章疏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

唐太宗貞觀二年有白鵲搆巢於綏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瑞在得賢此何足賀豈有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命驅鵲於野外

德宗初即位澤州刺史李暹上慶雲圖詔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

文宗太和末鄭注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有甘露之

變杜悰曰昔河圖洛書皆有益於人故足為尚至今時無之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上
草木之瑞何時無之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上
善之詔諸道不得以祥瑞聞
唐烈祖初行郊祀州郡競言符瑞上曰譴告在天聰
明白民咎以臨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慭失之符瑞
何為哉皆抑而勿揚
宋仁宗皇祐三年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
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焉足尚哉
元文宗至順二年司徒香山陳祥識進陶弘景負扆曲
几象侍史館詔翰林諸儒臣議咸以為唐開元間薛讓
唐武后鼎銘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此小臣之諂而宰
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若從其請恐啓諛佞之端事遂
得寢
明太祖洪武二年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穗者群臣
皆賀上曰朕為生民主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
理不為近習所蔽則幾矣
宋真宗納王欽若言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奉之以下帝
再拜受之盛以金匱有大中祥符三篇孫奭言於帝曰
曾何損於聖德十二月甘露降於鍾山群臣稱賀上
允素請告廟須示史館上曰朕存心驚惕一生騎逸安

知嘉祥不為災畏乎告宗廟須史館非所以垂示於天
下後世也
戒
宋有崔生解史占曰吉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宋王遽乃
起兵滅滕敗齊楚魏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天下謂之
桀宋齊伐之國以不祀
漢宣帝好言祥瑞少府宋畸坐讓鳳凰不下京師左遷
他日鳳凰皆集京師即位之後鳳凰凡五見是何帝世
鳳凰之多乎自是神雀黃龍芝草甘露紛紛言祥瑞矣
豈不惑哉
隋文帝好機祥小數王邵采歌謠緯誠曲加誣飾揆皇
隋書感志三十卷上之上令宣示天下後煬帝大業十
一年高德儒指野鳥為鸞百官畢賀夫人主能滿心窮
理不為近習所蔽則幾矣
宋真宗納王欽若言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奉之以下帝
再拜受之盛以金匱有大中祥符三篇孫奭言於帝曰
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上默然三司使丁謂
上封禪祥瑞圖又獻芝草三萬七千本四年祭后土於

汾陰六年獻天書於朝元殿孫奭諫曰山芝野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狎賀將以欺上天而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而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而後世不可惑上嘉其直而不能從

弭災異

法

商王成湯時八年七旱王乃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商中宗即位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七日大拱王懼問伊陟陟曰妖不勝德王之政其有闕歟王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殷高宗祭成湯及彤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王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祀六服來朝

周宣王遇旱而懼側身修行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世稱令主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賴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漢董仲舒對策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有失

道之敗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
警懼之或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唐太宗貞觀二年蝗自入苑中見蝗捕數枚吞之
祝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我之肺腸左右皆諫
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是歲蝗不爲災
明皇開元七年上因日食素服撤樂宋璟奏曰臣聞日
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
修德也圖圖不擾兵甲不瀆所謂修刑也臣願陛下至
誠以行之上嘉納其言

宋太宗端拱二年四月不雨上遣使祭獄於諸州是夕
雨彗出東井上避殿減膳大赦是夕彗滅按太宗德政
一新霖雨大降彗亦尋滅天人感應勢若轉圜矣
真宗咸平元年彗星見吕端言應在齊魯分上曰朕以
天下爲憂豈直一方耶詔求直言避殿減膳釋杖罪以
下囚三日而彗滅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十月彗星入紫微垣光芒尺餘帝
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星
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

楫以通之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
頻歲有之善用其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
鑑也
明太祖救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
常情閭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儆心朕命天下勿
奏祥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
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令天下遇有災
變即以實上聞洪武十三年雷震奉天殿上曰上天垂
戒朕思治理恤民爲先其王府一切役作詔悉停罷

憲宗成化七年彗星屢見西墺太微北近紫宮大學士
彭時言天心仁愛其譴告警懼至矣因進修德大端安
民大要七事曰正心術謹命令親接見慎賞罰納諫諍
勵官守恤軍民上嘉納之
孝宗弘治十四年正月朔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
處地震有聲地裂湧水如河馬文升上疏勸上修省刻
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念國用之
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憫畿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
地上覽奏嘉其忠愛悉議行之時上勵精圖治受言納

誅故雖有災變而聖德益光

戒

漢成帝即位之後如兩月相承殿中隕石四月雨雪二日江河之變災異凡八見而帝不能修德挽回天心外戚愈盛女寵愈多無救於後代之亡矣

哀帝時災異屢見息夫躬勸上命大將軍行邊斬一郡守以立威慝變上問王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乎

東晉孝武帝時長星見帝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按聖王遇星變則恐懼後世遇星變則戲喻若秦王生謂太白爲渴入井晉武之勸長星杯酒是也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穀洛水益越二月而武氏入宮至高宗以武氏爲昭儀越一月而水入寢殿然則災變之由有自來矣

元順帝時太白晝見經天山崩河決日食地震春旱冬雷龍戲無之至正九年襄陽童子生甫周歲晨四

人容貌異常其變亦已甚矣至正十年二星隕於耀州化爲石如斧形帝在位三十六年之中災異至不可勝紀而帝方日事遊宴曾無一修省之事欲求天下之治何可得哉

明正統中天象示異陝西山移黃河改徙殿基生荊棘時王振擅權諱言災異益賊不可過天意不可回未幾而遂有土木之變矣

神宗萬曆三十六年浙直數郡水災千里巨浸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秧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圩岸衝決廬舍傾頹暴骨漂屍棄妻失子甚至舟航徧於陸地魚鼈遊人家蓋誠異災也

平賞罰

法

晉悼公用魏絳和戎之策遠至邇安遂會諸侯以服鄭
鄭人賂晉以歌鍾鎛磬悼公曰賞國之典也以其半賜
魏絳絳於是有金石之樂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
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東方以寧是子不事
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
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凍餒昔趙人
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
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竦懼
莫敢飾非齊國大治強於天下
漢光武帝在軍中有令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
光武以遵奉法不避擢為刺姦將軍訓諸將曰當避祭
遵吾令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及即位寄出
猥車夜還上東門候邳彤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

於門間彤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中東門入
明日彤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今陛下夜以
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上賞鄧彤而貶中東門侯

戒之

商紂荒淫臣有梅伯者性忠直數諫諍怒殺之有雷開
者性阿佞進諛言賜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
漢元帝時諸葛豐上疏數稱周堪張猛之美及石顯等
譖堪猛用事上頗疑之豐於是上書奏堪猛罪上不直

豐免爲庶人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槪里令夫人君
辨是非定賞罰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行則豐不當免
如其誣罔則堪猛何罪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何以昭
賞罰哉甚矣元帝之闇也
靈帝中平二年傅燮討黃巾賊有功當封宦官趙忠遣
人語之曰傅南容少答我萬戶侯可得也燮正色拒之
忠惡燮出爲漢陽太守燮戰死於賊漢之亡也宜哉
後唐莊宗時梁引兵襲晉陽城幾陷者數四代北故將
安金全往說張承業請以庫甲相授帥子弟數百人夜
出擊梁梁兵大驚遂與石君立共擊梁兵大敗之莊宗
性矜伐以晉陽之功策非已出不復行賞識者於此已
知莊宗之不克終矣
五代自明宗得國厚賂將士自是相尋後唐廢帝命有
司百方斂民財及竭左藏舊物與諸道貢獻乃至后妃
器物簪珥皆出之以賞將士李專美曰國之存亡不專
繫於厚賞在乎修法度立紀綱今財力盡於此矣若徒
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
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御史張禎上疏言自四方有警調

兵六年大失激勸將帥隱敗爲功指虛爲實是以有覆
兵之將有殘民之將陛下曾無顯罰而反以克復受賞
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且不保況以地方有限之費而
供將帥無窮之欲哉疏奏不省
明武宗時群盜並起命伏羌伯毛銳太監谷大用兵部
侍郎陸完討之寇所至殺掠銳等未嘗一彰撻伐也往
劉六等天殞其命以舟覆盡殪而當時諸臣冒功陞賞
者千餘人先是督臣馬中錫以玩寇下獄論死而谷大
用等封拜崇顯是尚可謂賞罰之平哉後給事中夏言
疏曰正德年間各處軍功奏帶之數太多紀綱之大失
實而武選之法盡壞矣
熹宗時奉聖夫人客氏及內侍魏進忠賞賚優渥御史
王心一言文武將吏暴露邊境而惟以私恩爲惠恐
天下議陛下先左右而後驅場也不聽

厚風俗

法

周文王化行江漢虞芮二君爭田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君感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

漢章帝以毛義鄭均孝弟清修下詔褒美賜穀千斛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風世

惠帝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唐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幸其宅賜以縑帛

南唐烈祖州縣言五代同居者七家陳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共坐有犬百餘共牢一犬不至諸犬不食

唐主皆旌表其門閭復其徭役十七年旌表山陰縣

宋太宗即位以風化之本孝弟爲先有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命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

江州陳崇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婢妾人無間言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至陳兢之世子孫益衆常苦乏食太宗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以旌義門

元仁宗延祐元年汀州寧化縣民賴祿孫因飢亂負其母挈妻子入山避之盜至祿孫守母不去盜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我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呴之盜相顧駭歎有掠其妻去者衆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明太祖洪武五年詔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悉實開奏表門閭如制

洪武六年詔天下女子非四十以上者不得爲尼著爲令

洪武十五年詔有司旌表遂東高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眞定孝婦劉氏孝於其姑甯氏上賜以衣鈔官爲護送其姑之喪表其門閭復其徭役十七年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又鈞州人張宗魯以瞽子而事母至孝帝命旌其門二十六年上以浦江鄭氏王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下詔褒異簡拔二家子弟鄭濟

匈左春坊左庶子王勃爲右春坊右庶子三十年命天下人民毋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敎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一里之內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互相助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歸厚矣

成祖永樂十七年命儒臣輯錄古今爲善陰騭之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詩復輯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敎者得二百七人上於各條之下親爲論斷并系以詩各大爲十卷頒行天下學校

孝宗弘治六年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二人各旌曰義門烈婦三人各旌曰貞烈當時風俗雍雍乎厚矣此出上能明人倫之效也

戒

漢文帝時賈誼上書曰自商鞅遺禮義棄仁恩秦俗日敗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夫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不爲寒心哉改

務明斷

法

漢昭帝元鳳元年上官桀等詐令人爲燕王旦上書言霍光專權自恣擅調益幕府校尉欲共執退光光入免冠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驕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後上官桀等以謀反伏誅唐臣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燭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

唐太宗禁上書告訐者詔曰朕開直言之路欲以利國也而比來封事多訐人細事自今有爲是者常以讒人罪之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可謂明且遠矣真爲君長之道也

敬宗寶曆二年裴度求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時民間有緋衣小兒之謠而度宅居長安城中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言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訪待度益厚遂用爲相度諫幸東都及制御幽鎮上皆納之

宋孝宗以劉珙劉珙知樞密院事珙入言英主之能事必合衆智而質之以公若棄衆謀徇私見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以乘之矣帝亟稱善

元仁宗以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有間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委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曷嘗爲榮叔叔何爲也復厚賜之

明太祖洪武八年丞相胡惟庸以禮部郎吳伯宗剛直惡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爲國大蠹上覽其奏即召還

擢用之時咸服上之明斷

宣宗用顧佐爲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奸猾吏有告佐枉人重罪者上謂楊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小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鞫之實千戶被清殺人當死故之誣告上途誅之

英宗復辟之後留心政務厭黃吉祥石亨等干預政事以語李賢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上善其言

世宗嘉靖十三年張容奴郭祿爲容所逐思有以陷之乃誣奏容妻陳氏衣男子服悞疏闚入午門前奏容與親王交通劾臣張孚敬言近年無藉小人競爲浮辭嘯詐人財此風若長大傷皇上平明之治上察其誣罷諸奏重典中外大悅自是告訐風少衰

戒

漢成帝委政大將軍王鳳京兆尹王章奏封事言宜選忠賢以自輔因薦馮野王上然之王鳳使尚書劾奏章致之死夫人君於其臣知其姦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善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既嘉其忠而不能去石顯成帝之於王章既納其說而不能免於死甚矣帝之不明不斷也

晉惠帝性愚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左右戲之曰在官地者爲官在私地者爲私時天下荒饉百姓饑死上聞之曰何不食肉糜其闇如此卒貽晉國

宋度宗時賈似道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者爲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似道每以去位邀君度宗至涕泗拜留之

馬廷鸞曰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大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按廷勦三不知之說南宋之亡夫於此矣

明神宗時王錫爵疏曰六部大臣皇上當審定其人品人品定則雖百人譽之必不以朋黨致疑百人毀之必不以疑昧投杼用其身當使之安其職惜其才當使之全其體此乃所謂眞惜若成也上不能用

夏王禹飲旨酒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絕旨酒

漢文帝時方士新垣平使人持玉杯闕下獻之平言於上曰闕下有寶玉氣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上悅之平復言周鼎在泗水今汾陰有金寶氣於是治廟汾陰以伺鼎出已而覺平所言皆詐遂誅平

武帝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天子乘輿清道而行中道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驅丘墟輕萬乘之重以爲樂竊爲陛下不取上善之

唐太宗宴群臣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各自求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唐明皇避宮下江南取鸂鶒鴻鵠等欲置苑中所至頻擾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路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敕謝之

縱散其鳥

憲宗問裴垍爲理之要當何先垍對曰先在正心蓋人主之興亡係於一心之好惡垍之對君誠可謂不負所學矣

宋太祖因霖雨河決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告諭願歸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遣之

元武宗嘗御五花殿阿沙不花見帝容日悴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蘗是好姬嬪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孰爲朕

言遂拜右相

明太祖謂近臣曰人君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談則巧言者進夫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談不如好直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嘗謂宋濂曰古之帝王當要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泰即神仙也漁對曰漢武好神仙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

洪武五年內使奏增餉虎肉大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舍獸悉縱之

戒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與狄戰於滎澤國人授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予何能戰衛師收績遂殺懿公

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李少君言可使丹砂化爲黃金於是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方士欒大言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復

因公孫卿言親幸緱氏觀大人跡命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以望幸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上乃還後欒大等以誣罔伏誅由干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罷之上感悟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歎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武帝之窮兵中於嚴助之一試而其事神仙中於李少君之一試其後文成以致鬼中五利以闕非中公孫

賢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

以仙踪中珠崖之建珉瑁中之也祥洞越窩之開桐醬
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葡萄中之也數者交
中武帝之志荒矣人君之好尚可不謹哉
元帝好音樂置鼗鼓殿下自臨軒檻上陳鋼九以擿鼓
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皆莫能及而是時
石顯弄權賢人僇辱漢治日衰何益於治哉
東晉孝武帝溺於酒色委政於琅琊王道子道子亦嗜
酒相與日夕酣歌賄賂公行尚書陸納望宮闕歎曰好
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

唐明皇好音樂教宮人舞霓裳羽衣曲以山車陸船載
樂器往來又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後祿山破長安悉
驅樂工舞馬以洛陽
宋徽宗命宦者童貫製御器於杭州曲盡奇巧而財物
悉科於民帝復垂意花石以朱勔領應奉局號花石綱
舳艫相御於淮水凡士庶家一石一木勔即用黃封識
之百姓重困方臘遂因民怨作亂旬日衆至數萬人
明武宗好養畫眉每日遣使至光祿索子雞頭數十作
蠲眉食光祿寺少卿楊瑋大加裁損上怒黜之

世宗嘉靖十九年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朝用
以燒煉術因郭勛以進復獻黃金助工需壇上悅授是
銜後術卒不驗吏部尚書熊浹諫止其仙上不聽以世
宗之英察而猶惑於方術甚矣人主之好尚不可不謹
也

漢武帝窮兵黷武用度大乏以富商大賈冶鐵煮鹽以
累萬金於是更錢造幣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

鐵事桑弘羊以計算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公卿又請
算及民車船自是商人始困民不聊生矣

陳後主任沈客卿陽惠朗等督責苛碎聚斂無厭關市
之稅歲入數十倍後隋滅陳斬沈客卿等

唐德宗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度都官
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借其餘以供軍
計上從之詔借商人錢又括僦櫃質錢凡蓄積錢皆來
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計并借商所得總二萬
緡人已竭矣按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
暴斂夫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若失民心則不
可得而救也

明神宗好言利礦稅之外天津有店租廣州有珠榷兩
淮有餘鹽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鹽茶重慶
有名木湖口長江有船稅荆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
油布雜稅莫不設端分職橫肆誅求比之漢室之牢盤
熙豐之手實曾未若斯之酷也侍郎馮琦之疏曰皇上
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群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

示誠信

注

商王成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天下歸之

晉文公圍原三日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

秦王使甘茂約魏伐韓茂還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問其故對曰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者非特三人臣恐王之投杼也王乃與茂盟於息壤曰寡人勿聽也茂攻宜陽五月不拔樗里子公孫奭等果讒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益兵佐茂遂拔宜陽城

明太祖謂儒臣曰人之疑信信心常出於公正疑心多起於偏私因令諸臣撰疑信論

仁宗即位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冊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謬等皆國舊臣協心贊務凡文

有闕失或群臣言之而未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矣

孝宗弘治十七年右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上語劉大夏曰卿為朕言之朕以天下事推誠付卿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先歸乎珊聞之泣下按孝宗待臣下推赤心置人腹其至誠惻怛之意藹然溢於言表宜乎諸臣之感泣而矢報也

戒

唐德宗性多疑忌陸贄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天下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廣陛下有過慎之防有先事之察是以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臣願陛下以此為戒

明憲宗命太監汪直督旗校刺外事給事中孫溥言衛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厮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上不聽

神宗末年上下壅遏制宜藥向高疏曰皇上閉寒日深務與臣下隔絕惟握不得捌其忠六曹不得衆其職至

於閫臣家卿亦視若可有可無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神明不測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

虞帝舜封帝堯子朱於丹淵謂之虞賓以示弗臣

夏王禹以商均為賓後少康卒賴有虞氏以復夏統

周武王踐祚追思元聖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紂子武庚於殷後武庚叛封微子啓為宋公用殷之禮樂作賓於周

南北朝時劉宋為晉諸陵置守衛世皆賢之

齊武帝命沈約撰宋書約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薄事帝曰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

隋文帝詔故國子孫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

唐高祖始即位即錄用隋之子孫蔡王智積等由漢以來最為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宋太祖伐蜀蜀主孟昶舉族與官屬至汴待罪闕下帝備禮見之封為秦國公後破南漢劉鋹出降封為恩赦侯鋹在國時多置陂以毒臣下上一日幸講武池賜以

庖酒銀疑有毒捧酒泣曰臣違朝命罪固當誅然陛下既待臣以不死亡全生成之恩上笑曰朕推心置人腹與有此耶命取銀酒自飲之別酌賜銀銀大慙謝開寶三年詔修前朝諸陵被盜發者凡二十七陵有司備法服以禮重葬所在長吏致祭按太祖澤及前代其延祚三百而爲創業垂統之君寧有忝哉

仁宗嘉祐四年封周世宗後柴詠爲崇義公給田十頃以奉周祀此與有周三恪之封何以異哉仁宗洵聖君矣

理宗淳祐九年以周世宗八世孫柴彥穎襲封崇義公

宋之禮卿前代最爲篤厚云

明大祖洪武三年李文忠途元主孫至京師省臣馮宻請獻俘於廟上曰武王伐殷曾用之乎宻曰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乃賜第宅於龍山封爲崇禮侯上嘗與侯系諭宋元興替素言元楊璉真伽發宋理宗顱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上歎息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元又非世仇既乘其弱取之何復肆酷如是卹命业平守將吳勉訪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敕葬於故陵尋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修而祀之洪武九年躬祀歷代帝王遣官祀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守之三年遣使致祭

北齊主洋天寶十年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因殺魏宗室二十五家復殺元氏七百二十一人後太子殷立未幾死於常山王演之手豈非天道哉

元西僧嗣占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楊璉真伽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及大臣墓凡一百八十一所取其金玉棄擲遺骨雜牛馬枯骸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上以壓之百姓過者無不流涕

保全功臣

法

樂殺圍齊二邑三年未下或譖之燕昭王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殺感其詿以死自誓

龔陳湯以言事不實下獄谷永上疏曰君子聞殺辱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今坐言事非是欲致之大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也哉竊恐陛下忽跛辱之聲而忘帷蓋之施非所以勸死難之臣也書奏詔特赦湯

光武至薊王郎兵逼之舍食道傍至蕪蔞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南宮遇大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燃火光武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及光武即位命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人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恐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後入朝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無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巾車鄉異舍為漢兵所獲

光武釋而用之故也史謂馮異握重兵居形勢之地光武會無纖毫嫌疑乃以章示異坦衷共白其仁恩信義

視西漢之初高出雲霄之上矣

光武帝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鄧禹賈復知上意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全功臣每上不以吏職責之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印綬皆以列侯就第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曲容宥其小失故皆永保福祿無誅譴者保全功臣西漢所莫能及也

唐太宗宴貴臣於慶善宮有班在尉遲敬德上者敬德怒之又拳毆任城王道宗帝不懌曰朕欲與卿等共保富貴子孫不絕而卿數犯法乃知韓彭菹醢非漢高祖之罪也卿宜勉自修飭敬德由是懼而自戢謝絕賓客

後享年八十有四帝之保全功臣超絕百代矣

德宗時李晟有興復大功上忌晟威名張延賞等謄謗於朝晟聞之晝夜泣曰為之腫時李泌初拜相與晟等入見上謂泌曰朕欲與卿約慎勿報讐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

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蓋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側恐中外之變復生也上以爲然成燧皆起泣謝幸賴以保全

宋太祖欲收藩鎮之權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日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

爲之守信等頓首曰天命已定誰敢異心上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

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之業多買歌兒舞女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明日皆稱病乞罷典兵於是各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帝立誓不殺功臣言官藏諸太廟蓋誠英仁之主也

太宗宴趙普於長春殿作詩餞之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故擇善地以處之因詩道意

耳宋琪對曰如是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戒

越句踐與其大夫文種范蠡深謀二十年竟滅吳蠡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遂去越遺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或讒種且作亂賜劍死

韓信爲漢高帝謀定三秦破魏取代伐趙滅齊蒯徹說信曰將軍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則天下相率而朝於齊矣且勇

畧震世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今將安歸乎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而倍義乎遂不聽徹項王滅改封信爲楚王高帝用陳平計僞遊雲夢縛信歸京師封爲淮陰侯後陳豨反代地人言信與豨通呂后紿信殺之滅其族史謂信有定天下之功而不能宥其子孫眞少恩哉

漢高帝擊陳豨徵兵於梁梁王越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梁太僕得罪走漢告梁欲反呂后勸帝誅越滅其族梁大夫欒布言於上曰方陛下困於彭城王一顧

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

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大殺京民之怨逆者韓國公李善長請免其黨數人上大怒賜善長死以善長黨於胡維庸遂以肅清逆黨事備條亂臣二十人情辭播告天下所誅殺者甚衆兵部郎中王國用論奏善長冤狀曰事枉冤延天下聞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竟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

商王成湯克寃克仁兆民允懷遂立商統載祀六百

漢文帝時鄧通爲大中大夫至貴也一戲殿上則丞相得以檄召而議斬太子君之儲貳梁王君之愛子也一不下司馬門則公車令得以劾奏而遮留郎中令小臣也得以妃妾之分而撤夫人之坐席軍門都尉冗官也得以將軍之令而遏天子之乘輿此文帝之弘量所以爲聖主而漢治益興隆也

宣帝以夏侯勝爲諫大夫勝爲人質樸守正或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益親信之嘗入見出郎適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若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

邯鄲人者王郎詐稱成帝子興立爲天子燕趙皆應之追擊光武光武進軍拔邯鄲追斬王郎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夫天下大器也豈淺量者所能舉哉時天

下未定使非光武明識大度則左右前後孰不惧疑能
遂定帝業乎此光武所以不可及也
章帝時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
崇聖道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鄭玄梁郁上書告駰僖
誹謗先帝刺議當世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
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
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陛下即位以來使所非
實是固應後改倘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章帝詔
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南唐降於周世宗遣子入貢世宗問之曰江南亦治兵
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向爲仇
敵今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至後世
則事不可知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
孫計唐主於是始城金陵增戍兵按世宗武則討之服
則懷之誠可謂宏規大慶之主也
宋太祖大度有容趙普嘗以微時所不足於帝及已者
爲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

開寶四年南唐密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上聞太祖曰
此不可不受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及唐使來朝常
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驚服太祖之偉
度
神宗元豐三年蘇軾以詩辭怨謗侮慢爲李定等所劾
遮赴臺獄王安禮從容言於上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
言語文字罪人上然之王珪復舉軾詠檜詩云根到九
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
之於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耳何預

朕事遂得輕貶
明太祖洪武元年王禕上疏曰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
厚以存心寬大以立政昔周家以忠厚垂八百年之基
漢室以寬大永四百年之曆簡冊所載不可誣也上嘉
納之
成祖永樂九年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彝
古所上書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上曰
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耳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
中上書有干犯語言悉毀之帝王之度當如海納百川

無所不容豈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戒

衛詞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僻而陪祓者陽之席令大驚以爲神又使人過閱市略以金帑而召問有客過與汝金閱市大恐然自矜小察無救於亡

漢宣帝綜核庶務治稱中興然量不容物平通侯楊惲以語言見廢惲作種豆歌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又曰縣官不足爲盡力帝惡之當大逆無道腰斬夫楊惲種豆一歌識時之意少蘇軾畫龍諸作刺君之意深夫何

宋神宗能恕軾而漢宣帝不能赦惲且當時益寬饒韓延壽之死皆不厭衆心共爲宣帝善政之累多矣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趙文華劾吏部尚書李默部試策問漢武征伐四彝而海內虛耗黷意功成准蔡而晚棄不終語意謗訕上怒下李默獄刑部擬子罰父律絞竟死於獄三十九年中允郭希顏上安儲疏內有建帝立儲四字上以立子爲儲帝誰可建者禮科藍瑛等擬妖言律斬之傅首天下梭帝多以辭語殺人是豈帝下之意哉

宥過

法

陳平因魏無知求見漢高帝帝怪之拜爲都尉使典護軍平嘗受賂周勃等言於上高帝仍魏無知讓之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臣進奇謀之士以利國家受金之事何足疑乎高帝益幸平卒藉其計以定天下史謂高帝能不以小棄大君臣之間表裏洞達此士所以樂爲用也

漢文帝因張武受賂金錢事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群下皆感化焉

光武帝閘洛陽數月朱鮪與帝有舊隙堅守不下帝令岑彭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自知罪深不敢言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鮪遂降封扶溝侯

唐太宗因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廷賜絹數十疋謂侍臣曰彼有人性得

絹之暴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舍既工役之何益厥後順德祈節爲政不通餉問遂爲術吏此英主之所以鼓舞一世也

朱元祐元年呂惠卿鄧綰等皆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

戒

隋文帝性猜忌每於殿廷殺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患令史賊污私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夫堂王立政尚有宥過之條而況可誅人入死地哉此暗祚之所以不長也

唐德宗性多忌刻陸贄上疏曰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寬容而無妬忌斥遠以飭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行法而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後用誰不增修上不聽

宋哲宗時蔡確久失位常遊車蓋亭賦詩十章吳處厚幼其誘訕議置於法范純仁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之間誅竄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不可開端也不聽流確新州

巡幸

法

綱目書巡行者四君惟漢章帝祀孔子舉古典禮文治彬彬視秦皇漢武之求神仙隋煬之盛武衛眞若天淵矣

梁武帝祀南郊時有請封禪者許懋建議曰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不足法也帝嘉納之

唐太宗時群臣請封禪上曰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豈文帝之德不及始皇耶魏徵亦以車駕東巡供頓勞費爲諫事遂寢

明成祖永樂十四年禮部郎中周訥請巡狩封禪尚書呂震贊之上曰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昔魏徵諫封禪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乎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戒

周穆王得八駿馬升崑崙之丘觀黃帝之宮行萬餘里

王歎曰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謀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造父以善御得幸王欲肆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秦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德封泰山禪梁父又東遊陽武登之罘召博浪之擊始皇大驚

隋煬帝欲幸江都命王弘等造龍舟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相望於道及發顯仁宮出洛口御龍舟挽船士八萬餘人舳艫相接二百里後自伊闕還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天下怨之

明宣宗頗好微行楊士奇諫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徧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擾擾塵埃變起倉卒何以備之後旬餘果有二盜吏捕之急私挾弓矢伏道旁林莽中謀作亂爲校尉所獲上歎曰士奇言不虛矣

武宗寵幸江彬彬欲挾上自恣誘爲西北之行既幸宣府營建鎮國府第復幸大同正德十二年迎春於宣府備諸戲劇十三年上復北幸度居庸關駐蹕宣府大治行宮聿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初上厭大內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

矣十四年上發太原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
冒風雪以行有司具輦却弗御時宰王宸濠反帝下詔
親征遂至南京遊宿望江樓至揚州漁於范光湖過滿
江浦上自泛小舟漁於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而
出上寵仰群小遊樂無節群盜並起變亂日生遂爲有
明失德之君豈非後世之永鑒哉

法

殷高宗恭默思道重譯來貢白雉服多用翟羽
周武王威德遠暢肅慎氏貢楛矢石砮王欲昭其令德
之致遠銘於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示後世子孫使永
監焉
周成王時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周公
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貢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
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
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周公歸之於
王致薦於宗廟作越裳操使者還述其歸路周公錫以
輜車五乘皆爲向南之制號指南車
漢文帝以南越王佗稱帝不奉詔令帝遣大中大夫陸
賈使南越賜佗書曰問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長沙苦
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能獨利乎必多殺將吏以爭南
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通使如故
佗得書稱謝下令國中曰漢皇帝賢天子也今去帝制
願長爲藩臣奉貢職天孝文一紙書賢於十萬師此豈

非德懷之效哉

明帝十七年益州刺史朱黼宣示漢德威懷遠彝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菆作詩三章歌頌之

唐太宗時外國歲來朝貢朱髮綠睛服裝詭異皆自古所未通者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年疲斃百姓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戶乎

宋太祖開寶九年吳越王錢俶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賞賚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納後亦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高麗趙位寵以四十餘城附金金世宗不受曰候綏臨弱邦豈助叛臣執付高麗按此則世宗之賢於梁武遠矣

明太祖洪武二年以書賜高麗國王諭以持危保國之道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洪武十一年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皆前代通里所未通者十六年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酋

諭內附洪武二十五年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於國子監上優禮遇之

成祖永樂二年福建布政司奏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道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上曰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正宜嘉卹豈可利其有而籍之鄭有普人猶能援人於危況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船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遵之去永樂六年西洋諸國各遣使來朝貢方物自古所未通者凡三十餘國永樂九年鄭和等使西洋還經錫蘭山國其王亞烈若奈兒貪暴謀刼和舟和等擒其王以歸上曰此何足深較命赦之擇其族屬之賢者立爲王由是遠彝來歸者益衆

戒

秦始皇發諸逋亡人及贅壻賈人爲兵略取南越陵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二十萬戍五嶺天下怨

叛

漢武帝元朔三年東置滄海北築朔方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復事西南彝三年將伐昆明乃作比

明池以習水戰奮揚威武師行三十餘年至成哀之間習漢之餘威西域被印綬者五十餘君然當時外戚擅權內多女寵朝有倖臣譬猶大木遠條枝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幹將傾矣縱使八蠻皆扶伏於闕廷之下亦何補哉故聖王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遠畧而忽通屬其慮遠矣

順帝時武陵太守言蠻率服可增租賦虞詡曰自古帝王不臣異族舊典貢賦增之必叛帝不從永和元年蠻果叛

明成祖永樂十三年議征交趾解縉諫曰自古黷武之使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上不聽遂發兵平交趾自是以後交趾無歲不用兵宣德二年安遠侯柳升敗死於交趾成山侯王通帥師還楊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遂罷征南兵然而中原之人疲於奔命久矣

正統中麓川之役王振主之遂調雲南貴州兵以行正統十三年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彝於孟養率連

兵十年陞秩再數出是貴州苗猺乘間竊發郡戍七反於閩粵宗留反於浙攻閩城邑將士死傷昔唐天寶之盛有事於南明正統之中亦以麓川為意而東南因之騷動矣

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倭寇浙東自宋紹興巡視官不復設倭往來內地久習知虛實亡命又為之指畫鄉導於是東南歲有倭患三十二年海賊汪直徐海等糾漳廣群盜大舉入寇東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十年之內人民流離暴骨如莽賴胡宗憲誘直等降因斬之總兵戚繼光俞大猷大破倭寇沿海始寧而東南百萬民命已肝腦塗地矣後之聖主所當留心於海防也

萬世玉衡錄卷四　終

第 [illegible] 時 議会回答書第 4 反王内

序

孔孟而後濂洛關閩繼生大義徵言晦而復顯乃歷世久遠統緒易紛尤賴醇正篤志之儒相與防維而闡繹之勝國之初詔諸詞臣纂脩性理大全一書萃諸儒之精義爲聖學之階梯其有功於學者甚大也亨少有志於學披覽

是書多歷年所窮以大全原編精微固多榛蕪不少開卷之首冠以太極諸儒之解

雜然繁興後學病之
思欲正其標準更其
次序俾原道盡性之
學止求簡易平實得
孔孟性近性善之本
旨合周程張朱體用
一源之指遡緒言兼以融
會六經浸灌百氏一

切禮樂制度天文地
理兵刑律數之要次
第而條列之庶幾粲
然成章乎受職於
朝碌碌未遑顧常飫聞浙
中潛齋應先生著書
甚多於理學尤遂中
心嚮往者久甲子歲

奉命撫浙下車以來每月之吉集紳士耆艾而勗之以希聖希賢通經學古因周咨此邦之文獻足以激頑勵俗者衆咸推先生葢先生長往已幾三年而

流風餘韻藹然被於兩湖之間人思之不忘如此遂檄有司祀先生於其鄉訪其家嗣詢求遺書其子禮璧禮琦首以性理大中一編進閱之哀然如所夙願不禁喟然

曰治學者至此洵不易
然天之畀之不可謂
覩先生雖以布衣老
不厚矣賢哲之生曠
世而一遇或功業炳
蔚而文采未表於當
無補於聖功卽儒者

殷殷慕道所受之質
未能醇和一本言之偏
貽誤後世使學者猶
不能以無憾今先生
秉淑茂之資爲根本
之學於古今之名理
別其黑白索其精深
反覆再三必求無憾

而後已非所謂沛然
若江河之浸膏澤之
潤渙然氷釋怡然理
順者耶發明之功先
生任之表章之責豈
在我爰捐俸授梓
世之志學者知正
學在此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脩文德
以化成天下
翠華親臨於闕里式宮牆
而陳俎豆錄姬公濂
溪之後裔薄海內外
凜同文之治猗歟盛
哉葢三代以來未有
盛於今日者也醇儒

之生實應景運先生
會膺
徵命以疾固辭他日
詔求海內遺編進列

睿覽知先生名山藏稿皆
足輔養
君德啓沃
聖聰何止石渠天祿增輝

一代著作之選已乎
其標正學而襄萬世
太平之業則以是書
基之矣因妄自附於

先生之桓譚而俟後
之君子論定焉
嵗
康熙二十有五年歲次

賜進士出身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河陽趙士麟拜撰

序十三

丙寅仲春上浣

序

聖人之道集成於孔子而從孔子之門入者莫醇於宋儒蓋立誠立敬自吾夫子已推原於乾坤之卦而精一危微之旨始渙然於三才之合一程子朱子由正學廢墜之餘精研其體用而大啓其關鑰於是知夫子之立說皆以乾道坤道定初學入德之方而循循以造於資始資生

之域通幽明之故而知晝夜之
理不外於斯矣吾友應子嗣寅
束髮勵行從事於立誠立敬者
有年發憤著書以閑吾道所著
性理大中一書首以醇儒歸之

濂洛關閩以爲道統絕續之所
繫而黜揚子雲爲僭統王仲淹
爲僞統黜二家則凡近二家者
所必黜也僭則懼吾道之有桓
文也僞則懼吾道之有莽操也

傳經之徒章句呻嗶似無足錄
而所必存存傳經凡得聞聖人
之言者皆聖人之徒也以田何
伏鄭申毛戴馬左杜公穀諸公

謂之知道則不可謂非聖門之
羽翼股肱則不可也言性言命
而不棄雜儀言治已而不舍治
道謂內則少儀即禮樂所由興
而經濟則至道所存也若放廢
典章而云老莊逃於空虛寂寞

而云証悟吾未見道之合也嗚
呼於鬱而不明散而無統之餘
而得應氏以整齊芟薙之嗣寅
於吾道可謂功臣矣吾嘗與嗣
寅述無極太極之傳私以象山
言不無俊快太過而以極爲中
未爲影響紫陽以太極同於一
物又云人所稟受至善之性即
所謂太極亦未爲融化太極之
說周子手授二程而二程秘不
示人豈亦待人自悟不容指示
增擬議之見歟嗣寅往矣恨未
及竟此論也尚憶癸亥之冬嗣
寅初謝遺簡僅存寻從其嗣君
處假得是編寒宵永漏展卷太
息知吾友平生之志終當表見
於世獨是道統盛衰吾學顯晦
遲速之間實有默主之者此非
其人不能彰闡之也自河陽玉
峰先生來撫茲浙述先儒明正

學次第而及於應子嗚呼不可
謂非天也方躋之祀典尚其行
也繼鋟遺書重其學也且詢其
嗣人給以膏火俾勉卒父業思
永其澤也嗚呼吾友著書之初
心雖不出此及應子之竟得傳
其學亦未始非著書之初心也
從此洙泗之源淵濂洛關閩之
統緒炳於日星矣譬之豐城舊
鍔拭以華陰光彩煥煜他日有

詣國門而購鴻寶者有望氣而
見耳書既成敬書其簡端以誌
斯道之慶云

願圃同學弟顧豹文頓首
拜撰

序

吾鄉聘君應潛齋先生研精理學嘗著性理大中一編藏於家先生既歿而河陽玉峰趙先生來撫吾浙朝去里門幾三十年不獲親承謦欬今考其遺書以詒後學屬不佞弁一言予自少壯登

秋以上祇一儒之名諄諄辨義利分君子小人以爲取舍漢興龍門氏作尊孔子爲世家別弟子爲列傳由此而有儒林有文苑作史者歷代因之至宋史而始立道學一門不佞遠俯仰數千百年而知道學接續之幾正世運汙隆人心顯晦所倚伏也漢道統淵源

師承有自統衰於秦東西
漢繼之隱於魏晉漫滅於
南北朝一綫之緒唐繼之
閱五代而統幾絕矣至宋
而始大闡之嗚呼道由儒
而顯儒必因道而傳關閩
濂洛生千百年之後比肩
接踵以嗣以續直接孔子
之眞傳而儒學遂振興於
天下先生上自孔子下及

諸儒辨晰幾微參訂同異
知有宋以前幸存而不絕
者爲何人之功有宋以後
歷元而明傳而弗失者爲
何人之力殫數十年之精
力以成是書其間體用兼
該精粗合一使聖賢精義
微言燦然日星麗而江河
流固非章句小儒所能窺
其堂奥也其曰性理大中

者何蓋人秉是性卽具是理先儒有言性卽理也學者苟能窮理盡性自一身一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凡夫日月五行之所以

序君臣父子夫婦之所以定位師田庠學校禮樂律曆之所以修明莫不條貫犁然經緯畢具達而在上知以此治世則治不以此治身則凶是卽修道立教無過不及之旨所謂大中也先生又曰孔子立教如是鉤深致遠人自爲書又曰學術一則治道一治道一則人心一堪與玉峯先生敬一一編互相發明其有裨來學詎淺鮮哉先生著述等

身他未刻書尚多悉藏於
其家子禮璧禮琮類能世
其家學云
康熙二十五年歲次丙寅四
月穀旦
賜進士出身日講官翰林院侍
講學士同里後學邡遠平
戒菴氏拜誤

性理大中參閱定本姓氏

湯　斌潛菴父　睢陽　孫枝蔚豹人父　三原
林雲銘西仲父　晉江　顏光敏修來父　曲阜
徐乾學健菴父　崑山　徐秉義果亭父　崑山
秦松齡對巖父　梁溪　許三禮典三父　天中
程　汝西邨父　新安　顧祖禹景范父　梁溪
魏　禮和公父　寧都　嚴繩孫蓀友父　梁溪
汪　楫舟次父　江都　潘　耒稼堂父　松陵
陸隴其稼書父　當湖　徐嘉炎勝力父　秀水
陳錫嘏介眉父　甬上　毛際可會侯父　遂安
方象瑛渭仁父　遂安　仇兆鰲滄柱父　甬上
王　鐸爾公父　慈溪　蔡方炳九霞父　古吳
宋　瑾豫菴父　新安　趙　衍聲遠父　東陽
張右民用霖父　仁和　闕
楊　第靖謂父　仁和　汪　鍵蕉麓父　錢塘
張允炤伏生父　仁和　陸　澂若千父　仁和
顧豹文旦菴父　仁和　邵遠平戒菴父　仁和
徐旭齡敬巖父　仁和　陳　啟天祓父　仁和

吳山濤岱觀父 禹航 丁文策叔范父 鍔塘
丁 澎茹園父仁和 王嗣槐仲貽父 鍔塘
毛先舒稚黃父仁和 顧夙丈令威父仁和
彭兆聲駿聞父仁和 吳任臣志伊父 鍔塘
陳晉明康侯父 武水 馬天閑鳴九父 鍔塘
沈晉垣亮宸父仁和 陳 易潮生父 海昌
許企可欽圖父 海昌 施 相贊伯父 鍔塘
陸嘉淑冰脩父 鍔塘 秦雲爽定叟父仁和
沈峻曾開先父仁和 吳農祥慶伯父 海昌

陸次雲雲士父 鍔塘 林 璐鹿菴父仁和
嚴曾集枉峰父 禹航 吳震方青壇父石門
翁世庸東山父 鍔塘 汪 霦東川父 鍔塘
徐林鴻寶名父 鍔塘 董宗原老泉父 鼎航
顧自俊秀升父 鍔塘 俞 森存齋父 鍔塘
沈蘭彧方穫父 鍔塘 張孔昭天名父 禹航
朱錫丸膽生父 鍔塘 于養淳文起父 鍔塘
陳 康吉雲父 鍔塘 沈 增大音父 歸安
郎廷極湛長父仁和 孫炘思嘉容父仁和

沈 佳 潘蔭繁 戴圖業 凌嘉印
沈 楷 郁志文 羅 曉 姚 淶
吳山濤 吳先舒 吳正名
顧永年 王十華
陳季方 翁世衡
沈士菁 翁嵩年
關仙圖 馮 景
陳正宸 沈士則

項景豪 郁方平
嚴 溥 趙承烈
項 浴 陸正夫
湯右曾 洪 昇
趙爲章 陸繁條
章藻功 張雲生
郁錫蔭 王丹林 諸殿館 馮昌言
郁聲遠 姚弘任 陸 寅
顧之璿 章撫功
汪 煜 顧之珩
馬浩持 顧之瑀
張穎韓 嚴曾槃
陳曾燾 吳 炎
陸 豐 顧之璣
項 湛 俞時耀
倪 璠 馮遵京
柴世疆 張士驥
沈誕登 闕 嵩

馮乾元　沈毅中　吳卜雄　沈璨錫
沈彤錫　葛殿楨　錢俊發　屠樹聲
俞美英　孫孝楨　馮治陳恂
顧之珣　顧之璵　項泓　周紹賢
朱式曾　吳及昔　馮瀛　張方仲
王茂芳　薛大智　倪瑞錫　岑之仁
查承恩　朱尚德　姚廷愷　汪璽
胡槐　胡淇　顧之琇　翁介然
陳曾蓉　萬經　顧之珽　嚴啓燿
毛熊臣　柴世堂　徐克堅　陸咸冠
項淞　黃應甲　王澄　許奎登
林源　俞查軾　吳也魯　汪璿杲
陳虞存　許謝樹　陳堯相　孫嗣增埈
謝永錫　吳愈弘　汪爲光　薛大成儒
吳磊　趙正枚　朱銑　吳棻坤
潘洪　徐英　沈度　張現奏
邵錫周　洪鰲　邵維之　沈晉恒錫
弟允謙　甥郁源　姪一夔　甥孫經

性理大中原序

予生於東南之偏而得性近中自二三歲時即知讓食爲父母所稱不幸少長適當邦國殄瘁之際風俗以詼嘲相尚言道學者輒爲厲禁所謂河魚不得明目雖繩尺自守不敢放言畸行爲決裂名教之戎首然倀倀乎如無相之瞽將十年所使本明之性寢微寢滅不絕如綫流離患難遭逢鞫凶而後此心瑩然哉生猶於存亡之介堅壁相持又四三年方始稍定思予少時本業文字因及性理一書自視其才有不

止於可文已者其後因循怠廢在已既不篤於親師取友亦未有苦口之朋以此事相責成幸其所以迷而知警顛而復興惶懼驅策於胸中而不敢即安於小人者皆以此書爲之始然以家貧寡書即此書亦未免假之於友人而未有藏本庚寅歲羅生曉從予遊年十有四聞予所誦性理之說而好之即與往市於坊間則見小說時文歸然徧列而此書無有也走十里始得之於故書肆中予喜甚攜歸日點次數章以曉與朱生弘正年學相及使偕肄焉嘗謂性理一

書頗易明了但當時輯書諸儒不以平易之說人道之常先之爲教而冠以太極一圖又諸儒之解繁然雜出使有志者困於榛蕪無志者堅其怠厭心頗病之意欲更其篇籍刪其繁支訂以已意補其闕略而病耗之餘獨力難就問與同齋諸子論列及之諸子欣然各任校錄之責不數月此書遂成戴生圖業錢生濟蕭生觀燾程生泰虞咸與力焉而曉與弘正之力尤多蓋自是而原道繫統讀書明性主敬窮理脩已治人之序粲然可循也噫此書之繫亦重矣或以

學識寡陋妄行脩改爲罪者予不敢辭其責倘或後之人有取焉而以爲小有裨於天下後世則諸子之功也抑予又有望焉古之著書非獨爲人而已懼方寸之地出此入彼不得不假至言以脩心而作善成朋方能有立若出入交游左右省覽皆非正言正事欲立志則莫與開發欲致知則莫與講明欲力行則莫與輔翼祇恃此惺然一心力戰於羣霾積晦之中吾知其難也方今兵荒接軫天之方怒重以疾威豈非以存心養性事天者鮮其人乎嘗怪伊尹以有莘匹夫思天下之大有一人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立心疑爲太遠以今推之天下之失治實儒者之責也朱子有言兩軍相當站定者勝程子有言一德立而百善從之今吾與諸子生於末俗如築塘海濱雖積土成山不難波蕩必用生鐵灌爲基址務令潮汐日至此基不搖則從此以往次第加功絕非難事謹言語慎威儀近者德遠燕朋立心之方無過此矣錢塘應撝謙原序

重訂性理大中序

天下之人材至難得也天生萬姓而其中有明睿者出焉天必不使之豐衣厚食以豢養終其世而已必從而艱難之成就之蓋人稟陰陽之氣有嗜欲之性不能無流不能無亢必歷諸艱而其德始固所謂五行以剋相成者是也君子信其在已者知其在天者不敢棄而褻之兢兢思所以自成既以體諸已又以推諸物在上則治人在下則教人行則見諸事藏則傳諸書此君子所以事天而盡已之職也世或不求

其實而欲以著述徵名於後故言愈多而愈離於道且不得與草木之秀競一時之榮亦可哀已善學者不然本身徵民而憂世覺人之心貫乎金石因心之誠而時發焉垂爲訓典在時則如耒耜陶冶之切於用出乎一室之中而事功之應極乎天地非苟而已也乃不知者則以君子之祇祇窮年與好名之士同類而譏之謂語言文字徒紛紜耳吾人若畏此譏將閉目危坐以遣長日任生心害政之言偏行海內方裨爲已之學哉農耕於野官勤於朝商賈臚於市爲

士者脩身束行不敢荒怠述前謨開來學不問世之知不知學之傳不傳而天壽不貳此所以事天而盡已之職也又何恤乎人言性理大全一書永樂間諸儒所輯先賢之格論予向者館華藏寺不揣曾脩敘之顛爲大中尚有闕略焉越六年初遷臨平閒居無事手訂成書以爲聖人之道從是以入必可達也後復二十六年歲有增改庶少遺缺抑予又有懼焉陽明王氏有言世之學者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辦於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

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道遂廢旨哉乎其言之也讀是書者其念天之所以與我而艱難成就之毋徒能言其略而爲陽明氏所痛哉康熙辛酉仲春錢塘應撝謙謹序

一向欲以語錄曉初學因其所有唯主刪耳而衆理未備不得已有增入者

一此書專明性理竊謂先儒以理釋性疑有未盡不揣愚鄙妄有辨析僭踰雖極然此理或明當有小補

一此書所述起自濂洛然自聖學失傳之後開闢洪荒豈無所自所以有道統之序然嘉言自漢唐以來累累而有不敢攙入以亂舊例

一舊集止載宋元諸儒重校時增入文清文成二語蓋文清乃朱學之守成文成崛起間有異同本傳備論以俟折衷

一原集程子語多從刪改今從程子遺書訂定朱子說性理中載者大旨最詳略從朱子大全爲之增刪有小不備者不復求詳也

一諸書唯通書全載正蒙經世書節錄文公家禮及易學啓蒙及蔡氏律呂新書皆可自成一書單行於世若蔡氏洪範數則廢之可也

性理大中引載先儒姓氏

昌黎韓子　愈　文公　退之
濂溪周子　惇頤　元公　茂叔
明道程子　顥　純公　伯淳
伊川程子　頤　正公　正叔
康節邵子　雍　堯夫
橫渠張子　載　明公　子厚
魏公韓氏　琦　忠獻　稚圭
涑水司馬氏　光　文正　君實
山谷黃氏　庭堅　魯直
榮陽呂氏　希哲　原明
元城劉氏　安世　器之
廣平游氏　酢　定夫
上蔡謝氏　良佐　顯道
藍田呂氏　大忠　晉伯
藍田呂氏　大臨　與叔
武功蘇氏　昞　季明
京兆呂氏　大鈞　和叔
河東侯氏　仲良　師聖
和靖尹氏　焞　彥明
河間劉氏　立之　安禮
河南朱氏　光庭　公掞
永嘉劉氏　安節　元承
華陽范氏　祖禹　淳甫
壽安張氏　繹　思叔
龜山楊氏　時　中立　文肅
東平馬氏　伸　時中
河間邢氏　恕　和叔
致堂胡氏　寅　明仲
五峰胡氏　宏　仁仲
武夷胡氏　安國　康侯　文定
陳氏　瓘　瑩中　忠肅

先儒姓氏　卷首　一

豫章羅氏　從彥　仲素
考亭朱子　熹　文公　仲晦
南軒張氏　栻　宣公　敬夫
東萊呂氏　祖謙　成公　伯恭
西山蔡氏　元定　文節　季通
北溪陳氏　淳　安卿
潛室陳氏　埴　器之
西山眞氏　德秀　文忠　景元
鶴山魏氏　華父　了翁
鄱陽馬氏　端臨
臨川吳氏　澄　幼清
鄱陽馬氏　端臨
鄱陽馬氏　端臨
鄱陽馬氏　端臨

目次

卷之一

道統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書所言人道也

中道也聖人人倫之至匪孔子將誰法乎作

道統

卷之二

傳經諸儒

聖王不作聖人之道祇在諸經若無周秦間

諸儒以死守之則後人雖欲學道亦安知乎

考其源流略存姓氏

歷代道統

奉夫子之道者代必有人心有純雜斯治有

汙隆心有眞僞斯治有邪正心有存亡斯治

有絕續作歷代道統

卷之三

儒紀一 周子 明道程子

醇儒之生斷自濂洛今性理所載止有論列

不存事實使後學不知其人何緣仰法述儒

紀

卷之四

卷之五

儒紀二 伊川程子 程子門人

卷之六

儒紀三 李延平先生 朱子 朱子門人

卷之七

儒紀四 魯齋許子 敬軒薛子

卷之八

儒紀五 陽明王子

讀書法

性理原編讀書法敘在心學之後蓋以學不

專在讀書也今乃移之於前何也曰此書亦

書也苟不知讀書之法雖復言心言性敎以

力行其誰知之

小學

小學學之本也

卷之九
論志學　論進學　論爲學之要　論爲學之
方　知行　致知力行　求師
卷之十
性　命　心　情　志　意　思　才
先性先命欲人知所受於天也次心欲人全
所受於已也曰情曰志曰意曰思曰才皆心
性之所出也
卷之十一

仁　仁義禮智　誠　信　忠恕　道　理
德　中
凡諸道德之名論其本然者如此明其體而
後功用加焉
卷之十二
人倫
五常之德具於心五常之典交於外人道之
要也知此而加功者不謬矣
存心　養性
卷之十三
威儀　言語　處事　安遇　出處　名實
與人　觀人　省察　克治
卷之十四
教人
正已而後教人
宗法
教人先於家宗者家之主也
居家雜儀
卷之十五

文公家禮自成一書今不編入止取司馬氏
居家雜儀備正家之法
卷之十六
鄉約
由家及鄉孔子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
也
君道　君德　聖學　儲嗣
四者治之本也成君德行君道舍學何以哉

臣道
卷之十七
治道總論　王霸　郊社　宗廟
敬祀治所先也
卷之十八
用人　求賢　舉選　涖政
其人存則其政舉
卷之十九
賞罰　法令　井田屯田限田　經界　賦役
理財　節儉　救荒
法立而後國可治養得而後教可興
禮樂　學校　人才
卷之二十
科舉　封建郡縣　諫諍　謚法　論刑　論兵　禎異
卷之二十一
天地　測天經
卷之二十二
天氣　地理
卷之二十三
理氣　太極　兩儀　五行　四時　鬼神
繫天地陰陽於治道之後者先顯而後隱也
卷之二十四
異學　南北道統論
審異而致同
卷之二十五
史學　論史
史學所以暢經之枝也
卷之二十六
科舉之學　文學　詩學　字學
科舉之學所以明經術觀心術也文也詩也字也皆藝也而道亦寓焉溺之皆累也
卷之二十七
諸儒　諸子
卷之二十八
太極圖說 見前　通書 附拙賦　西銘　正蒙粹語

皇極經世書粹語附觀易觀物詩二首

數書皆諸大儒之微言也非學者所易曉故後之欲其先明語錄而深玩成書也

性理大中卷之一
錢塘應撝謙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道統
孔子　以周之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生於魯昌平鄉陬邑。
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性理大中　卷之一
又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

諺。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易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撝謙曰。乾六爻文言。皆夫子自道也。○聖人人倫之規矩也。使孔子生而爲民。則爲上之極亡矣。潛見惕躍飛亢。時乘以御天。聖人人倫之規矩也。

繫辭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又曰無可無不可。又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鄉黨敘孔子之言行。其篇終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又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又曰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自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革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爲百王法度之中制。

撝謙按天地之生。恃人道之立人道之立。恃五德之明於天下。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殺一不辜。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無等不讓。非禮也。去是就非。非智也。言行欺其心。非信也。五者一不明。則亂自此生矣。故夫子之道。惟敬明此五者。以此爲心。以此爲行。以此爲言。守先待後。確乎其不可拔。允執其中。以立天地之心。而人心恃以不亡。故其道無定位。無專氣。無成名。而無用之用。其用乃大。

顏子

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見善如不及。其樂見顏子之無欲。子在回何敢死。見顏子之慎。莫容何病。見顏子之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見顏子之權。觀大子語以爲邦。見顏子之略。即其所至。直可儷於堯舜。有爲者亦若是。聖人實不妄言。○顏子默識。曾子篤信。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个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

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賢魯之人。人只要一个誠篤。

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獨知之若少年如此此乃大敏非魯也故朱子註以爲真積力久之後

又曰曾子易簀之際。正志於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同心。

撝謙曰曾子之質本魯。然其學愼獨省身。主忠行恕。容貌顏色辭氣嚴實持循。仁以爲已任。死而後已。篤信聖傳。體受歸全。故一貫之旨。唯曾子得之。然觀其慕顏子之若無若虛。嫌子張之堂堂。責子夏之疑於夫子。則又切已小心。絕無矜張之態。眞學者入德之門也。

子思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唯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如此剛毅。孟子也如此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湊合得著。惟是這等剛毅人。方始立得定。子思所稱。如撝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何等剛毅。

撝謙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其學戒愼恐懼於不睹不聞之地。闇然自脩。使性情一歸中和。至於語化行之際。無聲無臭。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則非夫子未足當此。恐尚爲造道之微言。而未必身底其域。然亦可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矣。

孟子

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駧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歿。羣弟子

莫不有書。惟孟軻氏之傳得其宗。

撝謙按孔子後伯魚卒子思已長。而孟子稱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則疑不能相及。史記稱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爲確也。

程子曰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遍然後看孟子便見。

五峰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强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朱子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撝謙曰。孟子以性善爲本。以仁義爲綱。以知言養氣爲學。以推心行政爲用。以救世爲心。其功莫大於尊崇孔子。貴王賤霸。尚義闢利。距楊墨。辨告子陳仲子許行子莫鄉愿之非。表章大舜禹稷顏曾子思之微。正癰疽寺人割烹自腐之謬。其言如日用之需。纖微不可缺。失舉後世之所爲邪說誣民害於聖道者。莫不朕兆於戰國之時。以見正於孟子。眞聖門之鷹揚。大道之屏捍。或疑其英氣害事。不知炎酷之後。不繼以秋霜。毒螫何由而斂。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撝謙曰。孟子以性善爲本。以仁義爲綱。以知言養氣爲學。以推心行政爲用。以救世爲心。其功莫大於尊崇孔子。貴王賤霸。尚義闢利。距楊墨。辨告子陳仲子許行子莫鄉愿之非。表章大舜禹稷顏曾子思之微。正癰疽寺人割烹自腐之謬。其言如日用之需。纖微不可缺。失舉後世之所爲邪說誣民害於聖道者。莫不朕兆於戰國之時。以見正於孟子。眞聖門之鷹揚。大道之屏捍。或疑其英氣害事。不知炎酷之後。不繼以秋霜。毒螫何由而斂。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

撝謙曰。虛而不盈。藏而未發。顏子。冬之中德也。

乾元統天。忠恕貫道。曾子。春之中德也。體中明性。品物咸章。子思。夏之中德也。衛義闢利。正性立命。孟子。秋之中德也。原其始。則顏子以啓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

德行諸賢

閔子

西山眞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有子

撝謙曰。論語夫章。卽載有子之言。第四章。卽載曾子之言。可見聖門最重有子而子夏子游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疑若有西河之罪。然視之識自不足乎。

冉伯牛

冉仲弓

撝謙曰。伯牛言行無可攷見。然觀論語載之德行。孟子稱其具體而將死之際。夫子惜之。亞於顏淵。必有異於諸賢者矣。仲弓之賢。夫子許以南面。今觀其從事於敬恕。行簡而言不佞。可使南面之由。不在是乎。

諸賢

子貢

程子明曰。子貢之智。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

撝謙按夫子但謂子貢不如顏淵。而又發之以一貫。則其識之明敏。殆非諸賢所及。其言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而孟子信之。豈易至乎。

子路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齪山楊氏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朱子曰。孟子極尊敬子路。○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何如。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曾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放不下。更說甚克已復禮。直是無交涉也。

○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

子羔

家語載子貢曰。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

子夏

朱子曰。子夏是个謹守規矩嚴毅的人。

子游

朱子曰。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攷其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攷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下忘笑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耶。

子張

問聖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朱子曰。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爲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个務外的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个好勇的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的話。而前只是他那本來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閒時所說者。

曾點名晳

朱子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

子賤姓宓名不齊

高容名适又名縚謚敬叔

公西華名赤

冉有名求

撝謙按論語於門人多稱字於冉有聚斂獨削其姓字直稱求也以示鳴鼓之意於自謙不足則稱冉求也至爲友冉請粟則進而稱子其例嚴矣

漆雕開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

濟臺子羽名滅明

原思名憲

宰我名予

樊遲名須

公冶子長名長

司馬牛名耕

陳子禽名亢

巫馬子期名期

顏路名繇

琴張名牢

牧皮

申子周名棖史作申黨先儒以棖或誤爲棠而又誤爲黨

以上諸賢俱見四書除子思孟子而外共三十人

商子木名瞿

公良子正名儒

梁叔魚名鱣

公晳季夫名哀

冉子魯名儒

顏子柳名幸

伯子析名虔

公孫子石名龍

曹子循名卹

秦丕茲名商

顏子驕名高

叔仲子期名會

孔子茂名弗家語作孔子兄孟皮之子史記作懿

以上諸賢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史記家語云又共十三人

秦子南名祖

奚子哲名容蔵即點字
公祖子之名句茲
廉子庸名潔
公西子上名輿如
罕父子索名黑
公西子上名蔵
壤子徒名駟赤
冉子産名季
薛子徒名邦史記誤薛作鄭又避漢高祖諱改邦爲國見家語註今惟從祀鄭國
后子里名處
左子行名人郢
狄子哲名黑
商子季名澤
任子選名不齊
榮子祺名旂
顏子聲名噲
原子籍名亢
公子中名堅定

秦子之名非
燕子思名伋及門既有名伋字思。夫子恐無復名字其孫之理。此有誤無疑。家語伋作級。
公子棄名夏首
句子彊名井疆
步子車名叔棄
石子明名作蜀
邽子斂名選
施子恒名之常
樂子聲名欬
顏子叔名之僕
漆雕子斂名哆
懸子祺名成
顏子襄名祖
鄡子家名單
秦開名冉
顏冉名何
漆雕徒父

自秦子南以下。共三十六人。其行事無攷。見史

記。

懸予象名亶

右一人見家語。

自四配外。孔子弟子共七十八人。不應七十二賢之數。如公孫龍則戰國時爲三耳之辨者。觀其與孔穿辯論。必不及門於孔子。或別是一人耶。至其甚者。公伯寮愬子路。致景伯有肆市之憤。孔子與道廢之歎。而太史公猶置之諸賢之列。則其中自不免有誤也。問懿子受業。明見於論語及左傳。而史記及家語所傳七十子之列不與焉。豈不與身通六藝之數耶。撝謙曰。貶公伐季氏。使郈昭伯逆懿子。懿子執而殺之南門之西。不臣之罪。理當誅絕。孔子但以其爲宗國之大夫。弗可絕耳。其可與七十子同類而道耶。冉求聚斂。尚在鳴鼓之攻。懿子之非徒。不問可知也。○夫子默行人道。當時知者鮮矣。然子禽之流。以子貢賢於仲尼。而子貢以爲何敢望回。顏子無言不說。而聖門有疑夫子之教者乎。顏子有若無實若虛。而有敢伐善於聖門者乎。子曰。吾得回也。而門人益親。有以也。聖門之勇。無若子路。於見南子。則不說。欲往公山。則不說。未嘗稍寬於夫子。自曾子以下皆畏之。有敢戲侮於聖門者乎。子曰。吾得由也。而惡言不入於耳。有以也。成人有兄死而不爲哀。聞子羔將爲成宰。乃爲之哀。有敢惰行於聖門者乎。衆星拱而北辰可以無爲矣。

性理大中卷之二十二

錢塘應撝謙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傳經諸儒

易經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以授楚人馯臂子弓子弓授矯子庸疵疵授燕周子家竪家竪授淳于人光子乘羽乘羽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絕也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同授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以後言易者皆本田何

書經

秦時禁書有濟南伏生壁藏尚書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存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是爲今文尚書

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孔壁中得古文尚書孔氏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遭巫蠱之亂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惲後復失傳至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是爲古文尚書

詩經

詩經毛氏學云自子夏授魯申魯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卿傳毛亨亨授毛萇亨河間大毛公也萇趙人小毛公也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後言毛詩者本諸徐敖

詩又有齊韓魯三家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三家在漢皆立博士唯毛詩未得立

禮經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傳禮有蕭奮授東海孟卿孟卿授后倉魯閭丘卿。倉
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
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
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
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漢
傳其書未有名家。東漢鄭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周官

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註小戴所傳禮記
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春秋

傳春秋有左氏傳。有公羊高公羊傳。有穀梁赤穀梁
傳。漢初有齊胡毋子都。趙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子都
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嚴彭祖。顏安
樂爲春秋嚴氏學。有申公治穀梁春秋。申公傳
瑕丘江公。有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

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
訓故。授趙人貫公。貫公授其子長卿。長卿長卿授清河張
禹長子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
授黎陽賈護。季君而劉歆從尹咸翟方道受學。由是
言左氏本諸賈護劉歆。

揚雄曰六經之垂亘於天地。當未立學宮之時。數
百年間無在上者榮以利祿。而諸儒篤信而死守。
之師承淵源不忘所自。今除湮滅不可考外。載之
於篇。以示不忘先農先炊之意。

歷代道統

西漢

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
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
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
之。武帝即位。以賢良對策。首言天人之際甚可畏。
勸人主勉彊知行。次言禮樂教化之功。次言人主
危亡由所任非其人。而所由非其道。次言德致祥。
廢德任刑則致異。次言性命賦於天。而成於上之

化下。上承天意。當任德教而不任刑。次言體元之義在正心以正朝廷。末言漢承秦之亂。當更教化。立太學而重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復用之。董子對以所聞。帝王因時勞逸。與周秦治亂。勸武帝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治之未獲。在士不素養。勸武帝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效問以盡其材。又郡守失職。在積日致官。而賢不肖渾殺。勸武帝使列侯郡守貢士以給宿衛。以觀大臣之能。而爲賞罰。天子復用之。

董子言人之所爲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王者當謹承天意。明人性以教化民。次言唐虞之德。桀紂之惡。皆以積而成。次言道者萬世無弊。王者改制而不變道。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今漢繼亂。宜稍變。次言受大者不得取小。宜明教化。使食祿之人不至爭利以殃民。最後言春秋大一統。今師異道。人異論。是以上亡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對畢。天子以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董子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王嘗以粤有三仁。問董子。董子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粤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以稱於大君子之門

也。五霸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碔砆之於美玉也。王臣善董子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子居家推說其意。草奏未上。爲主父偃竊奏上。召視諸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吏當死。詔赦之。乃不敢復言災異。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希世用事。董子以弘爲從諛。弘嫉之。以上兄膠西王縱恣。數害吏

二千石乃言於上令相膠西膠西王聞董子大儒善待之董子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隆儒及董子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所著書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復數十篇十

餘萬言皆傳於世子及孫以學世其家

魯王賤霸正義黜利疆學力行專崇孔氏史稱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大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未免以陰陽五行之說入於旁雜嗚呼性與天道子貢難聞或以臆測能無悞乎

新莽

爲統揚雄成都人年四十至京師以王音薦待詔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歷事成哀平三世王莽篡位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作太玄經擬易作法言擬論語後校書天祿閣以劉棻作符命辭連雄雄恐不能自免自閣投下幾死莽使問雄雄不知情詔勿問漢儒譏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然後世如韓愈司馬光皆推尊之至朱子作綱目書曰莽大夫而其論始定

始進以賦非正也見危不去非智也君遷其祚臣安其官非忠也莽作大誥雄擬論語爲周爲孔輝映當

時天敘不存道將安在

東漢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

於樓上。玄因從質所疑。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生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術。杜門不出。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迫脇。玄不得已。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自遠方來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會黃巾寇青部。避地徐州。自徐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時袁紹總兵冀州。舉玄茂才。表爲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寢疾。紹逼從軍。玄不得已。載病至元城縣。疾篤不進。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按史稱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蓋東漢以後。諸儒傳授。生徒專崇鄭學。至今禮樂有攸。厥功懋哉。然性命之要。缺爾無聞。垂耆而訓子。乃言吾家素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是何言歟。是何言歟。

魏晉

王弼字輔嗣。幼而察慧。於是何晏爲吏部尚書。弼未弱冠見之。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然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辨。弼不然之。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

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爲周易註大意謂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其書大行於世又註老子年二十四卒無嗣

殫心易傳未明什一然自西漢以來學者徒守詁訓惑於象數自弼一掃俗學著得魚忘筌之論遂破漢儒膠固支離之失使讀經者始知內求易註傳數百年無敢易者未可謂之僞統也○康伯續繫辭註以无訓極以老解易於是爲甚

南北朝無統

隋

僭統王通字仲淹太原人甫十歲父隆教以元經之事遍後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西遊長安詣闕獻太平十三策文帝喜曰此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多不悅罷歸遂教授於河汾之間

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大業後累徵不起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以擬春秋讚易九年而六經皆就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爲文中子錄其言爲中說

皆擬論語而爲之二子福郊福畤

優孟聖人妄干天命然言規行矩差近於道

唐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以進士第爲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後再遷至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爲博士

作進學解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憲宗將平蔡韓子奏淮西可滅惟在陛下斷與不斷耳與裴度意合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韓子行軍司馬

韓子請乘遽告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韓子上表切諫帝大怒宰相裴度崔羣解之乃貶潮州刺史在潮之日下牒請置鄉校自此潮人日趨文學移刺袁州已乃名拜國子祭酒

韓子奏以儒生爲學官。日與生徒會講。於是生徒相與言曰。韓公來。國子監不寂寞也。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庭湊。詔韓子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韓子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安有人臣奉天子命。持兩端者乎。遂入。庭湊嚴兵迓之。既坐。庭湊曰。所以紛紛者。此士卒也。韓子厲聲曰。天子以公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泚。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韓子曰。以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曰無。韓子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庭湊慮衆變。麾其軍出。問今欲庭湊何爲。韓子教以解牛元翼圍。乃歸奏。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自魏晉以還。文拘偶對。韓子始爲古文。衆皆目爲好奇。唐人以詩歌放浪爲習。不知有師。自韓子收接後學。抗顏爲師。衆多以爲狂。然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之。遂以漸變。公之言曰。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蓋不誣也。

自何晏之學行。中土崇尚玄虛。學者遂忘聖經而宗佛老。文公具英偉冠代之資。以起衰闢異爲已任。推原道本。使後人知統有自來。厥功大矣。然詩酒浮浪。亦時有之。未免唐人之習乎。○繼韓者誰。其李翺乎。

五代無統

後周禪宋

聖學中圮。晦者千年。偉哉先生。立誠爲源。致中保和。各正性命。於茲而始。

程顥 傳見後

度廣氣和。詖開來學。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頤 傳見後

主敬窮理。師道以立。傳世有緒。範我方來。

北宋之時。有二人焉。橫渠稍雜於禪。康節稍雜於老。所謂稍雜於禪者。橫渠雖闢禪。其實虛空不壞。

客感客形。仍佛氏之說也。所謂稍雜於老者頗頗到口。拍拍滿懷之類。大約樂多敬少。下學之功闕焉。

南宋

朱熹 傳見後

龜山之歸。伯子有言。吾道南矣。至於夫子。實大其傳。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辭而闢之。廓如也。傳註經書。永垂來禩。不有夫子。吾其何知

元

許衡 傳見後

生金事元。啓以漢法。無小無大。蔣誘諄諄。篤守新安。道以不廢。

明

王守仁 傳見後

尊崇無學。壞我先規。以釋變儒。使儒歸釋。然掃除俗學。興有力焉。○自經學之典。遂有道學之榛蕪。晉之輔嗣。明之陽明。於斯道不可謂無功。荃蓋陽勝復之理也。然學者遂誤秋

屈爲長養。亦已過矣。

或問曰。大道之在天下。未嘗一日無也。故夫子無常師。曹交願假館而卒受業。孟子教之以道若大路。歸求之自有師。由是則雖無聖人。道未嘗不可求也。而後之儒者。必欲舉周季而後謂道統之在世者。曠千載而無一人。恐千百世之人。未可厚誣也。孟子曰。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至如漢儒之明正經學。東漢之敦尚節義。宋臣之言行師法。其間若艮臣賡子之挺出。豈無一二有當者。桀亏

以未聞道之名。至於今日。匹夫匹婦。皆自有知。秉彝攸好。無行不感。意謂不必專設理學之籍。操政要相之圃。謂入乎此而始可與談道。欲循途下反。退觀斯世。求之於一言一行之微。苟驗於通塞之間。而反求諸已。必有能自得師者。未知所從是否。

撝謙答曰。自天地之肇。伏羲始作八卦。神農始有粒食。黃帝始作宮室衣服。堯舜教以人倫。而中道樂而生人之道。無有不備。天地之盛。至此極矣。人始明至成周則父子祖孫。聖人相繼。於是制禮作

心過中則日食稍粱不以爲美更求餘食如河水東流不復可迴於時乃生夫子夫子之生當世之已亂而流風遺俗禮樂法度則燦然備存乃以天授之資極一生之好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無不各盡其道至於性與天道人物之所以生者成者皆潛修默識於少壯之年而發之於耆耄之日垂爲六經使萬世之下君以此治世則治不以此治世則亂民以此治身則吉不以此治身則凶其愚不肖者服習於利用安倫之事則可以樸順

其賢智用心於日用常行之理而即以上通其大者以修身而範世所謂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以御天者也然堯舜之道君道也行於在上夫子之道師道也行於在下在下者無法制號令不可强人而待其中心誠服故人之來學者則教之亦不能盡教而納之於我道不過因其質分成就之而已然使夫子徒言大義無有人焉篤信而謹守之者則後世但聞上世有一善人謂之孔某與鄉里自好者何別又使夫子之道雖傳而言之者各執一說行之者各行一事此則曰孔子之教如是彼則曰孔子之教如是各任其一偏而人自爲書此大亂之道也將何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哉幸同德之人扶翊如雲而確乎不拔得聖人之心則有四子顏子如冬陽之開始曾子如春陽之始大子思盡發中庸之蘊如盛夏之暢茂孟子嚴衛聖道誠所謂秋殺盡見者焉其所爲聖人之心者何也中也正也自四聖之歿而心學失傳散而無統於時之人非無心也無有大明聖人之道者也然而傳聖

人之書者則篤信而謹守之如秦漢間諸儒雖傳其宗祖希世之寶不是過也於是聖人之道焚滅之後幸而僅傳非幸也聖人之德傳之也今之學者視聖人之道則如後天之始開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傳經諸儒但如無懷葛天諸氏僅見姓名則又一洪荒之始也至漢董子始欲創通大義專崇孔氏諸不在六藝之科者抑勿使進漢史稱之爲羣儒首信哉然兩漢經學大典章句多者至百餘萬言後生疑而莫正朱子好者何別又使夫子之道雖傳

所謂以二萬餘言解堯典二字眞可嗤也東漢鄭玄刪裁繁蕪刋改漏失使至今禮樂有攷厥功懋焉於是天下之士皆宗鄭學矣然而拘牽象數專守訓詁失聖人之微言則魏晉之間有王弼者起而闢之其說易也專取得意忘言無復象數雖未能明經大義而五行納甲飛伏之說爲之一掃矣然其弊也則入於老於是六朝好談莊老因莊老而談佛至其甚則槌提仁義滅絕禮樂而神州陸沉者數百年迄於唐初而奉王註者猶兢兢勿失

可見也昌黎韓子具英敏冠世之資專以闢佛老爲已任傳註論語而好孟子雖於力行之際未實有持循然而儒氣爲之一振則天下之人於是知有儒道之可學矣於漢而見傳經之篤行誼之嚴於晉而見聖人之學不專於語言文字於唐而知性命之理吾儒自具不必取於二氏三者備所鮮者立誠耳故後世之心學自周子始各正性命誠有由也程子廓而大之朱子發明而聖教始立有明數百年來禮樂制度大約本之朱子成弘正嘉之間無敢易傳註一字者蓋天下之學術一則治道一治道一則人心一人心一而始可以不亂非虛言也傳之久而天下之學者失朱子之心而徒事章句之末則有陽明王氏出而剏葉歸根以爲致良知之說人心乃趨簡約然自其教行而數弊出焉棄詩書而求見性人喜大言一弊也以陽明

講學而立事功於是喜功利而斥迂儒之無用三弊也讀書專求所重而棄其餘作文喜凌駕而惡平敘三弊也至今日而空悟之教功利之說駢驰惟意之從亦可以知所救矣安可曰道不必有統學不必有宗而聽其紛亂哉天下人之善皆善也古今忠臣孝子節行文學加此其多也愚夫愚婦一言一行之美皆不可沒也亦誰能掩之然而在於聖學則所謂衆星之拱非所謂北極之樞也任天下之動而無樞不瞬息而敗矣又安可哉所以諸儒歷數千年而死生以之專爲天下立人極而已○自古帝王奉天之道以治天下自夫子之生

帝王之興皆奉夫子之道以治天下數百年中上必有眞主之作以爲之君下必有眞儒之作以爲之師有節氣而無中氣謂之閏月有治統而無道統謂之閏位故中氣者節氣之所因道統者治統之所出也在上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立綱陳紀方可以定數百年之治統在下者德成行立明經立傳推明微言方可以定數百年之道統治統之立也本爲天子支爲諸侯道統之立也大賢識其大者小賢識其小者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非

天之所與皆不得與於斯也然先王因時以救世各有所尚如執象之敝也人心厭質文之敝也人心厭文則朝廷之法制不行而天下亂紛紛莫不以帝制自爲必俟眞主之出而始有所一先儒因時以救世亦各有所尚如執象之敝也人心厭實玄悟之敝也人心厭虛則六經之傳註無稽而天下亂紛紛莫不以作者自與必俟眞儒之出而始有所一故生於學術之亂而志在明道猶生於國家之亂而志在救民神奸塞路邪說充蹊救民

者不得不先有驅除明道者不得不先求解惑救民而妄動干戈是作亂而害國也學道而任情言行是自惑而惑世也勝廣之於楊墨其罪等耳可不愼哉先王不敢圖度天命奉聖人之道而天下歸之先儒亦不敢圖度天命奉天之道而天下歸之非其立心之始卽欲君師萬尸其心固欲得主而事之矣不幸而天下之人無可以救世無可以明聖道者則不得有所諉焉耳夫上帝之命天下後世之人心此非可以智力取之亦曰仁而已

矣自有二儀之奠兆民之生卽莫不予之以五德之中性以行五常之道是卽所謂天理也全此而無虧上帝之所簡在也背此而自賊兆庶之所棄絕也天地雖大兆民雖衆其治亂消息水旱災祥莫不由乎體仁者之一身故無私之人精神與天地民物相爲流通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人之生至壯而心始立天地之生至午而人極始定易簡以成位乎中時乘六龍以御天孰非角德而臣之哉明乎此固不得舍天理而別求人極矣愼言行

以表式人倫。正性命以歸全天地。著道法以垂憲帝王。無遍無塞。先後一揆。如天地日月。孑然無倚於太虛之中。此所以立人之道也。○堯舜不代作。而守成之君。世有其人。程朱不世出。而守先待後之學者。應時不乏。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而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功與作等。○官天下傳賢。家天下傳子。苟得其人。何論賢與子。至夏而天乃與子也。特以世衰人好紛更。非一德如舜禹。必多改制。必與子而後中材以下不敢作禮樂。禪也。繼也。視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

其人與天命耳。聖賢何容心哉。

諸儒總論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度越諸子遠矣。

朱子曰。仲舒識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可服此便是有意要立名以正其誼。○問諸葛誠之曰。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利。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功。曰。纔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唯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仲舒本領醇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

西山眞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稱曾子嘗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

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遊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嘆哉。

程子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

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朱子曰。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門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爲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爲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他的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著。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

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翺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者以爲重耳。

撝謙曰。按唐初諸臣。無一言及王通者。此無足怪。房杜諸人。在王通時甚不相許可。彼自以爲勳蓋一世。又何事及此腐儒老生爲。論唐人之風俗。見於韓愈師說者曰。今之世。不聞有師。其士大夫曰弟子者。則羣聚而笑之。柳子厚答韋中立書師曰。人以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

曰韓愈收名後學抗顏爲師愈是以得往名則不特房杜而已唐人一代皆然也雖魏鄭公於時號稱嶽嶽然跡其前後立身彼卑有功名而已又烏知所謂尊師講學者哉大抵唐高祖以州將起事不有其君其後一代藩鎮亦不有其君房杜諸人不有其師其後一代以日吠雪亦不有其師流風然也若謂後人附會而成則其書出於唐世諸人世族豈無有一人辨其非是者彼人著此書者必稍有見又何苦附會而爲此依勢作僞之舉乎嗚

呼王通不有孔子則諸人不有其師又理固然也朱子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脚根淺然却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也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的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

問王通朱子以爲優於韓愈韓愈子乃以韓愈爲正統王通爲僭統何也曰今有二人於此一人當國家名分未明之時天下不知人主所在彼獨大聲疾呼以號名天下之人雖無實力以匡扶輔翼而後人緣此遂得主而事之以至永清大定則是人之功固不爲小其一人雖薄有才具乘時艱晦遂欲收拾人心妄圖天命則誅絕之罪必將有在方西晉以後士大夫言性命者必宗佛老言文章者必尚偶麗天下無復知有論語孟子之書而文公起於布衣具博綜宏偉之才嚴斥玄虛寂滅之說與夫浮靡優俳之文力宗孟子傳註論語以下開濂洛關閩之學其爲功與禹稷等所以遜於孟子者在立德之地而已至於王通既不自量其爲何如人而上視聖人直有可取而代之意上有王莽下

有楊雄。上有楊堅。下有王通。又何疑焉。

朱子曰。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閙主。戰鬬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楊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楊雄最無用。眞是一腐儒。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韓退之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謂無見識。○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

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纘述。方做得這个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麽典謨訓誥。有甚麽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誥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麽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辭。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个孔子。又無佐證。故裝幾个人來做堯舜湯武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

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秦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个公卿大夫來相問答。便比當時門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他死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問

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

朱子王通論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謂道者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

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攷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摹倣假竊之計則不唯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已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

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

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遽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托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

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庇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欲徒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生平意向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慤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敬軒薛氏曰。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並倡。孰知孟軻氏歿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舜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排斥釋氏。濱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眞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責備之言。遂勦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學者。設使此輩生於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於流俗。惑於異端之不暇。又安敢窺

韓子之門牆哉。故論韓子之得失。在周程張朱數君子則可。苟未及數君子。皆當自責自求。殆未可輕加詆議。以取僭妄之罪也。

問原編中所載。先儒論堯舜禹湯之說。今皆去之。何也。曰。堯舜三代。孔孟之論定矣。先儒之說未該。學者求之語孟可也。

性理大中　卷之三　二十五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周子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景祐三年。用舅氏龍圖鄭公向奏。試將作監簿。康定初。授洪州分寧簿。慶曆四年。以部使者薦。除南安軍司理。六年。令郴邑。皇祐二年。令桂陽。至和元年。用薦者。改理

丞。宰洪之南昌。嘉祐初。改太子中舍合州僉。六年。轉國博。倅虔州。授尚書虞部員外郎。以失火對移永州四年。權知郴州。熙寧初。用趙抃呂公著薦。擢廣東漕三年。轉虞部郎中。改提刑。聞水嘴其母墳。求南康軍以歸。上其印分司南京六年。趙公再尹成都。奏起之。朝命及門。而六月七日卒。享年五十七。嘉定庚辰。賜謚元公。淳祐辛丑。上幸學。封汝南伯。與程張朱侖從祀。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

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慶曆初。赴分寧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慶曆乙酉。爲南安司理。時郡獄適有囚。法不當死。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先生獨力爭。不聽。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六年丙戌。年三十。不爲守所知。虔之興國宰。程公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令二子顥頤受學。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八年在郴。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

吏相遇。既薦諸朝。又周其不給。聞先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其語。二年而有得。皇祐初。年。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爲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皆指先生曰。是能葬舉主者。至和初年。赴南昌宰。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辦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于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不唯以得罪爲憂。實以汚善政爲恥。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奩。錢不滿數百。嘉祐丙申冬。至合州。已亥歲。蒲宗孟泛蜀江。道合陽。初見先生。相與欵洽。連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歟。乃以其妹歸之。先生初娶陸氏。繼以蒲焉。在合州郡民心悅誠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雖下之人亦不從。趙清獻爲使者。或譖之。清獻惑。臨之甚嚴。比去。猶不釋。而先生處之超然也。五年東歸。王荊公江東提刑。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六年倅虔州。趙清獻爲守。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呂公著謝呂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于高賢無一日之雅。四聞名力薦之。會清獻公在中書。擢授廣東運判。有啟

年。領憲事。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荒崖絶島。人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以洗冤釋物爲已任。俄得疾。聞水嘯其母墳。遂乞南康。改葬畢。曰。强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汚麾紱耶。先生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褻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

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于蓮花峯下。潔清紺寒。合于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築書堂其上。因寓以濂溪之號。蓋以道州濂溪。舊有小橋亭。先生常釣游于其上者也。因語友人潘興嗣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結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于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于朱子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惟其託于人者。或絶或續。故其行于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糅。升降往來于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

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于人而行于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于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于天。自周衰孟軻氏歿。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聚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

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壙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于時非天所昇其孰能與于此

山谷黃氏曰茂叔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斂福而厚于得民非于奉身而薾及婣婺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程子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昔受學于茂叔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顯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鄧康節見伊川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二程夫子也○濂溪清和季通曰其學精愨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今人多疑濂溪出于希夷鄭可學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曰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有陰陽此說全與濂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

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曰此無足怪程太中獨知之曰然又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程門後來授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

揭謙按朱子師李延平詳言授受備形德美而二程之于茂叔後儒皆謂其相師明道亦屢稱茂叔啟誘之言繇伊川作明道行狀但言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汎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

經而後得之。不言其受道于茂叔也。且太極圖之作。周子手授之程子。而程子終身不以語人。豈非以主靜之說。懼人入於釋老而然乎。觀程子他日之言。但用敬不用靜。而明道墓表之序。則稱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又曰。自孟子以來。一人而已。其不謂受道于茂叔朗然可見。益當時學者。頗言濂溪之學。自希夷來。而無極主靜之旨。稍有近焉。此伊川所以推明道統。斷自遺經也。然今周子通書具在。此豈秦漢以下諸儒所能彷彿。故朱子深明道統之有自。而又謂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以定後世之人紀。嗚呼。宋祖受世宗厚恩。而黃袍之加。不能無憾。或曰。陳橋之變。光義爲之。○先生之言。簡而愼。不動聲色。體用悉包。二程之言。冲和渾厚。覺自然流出。○二程子始事茂叔。明道年始十五六。伊川更少。固未能深知茂叔之道。茂叔亦止三十餘。及茂叔德益劭。明道有再見茂叔詩。風弄月以歸之言。則所得固深矣。明道擴充推大。所得固多。然非茂叔明正學以範其趨。何以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而不誤乎。○吾儒之言。自在六經。不可借徑于二氏。而亦不可謂釋老之言。無一足資于吾儒。以謬于大舜好問好察之心。或者乃以吾儒採其一得。而遂謂孔子爲老聃之弟子。則已過矣

或謂二程之于濂溪。亦若橫渠之于范文正公耳。朱子曰。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

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學者。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諸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于文正。則異于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

明道程子

程子名顥。字伯淳。河南人。齠冠。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鄠縣簿。再調上元簿。就移澤州晉城令。改著作郎。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權御史裏行。權發

遣京西提刑。改鎮寧僉判。監西京竹木務。改太常丞。改奉議郎。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稅。改承議郎。名爲宗正寺丞。未行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明道元年始生。生而神氣清爽。異于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抱之行。不覺欽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欽。人皆驚異。數歲。即有成人之慶。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歲。居庠序中。如老成人。嘉祐三年。爲鄠縣簿。時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恃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王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鄠令以先生年少。未之知。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以無証佐難決。先生問其人曰。費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曰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止。先生戒寺僧。俟復現。當先白吾。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猝興役。諸邑皆狼狽。獨先生所部。飲食菱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

者欲薦先生。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嘉祐八年。再主江南上元縣簿。爲令畫法。均田稅。闢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于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隄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于漕。然後計功調役。計非千夫不可塞。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此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舁留之。爲營以處。曰

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則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于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移具。則困于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于機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

伊川云。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說奔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類謂同門二君皆過易者也。監司談

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耳。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華山有龍池。其蜴蜥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見人往則道遠就羅。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儲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

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治平四年。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獨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幾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

間無強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官取之。則其價翔踊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儲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

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相訴爲讐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兵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于遠致欲辨事者或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曰某每日常有愧於此

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張驚疑請辨于縣先生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子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及其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服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

劉立之曰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距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曰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

熙寧二年呂申公著薦授太子中允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從容訪問每對來欲常相見耳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延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人才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鄉戒之因論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是時王安石益信用先生每見上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可使掇拾臣下短長沽直名則不能上御史體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辦于蚤日上縱言及于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辭命非所先也少作章疏只開陳詳說欲以誠意感悟上心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嬪專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既言于朝會同天節宮又顧謂執政

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莫見疵瑕。居職數月。其章疏尤係政化之本。其一論建學擇師。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以成德者爲太學之師。其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其點陟造就人材。皆有節序。且曰。願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其一論十事。一曰師傅。二曰六官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治亂得以講究也。使政府

三日經界。四日鄉黨。五日貢士。六日兵役。七日民食。八日四民。九曰山澤。十曰分數。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

其論正學屬賢畧曰。君道在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趨道之正。又在乎君志先定。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唯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而已。然天下之患。常生于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君出入閨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以成德業。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賢俊。使陪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以廣聽聞。則知益明矣。

論養賢畧曰。先王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今天下之大。豈曰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能而進退之也。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士。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凡有政治委之詳定。典禮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治亂得以講究也。使政府

及近侍之臣。互相與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能。察以累歲。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在職。新法行。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日之間。章數十上。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屬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後來遂不附已者。獨不及先生。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荊公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罵。先生常曰。揚已矜衆。吾

所不爲。三年時。言新法者皆得罪而先生以言不行。懇求補外。獨差充京西提刑。辭不受。改授澶州判官。乃止。

明道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僉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以去。范堯夫辭同脩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法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

當新法之初。介甫之意。亦尚無必。先生與之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若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則感賢誠意。緣張天祺其曰于中書大悖。由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于上前上爲之一一聽用從此黨分矣。先生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先生復求對。見上。上言有甚文字。先生曰。今恐尺天顏。不能挽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先生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在鎮寧軍爲守者嚴刻多忌。逼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常在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莫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恃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卿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既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于衆曰。滑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

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將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于河橋。先生謂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帥禁兵以繼之。帥遂以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汴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慮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運細繩以渡決口。引大索以濟衆。兩岸壹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大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纔已。木便橫。衆以爲誠感。五年。太中公告老而歸。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養。歸洛。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家素清窶。僦居洛城。殆十餘年。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孤窮無托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已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與弟從容親庭。日以讀書講學爲事。士大夫從游者盈門。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八年十月。彗星求言。先生論朝政甚切。上欲名使脩三經義。執政不可。上手批命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强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强盜者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爲收舟人財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貧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悪澤始均。可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

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幾內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堀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盡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

廷遣人拓收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邪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收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買賣。如私田。民既倦于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爲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未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于死亡。飽煖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于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廢興存焉。是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哉。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久遇赦先生坐是以特
肯罷邑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以千數去之日不使
人知老稺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
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先生雖小官賢士大
夫視其進退以卜輿衰元豐八年三月神宗升遐會
先生以檄至府舉哀既罷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問
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又問果
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
可憂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

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二公
果金相以宗丞名先生未行而卒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
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
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
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
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
足以形容其行已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
諸已不欲勿施于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

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
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
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于庶物察
于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窮神知化由通于
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
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
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
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
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

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
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
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
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
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
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蚤世
皆未及也其辯析精微稍見于世者學者之所傳耳
如羣飲于河各充其量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

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是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接物辨而不問。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覩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于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于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所

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導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文潞公采衆議而爲之楫。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于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呂氏大臨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力究察倫物。極其所止。煥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于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于一

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不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斯文。

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于此極者。天也。

陳忠肅曰元豐乙丑夏予爲禮部貢院官適與范純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唯伯淳有之予問范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媿又自是每得先生之文必冠帶而讀之

朱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先生嘗有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化中

胡文定曰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于去就又邽分明不放過一步

上蔡謝氏曰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接物則渾然和氣

張九成曰明道書窓前有草茂翳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嘗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劉立之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于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立之問以臨民曰使人各輸其情又問御吏曰正已以格物立之家與先生有累世之舊先人與先生好尤密先人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其門戶

邢恕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

華陽范氏曰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視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

游酢曰先生御小人使不屑于法劭君子使必成其美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

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于中。暢于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顓此。有友人僕。掘桑根白皮。問之故。曰桑根出土外者。食之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也。先生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役罷夫散。猶肅整如常。

又曰。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胷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單衣禦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饑寒。已仕者忘爵祿。詹重者敏。謹細者裕。强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脩齊治平。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逐昔人之糟粕而身未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據而已也。

沛國朱光庭曰。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于成德。雖天資頴徹。絶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主于誠。故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于兄弟。則緯緯有裕。信于朋友。則久要不忘。脩身慎行。則不愧于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于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于六經之奥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括。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于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

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眞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于是歟。

侯師聖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个月。

撝謙曰。陽明之學。喜明道。詆伊川。後之學者。或謂明道之語。勝于伊川。然觀二程遺書。唯劉絢所記。皆明道語。絢自幼從明道。而又蚤死。所記未盡。終身之定論也。其他記甚畧。無語學之全者。唯上蔡所記。未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據而已也。

宗書乃明道親筆。其論擇師以教天下。則曰俾諸

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于擇善脩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于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于是者爲成德此其言學甚詳字字不苟其後言以此成德者爲太學之師聚天下子弟而教焉末言願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此眞明道言學之定論而伊川考亭奉爲法程者也書之全文見余還舉篇內然則豈有不求事物之理者乎凡人言語一經人寫過便多是錄者之意伊川嘗言諸人所記明道語既不詳其意又不敢添上多不成話唯李籲常以已意足成差有可遵常教諸人勿記此等然則遺書之鄙言雖多其詫異者亦不少亦在善觀者無誤其大指而已

性理大中卷之三終

錢唐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伊川程子

程子名頤字正叔明道之弟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呂申公判太學請爲太學正固辭元豐八年授汝州團練推官西監教辭元祐初秘省校書郎召對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八月兼判登聞鼓院二年八月以孔文仲言差管勾西監上奏乞歸五年正月丁父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監再辭以崇福宮未拜九年上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再辭給聖間以黨論放歸四年十一月編管涪州徽宗卽位移峽州四年以赦復宣德郎任還居住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西監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四月有言其著書毀朝政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遂徙居龍門之南五年復

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年七十五。嘉定八年。賜謚正公。淳祐初。封伊川伯。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周濂溪。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名對面陳所學。不報。

按謚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劉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迪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初元三月。至京師。除校書郎。

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呂申公子。希純希績。皆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慇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

摭謙曰。此時應悔少年上書之失。

呂申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

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諫官朱光庭。亦極薦之。

按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劉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迪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初元三月。至京師。除校書郎。

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曰伏聞聖恩特除頤京官仍與校書郎然臣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治之要陛下遂可自觀其爲人頤抱道養德之日久必有嘉言以新聖聽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媿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除說書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爲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

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官皆選老成重厚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俟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宮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又曰若言可行政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再辭乃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制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名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舍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

是時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

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民長久之計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詩書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朝夕承弼之意請自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

搢謙曰此法非善倘比一頒童則社稷之憂方大也○伊川亦言所選子弟年纔十三便令罷去然

所習既久。直一宣名之力耳。誰能阻之。
且以避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
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
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
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唯省察主上進業其
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
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
以感上心。皆不報。差兼判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

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體再辭不受。
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
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
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致不宿齋預戒。潛思存
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
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
乎。
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
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
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

可。有旨脩展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脩展遇英則
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
就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
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
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
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悟
上意。而其爲說。嘗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
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

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或侍立終日不
懈。上雖賜以少休。勿去也。人或以問先生。君之嚴視
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
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
上在宮中起行啜水。必避嬪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
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
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
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所講書
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
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太過。而驕

心生耳。此皆近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

按孔文仲劾先生疏。有曰。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近小人。

每至講罷。必曲爲甲佞附合之語。如曰。伏望陛下燕閒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仔細敷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常陛下三年不言之時。頤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

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

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諸公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故。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曰。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自草萊。又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

問者范純甫。又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个乞字。質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始隨臣子常例耳。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不觀畫。竟不往。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嘆曰。眞侍講也。一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名世者。疾之如仇。國忠行香。先生令供素饌。蘇軾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

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軾令具肉食。曰爲劉氏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時先生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纔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今賀了却弔。於禮無害。軾遂以鄙語戲先生。衆皆大笑

譏謙曰。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歌咏之餘。適有凶哀。豈得不哭。然豈有豫知兩事。賀弔並行。此與梨園弟子何異。

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材。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於是時人有洛蜀黨之議。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汗下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恣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仇。致市

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歸田里。以示典刑。差管勾西京國子監。

呂申公曰。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憃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後文仲知爲蘇軾所賣。發憤嘔血死。○范太史淳夫家傳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希闊之美事。而繞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進學。故其講說語嘗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妄。非實也。蓋當時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愼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

不果。使顧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名顧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三省進呈。先生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時蘇轍執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先生不得復名。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

進退之道。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去官。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以朝廷議北郊失禮。亦不見問。故辭）

揚謙曰此時或可暫起。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編管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耳。先生曰。族子豈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亦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耳。

建中靖國二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者。令監司覺察。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張繹尹焞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

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餽銀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何爲不受。先生曰。渠是時已與某不相知。豈可受。貶涪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人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爾。至涪。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得歸。不以爲喜。還洛。時氣貌容色髭髮皆勝

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日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崇寧三年。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喟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

尹焞曰。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先生用意。唯在易傳。又云。門弟子請問易傳事。一字之義。必再三命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

大觀二年九月庚午。卒於家。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先生歿。先生常服暨袍。高帽簷劣半寸。繫絲。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淸緣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尹焞曰。先生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就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

初。韓維與二先生善。屈致於潁昌。暇日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先生回視責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一日與韓汎舟潁昌。暇有一官員上書謁持國。求知已。先生曰。只爲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稱善。久留韓所。韓蚤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

嘗有黃金藥棟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呂汲公以百緡遣先生。先生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先生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先生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貧也。天下之貧者亦衆。

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君實嘗謂先生曰。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卻可。今既如此。頗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門人王信伯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謔語。曰。明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又曰。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驟然。

又曰。伊川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朝廷欲用游酢。酥右丞沮止之。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頗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爲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溫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爲當時禮敬如此。

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有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先生曰。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

撝謙曰。四十以前非不思也。但四十以後省讀誦耳。

先生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須更自體究。

先生嘗曰。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唯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唯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頤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南方學者。從先生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於門。誰是最有得者。先生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是指與他個路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煞。

侯師聖云。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曰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一尺。

明道嘗曰。吳曰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余不得讓焉。

和靖尹氏曰。焞年二十。方登先生之門。被教誘諄諄。嘗得朱公掞所論雜說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頤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頤心。只是記得他意。焞自是不敢復讀。

橫渠張子曰。伊川可如顏子。恐未必如顏子之無我。謝顯道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顯道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乃止。伊川聞之

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賤。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司馬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

紹興間胡安國言。程頤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其後門人稍稍進用。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利祿者。托其說以自售。分黨相排。衆論洶洶。深誚其徒。而乃上及於頤。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

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此亦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

朱子贊曰。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

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逸。而伊川所作行狀。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可以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其寡過矣。

問程傳說得理也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他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

又曰。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八八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

撝謙曰。按明道生平。溫和勝於嚴毅。伊川生平。嚴毅勝於溫和。故人多喜明道而畏伊川。然觀明道教人。大抵不立經界。以正容悟物爲上。其事君亦少作章疏。只是開陳詳說。欲以誠感上心。有所諫諍。疏入輒削槀。如言詩亦不下訓詁。有時只轉一兩字。吟咏而授人。平生未嘗註書。看來若無伊川

則明道之澤一再傳而盡矣譬之治田者不立界
樹只靠讓路讓畔一再傳後子孫不知其處故復
得伊川始承立得定明道亦言他日能尊師道必
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伊川教人專用敬以直內
爲本先生獨能力行之因蘇昞見伊川始到問爲學
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讀書不必多看要
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頤緣少時讀書貪
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
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半年後方教以大學西銘一
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以示伊川伊川問之先生曰
心廣體胖偶只有所樂伊川曰到此和樂字也著不
得與張繹友善伊川歸自涪繹始見穎悟疏通伊川
極喜之妻以族女先生嘗因侍坐請曰張繹每聞先
生語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
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焞伊川然之
伊川常言晚得二士伊川卒後繹亦卒不及有爲
於世朱子曰思永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
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
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

張橫渠然唯秋陽江漢之仰一傳子思再傳孟子皆
以剛大之質充塞天地之氣扶明此道而聖教以
立不然道廢已久矣

又曰天地生物必用春夏之氣以始之而秋冬之
氣以成之合二先生而四時之氣始備

程子門人

尹和靖先生名焞字彥明其先洛陽人少孤奉母陳
氏以居爲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應舉答策問議
論元祐黨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

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
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
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伊川教人專用敬以直內
爲本先生獨能力行之因蘇昞見伊川始到問爲學
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讀書不必多看要
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頤緣少時讀書貪
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
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半年後方教以大學西銘一
日看大學有所得欲舉以示伊川伊川問之先生曰
心廣體胖偶只有所樂伊川曰到此和樂字也著不
得與張繹友善伊川歸自涪繹始見穎悟疏通伊川
極喜之妻以族女先生嘗因侍坐請曰張繹每聞先
生語言下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
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焞伊川然之
伊川常言晚得二士伊川卒後繹亦卒不及有爲
於世朱子曰思永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
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
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

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

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舉問伊川。伊川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先生嘗言伊川教人。專令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

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伊川遣之見先生。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焞以諸公來依先生之門。受學焞。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差。豈不悞他一生。伊川頷之。嘗與范元長同

見伊川。偶有事。先起下階。伊川謂元長曰。君觀彥明他日必有用於世。自大觀中言者謂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學徒避不敢來。先生不爲之變。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會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康初。徵到京師。懇辭還山。詔授和靖處士。

靖康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奏。伏見河南府布衣尹焞。學專師古。行足勵俗。潛心允蹈。踰三十年。西都學者。皆推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名致。俾預講說。必有補益。召至京師。十月。賜號和靖處士以歸。

金人陷洛陽。舉家被禍。先生死復蘇。逃於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長安陷。劉豫僭位。使人招之。先生夜逃去。徒步涉渭。久之。止於涪。紹興五年。侍讀范冲舉先生自代。

范冲奏曰。伏覩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靖康中朝廷以布衣特起。累加津遣。既至京師。懇請還山。賜處士號。建炎中。

焞逃竄山谷。翟興爲河南鎮撫使。聞其名。遣使延聘。焞亦不就。今流落在蜀。臣與之遊處三十餘年。得其爲人。內行淳備。毫髮無玷。實爲鄉閭之所尊。禮士友之所矜式。迹其所得於己。表見於外。臣無能髣髴舉以代臣。允愜公議。

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溥臣奉詔至涪親遣。六年。始辭官就道。作文祭伊川而後行。至九江。聞陳公輔上疏攻毀程氏。四月上第八狀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

又二十年矣。學之既專。自信甚篤。自少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辟陋之學。不過聞於師者。不唯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議。舍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日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乞令自便。訪藥求醫。免令道塗塡委溝壑。會上以右相張浚奏。名益急。至國門。復以疾辭。不許。使大臣存問慰勞。須病愈必受命而後朝。至上前又辭。上曰。卿尚可辭耶。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遂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先生年已六十七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留侍經筵。轉太常少卿。權禮侍。兼侍講。會金議和。先生上奏曰。本朝鹵禍。亘古未聞。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降我無人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於此決矣。況先王之禮。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信讎敵之詐謀。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反兵之意乎。又與宰相秦檜書謂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未聞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方望相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疏及書皆不報。於是先生固辭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

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名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祗受。此當去者四也。意屈心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遂使鹵意亦驕。謂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

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累奏。放歸田里。疏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先生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鼎既去。秦檜當國。見先生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年如紹興。居十二年。卒。年七十二。在經筵時。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先生曰。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先生曰。好善優於天下爲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先生此語實有發焉。先生莊正自持。不過於心。不欺闇室。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於剛大。在濾州一室名遂志齋。在涪陵所居名習堂。在千福院一室名六有齋。取橫渠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三畏齋。先生主一之功多。窮理之功少。然論程門之學。篤敬平實者。必以先生爲第一。

在朝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焞安敢違衆。又問曰。拜乎。曰。固將拜也。曰。不得已而拜之歟。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曰。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

朱子曰。此是闕却諭父母於道一節。

門人徐度語及蘇氏使民戰栗議。問曰。如何。先生艴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和靖嘗曰。吾道須行至無內外。無思慮。方得。

揚謙曰。此言主一之純。動亦敬。靜亦敬。而近世陽明乃有無已發無未發之論。其弊乃至執一。故注

元用問易傳切要處。和靖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後朱子以問延平。延平曰。此須是學者全理會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方與說這話。不然。豈不誤他。

朱子曰。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熹竊念前賢進脩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捧讀終篇。恍然自失。因以自詒云。

又曰。和靖言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

深有味也。○又曰。和靖在程門。是十分鈍的。被他只就一个敬字做功夫。終做得成。○又曰。和靖絶典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在經筵。亦無大開發處。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曰。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此做甚麼。只說得此一語。

劉絢　程子伊曰。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將明斯道。興斯學。於既絶。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亦有冀矣。以爲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哉。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質夫者幾希。又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質夫之志。吾無疑焉。

李籲　伊川曰。使學者視倣而信從。端伯質夫有力焉。二子才器相類。志尚如一。

呂大鈞　大鈞字和叔。於扶風張先生爲同年友。聞先生學。心悅誠服。賓賓然執弟子禮。扣請無倦。自是學者靡然知所向。日用躬行。必取張先生之法度以爲宗範。丁諫議憂。自始喪至於葬祭。一倣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於禮。雖昆弟共行之。而君特勉執之彌謹。○作呂氏鄉約。

按和叔專從橫渠與叔始從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先生而卒業焉。

呂大臨　師祭文。子之學。博極羣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爲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爲。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

游酢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定夫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名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

撝謙曰。觀定夫答呂居仁書。則其舍儒入禪。又不無負所師之意。

朱子曰。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

謝良佐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旦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朱子曰。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强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

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猶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稟然常懼其泯滅而無傳也。○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已爲人之分。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功夫。謝曰。也只却得个矜字。○朱子曰。謝自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未去。說道理好。揚揚地。又曰。如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說。便入禪去。自上蔡以來已然。

南軒張氏曰。呂晦叔言上蔡自見二先生。爲克已之學。有一研平生極愛惜。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已之難也。程祠因言上蔡

自謂後來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却無健羨心。此工夫極至處。可謂勇矣。

楊時　明道在潁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返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多流於姦邪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撝謙曰。觀朱子之言。則二君亦未能不負伊川此語。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愿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學。既歸。閒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先生除邇英殿說書。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略曰。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爲虛文耳。宜從前詔。茶租榷法宜少寬。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發運司宜給雜本。以復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轉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爲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寢。騎已逼。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勝計。天下積憤。變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斂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使寇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莫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閤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會朝廷以三鎮賂金。厚遺金帛講和而去。公言河朔要藩。一旦棄之。使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籓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踰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蹴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爲也。時議者多持兩端。遂失此

機會。後朝廷因太學生伏闕。慮其鼓亂。乃以先生兼國子祭酒。遂乞追奪王安石王爵。毀去配享之像。諫官馮澥上疏。詆先生有旨皆罷。

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名也以蔡京然在朝廷亦無大建明。朱子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種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彼亦未便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思叔求

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耳。○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為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的事。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眞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已不枉。既不能然。又只是隨衆鶻突。○又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荊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謙避而已。○又曰。

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思叔求

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眞有志者。遂引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靖康初。為御史張邦昌僞命時。進狀速令改正易服。歸省奉迎康王。建炎中。以論汪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呂希哲、家傳曰。正獻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房酒肆。市井里巷之言。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始與伊川俱事胡公瑗。少程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焉。○晚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病。全不動矣。○仙源嘗言與公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旦有面赤。自少至老。雖祗席之上。未嘗戲笑。

其餘門人學行聞於時者甚衆。不能備錄。

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仙源嘗言與公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旦有面赤。自少至老。雖祗席之上。未嘗戲笑。

其餘門人學行聞於時者甚衆。不能備錄。

問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不知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朱子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會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竭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撲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的見解。如灑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大有小。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

處說得亦大了。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漸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个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門諸弟子。只除了顏曾

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問也是後來做功夫不到。曰也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如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語言各別。不害其爲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唯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楊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益遠。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爲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眞矣。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都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他們只睜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功夫。故流弊至此。或謂龜山恐不如此。曰只論語序可見。

馮謙曰。以愚觀之。只恐不見上一截。若見上一截。必不會差。

朱子曰。今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的說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著聖人意思。所以二程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

馮謙曰。今看來只是唐以來承晉人之弊。一求性命。便入禪去。彼二家說得極高。程先生緊要引學者到平實。恐學者引不上。故放得稍高。而學者流弊仍入於禪。

性理大中卷之五

錢塘應撝謙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李延平先生

李延平先生名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時以書謁之有曰先生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金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

又曰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知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

羅公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奥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絶世故餘四十年篤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二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學宮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遊受業州郡士大夫有以矜式焉

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其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先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絶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啟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先生終日危坐而神采精明晷無隤墮之氣○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个

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也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如此。

撝謙曰。明道德行。見於伊川行狀。延平德行。見於朱子稱述。備極聲容。眞所謂善言德行。他人不及也。

又曰。先生起居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整齊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頗如也。眞得龜山法門。○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當時語曰。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爲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功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个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舊見先生說少從

師友。幸有所開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个道理。時嘗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朱子祭先生文。有曰。從遊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

寔步方休。鞭繩以掣。

朱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居紫陽山下。父松。號韋齋。宦遊建之政和。遂居焉。幼有異稟。五歲讀孝經。書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聞從羣兒嬉遊。獨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年十有四。常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

稟學焉。白水妻先生以女。

先生嘗曰。屏山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某竊窺見其自爲。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偕請焉。先生欣然嘉其志。乃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不倦。其後屬疾。某適在外。亟歸省問。甚喜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子之歸也。自是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道其平生問學次第。傾倒無餘。一日授詩一篇。乃其手書。殁後發其所封遺書。復有片紙屬某。末有勉力大業之語。某泣受。寶藏不敢失墜。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跂慕前脩。景行之懿。

紹興十七年。年十八。舉於鄉。明年及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時年二十四。始學於李延平。

先生嘗曰。某年十五六時。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个貶貶靈靈的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心。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

也煞好。又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麁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至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只說不是。却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禪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人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學。漸漸破綻鎪漏百出。

在同安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時紹興二十八年。

勉齋黃氏曰。延平與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頴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延平嘗謂先生曰。此人極頴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又曰。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功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面動處無。即非矣。

後朱子與何叔京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羣負教育之意。每一念及。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拊鉤之魚。當時寧有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爲眞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頹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眞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感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洎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汨沒浸漬。今則猶然爲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

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

又與薛士龍書曰。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

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按此二書與前說則知先生始留心於禪空自從
李先生之後始從事於博文約禮也或疑何叔京
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
年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然與何書內已悔章句
訓詁之習何也曰朱子與何書數通大都藥其支
離博觀之獎而以身立教耳至於反身徹民而垂
爲經訓又可以章句訓詁忽之哉大都薛氏之病
正與何氏相反今合二書觀之則知朱子自爲爲

人之切雖精研於文義而未嘗逐末雖實體於身
心而未嘗淪空自少至老講學日精月異而歲不
同然其知行並進入德之門戶眞無可疑者矣
明年以輔臣陳康伯薦召力辭三十二年祠滿復請
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
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
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偏舉而本
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
過諷誦文詞吟咏性情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
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
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
格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
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撝謙曰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胥子之學當
然卽位以後自不能及此只可明其大且要者而
已苟脩身知人安民三者不失則一切事物之變
可以委之輔臣而不眩精熟四書尙書涉獵通鑑

次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
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
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
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
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
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
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
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
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者

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過延平。問所宜言。延平謂今日三綱不正。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翟盛。人皆趨利不顧義。故主勢孤。先生用其言說以對。首論聖學。次論復讐。次論朝廷紀綱大指。與前封事同。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

先生與魏良齋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則不復聞聖語矣。

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請祠歸。三月如湖南。見南軒張公。留止兩月。相得甚歡。中庸舊說序曰。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往從而問焉。

時有范伯崇從行。嘗云。兩先生因論中庸之義。三月夜不能合。

先生與南軒往復多次。其論中和反覆而後定。書畧曰。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蓋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之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

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

先生又有一書。與欽夫曰。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儱侗地見得个大本達道的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个直截根源。傾湫倒海的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培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畧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

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

又與湖南諸公第一書曰。中和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

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功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蘊季明。反復辨論。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蓋爲此也。向來議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功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

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忽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何如。按心性對稱。則未發所以赤子之心。便屬已發。論人生以後。心統性情。則性爲未發。情爲已發。性爲心體隱辭。讓羞惡是非之心。皆指已發而屬情。凡喜怒哀樂

劉公珙在樞府奏除密院編修待次四年。編程氏遺書成。以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頗爲後人竄易。先生序正之。是歲建大儀。盜發浦城。崇安大震。先生請於府。貸粟散給民。免饑死。社倉之法始此。是歲得米六百石以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儀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先生提舉浙東。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爲副。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願與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罰。五年三促就職。辭秋。丁母祝氏憂。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用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

編。名曰家禮。然未嘗爲學者道之。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云六年工部侍郎胡銓薦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辭。始成五夫三里社倉八年。編次語孟精義成。資治通鑑綱目成。綱放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放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

問綱目主意。先生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爲正。而溫公乃云其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寇屢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脩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耳。

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

九年太極圖傳通書解成編次程氏外書成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先生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奬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宰相以先生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乃因先生再辭

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掇周程張子書關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爲學者當因此而入也詩餞東萊至鵝湖陸子詩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執所見不合而罷

楊謙曰是時子詩贈先生詩有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又曰留心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蓋先儒傳註誠有此患特以去聖久遠虞知不逮自不免有自誤誤人之處唯不懼其誤而積數千年之誠意以開之故晦可復明塞可復通若慮其荆榛不行啟闢唯主因心其得也不過不踐迹不入室之善人其失也則師心而妄行矣子靜詩有曰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其言誠足爲晦菴之益友後來晦菴德業與滄江絜流泰華比崇不可謂非子靜一言之力而晦菴詩云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子靜惜乎終不受此藥也

初先生既編次語孟精義又合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義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又謂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徃徃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

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本義。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爲說。前後諸儒。未能釐正。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討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

按周易本義詩經集註之成。年譜稱卽於是年十月

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四辭不許。六年之郡。首下教三條。一以役煩稅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詣學。又立濂溪祠。以二程配。復白鹿洞書院。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爲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樁。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爲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援以方略。俾視境內。其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傳錄以爲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發餞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饑。舟患亦息。其姦豪侵擾細民。撓政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

自正。必親君子。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人。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暱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雜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相。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

傅寶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擬擬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畧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擠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政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曰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

據言行錄所載封事中一段曰今民間特苦重稅

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二稅之外巧爲名色以取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核兵則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則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則可以益邊備

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臺諫言其在任奏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次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

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旣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旣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儆抑此輩而

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墮。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賄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爲動容。所奏凡七事

先生是時言抹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停催。紹興丁卯。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遲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又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奏劄所對。凡七。其一二皆手書。以防宣洩。亦有非一時救荒所急者。當倥傯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未嘗舉此而遺彼也。及至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日與僚屬寓公。訪民隱。至廢寢食。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以上見勉齋行狀

先生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糴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輳。先生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先生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唯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諸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諸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

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益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實仍令先生速往旱傷州郡相視先生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紹興府鞫察獄具情得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先生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損棄勿用蓋指先生也十年詔以先生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一年遷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輩言之又答陳亮書箴其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

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繇得明

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厥指乃作啓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傅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

變占爲次凡卦爻及變爻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十四年先生既註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云周必大相除先生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褻狹之間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

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窮窶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望聖讜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後。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此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唯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先生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人數十人。妄效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者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拘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先生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嵩山西京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先生又辭。始先生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大畧曰。竊惟狂妄之言。抵觸忌諱。罪當萬死。不以爲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畧施行者。乃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仰窺聖意。尤不識

其果何謂。以爲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爲欲加之恩意。則寵既厚而無以加。此臣所以裴回前却。懇叩辭避。而陛下猶未之許。臣是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爲雖使得至於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若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安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蓋臣竊觀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

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者聖人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

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僞簿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宴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

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倫之際常先排擯此輩寘之度外而後取夫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摹之言之太盡又於其中得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擧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窺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敝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

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拂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少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欲得而後已甚至以金珠爲脯醢以奴券爲詩文宰相可呰則呰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寧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抵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

世之事而尙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籌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

之首如太祖高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棄祖宗以來破分良法（宋法州郡催理田稅及九分以上版曹勿問令得操其贏爲民補助謂之破分）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監司比較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諸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才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賞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俱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佔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如此而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耶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慥精勞神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大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是疏也於心術宮禁時政風俗無不言之痛切其末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意欲孝宗及暮年猶可孜孜一振無如先生所言皆痛詆近侍大臣故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會執政有詆道學爲邪氣者先生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奉外祠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光宗即位（紹熙）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奬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

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巷舍以居。先生悉禁之。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先聖。易取古文。分經傳爲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爲一篇。置諸經後。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敎人。必先使之用力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於六經。蓋其難易大小遠近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爲入道之漸。常病經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紹熙二年。喪長子。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先生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先生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敎化。四方學者畢至。五年。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先生。寧宗舊聞先生名。恨不得爲講官。卽位翌日。召爲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論經權常變之道。次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既對。辭待制侍講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皇恐受命。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勸上以求放心爲本。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盡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時上未還大內。時論疑名體未正。有旨脩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先生上疏切諫。以爲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

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唯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謹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園山未十几筵之奉不容稍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究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捥不平

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係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宮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若夫過

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須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婉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諭解釋之辭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釋而歡意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

臣公議其事稽攷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政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斷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社稷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

怒先生意也先生又奏禮經勑令子爲父嫡孫承重

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下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遍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册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遘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律且使及追改其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并祧僖宣二祖奏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禘祫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且欲祧宣祖面奉孝宗先生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

撝謙曰儀禮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康成註曰公子如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按此一條是諸侯之禮天子則未之聞也宋之僖祖雖異於后稷而毀廟實有所不安況僖祖止於三年一祫固已異於后稷之時祫而太祖所伸之祭多矣文公之議是也

始寧宗之立趙忠定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未有其人或言韓侂胄於太皇爲親屬遣入白不許侂胄出遇內侍開禮於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復呼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

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自離長沙。已聞之。惕然以爲憂。因免牘。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言之。又約吏侍彭龜年同請對。白發其奸。彭出護使客。韓益得志。時忠定方收聚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先生屢言於上。又數書遣生徒。密白忠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政。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畢。奏疏極言之。韓大怒。與其黨謀先去其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及先生晚講留身。申言前疏。乞

施行。纔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先生。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脩注官劉光祖鄧馹封章交上。先生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先生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不許。仍秘閣修撰。先生遂去國。歸過玉山。爲其令講四端之旨。是冬。竹林精舍成。後改滄州。率諸生行舍菜之禮於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周程張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慶元元年。侂胄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中外震駭。且剳爲僞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寃。諸生力諫。蔡元定請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藁。更號遯翁。朝廷治黨人方急。趙謫死於道。二年冬。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時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輟。至先生畧起視之。復坐講論。辭色更和。翌日諸生始知有指揮。四

年先生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先生素有足疾。此年加以痞膈之症。醫者頗用駛藥。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說西銘。且言爲學之要。唯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勉以相倡率下堅苦功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甲子。命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

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頷之。意若索紙筆。然握筆已不能連。少項。置筆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先生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眞僞。不可無此一舉。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名。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

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先生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與趙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學。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甚。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先生。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遁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有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

朱子嘗有書與人曰。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僞濫。近蒙易以僞號。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眞贋始判矣。

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先生旣殁。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

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先生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先生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生歿。朝廷以其大學語

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

搢謙曰。今世傳有先生參同契考異一書。行狀不載。或勉齋疑於異學而諱之乎。考異一書雖未得而讀之。然觀先生與西山書。誠有不誣者。且叅同發明易理。直見精微。道固有相反而相成者。又何嫌於並存乎。

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先生從

祀。

勉齋黃氏曰。先生之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暗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虛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之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存之也虛而靜。發之也果而確。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

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益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泰。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甚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

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〻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哀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惆悵閭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目條領。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問答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闕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

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亦皆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

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晰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

稍異。亦必講磨論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虛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敎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

荃亦欲學者反身窮理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也。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於海外。至於裔鹵。亦慕知其道。窮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歿。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又曰。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慨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

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狥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徹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

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得焉。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問先生往時爲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朱子曰。某初爲學。初無見成規模。各邊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每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說得有下落。說

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个安着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个屋子。安着身已。方始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來未有安着身已處。雖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着處。○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空明時。萬理便在裏面。向前看得似一張白紙。今看得那紙上都是字。○某幼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

實○與劉子澄書曰。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病。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語言之外。眞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某當時講學。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敬軒薛氏曰。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切惟後人於朱子之書之意。尙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己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竄以新名。衒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程之發明未盡。故矻矻窮年。以註書爲事。後之學者多失其意。遂至於汎濫辭章。無所歸宿。卽有謹身飭行。主敬窮經。則又質實有餘。而明智不足。以爲聖人之道止此盡矣。是下學而不能上達者也。故或者疑聖人別有高明之路。思頓悟以躐取。而不知其有所不可也。學者但當切己以求。卽有所著。以益己而不以損己。以明人而不以惑人。知聖道之無窮。而不安於小成。庶幾無失先賢敎人之意乎。

朱子門人

蔡西山先生名元定字季通。初見晦菴。晦菴叩其所學。曰。此吾老友也。從遊之十。無出其右。慶元丙辰。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緒論。寓以吃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名四方。無行誼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坐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別州編管。郡縣捕先生甚急。先生毅然上道。晦

翁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讀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晦翁視先生不異平日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棄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杖履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足爲流血無幾微見顏色貽書訓諸子曰獨行無愧影獨寢無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他日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參同契頗有趣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爲樂別後乃知闕事可歎可歎每至讀書講學無可

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又曰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綺繙動册子便覺前人濶畧病痛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閒中一大魔障欲力去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復能相從如往時否耳先生至道州與四方來學者講習不休有愛先生者謂宜謝遣生徒先生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在道州逾年一日曰吾將還造化故物乃却

翁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讀寺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晦翁視先生不異平日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棄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杖履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足爲流血無幾微見顏色貽書訓諸子曰獨行無愧影獨寢無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他日晦翁致書曰每念遠別不勝悵惘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某連日讀參同契頗有趣知千周萬遍非虛言也又曰平日相聚未知其爲樂別後乃知闕事可歎可歎每至讀書講學無可

咨扣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又曰病足未能平步氣血日衰前去光景想已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息心休養綺繙動册子便覺前人濶畧病痛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閒中一大魔障欲力去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復能相從如往時否耳先生至道州與四方來學者講習不休有愛先生者謂宜謝遣生徒先生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在道州逾年一日曰吾將還造化故物乃却

客靜坐三日卒晦翁哭之慟○晦翁有與勉齋帖曰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一寺中先買一地在其前今冬便葬也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病也○先生教人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序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

揭謙曰世衰道微教人甚難但以灑掃應對訓詁文義爲先則彼未見意趣而外悅於紛華旁惑於異端吾教未及浸灌而彼之心術已壞矣若先教以性與天道彼必畧顯尋幽捷徑窘步民義必廢矣然則如之何是有人焉非其人引之不至也是有時焉非其時語之不知也開其端無竟其指不失人亦不失言其惟智者乎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季通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徃徃通夕對牀不脫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皆充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

謹乎家庭唯諸之節。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李士英言行錄曰。西山從晦翁遊最久。精誠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翁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與西山往復而有發焉。

黃勉齋先生名榦。字直卿。初見劉淸之。淸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學晦菴先生

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卽日行。時大雪。既至而晦菴他出。先生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晦菴始歸。先生自見晦菴。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倚坐一椅。或至達曙。晦菴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其後以其子妻先生。竹林精舍成。遣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纂成晦菴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知安慶府。始至。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先生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

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潦踰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令赴制府禀議。先生卽日解印。趨至制府。移書

於珏有所策珏不能用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既退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左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攜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人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抹毀號駭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遂乞祠閉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日浮光

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關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莫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戕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而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浮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

揭謙曰議者謂宋儒議論多而成功少余故載勉齋此書以見當時柄政者之可嗤不特佗胄彌遠似道數巨奸而已然則雖有善者亦將如之何哉

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與李燔陳宓遊處講易於白鹿書院未幾召赴行在爲當事者忌之先生遂歸里江湖之士皆來學編禮講經日不暇給如晦菴時蔡九峯先生名沉字仲默西山先生子也先生自勝衣趨拜晦菴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畧備獨書未及爲環眡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先生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

撝謙曰先生著書傳妙得先聖之心至皇極一數未免不知而作可已也

李燔字敬子　晦菴曰燔交友有益而進學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晦菴折衷諸子畏服晦菴發以薦名辭郡守請於白鹿書院講學學者雲集諸郡無比逼判潭州眞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咨燔數月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辭歸不出

陳淳字安卿漳州人　朱子曰吾道南來喜得陳淳李方子字公晦　廷對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眞德秀號西山先生　西山於朱子未曾親炙然講於及門而私淑焉猶胡文定之於二程也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踊躍史傳曰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

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既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又曰。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辭露朝廷。宦遊所至。惠政深洽。每至京師。都人歡呼。攘臂擁車。彌遠所忌。坐擯累年。及歸朝。將大用而公遽得疾矣。

撝謙曰。西山言行皆在正史。今不具載。

性理大中卷之六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魯齋許子

先生名衡。字平仲。懷慶河內人。世爲農。以己巳九月丙寅生於新鄭邑中。

歐陽玄神道碑曰。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

幼有異質。八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母曰。兒顙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行實曰。凡更三師。遇難皆無後。先生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

年十餘歲。有相者過門。驚曰。骨清神完。目光射人。苟非命世大賢。卽當神超入表。人間富貴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饑渴。而精疆絕人。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常從日者家得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避難徂徠山。

得王弼易註夜思晝誦身體力踐之言動必揆諸而後發

考歲畧曰歲饑民食橡栗或易子而食先生聞人有書即往求觀父母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迂嘗暑中過河南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先生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

神道碑曰兵渡河爲遊騎所得其萬夫長酖酒殺

人爲嬉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

耆龜人賴全活者無算其人南征乃東去隱徂徠山遷泰安之東館鎮尋遷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魯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籍爲儒魏人力勸應試因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書還河內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弟衍得之自洛適魏聞河內政虐還自蔫門在衛之共城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

壬寅歲聞雪齋姚樞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

即詣蔫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深有默契於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唯乃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精讀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順美如匏爨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已酉年四十一有讀易私言先生於書於易尤多致力然每學者請問則必從事於小學卒未嘗以此語也在蔫門與姚樞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

以其雪齋居先生命守者館之先生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家人化之如此甲寅忽必烈出王秦中徵教授京兆避於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乙卯廉希憲宣撫關中奏擬授京兆提學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先生來人人莫不喜幸先生力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強也庚申忽必烈卽位是爲世祖與賓默俱名至開平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聰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帝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七月還燕辛酉復應名至開平時侍顧問每犯顏諫諍剛毅不屈時相王文統用事賓默每於帝前斥其學術不正默言本出於先生文統亦頗忌之乃遂奏姚樞爲太子太師賓默爲太子太傅先生爲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內欲擯使疏遠默欲依東宮以避禍先生力以爲不可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俱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刺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先生國子監祭酒賓爲侍讀學士姚爲大司農先生亟辭以疾久乃予告還河內仍奉旨教授懷孟路子弟卽家爲校以業來學先生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壬戌九月名至大都假館於道菴中凡權貴豪右延請皆不往唯姚樞賓默時時相過始終如一至元元年懇辭還懷州六月卜築將遷居震雷起中堂墁匠從者昏什而先生不動也二年十月名至上都卽陳雷震不宜入見弗許十二月奉旨入省議事先生以疾辭丞相安童素慕先生名就館訪之及還心悅誠服念念不釋者累日謂左右曰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十百而千萬也是豈媚緻之可及耶三年名至檀州後山時安童年二十一世祖謂其幼未識機務面諭先生汝謹輔導有嘉謨先告安童以達於我先生對曰聖人之道至大至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深臣生平雖讀其書所得甚淺既叨特命願罄所知言之所不知者亦不能強也安童聰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能領解第恐有間之者卽難行耳夏四月自分省名至上都畀以中書省事先生以疾辭不許屢蒙訪問

遂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

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矣亦難矣必前慮却顧因時順理寸奪進退內主甚堅日憂月摩周旋曲折使吾之愛吾之公必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謂規模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魏遼金能用漢法歷年最多何足法其他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國家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若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可

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歷代聖王爲治之地則必咨嗟悲憤喧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一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忽迫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所當審擇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嘗議此此而不務誠爲可惜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日守成實如創業規模之定又難於向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謨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

也。此外惟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與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言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繁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爲。而能用夫櫛與匕焉。卽是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事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輕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一作戶口之制）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致氣味之美。莫不覩日月也。獨術者爲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也。有馬不能習。必使厩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尙

爾。況堂堂天下。神器之重。可使不得法者爲之耶。古人謂爲山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使庶府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人爲詬戲。不知今日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遽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遽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序用。則失職之怨。稍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汚濫。內專吏部。考訂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也。俸給之數。敘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

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一作戶口之制）版籍之數。益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何如。而能行與不能

行又在乾政者得人與不得人爾此則非臣之所能及也三曰爲君難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之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愼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由來遠矣爲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宜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要而敷陳於後其目一踐言二防欺三任賢四去邪五得民心六順天道

踐言畧曰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日所命而後日自違之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汨沒於

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

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知易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

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任賢畧曰。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實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然或遭時之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名之命之。泛如厮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任。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尸位素餐。徒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其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人之心。賢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而後已。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惡直醜正。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畧曰。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窺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曰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於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縱吠於洛。萬姓遑譽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影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將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慫慂生焉。禹啟愛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爲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爲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慫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遂慫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已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況厚

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耶。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言一動。舉可爲天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

順天道。畧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前後若此者小。則水旱大則亂亡。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帝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業。移告訐之風爲敦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基。倚歟偉歟。未見有此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宜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耶。

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

四曰農桑學校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也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導堯舜之實也。是議也出書之首篇曰

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溫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若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胸中廓然無有疑滯。斷勿七字。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茫焉。莫以爲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功。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爲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亦不能也。徒思法令之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知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遊惰之民歸之南畝。歲課種樹。

懇論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倉庫之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君臣父子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和下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此二者。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五日愼徵。文多創蓋。末曰臣某竊意國

家自壬辰之後便當詢求賢哲商論歷代創業垂統之宜參酌古今稍爲定制使後世子孫垂拱守成此有國者之先務也日習宴安以爲不可而其委任又多殘民蠹國之流壬寅以還民益困弊至於已酉庚戌民之困弊極矣殆將起亂當是時陛下有愛民之譽好賢之名聞於天下天下望之如旱之望雨故先皇繼統民皆欣悅將謂信從陛下選任善人改更弊政以興太平不意仍踵前失再用此徒委天下之民使之刻剝付天下之物使之侵欺大爲失望所賴者

分河南關中得陛下委之諸賢不一二歲疲民大安恩雖未普而天下之心已歸之矣此曹畏避威名不敢縱橫但於君臣骨肉之間陰行譖慝將爲不利於陛下但天命人心皆在於此故不得遂其所願然委付一事實爲不可而其間節目又稍有可不可焉其可者已在不可之中不得爲可其不可者是又不可之大者也累數千百言讀奏未徹世祖久聽微有倦色先生卽斂卷求退世祖肅然正襟危坐先生乃再讀讀訖世祖嘉納之

考歲暮日先生每有奏對或欲名見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

先生多疾命五日一至中書至燕以疾不復入省因求還家養疾許之四年十一月召至大都六年奉旨議官制先生與左丞張公贊善王公同奏官制送入中書先生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冗長倒置行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郡縣體統之正左右臺院輔弼之

圖爲定制以聞其所以取捨欲著成書而未暇也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帝前不允大槩以爲臣之所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臣一芥書生遽當大任非勳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人二則無德無才不能辦陛下責任之重三則臣之所學迂遠於陛下聖謨神算未盡脗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虛名誤蒙採擢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至悔咎必矣世祖曰此事皆出朕意無復多讓先生乃再

再三懇請帝命左右掖出左右曰有旨令先生出矣
將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自出省去耶上曰
出殿門耳爾後連日求辭不允夏五月先生隨省赴
上都因具奏阿合馬專權無上蠹國害民等事阿合
馬由是啣之或曰先生夜寢疎濶無他防備卒有橫
逆奈何先生曰主上在此何得敢爾脫或有之亦命
也人生不應有如許計較阿合馬欲以子典兵柄先
生以爲不可謂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尙
書省典民與財子又典兵太重上曰卿慮阿合馬反

耶先生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世祖以此語西相阿
合馬詰先生曰公何以言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之
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爲由其道阿合馬曰公
實反耳人所嗜好者勢利爵祿聲色公一切不好欲
得人心非反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得罪亦無所辭
先生以病告辭丞相安童不許臺官孛羅奏聞世祖
憫之名其子師可入見喻以舉官自代先生奏用人
者天子之柄臣下泛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政則當
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覬覦市恩之漸乃拜先生

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卽燕京南城舊樞密院
設學親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先生喜曰此吾事也
先是竇默言於世祖曰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純
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
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張文謙繼以爲請至是
命先生爲之先生自設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
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
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怨是自已事諸生學業是上

命也每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
曹中涵養之數年將來必能爲國家用乃奏舊弟子
散居四方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尙呂端善姚
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燧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皆驛致
館下爲伴讀欲其夾輔胄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
又欲令蒙古生習學算術乃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
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年代歷年爲一書令諸生
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又教諸生學顏魯公字復選蒙
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小學生
書倦則令習跪拜揖讓應對進退之節或投壺習射

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唯肯款曲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都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書言敬敷五教在寬。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則是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蚤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

千萬不同。難遽以强之也。且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進退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先生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愼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襄陽下世祖遂欲取宋。諮姚樞徒單公履。及先生問計。公履言乘破竹之勢。席卷之號。此其時矣。

先生言唯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一旦之勝負。及宋既下。未嘗以失計爲嫌。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

考歲畧曰。先生言不可其辭甚秘。嘗疑金之亡也。魯齋何以不歸宋而仕元。及觀眞勦殺。至有闔族被誅者。則魯齋雖欲歸宋。不可得也。

國學事蹟曰。先生自得小學書。則主於此書以開導學者。嘗寄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八年丞相傳旨。令教蒙古生四人。後又奉旨教七人。授祭酒後。有旨令四方及都下願受業者。皆得與其列。○日令家具蚤饍午饍。以老疾。日西不復食矣。先生時年六十有二。以宿疾當忌鹽肉食麵三年。且以治法不可以補而體力復不可瀉。故日節飲食。未嘗敢至於飽。然朝夕涖事。畧無老人疲倦之意。○奏舊弟子爲伴讀。或問先生何不博選時俊而獨用其門

生曰我但教人而已非用人也方以我之拙學教人從否未可知也○歲時諸伴讀以酒禮至先生家先生辭曰所以奏取諸生者蓋爲國家爲吾道爲學校爲後進非爲供備我也官守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於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

十年諸生廩食不繼稍稍引去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名赴上都議事面請還鄉里世祖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衞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世祖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姚樞曰先生出處關時世之汚隆我輩不可强之先生自處審矣今日直當以聖賢待之遂令辭奏曰國學設立於今三年教專嚴謹諸生學問進長許某所以告辭之意言爲年老癈疾上世有數喪未葬欲歸了此事其意甚哀此係人子孝道宜賜允從由是得告南歸先生至懷簡絕人事常居山下課僮僕事耕種

先生之去劉秉忠等奏乞以衞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守衞規矩從之

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乃詔先生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名至京先生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差舛加之歲久規壞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已卯三年冬至加時減金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多所脗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乎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綫代管闚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乎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朏朒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正訛完缺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自先生入院世祖恩眷益隆每北還必問先生安否病則

賜藥賜杖至是入見皆跪奏事令先生起賜坐勞問久之六月疾益進八月得請還家皇太子爲言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就養且使東宮官來諭曰公母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十八年春先生疾甚醫者診之六脈皆平先生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吾殆不起遂不服藥須之稍間適仲春祭祀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事於祖考遂力疾奠獻如禮既撤家人餕怡如也猶曳杖於門曰予心抨抨然瞑目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

世事何時窮遂發嘆歌朱子詞歌罷奄然而逝俄而雷電晦冥大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於門商賈輟於塗農弔於室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嘆先生嘗與師可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立碑必不可也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賢耶不賢耶碑於人何有至是從其治命葬而無碑四方學者不遠數千里來哭於墓

先生歿後三十三年爲皇慶二年仁宗詔贈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廷又二十三年爲元統三年詔祭

酒歐陽玄撰神道碑文賜其子師敬立石

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好學不倦聞一善言善行不啻饑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天下信之建元以來十被詔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爲已任氣質雍容誠敬交孚言雖切直而無忤也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

被生民堯舜其君者也至於進退出處之際勇於就義凜然不可以勢利誘而威武屈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身被四時之和道出羣物之表四方聞之知敬望之知畏親之知愛遠之知慕蓋其胸中浩大無一毫人欲之私純乎天理之正故其動靜語默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居家勤儉强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與夫人敬氏相待如賓而夫人謙順自牧周旋道義先生亦賴其內助焉凡喪祭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

化之舍旁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先生凡遇佛老之徒未嘗面訊其非但從容款語其人已不覺內愧發赤或涕出悔其陷溺之深也平生嗜朱子學不啻饑渴凡指示學者一以朱子爲主或質以他說則曰賢且專主一家則心不亂及江左混一始得閱其文亦病其太多

神道碑曰先生平時頗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而治之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甲寅歲在京兆教學者小學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乃雜出於衆手非完書也

神道碑曰其爲學以明體達用爲主其修已也以存心養性爲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爲務其退爲始精義入神爲終雖教人也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始精義入神爲終雖時尚柄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名輒往進輒思

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已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夫仕不愛祿人以爲高則啁然嘆曰甚矣予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有不食君祿者哉食求無忝而已

又曰元貞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爲一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子師敬參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制一洗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內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

先生嘗戒其學者姚燧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務農爲主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揭謙按先生見當時儒者多以貧失守故爲是言然古之人至於朝不食夕不食而不徙業者其於義命也審矣樊遲請學稼夫子以爲小人子貢貨殖夫子以爲不受命則處此必有道矣教學居官皆不可耕且爲也

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僱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駭之人來遂用之儈問其故先生曰馬騎上等馬人使下等人若聰明過我我反爲所使矣

先生中統元年應名赴都道謁劉靜脩先生因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大速乎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中徵劉靜修至再以疾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中書左丞張仲謙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好善最篤自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先生拒之而止一時賢俊多所薦拔凡中原士夫願依賴之而公亦以復古進賢爲已任每先生進退之際必往返道達上意挽之留之冀有以不屑去也然性褊數忤帥臣故被譖

責嘗遣人求言先生貽書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已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愿者天人無辜禍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揠之其害甚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先生嘗言安處善樂循理世間要安樂無如此者舍是或有可以苟安者不旋踵憂危及之矣人能循理爲善則與天爲徒政恐信之不篤積之不實若能積久物無不動事無不行今事有不能行者物有不信

化者只是不曾積實釋氏有所謂如意寶珠有所欲爲無不如志此正指德性而言天理善道苟於此焉眞積力久其所欲爲無不如志者

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先儒訓之爲大徐思之意味深長蓋不大則籓籬窘束一膜之外便爲秦越其乖隔分爭無有已時何者所謂善大則天下一家一視同仁無所往而不爲善也二小兒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惡罵即呪其爺娘令死不知彼父母即我父母也其愚如此與世人何以異世人只顧已便宜

與否。不恤他人也。他雖死喪患難。不顧也。已安而已矣。安知所謂大之一字。彼得所。則已亦得所矣。

與子師可書曰。我生平長處。在信小學四書。其短處在虛聲牽制。以有今日之勢。可憂而不可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我雖貴顯。適足禍汝。萬宜致思。且專讀孟子。孟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偷怠無耻之病也。

嘗與人曰。老來情思。厭苦喧雜。課督兒童種田讀書。雖拙謀心。自喜幸農夫野叟。日夕相遇。與之話言。固不盡曉。要其中無甚險阻。是可尚矣。

七月望日。思親詩曰。思卻千思與萬思。音容無復見當時。草窓夜靜燈前教。蔬圃春深膝下嬉。將謂百年供色養。豈期一日便生離。泰山爲礪終磨滅。此恨綿綿未易衰。

卻庵虞氏曰。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文正公實啓之。

撝謙按開闢以來。守先王之道者多矣。秦之傳經諸儒。與魯齋之功爲烈。然魯齋每以虛名爲誤。而臨卒惓惓。尤以受官爲恨。則當時必有不能不降其志者。可哀也夫。

敬軒薛氏曰。許魯齋余誠實仰慕。篇不自揆。妄爲之言曰。其質粹。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其規模廣大。其胸次洒落。其志量弘毅。又不爲浮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以後一人而已。○元人有以北有許衡。南有吳澄。金張子卻子。皆與斯道之傳者也。而朱子作大學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繼孟氏之統。而不及三子。何耶。益三子各自爲書。或詳於性命道德象數之微。有非後學造次所能窺測。二程則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進。自洒掃應對。孝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義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據。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歟。然朱子於太極圖通書。則尊周子。於西銘正蒙。則述張

子於易則主卽子又豈不以進修之序當謹守二程之法博學之功又當兼考三子之書耶及朱子又集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專以小學四書爲修已教人之法不尚文辭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而無所係累眞仕止久速之氣象也

撝謙曰魯齋之學已至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則未也

又曰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其志大矣○世祖雖不能盡行魯齋之道然待之之心極誠接之之禮極厚自三代以下道學君子未有際遇之若此也

敬軒薛子

薛子名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年十二作詩賦十五從父在滎陽有河南參政陳宗問行屬至教諭學舍索先生詩藁觀之贈之一律且序之曰觀其所作才充而氣廣不數年間將見問學淵通聲名洋溢祿位不卑非余輩備員苟祿之可比矣其詩有知爾晚來成大器願修德業賛雍熙之句時陳公年逾六十矣寧波鄞縣人以進士參政而自遜於教諭之稚子亦異人也既長從魏范二先生講宋四大儒諸書嘆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所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舉永樂辛丑進士授廣東道御史時三楊當國屢遜欲一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無相見之理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潛心讀誦夜寢有得卽起燃燭記之提調山東學校每臨諸生親爲講解不事楩楚皆呼之曰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鄉有可爲京

堂官者乎三楊以先生對名爲大理少卿初至京居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若主之擢王太監力也朝罷可卽詣謝明日朝退又使人語之終不往振至閣下問薛少卿安在三楊爲謝且曰彼將來見也知李文達與先生厚名令轉語之李往道意先生曰原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先生獨立振自是啣之會指揮某死振侄王山欲娶其妾妻持不可妾因誣妻毒夫殺之下御史問誣服

大理駁還者三。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劾先生受賄故庇死獄。詔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憾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遽至午門會問。先生呼王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囚不服問理。詔鄉於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先生神色自若。會兵部侍郎王儔申救。得免。時傳振有老僕素謹厚不與事。是日哭於厨下。振惟問之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言其賢。振乃傳詔赦之。居家六年以薦起大理丞。

時也先薄都城。先生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接言論。遂訪策焉。先生曰。以天時人事驗之。寇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督軍餉事竣而還。陞南京大理卿。有富人獄。久不決。先生至。伏法。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獨先生不往。英賢之。至京宣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蘇松歲饑。民貧粟富家不與。遂焚其屋。蹈海以避罪。遣王文廉之。以謀叛藉其家。先生抗章辨之。獲免者甚衆。天順元年春正月十七日壬申。英廟復辟。先生爲衆望所歸。甲申

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李文達喜曰。此先生行道時也。先生曰。某外臣驟進。誠意未孚。唯當積誠以動之。時有矜迎復之功者。先生曰。許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石亭徐有貞誣于肅愍謙王太保文。謀危社稷。抵淩遲二十二日。丁亥將刑。同列皆衣紫。先生問之。同列曰。不知耶。欲刑某等耳。先生驚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享怒曰。事已定。不必多言。會上名諸臣入議。諸臣皆默然。先生曰。陛

下復登大寶。天也。今二臣之罪狀未著。且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上曰。于謙曾有大功。有貞爭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爲無名。遂詔減一等。先生退而嘆曰。殺人以爲功。仁者不爲也。卽有去志。

是時有貞之進。先生必以先生卽王文之怨。助其凶慾耳。不意先生之反之也。是時先生不力爭者。豈不以享有貞挾溫卓之勢。勢不可止。天子且無如之何。徒以身殉。一時大臣悉懼。將慮震驚社稷

乎。

此時石亨與肅愍有不並立之勢決非口舌所能爭然以一代忠寃不幸正當先生始入政府之日不知有大聖人之德頃刻轉移又當何如耳

一日名入便殿上服短衣小帽先生不入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平時皆以正心誠意爲言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居數月議遣使求獅子於西番先生諫不聽見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致仕得允三日即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前餱糧俱乏日中猶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私愠

先生曰我身雖困而道自亨也方辭疾時石亨素敬先生來視因曰即不留我爲啓上請勅書爲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以教人魯齋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某若不辭官爲愈乎先生居家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惓惓以復性立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何異買櫝而還珠也先生以踐履篤實爲本接人無小大無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簡易不爲奇僻南陽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居洛申公當國屢以書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所著有讀書錄河汾集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

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即瘝衣飽食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

地之理氣凝合。祖父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

文清之後。醇儒自推康齋吳子。然其語錄。自成一徑。臨川章袞。謂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已事。今不採入。學者另切已觀之可也。

性理大中卷之七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儒紀

陽明王子

王子名守仁。字伯安。父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先生以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生。十一歲。隨任之京師。即以能詩稱。少頗不羈。然已有作聖賢志。

撝謙曰。舊傳有緋玉之異。夢聖胎之妖說。今去之。

十三歲喪母。十五出遊居庸三關。詢諸戍種落。與備禦策。逐騎射。雖天性好兵。亦少所聞見然也。欲上書於朝。父龍山公斥之爲狂。乃止。年十七。歸越。就聘洪都學書法。

先生後讀明道先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爲証。

明年季冬。以夫人諸氏歸寧。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

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又明年與從弟輩肄業於家先生和易善誨一日悔之端坐省言諸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是諸子漸戢弘治二年先生年二十一舉浙江鄉試是年欲爲朱子格物之學不得其方取亭前竹格之七日不得勞思致疾而止

傳習錄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論要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一竹令格之錢子蚤夜思之三日勞神致疾當初只說他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七日亦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及在夷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

揭謙曰所謂格物者非格一物能盡遍天下之理也非窮日之力可以盡遍一物之理也非舍至大至精之事不理而殫慮以求明徹小之物也非專恃一己之心思而不取驗於詩書求助於指示也然則先儒格竹之法亦不過識其某時生某時長某時節壯某時解籜其生感雷不旬日而成竿其中虛其外堅其內翳白而理存乎其中矣孔子廣八卦震爲蒼莨竹色青象東方也上槁岐枝下根連茹然有理苟物物至前者大略留心好學積累之後一朝通貫豈無益於性命若一時躁進求遍一物數日不得決然去之中和之人固不然也況朱子之言曰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爲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遍世故乃兀然用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嗚呼此聊巷之教也先生有志格物不求碩師又不詳攷朱子之說不過入門之誤而以此之故遂欲廢天下之格物甚矣

兩試不第曰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丁巳在京師學兵法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爲戲二十七歲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惑

此時惜不親遇程朱也。

一日讀晦翁上宋寧宗疏。謂讀書在循序致精。乃悔前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洽浹。然物理吾心。終若判而爲二也。沉鬱既久。舊疾復作。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志。

此時先生功力。比初一番稍沉靜矣。蓋先生生於富貴。賓朋滿座。自少騎射學兵。心氣發越而不沉斂。雖欲窮理。而未曾數年閉帷。又未得明辨師友。宜乎不耐沉鬱以至於疾。宜如聖人之教。寬以居之。不宜各先儒立敎之誤也。況文公之疏。本爲侍講勸學而發。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蓋宋時經筵一月不過講數次。而暑寒又罷講。所講之說。前後不相接。故文公有循序致精之論。而其本又歸於持志。必使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先生後日所謂持志。如護痛者。不過祖述先儒之言。而豈得謂朱子立敎之偏哉。

次年舉進士。時有星變。下詔求言。疏陳邊務八事。辛酉奉命審錄江北。多所平反。事竣。遊九華。見道者。又遇釋氏。後再訪不遇。有會心人遠之歎。壬戌復命。京中舊遊多尙聲名。學古詩。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也。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遁。念祖母與龍山公在。因循未決。久之歎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滅性矣。於是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諸刹。有僧稱三年不語不視。先生以術喝之起視。問其家。有母在。問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卽指愛親本性論之。僧涕泣卽去。

撝謙曰。先生此時非此一善念之發。必歸仙佛矣。

此僧非此一善念之發。必不聽先生之敎矣。

弘治十有七年甲子。主山東鄉試。有佛老害道。繇於聖學不明之問。九月改兵部武選淸吏司主事。時學者溺於辭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爲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

贄及門者。年三十四。乃專志授徒講學。與甘泉湛若水。共以倡明聖學爲事。丙寅正德初元。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其言如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測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邇臣民胥悅。豈不休哉。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至錢塘。瀕遣人隨偵。懼不免。托言投江。附商舟遊舟山。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遇一人爲筮。得明夷。遂決策逃。題詩寺壁曰。

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撝謙曰。是時先生講學。既謂聖學不明。繇於佛老飛錫之語。胡爲乎來。似竟以禪僧自居矣。

取間道由武夷歸。從鄱陽。徃南都省父。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是時先生妹壻徐愛納贄北面。奮然志學。次年春。至貴陽。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蛇虺蠱瘴之與居。夷人鴃舌。語不可通。可通語者。皆中州亡命。舊無室屋。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先生自計得失榮辱。不以關心。唯生死一事。未免在慮。爲石墎以自誓。日夜端居。澄默以俟命。

撝謙曰。從古聖賢得力。皆在懸崖斷索之際。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抑鬱。則與歌詩。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以庶幾其忘於疾病。夔翟患難。

撝謙曰。此先生之舊習未免復發於此。

因思聖人處此。更有何道。

觀孔子處陳蔡可見。

忽中夜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覺呼躍。從者皆驚。

撝謙曰。果使聖人眞悟。亦不大驚小怪。

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乃以默記五經之言。皆以此意貫之。著五經臆說。

撝謙曰人苟悉心內求莫不有所開悟但其所悟未必竟徹聖人之道耳以先生爲無所悟則不可謂悟而無誤亦不可以撝謙自覩之平生得力處多是着逃處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聖人之親筆也豈得謂天下之物無可格者吾性之德仁義禮智具足於天命然其未發也止如桃梅之核含有生氣而已非天之雨露地之滋息人之灌溉則莫能生長

居久冀人亦日來親狎構龍岡書院及賓賞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水西安宣慰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始朝廷議設衞於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尙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遺書止之且申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又宋氏有寇叛先生諷安討平之民賴以寧明年己巳席元山書提督學政與先生往復有合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率貴陽諸生以師禮事之始論知行合一

後徐愛問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遞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大學指出眞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分知行爲二恐是要人用功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失却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爲二者緣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是之謂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謬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之謂揣摹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眞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却以爲必先知然後能

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眞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其令說知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撝謙曰先生之時見講習討論者多力行者少故說知行合一其實重在行於今之時舍利祿所在未有肯講習討論者間有一二不求利祿者便謂吾性自足何必求學於古人何必求問於今人祇守虛靈之本體草記先儒之語錄則聖學精微示無知日爲今之說必當知行並進蓋不行之人譬如孩子不識路者只肯在家其失將至長大不識牛馬不知而妄行之人纔出門便迷南北被人誘去將來不識父母矣古人分知行爲二乃是正教又何不得已乎且既是不得已便是不可已也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然則聖人之多聞多見正爲畜德非徒即欲施行買貨入門急求買主非學也良賈善積蓋今日之所收未即是急需然至用得着處千金難買即如論語前四章當時可行中於事君未必便有君可事亦須知了此處須說不得即知即行故繫辭首章以乾屬知屬德坤屬行屬業孟子以聖只以常覺爲主說知行爲一方得吃緊昔邵子詩曰聖人吃緊些兒事明道曰道理平鋪着何用如此易文言說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先着一句寬以居之而後曰仁以行之正謂一吃緊了便探討不得必有先生沉鬱致疾之患矣

庚午陞廬陵知縣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涖任首詢里役有訟者不即聽稽國初舊制愼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有涕泣悔過而歸者在縣七閱月遣告示有六大抵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固使闢火巷定水次免運絕鎮守橫征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

寄書貴陽諸生曰前在寺中所云靜坐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

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

冬入覲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與黃綰應良論學言學者欲爲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眞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又曰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按錢德洪記曰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爲眞得無復向裏着已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憂也

辛未調吏部驗封司主事是歲王輿菴徐成之有朱陸之辨先生以書解之成之謂先生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輿菴而爲之地先生答之曰輿菴是象山而調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已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菴之是象山固未盡其所以是也

撝謙曰嘗讀先生此書而疑之以爲釋氏之與吾儒一主寂滅一主中和一以天地之生皆緣於誠其五倫之大人道之所

繇以立者既已判若黑白而先生以爲其異在幾微毫忽之間其故何也及見傳習錄則其語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虛無的本色了聖人更不着些子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然後知陽明所謂異在幾微者其病蓋在此也先生以佛氏老氏皆不能虛無而

以聖人爲虛無之至試問先生佛氏爲自己要脫
離生死遂要人一齊脫離生死聖人要自己立達
遂要人一齊立達那三月無君皇皇如也之心與
佛氏慈悲救物之心孰添些子如此闢佛固所謂
口譚東魯而手援西竺異日龍溪以上根大乘佛
覺羅漢直筆之於書又何恠乎

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
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
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

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
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乎

撝謙曰先生所謂晦庵雖未盡瑩者豈以未爲虛
無之至歟

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
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玩物

撝謙曰後世闢二氏衛聖道實起韓文而又爲學
者之所傳讀爲之考其誤亦宜楚辭固文公之少
學及其放歸終老不忘朝廷乃念古人惓惓愛君

寓言反覆之深意而一表章之懼後學不知古人
之深而以淫辭讀之也陰符文公未有註參同之
書有攷異撝謙未知文公所考何如然此書雖與
吾儒體用不同而直造易學之精微非後學所易
窺也以今日觀之吾人之功誠無暇汎及而先儒
依仁之後或游於藝以範圍天下才士之心有未
可遽責者至後世失其本旨而濫其末流則先生

之規想朱子亦必投筆而從矣

又其心慮學者之躐等而或失於妄作必先之以格
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
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頗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
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
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
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
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
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以
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
之學天下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

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晦庵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於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兄一吐露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興庵已乎

撝謙曰朱子發揚聖道使盛明於中土固非象山之可得而匹敵然象山之學至陽明而始大亦理勢之自然者以此爲孔子之學則吾未敢信也

爲會試同考試官僚友方獻夫位先生上聞論學執贄事以師禮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是時甘泉湛若水出使安南先生以序送之畧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言益詳道益晦

撝謙曰聖人殁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漢儒掇遺文於煨燼之餘功並羲農昌黎闢佛老而聖教始尊周子立誠而聖道始立程朱表章聖心於既晦之後衣被萬世先生之言非公論也

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楊墨攻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釋老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

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之過歟

撝謙曰正嘉之間實有此弊天生先生以爲救時之藥然平心而論之自晉以氏族清談取士中州板蕩唐以詩賦取士淫酣成習至宋而士習稍醇

有明一遵文公之教。左道不作。至正嘉之間。文體雅正。士無遊冶風醇俗樸。雖聖人不作。而忠臣貞士。所在皆有。雖或溺於辭章。而淫辭尚寡。人心未喪。有孔子出焉。一變至道。猶或未遠。今乃導以虛無。其羣聚也。唯以遊山水爲事。不則禪坐而已。以文會友。則遂謂溺於辭章。使周程吟風弄月之言。反爲遨遊宴樂之具。後生小子。莫不厭其誦讀辭章。而喜於放逸。其言語文辭。專求所重而畧其餘說。倒喝逆提。惡遽無序。至於萬曆之末。人盡空疎。

入於制藝者。如隱隱動躍躍露。大鑪鍾。大鬮窾。與眞精神。時吐露等語。無不發解領狀而去。兵農錢穀。禮樂經史。一切不知。則思我王慶。不勝彼都人士之慕矣。

其幼不學問。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

摳謙曰。西晉以來。佛老盛行。聖教晦蝕。明道程子深以此爲慮。謂闢之而後可以入道。自後聖教漸

彰。至正嘉間。凡老釋之說。不許一字入於經文。非過也。必如此而天下之風俗始一。先生雖亦究心於老而其實得力於釋。乃遂欲以所得者爲聖道。吾非謂老釋之教之可除。而稔知其不可以雜聖道也。

顧二二同志之外。莫予冀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余之資於甘泉多矣。三月陞考功司郎中。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明年五月。與徐愛諸子觀白

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自寧波還。十月至滁。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閒。日與門生遊遨瑯瑘。洌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及門者甚盛。客有道自滁。遊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汚。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

實功。乙亥在京師。疏請告是年。祖母岑年九十有六。先生乞歸一見爲訣。疏再上。辭甚切。

撝謙曰。五年間政事舊傳無紀。

丙子在南京。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書王瓊特舉先生。十月歸省。至越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曰何以知之。曰觀之不動矣。正月至贛。時贛民多爲洞賊耳目者。軍門一老隸爲甚。先生偵知之。呼入臥室。使自擇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

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仍告諭父老使孝弟敦睦。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向有變。當事輒會奏調土軍狼達。往返經年。糜費鉅萬。兵至賊息。兵去復發。先生乃使四省兵備選勇健。募民兵。道聞漳寇方熾。即移文三省兵備。剋期起兵。蒞任旬日。即進兵次長富村。初戰斬獲頗多。再戰。指揮覃桓。

撝謙曰。晉文伐原。以示之信。蓋王者之令。本信如四時。示之信。則非誠信矣。故曰假之也。後世聲東擊西。爲兵家之常。但非王道。子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用兵之事。固不必期約而往。然王道必不示以其功。所以立天地之心也。

六月。疏請通鹽法。以助軍餉。從之。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先是先生疏請以爲我國家有罰典。有賞格。然罰典止行於叅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無成功。今後凡遇討賊。許領兵官總統官俱於軍前。以軍法從事。有

功從實奏聞陞賞擒賊問明即斬以狥如此則盜起即滅糧餉可省事功可建又曰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齊一人心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事下兵部尚書王瓊覆奏遂從所請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

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刼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刼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

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三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

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遊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豈與言至此不覺淚下時朝廷降勅奬賜疏謝疏處南贛商稅十月進兵橫水時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楄岡橫水諸巢之賊東南接廣東樂昌龍川二縣有浰頭諸巢之賊橫水大賊謝志珊糾率諸賊謀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生議攻討先後以爲橫水左溪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進兵橫水左溪楄岡進兵兩寇

在十一月朔賊見我兵未集師期尚遠必以爲先事楄岡覘望未備乘此急擊之可以得志由是移兵楄岡破竹之勢成矣以巳酉進兵破賊巢五十謝志珊等伏誅衆議乘勝進攻楄岡先生以楄岡天險四塞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絶谷不覩日月其所由入唯鎖匙龍等五處然皆架棧梯壑賊使數人於崖巓坐發礮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既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

同難合勢爲守必力我師兼三日之糧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因使其黨往說之期以初一日早於鎖匙龍受降賊喜集議而橫水左溪之賊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服爲備先生分部各兵於晦日乘夜徑進遇大雨不得入初一日早昌雨疾登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而各兵已入險合擊賊

遂大敗破巢三十餘藍天鳳等伏誅兩城之賊盤據千里荼毒數郡積數十年不軌之圖流害之慘已經數載而先生驅卒不滿萬餘用費不過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誠所謂殺以止殺而合圖掩羣梟下之鼎不無缺焉十二月班師奏設崇義縣治及三巡檢司戊寅正月征三浰二月奏移小溪驛三月疏乞致仕不允初先生之征橫水也恐浰頭乘之乃爲告諭頗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等俱出投降唯池仲容不可

揭謙曰前告諭一紙藹然天地父母之心讀年譜有恐浰頭乘之乃爲告諭一語不覺陽和之氣變爲陰殺矣初疑門人不知德美或出臆度及讀奏疏謂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浰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乃知先生此諭又出兵機蓋先生自幼習兵此根種心未之或拔入告君父但見敘功之偹未開哀怛之仁故聖人云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先生以末世見聞認爲良知作事但喜直捷不喜迂緩養禽雖多不知兵事當爲後法弭盜之方必先內治後教文告加以威懷不得已而用兵仍開一面令相捕斬待其腹心曉夜不安內潰相圖徼極而後取之猶或反側則爲徙置如此則殺人不多而王師亦無害然此爲道甚緩似不若先生之捷而急功利必喜夸詐君子寧爲魯不爲齊也後世趙充國之坐解羌寇眞神武不殺之道

金巢等至先生釋而用之從破橫水仲容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而內嚴戰備先生破桶岡使人賜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掩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襲之故豫爲防非虞官兵也先生佯信之因怒珂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開道討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陽怒以爲爾等擅讐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懼呼競訴珂等罪惡先生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

於是杖珂三十。械繫之。而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令先遣弟歸勒兵。俟珂還乃發。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諭仲容。勿以此自疑。密瞯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自南康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浰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皆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遂弛備先生

又使指揮余恩齎曆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表濟因說仲容來謝。仲容遂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先生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使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等兵。道經浰巢。恐搖諸賊。則別齎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爲名。賊遮迎問故。導送出境。不復爲意。仲容至贛。時已歲盡。見各營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大喜。遣人歸報先生

乃夜釋盧珂等。使馳歸發兵。

撝謙曰前督集盧兵者。必道經浰巢。則盧珂之歸。又將焉往。

令所屬官僚設羊酒。日犒仲容。製青衣油靴。教之習禮。以緩其歸。正月三日。慶盧珂已至家。設犒於庭。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狀。訊鞫皆伏。遂寘於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各從所分地入。先生自率帳下兵從龍南縣冷水直搗下浰大巢。至十六日。諸巢盡破。而各巢奔散之賊。尚有八百餘人。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先生度此山橫亘數百里。東接龍門諸山。賊若奔往。其後道遠難達。唯有賊屯崖壁之下。一道可通。而賊已據險發石滾木。百無一全。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上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次日賊始知爲我兵。并勢衝敵。力不能支。遂潰。各哨追討殆盡。惟張仲全等老弱二百餘人。聚於九連谷口。痛

哭投招。先生遣知府邢珣往撫。籍其名數。安插於白沙。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官防守而歸。

撝謙曰。先生設罟布阱。是役也。不遺餘力。亦大傷元氣矣。然非先生親自奏陳。亦不能如是之刻畫。眞所謂報國之功紀。而講學之罪狀也。按春秋傳。雖五伯未有誘擒之舉。唯昭十一年。經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夫蔡般弒父之賊。誘而殺之。疑若正人倫行天討。而書名書誘。惡始詐也。胡文定以爲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刼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嗚呼。楚虔利其國。與先生勦寇安民之心。何啻天壤。然春秋滅國者不名。唯衛燬名。亦以其行詐而滅同姓。與楚虔同罪。故知爲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之義。

四月班師

初朝議三省夾攻。先生疏論夾攻以快一朝之忿。則計賊二萬。須兵十萬。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兵未出境。賊已深逃。鋒亦所加。不過老弱脇從之輩耳。況狠兵所過。不減於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加以大兵。民何以堪命。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先生又以爲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必待三省兵齊。然後進勦。老師費財。爲害匪細。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計破浰頭。廣東尙不及聞。皆與前議合。

立社學諭父老延師教子歌詩習禮。五月奏設和平縣。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襲百戶。疏辭歸功本兵。不允。七月刻古本大學。先生在龍場時。卽疑朱子大學章句。以爲古本本簡易明白。其書止于一篇。原無經傳之分。原無缺傳。可補至是與門人講習。錄刻成書。傍爲之釋。

撝謙曰。先生所刻古本。卽鄭本也。先生以爲書止一篇。無經傳之分。無缺傳可補。信然。然瞻彼淇澳六節。在誠意章下。實有難通。若移置物有本末之上。則爲完文矣。葢大學自明道伊川。皆有改本。非

始自朱子也。朱子章句雖不可謂盡合原文而理則已質諸先聖而不易矣。

刻朱子晚年定論。自洪武永樂間。專崇朱學。海內學術齊同。無有異說。自先生始爲異論。學士大夫。囂然攻爲禪學。先生乃取朱子之說而檢求之。以爲晚年定論。謂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而世之學者。不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是年入月門人薛侃刻徐愛傳習錄。

撝謙曰。聖人之學。自志學以至從心。無有止息。何況朱子晚年。豈不更進。但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則入門之際。千聖定本。朱子臨終三日前改大學誠意章。若格物之解。果誤。豈有入門便誤後學。而反不改之理。整菴羅氏與先生書以爲與某人書。乃其中年之作。而集註或問之類。反在其後。整菴羅氏與先生書曰。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竊疑病暑。未暇詳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遍。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先生答書

謂其中年數誠有所未考。然則先生但取其近已者集爲定論耳。夫以其此端掩其彼端。雖孔子之說亦自足以攻孔子矣。嘗見朱子與諸葛誠之書。論子靜競辨之事。曰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辭。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直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其與趙然道書曰。荊門之計。聞之慘怛。故舊彫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又謂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敝帚者哉。又況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唯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觀此數書。皆朱子親筆。豈門人挾勝心附已見者所爲。況朱門黃蔡

陳李等皆大賢。豈可以末世門戶等事誣之。至於人之一生。早年自當力學。晚年自當安靜。豈可以孔子之耳順爲晚年既悟而志學之初爲未悟而不可從也。朱子答江德功書。論程子格物之說。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義。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今與先生平心論之。先生竟以已之說異於朱子可矣。若以爲朱子晚年始悟。則先生果信格物之解。爲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欲改而未及者乎。先生之艮知。必有可以自問者矣。

九月。脩濂溪書院。十月。舉鄉約。十一月。再請疏通鹽法。始行鹽稅。例止三年。以供兵餉。今請開廣鹽。著爲定例。朝廷從之。詹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疏辭不允。疏乞致仕。不允。已卯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時南風甚急。舟不能前。先生焚香泣禱。風止。北帆盡起。濠遣內官喻才領兵追急。是夜與幕士潛入漁舟得脫。念南京倉卒無備。欲沮撓之。爲兩廣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洽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搖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乃與知府伍文定等。計傳檄四方。暴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於豐城。又詐爲接濟官軍公移。又爲李士實劉養正內應僞書。

賊將投降密狀。令人入於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諜知非實。乃屬宗支留兵萬餘守南昌。而自率軍東下。衆六萬人號十萬。至安慶。留攻不克。先生恐中途有阻。再告變以赴兵。未奉成命。疏乞俟命帥之至。便道省葬。

搗謙按孟子欲去齊。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先生當此時。乃請便道省葬。何也。

奉旨着督兵討賊。先生固封僞檄以進。疏畧曰。陛下在位二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遊不已。

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天下之覩覩。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懍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絶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以十三日甲辰。督知府伍文定等發吉安列郡各以兵來赴。又明日大會於樟樹。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夜襲賊伏於新舊廠。破之。辛亥日拔南昌。濠解安慶圍還救。先

生部分諸將與戰於黃家渡。濠大潰。又戰於八字腦。賊併力致死。我兵少却。伍文定立銳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濠又敗。明日。濠方晨朝羣臣。我兵掩至。獲之。分兵追勦。江西平。捷音奏。而上議親征。不發。先生具疏諫止。且曰。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搏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是月。疏免江西稅。各務。疏凡九上。再乞省葬。不允。九月。獻俘錢塘。時上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取濠。內臣張忠。安邊伯許泰。議將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先生不聽。以濠付張永。勞錦衣止五金。

時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復再拜。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稱病西湖淨慈寺。聞南巡已至淮揚。從京口將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旨兼巡撫江西。遂還南昌。忠等方挾宸濠。搜求百出。肆爲飛語。北軍或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市民移家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槻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酹酒者聲聞不絶。北軍無不

思家泣下先生與忠等語不稍狥已漸知畏嘗與先生較射教場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北軍舉手嘖嘖忠等懼乃班師還南都讒先生必反曰佰必不至庚辰正月有詔召見先生至蕪湖忠泰拒之半月不得入乃入九華山草菴宴坐時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命返江西

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宰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泊泊有聲恩曰以一身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返矣

撝謙曰先生一生唯此時與初至龍場櫃逆瑾之害實履危機

二月觀兵九江還南昌三月請覓祖三疏省葬不允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錢德洪曰是時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而加意黎元

至贛閱兵七月上令重上捷音始議北旋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九月還南昌十六年先生年五十始揭

致良知之教一日先生喟然發嘆陳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先生曰然譬之人有胃別姓墳墓爲祖墓者無以爲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眞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

撝謙曰良知字本不誤先生誤解致字耳若作推致之致則不誤矣吾今與先生開壙辨之孔子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識神者知來之神也陽也性體者藏往之智也陰也佛氏唯重空滅故惡識神吾儒陰陽合德故神知兼用安得憎知解而斥聞見也吾未見大乘止根之語爲吾儒血裔也

錄陸象山子孫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六月赴世宗丙召尋止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

撝謙曰是時輔臣雖與先生學術不合然爲先生計功大震主亦不宜在輔弼之地此正所以安先

生也。

八月至越。十有二月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嘉靖元年正月。疏辭封爵。時紀功册諸人多不錄。先生上疏乞辭封爵。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恥。四者備而禍全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耳。疏上不報。二月龍

山公卒。是日部咨適至。公促先生及諸弟出迎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餙內外含襚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絶。病不能勝門人弟子紀喪。

撝謙曰。禮既絶乃哭。蓋爲生者哀不能自止。亦以死者冕升於上。聞哭來反。故始卒即升屋而復以衣招冕。懼其升散也。戒勿哭。亦釋氏之教不可從。

七月奉旨所辭不允。再上疏乞推賞辭封爵。不報。時御史程啓充給事中毛玉劾先生亂正學。九月葬龍

山公。二年癸未。以公合葬時。有水患。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峯鄭太夫人於徐山甲申大禮議起。霍渭崖等先後以大禮問。皆不答。嘗有詩曰。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撝謙曰。不答可也。以爲不當議則非矣。

乙酉正月。夫人諸氏卒。祔葬徐山。

十月門人立陽明書院於越城。丙戌十一月。子正億生。丁亥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六月。疏辭不允。將適廣。爲私囑於客。坐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慢惰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餙非。鶩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貨財貪黷之謀。寘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繇前之說。是謂良士。繇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九月發越中。先一日晚。客散。門人錢德洪王畿侯立庭下。先生將入內。聞之復出。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舟中與畿論爲學宗旨。畿言先生所說知善知

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
問故幾謂心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
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
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洪以爲心體原來無善無惡
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
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
恐只是見耳敢問孰是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
問今我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証及此者二君之見
正可相取不可相病幾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畿

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遺念矣

揭謙曰使先生當日立教之說若曰至善者心之
體感物而動出於善或出於惡者意也知善知惡
是良知存善去惡者復吾心體也則爲善去惡便
是究竟也今乃以無善無惡爲心體則固不必爲善矣
而又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則爲
善尚未是心體王畿之說有自來矣然則先生宗
旨在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已自不是何也朱子
曰所謂性善者無惡之名又曰人纔見說仁義禮

智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
間皆是錯看了也然則無惡即是善況性中既具
仁義禮智不可謂無善矣性中具有仁義禮智只
是未發故不見其迹夫未發宜皆無善惡之可名
然聖人不說性無善者蓋有故如桃仁杏仁梅仁
李仁穀種稗子莫非未發之性而聖人專重穀種
謂其有中氣也雖未發而其所具之氣已自不同
於物矣儒釋之分正在於此人性物性之分亦在
於此蓋成性者止如草木之成核善者核中之生

氣有心體而無善是空穀也所謂莠稗之種也及
其發也必無繼之之善矣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
知惡是良知此二句說得然有善有惡已不是人
性之發人性之發只是善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
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發而過方爲惡又良知
雖能知善知惡使生來自能明善惡以至於盡則
聖人亦不教人以學問矣孔子尚不敢以爲生而
知之者可廢推致乎至爲善去惡是格物此一句
竟不是蓋爲善去惡而在內則誠意之功也爲善

去惡而在外。則脩身之功也。祇爲人不知孰爲善惡。故教之以格物。而仍教之以致知。在爲善去惡。何異說夢。孔脩身在外。可以言爲善去惡。誠意在內。但可謂之閑邪存其誠。并不可言爲也。此先生立教之誤。至王畿言意亦是無善無惡。不知其動者何念。乃不可謂善。又不可謂惡也。知亦是無善無惡。只是情識不識是非。物亦是無善無惡。則善惡在物。吾安得以爲有以爲無。更可嗾也。反不如道一句心意知物。皆歸無有。爲禪家本色也。○謂

之良者。自然之善。無善。何良之有。

德洪請問。先生曰。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曀氣。何物不有。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

撝謙曰。看先生之意。只以不障太虛爲妙。不知太虛之中。去了日月星辰。便是鬼魅世界也。然則太虛之中。貴有至善。善亦何惡。於人哉。必若書曰有其善。喪厥善。此非所謂善也。幾請問。先生曰。幾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脩。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即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

撝謙曰。一悟本體四語。孔子亦不敢承當。不知當此者何人也。或曰。何謂孔子不敢承當。曰觀孔子自敘可見。

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是自脩。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幾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囑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个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小。

不可不早說破。

揭謙曰。恐說破亦無益。蟻漏一決。大河奔放。不復可遏。○吾儒少之時。性發爲情。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老之時。情斂於性。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無論中材上聖。共當如是。但知成性而不知繼善。便入於禪。蓋易與不易之分也。先生不知此理。乃分上根下根之說。則世之學者。既知志道執肯自謂下根。走於拙路。○日月未嘗障太虛。則仁義未嘗礙心體。必使心體中容不得善。則是太虛中容不得日月也。而可乎。○上根接引。都屬禪語。

先生答顧東橋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歿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謂致良知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

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

揭謙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先生於先儒之說有未通。則以己意從而蓋之。夫朱子所謂求理於事物者。豈求孝理於親身之謂乎。此則後世閭巷之鄙夫。曾不肯爲此說。而況朱子教及後世者乎。夫朱子之格物。正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但朱子之所謂致。乃推極其至之致。如孟子所謂擴充是非之心者而非如先生但欲力行其良知也。夫良知本出於不學而不學遽出之力行。則自誤誤人。不可勝言。乃又曰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格物也。夫格物之後。則事事物物。皆明其理。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尚有次第。何得以皆得其理爲格物乎。

先生又曰。格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

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

撝謙曰。致知在格物者。致吾心之知。以至於物也。原不必上加窮字。下加理字。蓋吾心雖有良知。自幼而閑之一室。則未嘗無虛靈知覺。長而不通一物。不可謂知。推其所知。以至於馬。然後謂之知馬。推其所知。以至於牛。然後謂之知牛。若但守其虛靈知覺。而不知牛馬。反以馭牛之法馭馬。鮮不敗矣。故必物理盡而知始至也。

先生又曰。聖人之成訓。窮理盡性。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

撝謙曰。此在大全。朱子已有成說。先生不之察耳。朱子曰。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在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實體。如作舟行水。作車行陸。今試以衆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不可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蓋治人而不知人之性。理物而不知物之性。雖家人父子。不能相通。桑麻蠶織。皆違其務。而況其他乎。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正謂此也。

先生又曰。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

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唯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

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唯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效用者亦唯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時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往

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衣食或通有無或備器用集謀弁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譬之一身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惟在復心體之同然也而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爲學覇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墻遂不可復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弁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

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矣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撝謙曰以先生之理學折於禪宗功業流於權詐而猶得爲儒之正統者其立心之本見於是篇蓋

先生固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夫唐虞之世所以治者豈無聞見記誦之故哉有堯舜以明德執中於上而野無遺賢也後世之所以亂者豈訓詁記誦之學也後世之所以亂者豈訓詁記誦之學而五倫分也盍亦反其本矣先生處正嘉之時見當世之弊以爲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故記誦適以長傲聞見適以肆辨辭章適以飾僞而力變其習以無學不過數十年而不能其事者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者得以要其譽記誦全忘而長傲如故也辭章腐爛而飾僞如故也賢者無以見

賢不肖者有以容其不肖天下大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夫古今之治亂蓋有由矣自秦滅學而劉項之興皆不識字惠帝始除挾書之律武帝始重文學然當時爲吏者多不知書以殘酷爲治多至流血數百里後有一二始知教化則莫不以詩書得之迨其後學祿既重趨利者多而質厚之意始衰東漢之詁訓雖繁然聖學賴以傳至西晉談玄

而神州陸沉變亂至唐而始定唐以詩賦取士學士習於淫放三百年間殺戮殆無寧日至五代之季而禍亂極矣天下無復訓詁記誦之學而五倫之上大姦用事卒以覆國於時非無賢也上之人又何有哉宋之盛也理學日興士習稍醇而朝廷不分善惡也有明之初殺運至永樂而猶未已在朝諸臣盡一學術九州亦齊同當是之時人崇孔孟家無異說積數百年豈易致哉繇此言之無訓詁則幼學何以明無記誦則經史何以識無辭章何以辨其心之明與不明天下之士心不習之於訓詁記誦辭章則用之於詩曲逸遊賭博其弊至今日而昭然矣然則上之人重廉耻敦倫行正心術則訓詁記誦辭章非所以長傲肆辯而滋僞也上之人不重廉耻敦倫行正心術則所以長傲肆辯而僞者誠不籍乎訓詁記誦辭章也今不即其辭以稽其行而第欲其無學無知無善無惡又焉可哉

至吉安大會士友於螺川諸生偕舊遊三百餘人迎

入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日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
競競業業用困勉功夫吾儕以困勉資質而悠悠蕩
蕩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已哉又曰良知之
妙眞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
大矣

撝謙曰先生此時似已知流弊

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眞切愈眞切愈簡易愈簡
易愈眞切十一月二十日至梧州開府先是廣西田
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奏稱猛父子悉

擒已降勅論功行賞訖遺目盧蘇王受搆衆煽亂攻
陷思恩鏌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朝議用侍郎張
璁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
量事勢隨宜撫勦設土官流官孰便幷覈當事諸臣
功過以聞先生至任卽疏論亂源與設流官之害且
言田州切近交趾其間深山絶谷猺獞盤據動以千
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
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
有悔十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明年二

月思田平先生疏畧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調集
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
道沮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賓寧解甲休養待間
而發初藎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
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唯恐臣至之不速已而
聞太監總兵相繼名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
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
掃境投生唯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之意正恐
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處勘開爾等更生之路
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朝廷
威德使各持歸省諭剋期聽降藎受等得牌皆羅拜
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分屯四營
藎受等四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
等諭以朝廷旣赦爾之罪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
衆負固雖由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
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藎受
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
者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人臣執

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頭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濊濊道路踴躍歡聞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脩復生理至於諸盜軍門自有區處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復業方悶平定是皆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戮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疏入勅遣行人獎賜其餘各給賞有差先生爲文勒石與思田學校時地方官稱古閟白竹等賊近雖誅勦尚有流出府江諸處乞調兵防守諭之曰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猺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馮籍兵威以威劫之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悉貪不肯爲用一滿意求索嘗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讐隙三也困輸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穎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巳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厚加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明日即待以良善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屬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無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苗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卒馮籍兵威以威劫之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

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防守。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兩月而更一次。若有雕勦等項。然後遍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

六月。與南寧學校七月以前都御史姚鏌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尚在南寧。地方既平。遣回本省。歸途所經。與八寨斷藤峽諸賊巢相近。而諸蠻有衆數萬。負固稔惡。流刼出沒。延袤二千餘里。俱受其害。若奏請俟命。必難平定。乃潛命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名爲湖廣歸師。分道襲之。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奇。班師奏捷。疏請經畧。移設衛城府治。增築守鎮城堡。九月。行人馮恩賫勑獎賜。疏謝。

楊謙曰。先生末年經畧兩廣。閣臣桂萼議其恩威剋置。時人以爲忌功。以今論之。則千載下之論。固有不可誣者。盧藺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疲三省之師。煩九重之慮。則宥之以不死。八寨諸賊未曾攻下州府。上煩睿思也。則未申一告。合圍而殲之。茹柔吐剛。豈得爲宜。若論事宜。則撫安八寨。赦思田之脅從。單討二叛。法之正也。既宥蘇受。則斷藤八寨。自當諭以恩威。使之輯服。漢孫寶既宥杜穆季之大惡。則不致復問餘惡。亦一法也。今赦過宥罪。謂之舜干羽格苗。忍見風雷起戰旗。毋乃慙於伯禹乎。又先生平八寨詩曰。見說韓公破此蠻。貔貅十萬騎連山。而今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旦夕間。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唯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古人之明德遠矣。○或謂陽明破諸蠻。救民於水火之中。用謀不得不然。愚曰不然。後世漢祖唐宗。豈亦非救民於水火之中。但其作畧與三代直是徑庭。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謂亥

王不大用嚴聲厲色不長用鞭朴之刑而不識不知之愚民皆順帝之則孔子以爲猶有聲色則是末也中庸言君子之篤恭而天下平直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以爲德之至伯禹征苗三句不服而班師以後世言之天子命首揆統六師以征小醜而不能下宜若傷威損重而神禹行之益力不足哉誠不欲傷天地之和也武王伐紂以八百諸侯觀兵而歸以待其敗至終不悛而後伐之聖人之光明如此也齊桓伐楚次陘以待其服退師名陵以爲之禮君子以爲近王事焉朱子帥長沙洞猺擾屬郡遣人說以禍福皆降之昌黎後世儒者之所不屑爲者也一言而解萬衆之圍一言而鬼神爲之涸溪徙鱷而謂陽明之伐蠻無愧德吾不信也

先生自在南贛已患咳痢其後退休終不能止至是更冒炎毒力疾從事疾遂劇十月疏請告移卧舟次將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之間途次謁伏波廟先生十五歲時夢謁伏波廟作詩至是宛然如夢復識二詩於壁祀增城先廟十一月丁卯卒於南安時推官周積候疾問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家童問何所囑先生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逝就南埜驛沐浴衾斂如禮十二月三日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八年二月喪至越是時朝中議先生學術有旨邇來士子邪說皆其倡導爵蔭贈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先生學術隆慶元年贈新建侯謚文成照舊世襲先生卒時年五十七

按是時大學士桂萼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名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爲之辨誘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贖天聽幾於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濠論功足錄宜免奪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上曰守仁放言自肆誠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邇來士子邪說皆其倡導至使義討賊功固可錄所封伯爵僅令終身後有踵襲邪說果於非聖者罪之

撝謙曰先生之學誠能救時然先生可謂能止而未知止於至善也先生之美稱之者繁矣先生之美者出於人心之失辨之者衆矣然稱先生之失者亦出於人心之所同而稱之豈有所阿辨先生之失者亦出於人心

之所同。而辨之。豈有所慾。令言先生之美。夫先儒之著述。豈以爲名哉。其始也窮思劄記。以無忘所知。其既也憫世之昧。出其言以覺之。至誠之心。貫乎金石。故愚者讀之而明。彔者讀之而强矣。其季也。以此爲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無用之贅言頗人耳目。本明之四書。讀解說而反障。至於文集詩賦稗史。積案堆几。已可厭矣。又其愚者。日讀爛惡之時文而不衰焉。辭章爲害。先生廓清之意深矣。朱子曰。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

偏廢。然後之讀書者。遊神身外。不無仰看鳥而錯應人。以其所學。橫據胸中。自焚其心。先生教之虛靜。使之靜時常覺。動時常定。以去其逐物之流。先生可謂立其大矣。自先儒立教。防學者入於虛無。但教之下學。俟其上達。而其後學者。以讀書明倫。爲何物。釋老行而聖學昧。自西晉以來。千年之久。人道盡矣。誠爲不誤。至於性命。則多不復詳於身內。而先生本體之說。可使學者密於定性之功。先生之造就多矣。嘗有學者。心本開明。一經讀書。反致茅昧。師良友。卽鹿無虞。入於荆棘。今得先生良知之說。使無識之人。得以自定。不致震眩。又有徒事解說。不肯立心。得先生之言。豁然有警。凡此皆先生之美。不可掩者也。至於聖人之學。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故以六十四卦。冒天下之道。五倫百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所謂定理也。以其知來之神。藏往之智。畜之於內。至其遇物斯應。則又以寂然不動之智。發爲感而遂通之神。此所以變化無端。而會其有極也。今

所著六經之定理。皆屬無用。而師其不學之心。夫學者之害。莫大於師心自用。且不學之心。何可師也。動無據依。苟且成亂。上無禮下無學。自此始矣。此先生之一失也。後世不幸去聖久遠。不知聖道爲何物。釋老行而聖學昧。自西晉以來。千年之久。賴程朱而天下之人。不敢加釋老於孔孟朱子之書。童而習之。凡一字一句之明。皆食其利。使聖學無朱子。則六經晦蝕。不啻洪荒。其廓清之功。眞並神禹。而先生竟欲掃去之。謂道自茂叔明道而後。

言愈詳。道愈晦。此與斥吾之父母祖先何異。吾不忍聽也。先生宴門人百餘於碧霞池。酬歌擊鼓。投壺泛舟爲樂。作詩曰。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意欲痛掃先儒之傳註經書。彰明理學。卓吾之弊。有自來矣。夫考亭既不可謂之影響。而三代以下。唯漢傜爲淳龐。亦諸儒謹禮之效。漢史稱先儒談經。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至百餘萬言。後生疑而莫正。鄭玄刪裁繁蕪。刊改漏失。然後學者。罕知所歸。至今讀其儀禮註。至精約而不可逼。歷千萬年而謨訓不誤。唯文而已。唯其文之

詖淫邪遁者。然後從而去之。今先生不欲學者學文。凡四書所謂博學於文者。皆不以爲六經載道之文。則庸下之質。不事詩書。唯事嬉戲。高明之質。唯求本體。竟歸禪宗。唯有志利祿者。然後不得已而俯首六經焉。夫舉天下高明之人。可與言道者。先阻絕其讀書之路。而又指利祿之夫。以爲讀書之戒。讀書何得不廢。此先生之二失也。又釋氏爲西國之教。本與聖學相去萬里。而先生講學之語。每雜出焉。如大乘上根聖胎聖果不着相之說。盡

麈而見。而龍溪則竟以佛與羅漢第一妙覺之說繼之。年譜之中開卷僧來。又記異人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个好秀才。先生終身似佩此語。夫禪之與儒果若是其無別乎。此先生之三失也。又聖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只是不肯行詐。天下之人望以爲北辰之居所。而先生以講學之儒不憚爲反覆之言於答陽之位。後學乃薄宋儒之無事功。而謂先生爲有用之學。功利之說始行。夫季路惜其一言以要小邾射。先生獨不惜乎此。先生之四失也。又先生之言心。謂其靜也常覺其動也常定。其言本是而即繼之曰。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則謬矣。常覺常定。祇是敬以直內之功。與集義各不相蒙。義雖出於吾性。必施之於物而宜。方可謂之義。故曰義者宜也。義以方外。今如告子之說。則義全在外。如先生之說。則義全在內。又與事物無干。皆非也。今行一禮於人。送一幣帛。本微物也。而行之不宜。心中不安。故曰合內外之道也。外邊件件行得安穩。積年積月。曾無錯誤。

胸中自然浩浩落落。此心不動。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集聚數十年所行之義。而生此氣也。今先生不知此義。只要在我常覺常定。便是集義。所以說事物之理。不消講究。徙義之謂何。夫告子以義在外物。故不求於心。先生以義不在外物。故外物不知亦不求於心。先生以文辭爲末。又學不宜在知解用勞。故亦不求於心。其去幾何。此先生之五失也。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朱子曰。心主乎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何嘗以識神爲性體。而先生謂宋儒誤認識神爲性體。吾儒進學。全賴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易之爲書。重贊神之爲妙。何嘗惡識神。唯釋氏惡之。欲滅識神。先生乃祖此說。此先生之六失也。朱子曰。讀書當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若便以吾先入之見。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況又義理窒礙。

有所不可行者乎。今先生正犯此病。凡涉經書之言。皆以致良知三字驅率之。且儒者之學。全重變化。先生欲以一良知貫穿萬物。執一不變。此先生之七失也。儒者之學。少異於壯。壯異於老。故必循序漸進。先生見畧說階級。便謂未瑩。必須直指人心。故年少之人。一講良知。便都無事。此先生之八失也。至於虞王遵繢經爲良工心苦。象山爲孟子以後一人。孔子九千鎰。堯舜萬鎰等語。則尚論古人。全未分曉。此先生之九失也。心之所向爲志。心之所得爲德。見諸踐履爲行。知先行後。知行並重。五經四子。莫不皆然。而先生必欲以一人盡變前聖之說。以爲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是行。殊不知學問思辨之意。專欲致知以免於誤行也。不然。弟子時便有諸事可行。何必以讀書識字爲行。以爲必如此說。方得喚緊。然則前聖分知行之教。皆爲寬解乎。吾聞教人者。專主發明前聖之言。未聞專反前聖之言。出新奇以爲教也。此先生之十失也。原先生之十失。皆在誤解格物致知一句。其解致

知曰。吾心之良知。不待學而能於良知所知之善惡無不誠好而誠惡之。是謂致知。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如是則竟以誠意爲致知。非所謂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也。其解格物曰。格者正也。去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卽是致知在正心。卽上下文理。已自不順。至使大學一書。不復有頭此則失之尤甚。而更偏於象山者。有志聖學者。固不得不明辨於此。而誤從入之途矣。

讀朱子及陽明先生兩傳。則學術之優劣。固有易辨者。一則自幼言規行矩。親師好學。而日進於高明。一則自少馳馬試劍。獨學無師。而始堅於自用。一則以文德顯而正而不諐。一則以武功見而遠而不正。一則得於乾之易知者多。故其心明白而人易知。一則得於坤之簡能者多。故其事要約而人易從。一則失於剛過。剛過則阻。故畧多亢氣。一則失於陰過。陰過則險。故屢蹈危機。其心之欲與萬物同體。應時救世則一。而陽明失於學之不講。程子曰。論學先要明理。論治先要識體。陽明於聖

固已不欲明辨而信重於兵食治之體也聖人於兵食既去之後猶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陽明之時兵精餉足有何不得已而頓先去信哉

或曰子疾陽明之反朱子而惡數其失抑又甚焉

余曰不然湯之伐桀也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之伐紂也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蓋論上下之分則君爲重奉上帝之命則君爲輕今之議前輩苟有一毫私意則詆侮之罪不可勝言若其奉若天道明其善去其非又何歉焉龜山上蔡皆朱子之前輩朱子盡講去其非而存其美此固孔氏之家法也

龍谿氏有言先師提致良知三字範圍三教之宗千聖至此遞不得一毫精采活佛活老子至此弄不得一些伎倆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據此言則孔子老子尚拜下風矣且謂聖人與佛老同而異於佛老者乃是異端則是先儒之闢佛老者乃是異端矣顧覆陽明之典刑者龍谿也

自龍谿有三教合一之說而陰詆程朱爲異端繼

性理大中卷之八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讀書法

撝謙曰。生於盛世其時目見耳聞無非善俗。然必讀書明理。生於末世耳聞目見無非鄙惡。不孝不弟。無禮無義。習與性成。若認爲良知。竟自行去。爲害不淺。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或者薄詩書惡聞見。大愚之言也。彼釋氏屏去四倫。遠跡山野。無學之說。猶或可通。今日與俗伍而不尚友古人。知識何由高明。行誼何由卓犖。聖學精微何由仰窺。世固有讀書濟惡者。亦有傷寒食穀而死者。然書與穀終不可廢也。

程子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的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唯自失。兼亦誤人。○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無由考較。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上蔡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

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以此引博學之士。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數之表。此蓋某所自爲者如此。○龜山既受業於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趨之。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西山氏李郁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西山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取論孟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西山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

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匆匆。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

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與張元德書曰。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會着心記當細繹玩味。至有兩年看

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質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眞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答陳明仲曰。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

覩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个入處○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其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鄂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有所不可行者乎○嘗見人云大凡不公的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觀書當從分明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得○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指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眞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

的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常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个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止去事物中滾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答王晉輔曰爲學大槩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覆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義未可便肆已見妄起浮論也○學者趕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的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

言用意與已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放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已觀物○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答陳膚仲曰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

常少而其放心也多矣且胡爲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此兩句未見所出疑程子語　秦聖人說的是他曾經歷來○讀書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礙窒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令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只是他讀時只

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着處此皆非知學者要須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个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這个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的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註且止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礙窒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令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只是他讀時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只是他讀時只

要模寫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讀○讀書先要熟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玩味涵泳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爲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

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一仔細思量過纔有疑明日又問○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讀書須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黃筆三四番後又用黑筆是要尋那精的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益於學者○學者只知觀書不知有四邊方有滋味○讀書須是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萬事不了何益○讀書之法須

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唯會得聖賢語意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答康師德曰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

意味不然。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學者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二三十段亦未解便見个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个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的是固善若自得的非却如何不若且虛心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

撝謙曰。孟子言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言不強求其得。義理浸沃之久自覺有得。程子言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此言非記問而得。默識心通。自得於已。而自得義各不同。皆有所藥。孟子之言。戒夫欲速助長。迫切求得者。以爲但須深造俟其自得。方有受用。此即先難後獲之意。程子之言。戒夫徒聞於外。信耳任目。無得於心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者以爲須實得於已。二者益相成焉。乃學者執程子之說。至於反碍孟子之說。益有二焉。陽明言楊墨佛老。彼有所自得。辭章記誦之學。楊墨佛老之不若蘊生黃氏以爲楊子雲之擬易。王通之擬論語。靳靳焉如形之守影。反不如申韓之自得也。兩言者非不是也。然聞之聖達節。大守節。學至孔孟程朱。固爲自得矣。不及是者則尊其所聞焉。雖不可謂之自得。而語言有所師承。不敢謬於聖人。猶比無德不敢作禮樂之意。固治世之謹行也。若以爲不必守聖人之語言而出於楊墨申韓之自恣。以爲自得。則是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其害大矣。

二子之說。固貴有所善用之也。其一則以學貴自得。不必徒事詩書。直欲當下便是。謂之自得。又急欲求得。反謂自得。眞是攫苗助長。反與深造之意相悖。所以聖賢之言。譬如百藥。無所不有。唯在善取。害寒病而取大黃。直自害耳。

又曰。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的。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

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却又多在平易處○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的好的看非唯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思便不定疊○讀書且就本文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復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的○讀書

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得他過○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要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讀書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這邊讀便搬出那邊用○今人不於書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上六語出李郁因嘆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虛心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方好較量今若先去求个疑便不得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註了且可

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著疑○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教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未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蔽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潔淨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有遮蔽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至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至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个田地。方是語曰。執德不弘。
易曰。寬以居之。聖人多說个廣大寬弘之意。學者須
體之。○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
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則信所傳聞。
不復稽考。所以日讀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如
此豈有長進。前輩益有親見有道。而所論終不免背
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
時文之弊。纔把書來讀。便先立个意思。要討新奇。都
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

下梢弄得熟。只是這个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
禮。也胡亂信手拈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某嘗
謂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
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
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
可也。○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
云。誦數音朔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
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讀書不可不先立程
限。正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

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只是
當初不立程限之故。○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
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
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
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
不妨。○讀書閒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
漸次分曉。這个却是一身總會處。○讀書須是有精
力。楊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昔
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

人入廣在羅浮山。住兩三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
透。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凡讀書處事。當煩
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採。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
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粗通之一
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唯所處之得失。或
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與呂子約書曰。所
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牀。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
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覆通透。而後
易一書。蓋不唯專力。易見工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

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爲閒見之知。閒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讀書先且虛心。考其文辭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理義之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已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背理。然非經文意也。如此則但據已見。自爲一書亦可。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正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奈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覆精詳。不可草草說過也。

○講習孔孟書。須將孔孟心作自已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已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的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遍。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謂此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見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把一已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文義。隨文解看。○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強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能自見得。蓋畜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畜極則通。須是畜之極則通。○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如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一般識的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

得他用心苦也。○觀書詩曰。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答呂子約書曰。大抵讀書。覺寬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詳審者。又有局促姦巧之病。雖云人之情僞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嘗竊憂之。而不願子約之爲之也。子約試取語孟學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狡猾切害處耶。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从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爲學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未曉。文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爲甚害事。爲學自有等級。○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潛熟復。切已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冰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達。舉一學者詩曰。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典味長。未曉不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亂天常。○又曰。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仔細玩味。不可草草。○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讀四書法

伊川程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

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个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个人。便是不曾讀也。

大音沈子嘗言。未讀二南時。嘗恐面牆。今細讀一番。亦未見不面牆。撝謙曰。二南之詩。周時以化天下。鄉飲鄉射用之。燕飲用之。如今小學生上學。便讀大學一般。都是修身齊家治國之理。若孔子生今時。須曰人而不讀大學之書者。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人必不以爲疑。蓋二南有聲氣之和。大學有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始學如不學詩。無以言。與小子何莫學夫詩之類可見。不必抗之使高。鑿之使深。兼之聖門原無詞章之學。至後世始有徒讀書而不行者。

又曰。凡看文字。如七年必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度量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曰。固是好。終是不浹洽耳。○若能於論語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人只看語孟。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

橫渠張子曰。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敢問循序漸進之

說。曰以論孟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二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不唯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學者尤不可不知。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以得於指掌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及其節目。如解亂絲。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答黃直卿書曰。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較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須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右一條與上熟讀精思參看）○若理會得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學者於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答林伯和曰。講學莫先於論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懲

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勵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凡讀書須看上下文義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此等處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各不相礙○答張敬夫書曰舊讀中庸愼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辭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懍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聖賢一字一語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戛來覺見得緩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閒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仔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註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益解中有極緩散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註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饑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饑不渴而强飲食之終無益也○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心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脉各見得着落然後斷其是非是的却都抄出一兩字是亦抄出雖未如今集註簡靜然大綱已定今集註只就那上刪來但人不着心守見成就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兩段所以去取的只如何便自見得○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勉齋黃氏曰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書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讀經法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程子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以修飾言辭爲心只是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已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唯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與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欲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又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揭謙曰讀詩有數法一是逐句斷章徧法如潛雖伏矣詩本憂亂子思便感發愼獨處此韓詩之學也一是每詩理會立言之意如孟子言說詩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又言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此今日晦菴之詩學也一是合一國一代而觀之以見其興亡隆替此古天子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之法如季札歷論周樂是也不知觀風則授之以政不達不知斷章則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不知以意逆志則不能尚友

矣。

問聲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个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伊川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嘗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曰是何無用。○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

朱子曰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的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會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會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程先生經解理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書杜預左傳解不看傳經文亦自成書鄭箋不識經大指故多隨句解。○學者於言上會得淺於象上會得深。○答呂伯恭曰讀易之法窮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

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諭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

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强通也。其可通者。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答林德久曰。向在玉山道間。見徐彥章說離爲龜。故卦中言龜處皆離象。如頤之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無離而通體似離也。頤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頤猶取龜義。而無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以爲求益之方。而必窮其龜之所自來。亦可謂枉費心力矣。○答江元適曰。齋記言易姑象其機。詩書禮樂姑陳其用。熹竊謂姑者且然而非實之辭也。夫易之象其機。詩書禮樂之陳其用。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豈且然而非實之云乎。又有曰髣髴。曰强名。曰假狀。凡此皆近乎老莊溟涬鴻蒙之說。以六經語孟考之。凡聖賢之言。皆慤實而精明。平易而淵奧。似或不如是也。○答袁機仲論啓蒙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舍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警學贊曰。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又曰。理定既實。事

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又曰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

撝謙曰論語說个中字易言時中○易如太虛高飛魚躍川流澤淳草天木喬皆陰陽之所有而不可辭也鑑設於此物大象亦大物小象亦小夫焉有所倚○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程子之易以動尚變之道也朱子之易以卜筮尚占之道也

朱子曰書中諸誥多難解處想是當初俗語所以而今解不得不然是當初聖人告臣民之語教人如何曉得

弟子讀尚書寻問之有所得否有所疑否曰無所得亦無所疑今只依文解義撝謙曰讀二典須看堯舜德性何如修身理家何如經天何如治地何如化人何如制度禮樂何如堯舜意思氣象何如真如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方是會讀書若只依文解義如何會得悅樂○聖人微言多在禮記如樂記內則閒傳等篇直多是聖人親筆其餘大都游夏諸子遺言斷非漢儒可及也唯有一二訛言如夢帝九齡周公踐祚之類以霸至弟近霸之類當是傳久訛入記非知言者也○儒行經解諸篇實大疵

伊川程子曰看春秋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眞僞○春秋傳爲案經爲斷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朱子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會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莫立課程

撝謙曰文定春秋解始初用意太深又遵程說不免多鑿如夏時冠周月去秋冬二時等是也後半漸漸純粹亦有大義乖者如楚子麇卒齊侯陽生卒是也亦有前後遺忘相異者如猶三望是也春

秋以天自處。直是道得著。若不是以天自處如何敢黜陟天王。孔子知我者其唯春秋乎所以擬春秋者。多見其不加量也

橫渠張子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朱子曰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答張敬夫書曰。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唯屋下架屋。說得義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文作兩樣功夫做了。下梢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爲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

撝謙曰。此卽橫渠謂中庸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之意

又曰讀書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註解。但見有正經幾个字在。方好。○聖經字若主人。解者猶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畢竟不如經字也。○解經當如破的。○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如東坡陳少南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問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

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曾經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

讀史法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的

撝謙曰凡史所載多是興亡治亂之跡其所以成敗則在人神明之間非史可盡天下決無幸而成者不幸而敗者比如吳爲三師以肆楚楚罷于奔命寧嘗見近人用兵分四五師更番擾敵敵人只用數十騎敗之絕不罷困韓信背水致勝寧嘗見近人背水見敵兵方至皆相率投水而死非其謀之不善也神明不存焉推此可以盡萬端矣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亦是學也

朱子曰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植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大學中庸便去看史胸中無个權衡多爲所惑○讀史之法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

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郤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溫公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足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

撝謙曰左傳是前古遺音當諷讀餘史或精力不及只熟玩綱目可耳宋以下却未有統會須得一人料理

又曰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如讀漢書高

祖起沛公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略綽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魯齋許子曰閱史必且偏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

論始學

程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起不易此言○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卻恩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且當薰陶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罔有之者日復一日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撲之若既撲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明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未見意趣必不樂去聲學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伊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楊謙按今邪說誣民初學不與之說待其陷溺而

救之則晚矣。古今自是不同

黃渠張子曰。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歧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宴游之樂耳。○敎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其於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嘗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原明呂氏曰。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唯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思叔張氏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愼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敎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敎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答安仁吳生書曰。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枉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尚之高遠。爲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爲求如於僕。則易簡理得。可久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之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鬼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爲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人。而不辭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皙之志。非夫子叩之再三而不置。亦未嘗遽肯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唯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如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修身之實。而徒

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簡硯墨。受之無說。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其實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漸漸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已甚事。○如今全失了小學功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功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其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功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始終是一个敬。如說欽明文思。頗堯之德。獨將這个敬爲始。如說恭已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教小兒讀詩不可破章。又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的樣子。○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費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遍。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朱子大全載此段。乃與魏元履之子應仲書也。豈即以此訓子乎。）○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誡。溫公家範亦好。○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雖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列於前。東萊呂氏曰。問教小兒以何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

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揚謙曰看先正許多典型說話初無直捷功夫只是循而行之久久自與於穆不已天道相近喜言直捷不肯循序者多是半路收拾不耐煩耳予嘗以爲朱子之學雖重致知然必自小循習行來有得方能言王氏之學雖重力行然不必真積力久只看一部陽明文集便可矢口談道矣所以流弊無窮

西山真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姙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魯齋許子曰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字畫端楷之類是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誦讀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其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誦讀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誦讀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誦讀哉戴氏記拾曲禮遺言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誦讀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間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誦讀雖易而竟何用士大夫之家頗知其無用而欲舍旃童習之初遽授小學孝經等

書字語長短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者强捱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未備。君子病焉。

撝謙曰。今人見說小學便忽而不問。不知一生之始屬元。成人以後屬亨。中年以後屬利。老而考終屬貞。乾元統天。莫大於小學也。無元則一生之事皆小矣。○易曰。大有初九。無交害也。蓋初陽方長。交游庶雜。則一生人品壞矣。末世年未成人。父兄便使廣交幼少之人。何知善惡驕淫諂浪。相習成風。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二十以內。不失赤子之心。則一生大抵無失矣。誠一無僞是也。朱註行有常。言有實。可謂六字經。○少年不學古而專事浮華。以取名利。則性情日汎濫矣。好學之人。雖失不遠。○凡人之學。非至不惑之年。未有不以先入之言爲主。若不讀書而專以世俗之言行。淺於心耳。則自成一俗人矣。即書中唯有三代聖賢言行。莫非天理。若不讀五經四書而先取後世子史之文讀之。則機詐權謀。與夫放蕩詖淫之說。淺於心耳。不覺自入於機詐詖淫之中矣。既已先入於胸中。則必反以四書爲迂闊。而心術乃不可救。所以自少必須養以經學。使之出口入耳。經目薰心。莫非天理。待天理爛熟而後可以取子史。應俗人矣。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論志學

程子　曰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尙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學者爲氣所勝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峯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

朱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爲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自開闢以來坐多少人求其盡已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交同枉過一世○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爲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似甘伏批退自已不願要○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

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

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畧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个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謂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个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如此可以平也是也所以其後聚歛無足怪

象山陸氏曰廓然昭然坦然廣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甚次第却反曠而弗居舍而不由哀哉

撝謙曰讀書學問只是灌溉培養之功必先要下種是在乎立志孔子十五時志得好以後至七十

尙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聚歛無足怪

象山陸氏曰廓然昭然坦然廣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甚次第却反曠而弗居舍而不由哀哉

撝謙曰讀書學問只是灌溉培養之功必先要下種是在乎立志孔子十五時志得好以後至七十

只成得十五時之志。今人初學志在名利下此一種。雖終身學問。只培得此種。反長他許多機巧變詐。遂使人謂讀書無益而有損。殊不知只初時種下差了。又有一樣人。始亦有志。下種本好。中間被蝥虫食了心去。終日培溉。亦無收成。故學必以志善爲種。愼獨爲根。擇友爲除蝥。而後加灌溉培養焉。○醫家言腎藏志。須是有精力之人。方立得志起。所以多欲之人。必無志。欲立志。須是寡欲明理。

論進學

程子明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塲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以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伊凡志於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心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驟哉。○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二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明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邁邁。莫不濶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爲而迫切至此。

於如此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徒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伊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伊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橫渠張子曰。學之不勤者。正猶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之戈。今之於學。加功數年。自是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

聖人也。

撝謙曰。有所不知自是合問。以問人有不若人之恥。固不可以問人而斬勝於人。亦不可總是學問之際。較勝爲害大矣。張子此言。是教粗學耳。

又曰。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意。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强去聲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强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所以進也。

和靖尹氏曰。爲學切忌間斷。間斷則廢。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

或問涑水司馬氏曰。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

朱子曰。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方是長進。○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爲學不進。只是不勇。○不可倚靠師友。

快活。○學者做工夫。纔等待便蹉過了。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頭路。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鷄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湯聲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如啄果子。到識滋味了。自住不得。○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教一个間斷。

撝謙曰。天地之化。斷則重起。所以要積。積必須久久必須有常。有常必須不緩不急。循序漸進。如此方能自强不息。悠久無疆。學者之進學養德。教化治化。莫不由此。

又曰。當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若浮浮沉沉。半上半落。不濟得事。○爲學須不曾發憤。○爲學不進。只是不勇。○不可倚靠師友。

○今人做工夫。皆是要等待。如此何緣長進。○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工夫。如何得。○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爲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工夫要斷絶處。又更增工夫。著力不令放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著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

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煆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仔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温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腹豫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皆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亦如此。若只遇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問理有未窮且須持敬。否曰持敬便只管

持將去。窮理便只管窮將去。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行。都不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着如何。但要勇猛堅決向前。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不得的事。○問學者曰。公今在此主靜。在此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會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問閒事。說閒話的時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的時節少。若是眞做功夫的人。他自無閒功夫。說閒話。問閒事。

問朱子如何將主靜窮理對說。撝謙曰。主靜是未發。謂其無思也。窮理是已發。謂其致思也。學者無思時。須主靜而存心。致思時。須窮理而不妄動。不言靜坐而言主靜。所以別於閒坐也。後學不知。則有妄議爲兩截用功者。

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

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象山先生嘗歎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誇示已能之心。子新爲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已之短。子新惟恐不以其失爲告。羣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律夫氣質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二瑞。但不能進學可憂耳。或曰年亦未在。答曰莫道未也。二十歲來一

日。

東萊呂氏曰。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已脩。終無所得。

敬軒薛氏曰。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奮發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

程子二曰。學始於不欺闇室。○明知性善。以忠信爲

木。此先立其大者。○伊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故也。○明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一。汎濫無功。○伊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問有因苦學失心者。何也。曰未之聞也。善學者之於其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曾謂爲心害乎。○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論學便要明理。論治須要識體。○明學要鞭辟近裏。着已而已。○伊學者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張子曰。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撝謙曰。變化氣質。不過歸於中和。

又曰。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皆自障。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安置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窮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返約窮源。勇於改作。持不逮之知。而愚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慮日力不暇。而未果可輕語。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體弘之而已。○一故神。譬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盡。

朱子答曾無疑書曰。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逼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賢所說工夫。都只一般。只是一个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隨他地頭所說不同。下得字來。各自精細。其實工夫。只是一般。須是盡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識得道理源頭。便是地盤。如人要起屋。須是先築教基址堅牢。上面方可架屋。若自無好基址。空自今日買得多少木。去起屋。少間只起在別人地上。自家身已自沒頓放處。○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答王子合書曰。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

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的事不是說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是合當誠實○爲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功夫○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此一關後方可進○只是這个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的便做將去不當做的斷不可做只是如此○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未必能通而不誤乎○答胡寬夫書曰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的言語暗中想

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答慶周卿曰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覆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此無有別用力處○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自然見得意緒○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畧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未必能通而不誤乎○答胡寬夫書曰須從淺

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更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他不得。況廢却自家合做的緊切工夫。却與人爭一場閑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如灑掃小室。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卽是於小處不曾盡心。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言謹行。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學者須於主一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的義理。無安著處。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緩散時。但纔覺便收斂。得收斂時多。緩散時少。便是長進處。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个心來存着。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雞犬猶是外物。纔放了。須去外面捉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無求不得之理。○與呂子約曰。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的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嘉亦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

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个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个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諭。書問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又與子約書曰。聖賢之遺書。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孟子言學問之道。唯在求其放心而已。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个

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
○答楊子直曰。學者墮在語言心無實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閒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答陳廉夫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个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

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惡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了合做的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的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籍之資。可受鉗錘。未必眞能有益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求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惡而不暇焉。○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已之爲本。用力於文辭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徃於人。孰若反求諸已。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已。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技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已。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

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洪慶將歸先生名入與語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正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臨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去看文字。○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以涵養做主。如做事須用人縱放下。或困睡

這事便無人做主。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皆當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个事。今人多先安一个敬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此心。莫教放散倦地。則心便自明。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

撝謙曰。此段話極似多頭。只看歸宿幾句。仍自一線。蓋世有致知力行而內無涵養者。有涵養而不致知者。有致知而不力行者。有涵養於內而畧於

切。

南軒張氏曰。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終無所得。要之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

象山陸氏曰。學者大病在於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黃堯虞以來。羣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至哉真聖人學也。

勉齋黃氏曰。學問須是就險難困窮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而不可亂。到得從心不踰。方可渾爲一德。

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个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爲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有何干涉況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滄渤且要根脚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

實厚重小心謹畏者不害爲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儇浮薄者未免爲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重厚爲心然後可以言學也○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卽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胷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賢教人決不若是

鴈謙曰觀勉齋此說則徒事講論辨析之害當日已見乃朱子所以不得不導之以講論辨析而又深懼其徒講論辨析者意亦可知矣深衣之托獨在勉齋有以夫

又曰今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事接物之間眞个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者

西山眞氏曰以聖賢大道爲必當由以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汚不幸而貧賤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

然書不可以泛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齋慄。如對神明。言動酌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

雙峯饒氏曰。學者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守。魯齋許子曰。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雖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更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乎遠大而用功必循於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遡源而不遽以探原爲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爲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畎澮田間水道耳。亦濬之以距於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此。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乎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於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乎。日

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

敬軒薛氏曰。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

揭謙曰。爲學之要。在於明理。而實踐之。在心曰德宜脩。在口曰言宜謹。在身曰行宜勵。在物曰事宜當。得師得友。習而安焉。學有不成者寡矣。不擇師不擇友。汎而交焉。學有成者寡矣。○弟子問曰。人之有志於學。每有異說。以滑其心志。習聞之。遂不覺受其簧鼓。必何如斯可知言。不至受蔽。卽正學之中亦有殊途。不知若者可從。若者可去。願師明

教之曰今世俗之說不過數端其一曰人生惟利是從善而不利何苦爲之吾謂不然羔之跪乳鴈之序飛豈爲利哉性固然也烏獸猶不以利故滅性可以人而不如禽乎世之求利而不利者衆矣君子以爲不知命也善吾之性也時而不利天之命也其一曰人生安樂不知其他夫求安者人之所性豈有不求安樂之理然君子所以寧勤而惡安堅忍而不思樂者畏其有酖毒至美之物謂有毒焉必不食之矣然非真能致知終未知安其

所宜安樂其所宜樂而明酖毒之所在也此兩者不肖之說也又有托爲孝親之說者曰人子當速求富貴以悅其親此又不然吾之富貴自有生以來天定之矣吾親之富貴亦自有生以來天定之矣其間遲早刻不可移試觀數十年間朝榮暮落身戮家覆比比而是豈非妄受爵祿以至此乎則自始進以至歸老何曰可不深謀自立以貽吾親家門之憂者也又有苟且畢業以求欲速者之說曰勤襲時文乃爲妙訣其陋起於一二初學之士

不能脩辭出自機杼則遭有司之塗抹偶行勦說則幸遇圈點遂以爲抄白之妙至於如此彼此相扇不能自固誠可嗤笑且無論古之君子卽近世成大名取富貴者有何人單抄時文者哉故脩辭必立誠居業必有實學進可以見之施行退亦不爲章句腐儒以終世此要圖也此四者今日俗論之宜察者也至於高才之士又有數弊其一則慕司馬子長駿雄弘辨之風至於偏激感憤其一則慕莊周齊死生高任達之風至於放蕩虛無其一則慕太白之脫巾狂飲其一則慕子瞻之追隨僧妓其一則談兵說劍爲橫渠之少學無良馬之追風而有其蹄齧皆非所以厚風俗享福祉者也夫士幸而出於世俗進才士而上之志於聖學可謂得矣然而又有殊途苟誤趨焉其害或有過於不學者也其一者直指人心深惡窮理其弊偏於空寂闇而不明其一者直指人心脫畧行履其弊漸於利欲猶謂得道其一者喜談事功不耐近小不知聖賢之道宜藏宜發不大不小隨時制宜其一

惡標道學之名。與時浮沉。無以化物。亦難成已。其一溺於辭章。顧筌失魚。轉說轉支。曾無實得。其一輕忽小學。基址不立。徒有高譚。肆而不敬。其一徒求義理。有體無用。試以兵農禮樂。敷施本末。一事不精。其一博蹤大槩。章句訓詁。全無條序。審理不詳。其一研磨字句。宏綱大要。棄而不問。其一侃侃多言。好相辨論。靜中反已。曾未安穩。凡斯十者。有一於此。皆非聖學。而自畫不前。與中道游移。廢業失志者。不與焉。

論爲學之方　此稍開廣然亦多爲學之要前目收未盡者即入於此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於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不勉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爲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雕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明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又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則自有所至矣。○須是合內外之道。一

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意必固我既忘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敬是涵養一事。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學莫貴於自得。自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大凡學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氣質沉靜。於受學爲易。○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橫渠張子曰。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能弘廣。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廣。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弘廣。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使有俄頃閒斷。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

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多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心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質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進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遠遠

龜山楊氏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之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一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此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爲已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爲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與不中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志於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蜚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絕由是而盡其妙則非習不能也○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而不自知也○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知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再問舉錯之義於是又得舜湯之事爲證故仁知兼盡其說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天理還

和靖尹氏曰學問不可有私心私心人欲也人欲去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

五峯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以反求諸己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智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延平李氏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意味深長踐徑不差若槩以理之一而不察乎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語所及也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朱子曰纔說偏又着个物事去救他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的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模索費盡心力只是模索不見若見得大的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

不消得費力○爲學工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爲此明日爲彼也且如所謂先明性之本體而敬以守之固是如此然從初若都不敬亦何由得有見耶○人須做工夫方有礙初做時定是扞著相礙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纔動便忘了若熟時便不相妨礙○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

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且理會去未須計其得纔計於得則心便低了○答王晉輔曰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答程正思曰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要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稚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爲競辨之端無益於

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爲之耳○答黃子耕曰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答陳正已曰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出來者眞不妄也○聖賢言語如何將已來聽命於他切已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著衣吃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已只是說話

今人只憑一已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个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的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知元來是如此○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開濶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

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迫促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譬如作文一般那个新巧的易作要平淡便難○今學者之於大道其不及者雖遲鈍終須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學者須是培養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

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
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
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
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已私見有似
个稱稱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不如稱
稱也○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
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天下無
不可說的道理唯有一个熟處說不得未熟時頓放
這裏又不穩貼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
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
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安資深左右
逢其源譬如梨柿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
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未熟之間○譬如寶藏
一般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
討終不濟事○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
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或亦不暇周悉兼義
理精微縱橫錯綜皆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

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
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
以深造而自得○橫渠曰未能立心患思多之致疑
此說甚好○聖人之言本自直截若裏面有屈曲處
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的又何必思量從那
屈曲處去都是枉了工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
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
使而不肯遽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
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
消磨其飛揚傴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
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
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道之體用雖極淵
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
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
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
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
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致

知而不在敬者。而卻虛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項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眞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仔細。今人總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會理會得。○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个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个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个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个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貼得起。且如簸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簸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只動容貌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的。簸豆是付與有司做的。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句。簸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簸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个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鄰子。蓋是我不識的。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一个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則悅矣。而今且放置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別人言語。亦當仔細窮究。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人言語。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謾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謂此也。○古人以詩吟咏。起發善心。今既不能曉古詩。其以爲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

人善心故勸人讀之。○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不緊要的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的便莫要思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个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的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的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劍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箇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耐煩修治身心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耐煩去做須是尋个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可

以超躐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个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眞妄存其眞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眞妄盡欲除之所以遊遊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兩節曰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耳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擴充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耐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劍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耳○問橫渠言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今日所論却是太局促了○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的問是疑後問○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的許多

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閑着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自古無不曉事情的聖賢。亦無不通變的聖賢。亦無關門獨坐的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个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

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無所不備。如周禮一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

若只守个些子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閒事。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个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裏面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於已分上不會見得。泛而觀萬事。固不得。而今已有个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便是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究其精微。然也要識个規模大槩道理。方次治通透。

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撝謙曰。此一段是說與有本領人語。若自覺力量未克。或未有明師前導。且須理會切者。大者。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詩書。自有个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今人事無大小。皆潦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仔細理會。如何會有益。○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个貫通處。○只去想像个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拘。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今日撞着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的要的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的是海水。小的不是。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

撝謙曰凡事雖揀不得。然亦有先後。如同是幾部書。必以切要者先讀。同是幾件事。必以切要者先應。

或云。無時不戒愼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不戒愼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愼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存得不失。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若不用戒愼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自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

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到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愼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說盡精微極高明又說道中庸温故又說知新敦厚又說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却便宜多的占了無道問學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

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强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自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一家大而一國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个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的放在一邊粗的放在一方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个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辯別不可恁地空說如做器具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做得

揚謙曰此偏於尊德性是就本分自守人說若近世偏於尊德性而廢學問者則專以能應事爲長

只是將後世許多智力權詐都認做天理所以誤了善道問學者則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言行爛熟於心隨心所發不越於五德之性此方是尊德性也若只尊一个虚靈之覺性而背於仁義何以謂之德性

南軒張氏曰入德有門戸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

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盡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未至終不爲已物盡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盡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盡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眞積日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循而識矣噫學不躐等也譬如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盡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自冬温夏清昏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始故善言學者必自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夫弗措之爲貴也東萊呂氏曰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温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欵聽之者心論慮移而無起爭見郤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

魯齋許子曰汲汲焉無欲速也循循焉無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句出朱子論語訓蒙口義序

敬軒薛氏曰積累之力涵泳之深當別有所見

　　撝謙曰世之論者有以人之爲學不在窮經而在即事夫所貴乎窮經者以末俗人心澆惡故使之

日漸漬聖人之言以洗濯其心又使之法聖人之制事而不敢妄爲今若徒驅之卽事則農工商賈皆卽事也何貴乎士哉○問返觀習靜滅諸嗜好然後學可乎曰人之嗜好與生俱生與死俱死未有可滅者也第君子用之於善小人用之於惡嗜好深者爲善有力爲惡亦有力嗜好淺者爲惡無力爲善亦無力故聖人不絶其嗜好爲之範圍而移用之入此則出彼矣若謂本性之中無善無惡色旣眞空德亦何有究其大弊厥有數端幼少之

人嗜欲方盛語以性命絶不相領使之無學亦頗樂從潤遠詩書易歸淫妄教以靜坐徒益昏愚驅之卽事習於浮動其害一也又幼少之人如春陽始升遽加寂滅氣已向消不復發榮其害二也壯長之人外誘極多畧知一二妄謂性命指趣原自無多一朝廓然便成聖證恣放優游皆爲妙達嘐嘐彼矻矻徒自拙愚決裂名檢廢弛事要其害三也血氣消滅回心向內遂厭詩書但求屏潔萬物之情曾未通類執其偏見信心自用其害四也故聖

人之教於嗜欲方盛之時日以詩書誘之博文輔以師友納之禮法不使有暇及於他端及其嗜欲將淡則已學成業廣周知萬物因其動而動之因其靜而靜之此順性命之理也曰有學而彌惡者若何曰習於燕朋棄四子之書而旁騖博綜厭問中庸之說學以求利君子不與之言學也○今之學者類有數蔽朱子傳經百世之文德也王氏破賊一時之武功也則謂之有用道學而四五百年衣被天下之澤則忘之且以禹之八年三過而責其不抱子弄孫也其蔽一也

好著書務外而不着已近裏之罪罪之此何異見詩曰詢於芻蕘今或謂愚夫之一言一行皆可師法此意非不美矣而至於聖人之宏綱大要布在經書古人之嘉言懿行昭於史冊則以爲紙上語不必窮研本末倒置首尾衡決其蔽二也讀書者貴得聖人之意聖人作文不似後人草率杜撰逐字皆有精義故朱子嘗嘆漢儒只詁字句不解大旨使人得熟玩本文之妙今大率以已意武斷而

輕薄訓詁。且曰不得在言語着解。其蔽三也。讀一部書。求所重而略其餘。讀一章書。求所重而略其餘章。讀一章書求所重而略其餘。其餘句。至於終身學問行事。大抵草率。其究也則使重者皆誤。不知學無小無大。無內無外。小藏於大。大藏於小。內皆成物。外皆成已。豈容揀擇所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簡略。其蔽四也。○學問之事。以虛爲貴。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今學者於所不知。皆以爲不必知。空踈自滿。其蔽有所由來矣。○明於外而闇於內。固非學也。棄論

語之文行忠信。而別求之於虛無。亦非學也。

知行

搗謙曰。凡人自有生以後。識父母。即是學。知手持足步。即是學行。學無先於此者。朱子言學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偏廢。此言已在稍知學之後。程子曰。始於致知。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須是識在所行之前。譬如行路。須是光照。○問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窄寄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強勉之可能也。○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胥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

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着。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中庸說學

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然合乎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稍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

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

內外精粗自無二致也○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甚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

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旣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唯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便是要齊頭着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答方賓王曰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謂操存涵養者又不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的工夫也大學之亨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卽悔前日之致知格物爲非也

南軒張氏曰吳晦叔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於室想像臆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固有知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

勉齋黃氏曰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

猶不知不行也

撝謙曰今之爲知行合一之說者曰不行不可謂知不知不可謂行此但欲立說加緊而殊亂其實世自有知而不能行者自有行而不能知者不知謂之不知不行謂之不行何必如此紊亂名實如中和兩端不中不可謂和不和不可謂中此雖兩而實一也知行兩端則非此例何也知屬智行屬勇智而不勇如病者之不能步但可謂之不能行不可謂之不能知也勇而不智如赤子之匍匐入井但可謂之不知不可謂之不行也今日不智不可謂勇不勇不可謂智則夫人而知其謬矣爲知行之說者何以異此故知行兩端必以交致爲一也蓋天下之理有一但致一端此執一而非合一也

知方能行者有行處自知者不可槩論而天下之人有知不偏而但須致力於行者有行甚果而但須致力於知者不可槩教執一以語之鮮有不誤也○知者由外而入取外物而藏之吾心約萬以歸於一故易以乾之知爲德行者自內而出從吾

心而發之百行推一以至於萬故易以坤之能爲業合之皆善分之皆病也天地人物者致知之四大部也視聽言動者力行之四大要也知行先後前古聖賢皆謂知先行後猶言陽先陰後其實陰陽無始知行無端○中庸以知先仁勇孟子以智爲始條理聖爲終條理只是懼人妄行孔子惡果敢而窒者意可見矣譬之行路識塗徑是知動足舉步是行近陽明王氏以爲志在行路即是行也行在知先要之人如何肯志在行路豈不知路之可行而後志之乎○飛蛾赴火行而不知也猩猩嗜酒知而不行也

致知程朱格物解見或問者此不具載載余校定古本大學解中

程子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如眼前諸人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个知見難○伊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問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其不能知之是以流於不同敢問特正之道曰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於致知窮理格物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蘗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閻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伊至顯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伊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

父子間。皆是理。○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眞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眞知故也。眞知自然行之不難。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而指致知之說爲非。其意大率謂求理於事物。則是外物。曰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僩謙曰。觀此則陽明之學。宋前已有。

又曰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牽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牽馬鼻。定是不得。○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

或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个舊見。繫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个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的都是事物。只逐段窮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方寶王問近來學者。多說萬理具於心。苟識得心。則於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而指致知之說爲非。其意大率謂求理於事物。則是

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久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揍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曰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着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蘧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未嘗隨事以觀理。故

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道理要見得眞。須是表裏始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不可只窺得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善須眞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眞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的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眞見得是不好。好的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眞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眞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眞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這道理。須是見得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一已。見得眞實如此。○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

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以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明道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已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乎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塗。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古人所謂格物致知。不過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

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答項平父曰。大抵人之一心。萬理俱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徃徃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必使之即事即物。考

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物。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

臨川吳氏曰。夫子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格物。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力行

程子曰。言而不行。是欺也。○明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

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憩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遷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已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

張子曰。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

病長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

朱子曰。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眞个去做。說正心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但將誠意吟詠一餉。域掇拾語言。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干涉。○答劉公度曰。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仔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着力向前耳。今閒廢書

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个無形無狀。去何處証驗。只去切身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主一便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

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又不可。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撝謙曰。行有二。一曰德。在內之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一曰行。在外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庸行是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此在人倫者也。忠信廉潔。此在自處者也。實須致力。聖門所謂躬行君子。所以自立者全在乎此。若於大節大行。干犯刑憲之事。一味苟且。則無從言學問之

事矣。○先儒說眞知自然能行。此亦只得五分話。世自有眞知而不能行者。如病冐人。非不眞知飯之美。然喫不下。如病足人。非不眞知步之適。然行不得。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他實有力能行。此非知見所及也。如神禮九獻。大饗之禮。肉乾人饑而不敢食。酒淸人渴而不敢飮。必强有力者方能行。此非盃酌之人。一朝頓悟。便當下能之也。故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正謂此也。又用心太過。則心精不足。每每行之無力。所以致知

之後。尤須完養堅固。方爲乾坤合德。○力行之始。如小兒初步。必須倚仗牆壁。雖大聖大賢之質。苟日置於湢聲美色邪欲之中。歲漸月磨。不能無壞。所以要豫遠不敬。必嚴師益友。夾輔身心。養得神明堅定。然後能化物而不化於物。如一陽之生。遽以寒氣。必然消殞。必待三陽內足。然後驅陰而起。非一朝一夕之力也。若曰力行在已。雖不善人何損於我。必無此理。

求師

揭謙曰。學而無師。與得師而學。其難易相去百倍。故學不可不求師。

程子伊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唯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子於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藍田呂氏曰。古者耆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者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心至。則受而教之。

東萊呂氏曰。歐陽修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能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

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狥時。以希利祿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未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利祿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絶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者。則反以爲笑。韓退之挫子厚爲之屢嘆。唯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到而不可易者。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

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

撝謙曰學道之士。急於擇師。猶建功之臣。急於擇主。勝廣之臣。揚雄之徒。始於一誤耳。可不愼哉。○古之委贄者。必習其人。審其可師而後師之。既已師之。則信之篤。聽之專。終身以爲主矣。故能學無二是而化被天下也。○進學勤敏。夙夜不倦。處心希靜。歷載不遷。然後可以收師之益。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人性所謂德性　雅人所獨

明道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理亦如此。

撝謙曰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二語出左傳劉康公極分明。疑此是前聖之言。康公述之耳。湯誥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衷字卽中也。

中德之在內者。知此旨其來遠矣。

又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撝謙曰惡只可謂所稟之偏。不可謂之人性。善人性善是也。

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

撝謙曰此段分明。

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

撝謙曰天地一氣流行。化生萬物。其中者爲人性。偏者爲物性。中中之偏。爲人近物之性。受中受偏。正是

一齊賦來。其先後甚微。以水喻性。天命之謂性。

太玄無味之初。如雪雨之味。因地變味。則如氣質之兼有善惡。至流而被汚。則是在繼善之後所爲習染。今以水流被汚。喻性之有惡。并謂濁者不可不謂水。其說未盡。○水出地中。其無味之味。寓於因地之味。

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怠緩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

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

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

搗謙曰。二程子語錄。明道在時。大抵不別。唯劉質夫所記。皆明道語。餘者雜記一二。伊川壽考。語錄爲多。今性理大方。一切合之。以二先生之道同也。然言性處微有所異。如明道語。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二句截然了當。及觀呂與叔記二先生語。有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逼人物而言。馬則爲馬之性。牛則爲牛之性。此所謂率性之謂道。逼人物而言。馬則爲馬之性。牛則爲牛之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則與此二語若不相似。然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不可謂物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子思恐人趨於偏。故作中庸示人。謂人之性中。率之可以爲道。萬世通行。若禽獸之性。只因偏了。便行不去。爲人所治。此是作中庸本旨。斷不可兼人物言也。李端伯記二先生語曰。天地之間。非獨人爲最靈。自家心卽鳥獸草木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觀此一段。可見與叔所記。非定說也。觀明道此段語。與呂子厚定性書。皆不以爲性卽是理。但分晰未明。只以惡喻流入水中之泥沙。解相近之氣稟。則在氣稟之內已不全善。在氣稟之外。又屬何物。故伊川斷然歸之理曰。性卽理也。夫凡民氣質未生。理於何寄。氣質旣生。理已玷闕。天人相賦之際。不無更有毫釐之差矣。○先儒多不知善惡之所由來。善者由人性得氣之中。惡者只是過中而不肯返耳。如飲食以禦飢渴。是人性。過飽則害生。又過而求美。則貪而入於惡。又過而致師訟。惡之甚矣。凡此多由習之惡。有始生聞聲而可知其惡者。亦是過中之氣耳。如過剛過柔皆是也。凡善之過極。卽是惡。如好生之過而放毒獸。戒淫之過而絕父子。皆非人性也。以皆非中也。○觀二先生語錄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又或曰。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曰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此二段已似分理氣。不知性卽理之說。明道晚年已同之耶。抑創

白伊川始也。性卽氣一段遺書亦在端伯所記二先生語中。近思錄竟歸之明道。朱子想有所傳也。

伊川程子曰。性卽是理。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

揚謙曰。天命之性。是民受天地之中氣。以其靜而未發。則謂之性。卽中庸所謂德性也。仁義禮智之理。卽中庸曰成已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凡伊川與朱子所言之性。皆只就性之德上說。不兼氣說。然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性仍屬物。則方是理。

又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揚謙曰。按五性之說。見於白虎通。曰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好生愛人。義者宜也。斷決得中。禮者履也。履道成文。智者知也。不惑見微。信者誠也。專一不移。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此其說必有所傳矣。

故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人之得性者有三等。

上知下愚中人。其實不啻有萬等也。程邇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伊川所論。蓋本此。○何以知經之言性。非指理也。性與情爲體用者也。性靜而情動。猶夜靜而晝動。未有夜屬理。而晝屬氣也。理在性中謂之仁義禮智。其發而爲惻隱恭敬羞惡是非之情。仍謂之仁義禮智。故理無動靜。無未發已發者也。凡中庸所謂未發。樂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皆指氣而言。

又曰。孟子言性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伊川曰。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問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

揚謙曰性只是中而受中有厚薄然亦相近非天命之性爲理而又有相近之性爲氣質也。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

揚謙曰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今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是不以踐形爲貴而以賤形爲說矣不知民受天地之中亦形

而後有也

朱子曰性所謂善者無惡之名○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个虛空的性後方旋生出四者來不然亦說性是一个虛空的物裏面包得四者令人却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

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方所形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個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揚謙曰凡朱子所謂性之體皆作性之德看自分明若性之體只是中氣一氣變化又有中精中氣

之別○所謂佛老之言乃是儒之入於佛老者若佛老之說則未嘗言性中有仁義禮智。

問性者道之形體如何朱子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個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還是實有這個道理還是無這个道理故嘗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

朱子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

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益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

○答林擇之曰。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益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眞。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有不靜乎。唯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未有不復其常者。故常以爲靜者。性之眞也。

撝謙曰。數段分晰甚明。人性之所以貴於天地者。以有仁義禮智之德。故論語所言。唯擧仁義禮智之理而已。今所言性非理者。是原其載理之質。若舍理而言氣。則是養生家之說。而非立人極之本旨矣。

按朱子大全論定後。所記與胡廣仲論性曰。當時酬對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論程子眞靜之說。以眞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卽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卽眞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眞也歟。

撝謙按朱子此一條。以性之分爲靜而未感。其蘊爲五性。此較分明矣。不若竟言心之體爲性。靜而未感。性之德爲仁義禮智。信則尤明白耳。

又曰。性卽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是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深厚薄之別。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性之爲理。不離氣而爲言。不雜氣而爲言。只就氣上指出理。

撝謙曰。皆是祖伊川性卽理也之說。陽明不喜考亭至言性亦曰性之體。卽是天理。益性至難言。見得已性分明。天地萬物之性。一以貫之矣。

又曰。未發以前。氣不用事。故有善而無惡。

揭謙曰未發以前氣不用事獨不曰理亦不用事乎未發只是渾然一氣亦是渾然一理若以未發爲理已發爲氣失之遠矣○未發只是未過中故無惡孟子指發之初念言性善亦只是未過中故無惡

朱子曰人之性皆善然有生下來善的有生下來惡的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爲清明渾厚之氣須做個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

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爲不好的人何疑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向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爲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禀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於中而止矣

揭謙曰此段示學者用功切要之處然要知天命之德性亦是氣稟所具只是氣稟有偏方爲害不可但謂氣稟害事○人之氣質不唯因於天時亦且因乎地氣予向與陳子際叔論之際叔諱廷會錢塘人其來書曰頃聞受中之旨微言亹亹至四海準性高明微有異同臥思其理亦頗有可辨者敢以函夏所稟得氣最中四裔荒遠間於偏道誠如台旨是

習尚詭齊非關厥性伯益山經自掊播以下方風不一然未聞有屠母食子如豺虎破鏡者普天之下具有秉彝赤縣神州豈其專篤東西聖人不言可知況八條之法可施朝鮮居夷之嘆實出宣聖聖人有作誰曰不然若夫懸表定中此司徒之法以便貢賦攘夷舉號此麟經之旨以奉一王俱非底允執之微揆畀生之本也故劉康一言特齊兩氣子思首義唯瀹四情達者論中如是而已孰彼論此恐難豁然故以僕而論習俗移人非關戎狄

人生而靜。何有夏堯堂堂乎天。覆幬何憚而拘遠哉。必不然矣。蠡測之議。敢以再申。何如何如。撝謙答之略曰。伏讀來章。文辨兼美。但弟此言。非敢苟爾。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蓋以萬物皆有性。唯民受天地之中。是爲貴也。東方鱗蟲龍爲長。南方羽蟲鳳爲長。西方毛蟲麟爲長。北方介蟲龜爲長。中央倮蟲聖人爲長。倮蟲雖皆中氣。不如聖人之最靈。故聖人爲長也。然則人之性。靈而中也。明矣。聖人知人性之中也。故味有五而以稼穡作甘爲貴。音有五而以宮爲主。音色有五而以黃中爲美之至。方有五而以中夏爲正。一切言行政教。皆以去偏就中爲善。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皆協中也。無如五方之民各得中國之一偏。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先天之氣質既異。則其後所習之安居和味利用備器。各有所安。是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聖人居夷。亦難盡以中夏之法施之。去其太甚而已。遠至海外奇肱反肘。兩面一臂。不可謂盡無則

其氣質大異。其性視孔孟豈能無小闕哉。所謂習者因性而加。非性所本無而能强之也。素者可染而黃。皂漆不可得而白也。故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記曰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不可推移。此之謂也。然而性有萬等何也。一方之中又有五方之中。又有五方河魚不得明目。限於地也。一時之中又有五令。稗稼不得育時。限於天也。父母之合又有五性。燕雀不得生鸑。限於人也。上知之人既知已性之中。又因其性之近中者。化而易之。不近中者。法而禁之。必不知與下愚不移是也。苟非二者。易地而漸漬之。則善。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皆協中也。無如五方之內不聞四海之外。制化矣。東西聖人本在九州之內。不聞四海之外。制禮作樂。允執其中。能如堯舜者也。佛教至自西竺。歷代奉以爲聖。然其偏亦可見矣。箕子八條之法。朝鮮以治。未聞禮樂精微與中國成均埒也。後世儒者謂孟子言性善。孔子言性相近。遂以此疑孟子之言。是知性之善而不知受善之有差等也。盡

性者盡其變也類族辨物聖人之教審異而致同非謂人性皆齊也今以性爲理一入胎質遂爲氣質之性是天命之性直是天下之虛理豈得曰人性乎敢以質之

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

撝謙曰凡人之惡皆是受氣之偏不可謂天之所賦有善無惡但不是天所賦之人性

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益人之

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交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間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貞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奏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貞元之會來然天地參差不齊之時多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最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愚拘雖一句善言也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大本則一

撝謙曰此說氣稟甚備其說聖凡得氣處甚是然細詳之只說聖凡之異處是氣稟不說聖凡之同處亦是氣稟則似聖人爲受中凡民即不受中而其所謂大本者不過如下文之所謂理於天命賦物處未明不知天以中氣生人偏氣生物中氣之中又有中之中中之偏有中之偏有中之中之中其氣萬變則其得理之偏全亦萬變而所以得爲人而異於物者皆以受中故也中無不善也雖極惡之人如越椒之生而聲如豺狼者無不受

中。不受中。則不得爲人矣。知此則凡謂性惡者。猶言中偏不成說話。

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不能。故子曰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正謂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楊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蘇氏東坡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峰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合糊就人與天相接處提摸說個性是天生自然的物。更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的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嘆之辭。又誤了。既是贊嘆。便是那個是好物。方贊嘆。豈有不好物而贊嘆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闕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粗的。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撝謙曰。五常之性。其傳舊矣。至程朱始發明精粹。後學豈敢故相牴牾。但所謂性只是理。附在氣上之說。未免毫釐千里之差。是以不敢辭其僭妄。一爲辨釋。蓋馬性健。牛性順。健順本天地之理。而不專屬之牛馬。馬之所以健。牛之所以順。其得之於天地之氣者。是其性也。然則人性是受氣有異於物。而得中者。是其性也。然則人性之善正以氣質。而謂氣質害之。可謂誤矣。

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朱子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晓者。其氣清矣。而所爲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又曰。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

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行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問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莫是氣稟強弱曰不然淮南子云金水內明曰火外明氣偏於內則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又曰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

而爲君則殺其臣爲父則殺其子爲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碍也是氣稟也是利害昏了○問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鯀爲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

撝謙曰受中者人性之同以上所論諸條乃同中之異皆性也皆氣質也二之則不是○性雖同中有異然當喜怒哀樂之未發雖惡人未有不中則未有不善此即異中之同所謂性善者當察於此

○記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又曰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不可推移孟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象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不曰共正而曰各正此吾儒之言性所以爲同而異也後人惑於釋氏謂天下無不同之性恐善惡之無別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物之成性本在復前時至而動已屬於情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聖賢言性不同總皆一貫有對善而言者善即性之流行性即善之收斂有對習而言者性是孩提之初習是教養之後有指天命之本然而言者是五德之中氣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有兼人欲之雜而言者是耳欲聲目欲色四肢之欲安佚之類孟子所謂動心忍性者也知其一貫而各不相混性之說盡於此矣○問易言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聖人以性對善可見性中無善曰聖人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義對仁豈可言義中無仁

物性所謂氣性人與物同德性亦出于氣而氣性不必有德也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

朱子曰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又曰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

朱子曰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得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猢猻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孟子言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卽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木燒爲灰灰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旣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爲枯槁有理不知枯槁瓦礫如何有理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爲附子附子不可爲大黃○草木都是得陰氣飛走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氣木是得陽氣故草柔而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鵰之類是也唯草都是得陰氣然卽有陰中陽陽中陰者○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枯悴本復悅懌亦似有知者嘗觀一盤花樹朝日照耀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蓋氣已行過也

命

程子曰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問上世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程子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

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三王不及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許多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後盛之理譬如

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纔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漸長而數自漸減不相害也○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在聖人只有一個義伊川曰何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之

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朱子曰也都相離不得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信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爲聖爲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温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長久者便壽稟得衰薄濁者便爲愚不肖爲貧爲賤爲夭有那氣生一個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又問得清明之氣爲聖賢得昏濁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

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也抑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的則貴稟得厚的則富稟得長的則壽貧賤天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人然稟得那低的薄的所以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的所以又夭

楊謙曰此言夫子稟得薄的低的其說大誤蓋聖

人皆得天地之中氣。堯舜正當中氣之升。夫子正當升極而降。所謂致至而反。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在衆人以爲命有榮枯。在聖人只知有性。聖人但以所稟之五常。推而行之。家之人悅之。國之人悅之。天下之民被澤焉。則是聖人之命當貴之天下之人悅之。民被澤焉。則是聖人之命當貴也。當富也。天下之人之命當受五福也。以所稟之五常。推而行之。家之人不能行。國之人不能行。天下之人不能行。動輒有阻。民不被澤焉。則是聖人之命當貧也。當賤也。天下之人之命當受諸禍也。

故君子行法以俟命。行法以俟命。乃所以立命也。使道與時違。而聖人略有求富貴之意。即是不受命。非所以爲聖人。豈所性之外。又有低薄之氣。○性即是命。聖賢生於亂世。只是他性不肯從亂。寧可貧賤

問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爲賢。然雖清而短。則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爲愚。然雖濁而長。則其數亦長。不知果然否。朱子曰。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何富貴。朱子曰。常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稟不一定。曰。以此氣。以所稟之五常。推而行之。家之人悅之。國之人悅之。天下之民被澤焉。則是聖人之命當貴之天下之人悅之。民被澤焉。則是聖人之命當貴也。如長平殉者四十萬。但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背。所謂資適逢時是也。如長平殉者四十萬。但遇。曰。他便如此。只他相撞着便是命。○木生於山。取之或貴而爲棟梁。或賤而爲厠料。皆其生時所稟氣數如此定了。

北溪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賦予於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唯觀其所見如何耳。○問仁與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槩耶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

心無遠近。○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問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

揭謙曰。仁人心也。生生仁也。若但言聖人之心。明鏡止水。則去釋氏不遠。當曰聖人之心如日。又曰人心不得有所繫。○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妥也。○張天祺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所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問。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耍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

張子曰。心統性情。○由知覺有心之名。○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恭謹。其亂時反是。○虛心然後能盡心。○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唯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朱子曰。心主乎身。其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問五行在人爲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曰心屬火。緣是個光明發動之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揭謙曰。五行唯心位乎上中。所以有君象。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其窮窮謂滿體皆心也。此特其樞紐耳。朱子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寧也。凡五臟皆然。

揭謙曰。古聖人以爲心焉得非心。但此中又有神明在此則明。不在此則不明。此爲明堂。乃布政之所也。

問程子曰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體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峯曰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爲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爲心無不仁乎其近以先生之意推之莫是五峯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朱子曰只爲他說得不備若云人而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則意方足耳

揚謙曰觀程朱之論言心之本體無不善發處有不善夫心之體性也善皆驗於情之善不言情有不善也得無悖乎曰非悖也孟子之言情善謂德性發而爲道心程朱之言情有不善謂未發則人心發於氣性德性遮心全善氣性人心則合道聖凡皆中已發則有中節不中節○當中氣之未發是謂德性當中氣之已發是謂道心均氣也有偏則謂之氣性不謂之德性猶之均氣也有主則謂之志無主則謂之氣均人也爲率則謂之將爲從則謂之卒未嘗不合乎氣而爲言也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已發是全論氣性人心氣性之未發雖惡人未有不中則未有不善不悖乎德性及其發而爲人心則有中節不中節遂分善惡故曰人心唯危

問心有善惡朱子曰心是動的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著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記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做出來

揚謙曰若但論心則聖人心善惡人心不善總論聖凡之心則又有道心人心道心全善人心可流而爲不善論心統性情則心之未發即性即無不善發而爲情始見道心人心之別道心發於德性人心發於氣性德性遮心全善氣性人心則合道德者善不合道德者不善道心乃孟子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心乃樂記所謂喜怒哀樂心必如此說心性方盡也

朱子答方賓王曰程子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

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理當加彼。而吾之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

楊謙曰。未發以靜。故善。然止是未有感而靜。則無不善。若見入井而無惻隱之心。則感而不應。雖靜亦惡所謂人如木石則是不仁。然感而皆應。則有不義。宜應不應。亦爲不義。不知宜應不宜應。則是聖人與常人所以異者。於此時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何以爲驗也。朱子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又問寤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之所會而爲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故神運魄隨而爲寤。夜則陽伏藏而陰用事。陰主靜。故魄定神斂而爲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煥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又曰。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陳安卿問人心是个靈的物。如日間未接應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惺惺不惺腥。不惺腥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腥腥。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盖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的。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所以異者。於此時如何而學者工夫。此

不智慮之無先後次序。則是無禮。此吾儒之言性。雖至靜時。亦倫四德也。宜靜而靜。所以爲生生之本也。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朱子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楊謙曰。性猶火種。心是有酸之火。性字從心。從生。所以生心也。赤子在胎。有性未有心。始生覩陽始有知覺是心之端。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今曰靈是心非性。性只是理。求免誤也。

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踪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呆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是則亦未嘗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心之所以爲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動而爲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爲陽之陰也。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爲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中之靜而爲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中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倣甚底人須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曰得之。

問橫渠云心要洪放。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之說是言心之體。思邈之說是言心之用。未知是否。朱子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開硬迸教大得。須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貫通處。○問程子曰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朱子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已是實了。似多了一實字。

象山陸氏曰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物於心而不由我乎。○又曰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更無住處。○又曰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倣甚底人。須勉齋黃氏曰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

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可無所蔽。故須棟宇。其主只在心而已。今人於屋宇身體衣服。反切切求過人。而心上却全不理會。

北溪陳氏曰。心至靈至妙。可以爲堯舜參天地。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

西山眞氏曰。北辰常不移。故能爲列宿之宗。人心常不動。故能應萬物之變。不動非無所運用之謂也。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雖動猶靜也。○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不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已。大學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爲戒。以饑渴之害爲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耳。由理義而發。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歟。

臨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爲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

撝謙曰。居心之要。在於無欲有主。而不在於靜虛。所謂外物。只是邪耳。若一味虛靜而欲扞外物。則必流於空寂。○今人處於末俗。功利名譽愛憎怨欲。紛然於心而欲從事聖人。求其本心。如種苗草中必無長理。善農者必芟夷蘊崇。使蟊賊莠稗不得釀種。然後植之嘉穀。灌溉培養。皆有大益。故善教者。使人求其放心。必先觀其立志。其人果志於學。必先杜其計功謀利之心。然後從事於學。則學有益矣。不然。多聞多見。適足長其蟊賊而已。○養心莫善於寡。寡者七情皆不致思。唯精唯一。故古人敬事必齋。以齋其不齋之思。易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後儒以無意爲無心。以其無心。學聖人之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

無意故放心而不知求○天氣時盈日者天之中精所以節氣而歸之中也人之有心亦所以節氣之差允執其中治心之法也○心不動則熄過動則自焚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動而以順行善動之道也○釋氏言性體周遍法界又曰心徧十方視父母所生之身如一微塵後世儒者不曾反身而求多見他說得精微廣大每相襲說橫渠極詆佛學然亦有散入無形適得吾體之說陳經正問伊川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蓋儒者之道只以神明之主於身者爲心心之體爲性心性無一定不變之形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然確有典常允執其中是也○天心不息亦不動亂動者人間凡火而已

情

程子曰情者性之動也

揚謙曰情有二有但從德性出者性之仁發而爲惻隱其義發而爲羞惡其情屬金氣性之智發而爲是非其情屬水氣有兼氣性出者春之情爲喜秋之情爲怒夏之情爲樂冬之情爲哀亦屬四氣所謂道心如將人心如卒者也

問喜怒出於外如何程子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洶此豈水之性也哉伊川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張子問定性未能不

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答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

揚謙曰以吾儒言性只是在內而能應於外非無內外也凡累於外物者只是已性爲外物所動而不桔於內不役於外非如釋氏所謂性空周徧法

界○按朱子謂此性字說得也說異是個心字意蓋朱子從伊川以性爲理故疑此書性字反以爲異明道只以性爲心之體也性能具理而非卽理釋氏於性本有見只不曾認得人性又不知性之變化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乎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唯日忘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撝謙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此理精醇然但是成德後方能如此若初學定性之方只夫子語顏淵仲弓爲仁處與樂記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滔僻邪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衆慮禮不接心術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一段最善如此久久自然性定所以朱子說此一篇之中都不見一個下手處童蒙卿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工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奈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都是背馳如何得他順應楊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个在日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著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知止而后有定也看朱子此等處直能明於人情是後學模範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

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撝謙曰以有爲爲應迹一語近於釋氏所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者若吾儒則視一切有爲法皆吾性中肫肫其仁所經綸之事心與迹一也文中子曰心迹之判久矣伊川曰記道朱子言此明道在鄠作年甚少然則行狀所謂出入於老釋者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揭謙曰此四句引與易意不同
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定性一章明道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

問聖人定處未詳朱子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呆了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時當應而應

○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惟當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朱子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亦必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屬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

魯齋許氏曰七情一有動於心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唯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

揭謙曰自發於情而性之剛柔乃見剛者易失於忿柔者易流於欲○哀怒傷性甚易知喜樂之傷性則使人不覺孝經言毀不滅性性即天命之中四情之過皆能滅性樂記言物至而人化物者喜樂之滅性也又曰言性貴本於中言情貴得其正

○定情處朱子雖云知得此心自不爲物動終要操持得久仁不能守雖知也要動

意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朱子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

揭謙曰情不必動意如人去使舟車一般

志

朱子曰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的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的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

揭謙曰經營往來皆思也未可謂意

問意志朱子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行問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揭謙曰志是有定之意意是無定之志如心中偶

發發一言此不是志亦不是情亦不是思但是意橫渠志公意私之說止是論語無意之意若大學誠意之意則不過動一念耳○情是性交於物意則不必緣物而動只是心之所發

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

程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旣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也況老少之異乎

北溪陳氏曰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思

程子伊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涸濁久自明快

○思如湧泉浚之愈新○思慮不得至於若○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

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揩度耳。○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程子二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慮不能入。自然無事。○問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則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蘇季明問。晒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伊思曰。屢思慮久後。腐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着。雖思亦不通也。○畿思便是已發。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思慮不得。只敬便都沒了。

臨川吳氏曰。常人非無思而不見其有得。何也。不思其則。是謂妄思。妄思有妄思而可以有得者哉。思必於其則而後爲思之正。則必於其得而後爲思之成。則也者。帝之秉民之彝。性分所固有。事理之當然也。稽諸夫子之言。無邪其綱。九思其目也。無邪者。心之則。日明曰聰曰溫曰恭曰忠曰敬者。視聽色貌言事之則也。思之思之。其有不得之者乎。

撝謙曰。臨學而近思。臨事而再思。平居而儼若思。可謂知止矣。

才

問伊川論才。與孟子言才。有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爲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意者以氣質爲才也。以氣質爲才。則才固有善不善之分矣。而孟子却止以才爲善者。何也。朱子曰。孟子與伊川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

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具發將出來。便是才也。便如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也。如伊川論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

性理大中卷之十終

性理大中卷之十一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仁

程子明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細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

撝謙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陽明王子發明此段。最爲切至。其言曰。大人之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唯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

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裂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

程子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此道於物無對。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訂頑卽張子西銘。○二聖人卽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撿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揭謙曰。天地一切覆載。然必使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聖人老安少懷亦必舉直錯枉。故類族辨物。乃爲同人之象。人虎同居是養虎而非養人矣。

問仁。程子伊川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退之言博愛之爲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觀雞雛此可觀仁。○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易以示子貢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伊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伊公則一私則萬殊。○伊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既通倫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大抵盡仁道卽是聖人。非聖人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中庸盡已之性一段可見矣。

揭謙曰。如顏曾思孟。可謂之聖。謂其體用兼備。已到至處。如明道可謂之仁者。未可謂之聖。聖則上

下古今必無一語之誤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
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
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
此仁可見矣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
川曰愛人仁之事耳煒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
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唯
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

也天心所以至仁者唯公耳人能至公便是仁
撝謙曰仁自然公恐公未盡仁如佛氏不可謂不
公然不可謂仁
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
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
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
皆其切要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遍有無
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也又曰
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
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諭以爲仁是
心之正理能發能用的一个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
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
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
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禽獸者以
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
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

理亦無頃刻停息間雜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
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
說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
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
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朱子與呂子約
書曰熹昨來之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罪疑唯輕功疑唯重春秋傳所謂善
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
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
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个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
之心若但一向憨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商慘覈

之科矣試更思之○問程子言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朱子曰須先識得元與仁是个甚物事更就自己身上看如何是仁如何是義禮智既識得這个便見得這一个能包得那數个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在人如惻然有憐初來的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鷄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的便是仁的意思在楊道夫曰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心譬如穀種之生意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根做苗然而這个苗却定從根上來○問韓文公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爲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

揭謙曰看來韓子之說與周子之說不甚相遠雖未盡然不悖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如有人問梅樹必問如何是梅之全方合根株答之如孔子自言仁便不偏乾或指根答之或指枝答之莫非梅樹文言是也周子韓子是以其發處爲全也○夫子言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只入个字體用兼盡輕重皆得化工之妙

朱子曰仁自是个和柔的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軟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爲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葉賀孫問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如此說徒然不分曉只公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哀懼愛惡欲都是私苟能克去己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受於孔子只是克己復禮爲仁○仁

之道。只消道一个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云。不可以公爲仁。世有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

揭謙曰。此以公愛爲仁。即韓子博愛之謂。只公字兼得理一分殊。

答張敬夫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恕者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已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所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已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周普。動靜本末。血脉貫通耳。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耳。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幷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又答敬夫書曰。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此可以驗仁乎。曰。只是个安與不安而已。○答吳德夫曰。承諭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嘉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克已復禮。私欲盡去。便純是温和冲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其餘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氣象。○作仁說曰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說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遍。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偏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怒。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此心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訓仁者。蓋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

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已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則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予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撝謙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情曰愛。愛之實曰無私。以是承先曰孝。以是保後曰慈。達於同類曰和順。推之於庶品萬物曰茂育。○愛生於仁而能賊仁。蓋情生於性而能滅性。火生於木而能焚木。危矣哉。

仁義禮智

朱子答何叔京曰。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个有條理的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个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問仁義禮智。曰說仁便有慈愛的意思。說義便有剛果的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藏不測是智。○仁禮屬陽。義智屬陰。○或問論語言仁處。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

撝謙曰。元亨利貞。雖有次第。至因感而發。仍無次第。

北溪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爲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萬物到此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的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物是非都

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个元。蓋元是个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个元。如仁兼統四者。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爲四端。則所謂惻隱一端亦貫通乎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今卽就四端不覺發動之初。眞情懇切時。便自見惻隱貫通處。

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

義

程子曰。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如何用工。曰。集義而已。問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常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

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督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唯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勢凜然。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

西山眞氏曰。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曰。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爲而爲。卽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而然。此際若有一毫要譽納交之心。卽是有所爲而爲。卽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

攝謙曰。南軒謂有所爲爲之則非義。其所謂有所爲者。有所利也。若義只是宜也。行當然之理。謂之

義義在於小灑掃應對亦非瑣屑義在於天經天緯地亦爲固然○釋老之教善也利而誘之儒者不然當爲則爲之而已矣不言所利大矣哉○自先儒闢功利之習而儒道明後儒之雜者隳功利之說而文之曰有用之學夫有用之學孰如管仲而仲尼之徒恥道之又況於定一方攻一邑以語儒者之用何其小也

禮

程子曰禮只是一个序

揭謙曰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只是萬物各有定所置之得其所則治此所謂禮也在一身爲威儀五事九容之類是也在下者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是也在上者五禮吉凶軍賓嘉是也古人恐人於造次之際苟簡成亂故一言一動皆爲儀注此禮之可前定者也至於臨事遍變合節此禮之可以義起者也其詳則禮經具矣要之均一器也宜下而置之上宜上而置之下皆非禮均一事也宜先而後之宜後而或先之皆非禮天秩之謂禮

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一言以蔽之曰無不敬

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小目

問性中之禮於何見之揭謙曰先王以禮教中只中便是禮於發見處見之

智

程子曰守道者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邪非自外也

朱子曰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爲學須要知个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个徹底是那个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徹這心裏方有所主

揭謙曰智屬冬而歲氣始於冬冬至以後是來歲之氣冬至以前是往歲之氣故北方玄武之宿有一龜一蛇人身五臟亦有兩腎仁義禮智之中惟

智却有兩義。一是神以知來。一是智以藏往。能推者智也。能記者亦智也。人少年無知。故此時之智。以知來爲重。知識既長。此時之智。以藏往爲重。貞下起元。全在於此。○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自幼至長。日開明於道德仁義之訓。然後其智純而不雜。自幼至長。日引致於天地人物之故。然後其智大而無外。或者誤解大雅不識不知之言。入於佛氏無學之說。以不辨是非善惡爲覺體。非儒學也。○天大生。地廣生。莫非仁也。何以屬春。發舒陽和。天地交泰。生意此時爲盛。天下當然之理。莫非義也。何以屬秋。天地但欲生。不欲殺。但喜發。不喜收。有時而收且殺者。非天地意也。只是理當然耳。不殺不收。將來生發不得。只得斷制住了。故此時方見義氣。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有定位者。莫非禮也。何以屬夏。凡流行暢茂時。上下之位始定。人家衣食足而後知禮節。亦是如此。學在明理。智何以屬冬。智於不見之地。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此也。

誠信忠恕

程子　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伊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以實之謂信。○言行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叫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茂叔以爲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眞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輒加諸人。則凡言誠恭敬謹的意思。不知誠者眞實無妄之謂。至誠乃眞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加諸人。

敬軒薛氏曰。心無妄思。一心皆天理。身無妄動。一身皆天理。事無妄作。事事皆天理。○人於實之一字而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事一念。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揭謙曰仁屬東。義屬西。禮南智北。信屬中央土。則信者止是中實之義。而能遊行於四方。古人所謂

信如四時者。只是寒暑按候而至。分毫不爽。唯其中實發出來。便如此至如誠字從成。蓋實仁方成其爲仁。實義方成其爲義。實其明聰方成耳目。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是以事君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

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的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可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而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

北溪陳氏曰。自漢以下。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已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已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己上着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个饒人的意思。如此則是己有過。且自恕己。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爲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一句說得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害非輕。

道

程子曰。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與聖人同乎。○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問道無眞假。伊曰。既無眞則是假耳。既

明道發得又條暢。

楊謙曰。忠是無私。觀子以子文爲忠。只無喜無慍處便是忠。必發出來無不盡也。前輩以中心爲

無假則是眞矣。眞假皆無。尙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眞。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眞做牆壁木石而可謂之道。所貴乎智周乎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他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如何處有事

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揭謙曰。無顯微無內外。見顯微內外。莫非道之所在。不可揀擇。非如佛家之說。幷顯微內外之名亦不立也。

和靖尹氏謂呂堅中曰。吾道甚平易明白。須行到無內外。無思慮始得。

揭謙曰。無思慮只是自然心存。無雜思慮。非謂應思之事亦不思也。要之無思。直須天下之理。無不盡明。方可不然。必不免偏執妄行。

延平李氏曰。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身有迫於饑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顚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饑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緜袍之溫。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舍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誣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緜布之爲美。而必求夫珍異侈靡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

朱子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乎父子。義莫大乎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一)洛呂伯恭曰。承論所疑所未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

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問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諸先生之言。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有當然之理。此便是道。○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个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因舉論語集註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的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已。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只是這一个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个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即是得此道理於已。不是堯自是一个道理。舜又是一个道理。○體是這个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个道理。○體是這个道理用是他用處。如耳聽目視自然如此。是體也。開眼看物。著耳聽聲。便是用。人只是合當做的便是體。人做的便是用。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紙糊。此則體也。人搖之則用也。如尺與秤相似。上有分寸星銖。則體也。將去秤量物事則用也。

樂菴李氏曰。道一而已。而以脩身爲本。○或問如何是道。曰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今人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亦惑矣。

南軒張氏曰。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

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北溪陳氏曰學者求道須從事物千條萬緒中磨練來若就事事物物上看亦各有个當然之理且足容重足是物重是足當然之理手容恭手是物恭是手當然之理如視思明聽思聰明與聰便是視聽當然之理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便是坐立當然之理以類而推大小高下皆有个當然恰好的道理古今所通行而不可廢者故欲求道之士須是就人事中盡得

許多千條萬緒當然之理然後可以全體是道而實具於我非可舍吾身人事超乎二氣之表只管去窮索未有天地始初之妙以爲道體則在我此身有何干涉

敬軒薛氏曰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欲作慾

理

程子明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之間皆是理○觀天理須放開意思開濶得心胸便可見○明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朱子曰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問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其中有是理然後形諸外爲是事雖不能爲是事則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个活的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不能以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爲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眞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毫人爲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

也。其所以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止就事言者。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爲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論難處。唯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爲言。亦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

曰。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見得所當然。是切要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即自可默會矣。○問程子言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對。土便與金木水火對。蓋金木水火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耶。曰。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又各自爲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碁盤路兩兩相對。末稍中間。只當二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

問。謙曰。陰陽有對。雖是自然。然在人須知當然。彼此意熟。則其餘自可類舉矣。

知進而不知退。只坐不知當然耳。

問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途轍。他所謂途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事時旋去尋

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
北溪陳氏曰。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
敬軒薛氏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爲一體。屈伸消息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但當循理。不可使氣。

德

程子曰。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德之成。其可見者行也。○伊德善曰積。則福祿曰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
朱子曰。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在我者已渾全是一个孝弟忠信人。以此做將出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个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功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義。得天下而不爲所以養其心於至純。而不使有兩端之惑。故曰不易者德也。何謂易者道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進退存亡得喪者道也。曰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時貪而

貧時富而富時上而上。時下而下。在心卽有動靜。在身卽有行止。在口卽有語默。在目卽有啓閉。在耳卽有寂感。一則神。兩則化。故曰易者道也。德易則不恒致羞。道不易則與時偕極。世之君子。於其不當易者。每多游移於權術。於其當易者。執一而不變。其游移似乎弘通而害德。其執一似乎易簡而賊道。非明察何繇辨焉。

中兼論權

程子曰。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又曰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圓地方。又曰中者性之德。此爲近之。又曰不若謂之性中。又曰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又曰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蕪季明問喜怒哀樂之前求之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程子伊曰。事事物物。皆天然有个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問時中何如。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則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揚謙曰。時中之道。唯易言之最明。蓋易言象數者也。象數者理之律度量衡也。言理不依象數。其得無徵也。其失無徵也。如今洛陽天下之中。欲至洛陽必先訪道途於常所來往。然後啟行。途中依次盡誠致敬。詢之途人。猶懼舛錯。必證之先訪途程。不敢自任私見。亦不敢中道退歸。日行不止。既至洛。測之於天時日景。稽之土物。然後灼知洛陽爲天下之中。物道途。莫非幻妄。人言最

多訛謬莫靈於吾心宜視絕聽信足而行踰山塵谷盤旋數歲不知所至何所一旦遇西域之重譯與言彼國風土欣言吾所願往正是此方與之共騁又復萬里幾至西極乃曰天下之中實在是矣有人詢其初志哀其途迷上指天文下陳地界開示道理使之知反則拂然怒曰吾力行已久不知費幾年月乃至此豈爾坐談者所能辨哉遂至老死不識天中嗚呼今之鄙薄象數渺視器物去學問而言德性曰陰陽不足言吾唯明其所爲無極者可哀也已○中者極至之一理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以中無常所故也中且正只是常道有不正而中則是變也此須是權常道無二變則有二有二理而不可得不權其輕重以趍於一理也故權者從兩端而生者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權之謂也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未嘗不是然未有處常事而可以反經者必以兩事相較而生權又未有擇於兩端之中取其輕而反謂之能權者如孟子論生與義皆我所欲則皆是經不可得兼則舍生取義是謂能權若舍義取生是謂不能權爲權也要知權須要識得正經上銖兩分明方可以稱輕等重精義入神權之謂也比如春生秋殺生爲仁殺爲義殺是反乎生者也然殺以成其生是能權也權亦只是經也若竟以仁爲權則不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節之旁行而不流今禪學偏重未發則是呆立在中央不敢略近四旁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義正如此須知有中央之土又有王四時之土○天性得中者自小來便權得幾分天性偏枯者愈學問愈力行失之逾遠○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謂心不偏於一情則可爲天下之大本謂其發而必中節也後之學者誤以未發爲天下之大本遂以不發爲妙相去千里○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並重之言世儒不知乃若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小末也此所以自誤而不知也問中既是本根和即是枝葉既爲

本末豈無輕重曰緣今人并不知本末夫所謂末輕於本者以一枝一葉對本而言也以一枝一葉而言則末輕於本本中庸所謂達道者合衆枝衆葉對一本而言也合衆枝衆葉而言則末與本敵故本擬而枝葉萎枝葉並萎則本根亦擬交養互藏之理也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人倫

子曰道不遠人故四書五經唯明人倫一事講論甚悉不容多贅又君道臣道別見後編此特取其有所發明者

涑水司馬氏曰某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某事君亦然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程子伊曰最是大事今有瑑玉于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學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書人未必盡得如書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已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

伊川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的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于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榮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爲以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

橫渠張子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故舊所喜當竭力招致賓客之奉當竭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彊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

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常始于見其有不是處耳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右父子之倫

程子伊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于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于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弱國之臣寒士之妻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于世矣

橫渠張子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

右君臣之倫

問火中生蓮花實爲世希有在欲而心禪希有亦如是此儒者事乎程子伊曰此所以異也人倫天理也彼視妻子爲何等物○二世人多愼于擇婿而忽于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爲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

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棄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出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于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耳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已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

大凡人說話多欲介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耳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搢謙曰大夫以上繼室以長妾攝內主之事

問婦人于理似不可娶如何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

西山眞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讎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于此矣

右夫婦之倫

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程子伊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何如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視其

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是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耳。已之子與兄弟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親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右兄弟之倫

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于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愼謙曰。曲藝之師。教以一藝。終身食之。不可忘也。春秋奠于其墓。習射而後去。至性之人。自不同也。近世舉業之師。其薄者多一歲一換。不可與終身之師同。禮爲舊君有服。齊衰三月。則舊師亦心喪三月可也。成已之業者則不同。

又曰。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問人倫不及師。朱子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于君父。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爲君死。如在父旁則爲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旁。雖父有罪。不能爲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及師。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

愼謙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蓋朋友之服。弔服加麻。今出不免絰。所以隆師也。陽明之殁。其弟子作師服問。而王畿服斬而奔喪。禮奔父母之喪。皆見柩而后成服。況于師乎。此不學之過也。

又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

益自有不能已者
魯齋許子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于己者若乃邪僻卑汚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唯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于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于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凡求益之道在于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已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弗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可也

五峯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佞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撝謙曰鎛友四倫之所資也師友善四倫皆治師友不善四倫皆亂○古人言同心爲友同學爲朋如曾子與子張可謂同學曾子言堂堂乎張難與並爲仁則是尚未肯與之爲友也所以子言毋友不如已者友非交之謂也漢人多有求結友而不肯者今人乃以友爲不足求爲弟兄不知五倫本天敘非可相爲代也兄弟爲同氣吾身家之榮枯與俱也友爲同心吾道之榮枯與俱也○爲善近名人倫之盡也○良友必同處乃有益與不學道者居而與學道者論各見已是何益之有故曰居視其所處○交友能無我方是誠相下

存心　即論主敬

程子二曰聖人千言萬語要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復入身裏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二人於外物奉身者件件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先不好了也○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曰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存之之道也

撝謙曰孟子此句意但指存仁義之心而不失程子更兼養說

又二曰若不存養只是說話○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心要在腔子裏○伊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終日端坐如泥塑人相似纔坐如此心便在這裏

月中來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端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伊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則只是內存此則天理自然明學者須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明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明敬勝百邪○敬則自虛靜不可將虛靜喚做敬○明居處恭三句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撝謙曰仁譬如穀種之性敬是收斂之氣收得凝定外邊殼硬生氣方不走作

又二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事爲之主也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敬是收斂之氣收得凝

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
愼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言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
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于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
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閑邪則固一矣然
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功夫如
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
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伊人
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

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
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急求之終是私已終不足以
達道○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
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求
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
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或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
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

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
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
思慮力所能致也
　撝謙曰此無心只是無意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或問正其衣冠儼然端
坐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
不如就事上尋居處恭執事敬若只靜坐時有之却
只是坐如尸也
　撝謙曰就事上常惺惺即陽明所謂致良知于事
物但陽明不喜窮理故其歸只是禪明道謂佛氏
他有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
正謂此也
和靖尹氏曰敬有甚形影收斂身心便是主一
延平李氏答朱子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即
欲慮非辟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
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
不如是存養終不爲已物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
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過事應接舉處不

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道理明。習氣漸自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朱子曰。心在羣妄自然退聽。○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平居須儼然若思。○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于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迫急求之。則此心已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于道。○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的船。漉東流西。船上人都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存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覺持其志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問存心曰。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曰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聖賢言語。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楊道夫曰。泛泛于文字間。祇覺得異。寔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嘆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繇于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曰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

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長時將不敬乎。
○答林伯和書曰人心之病不放縱則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則不至昏惰矣○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敬且定卞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爲根

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答楊子直書曰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敬只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的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是聰明的人却見得快○或問謝

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于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撝謙曰持志是尊將權毋暴其氣是愛惜士卒閑邪是拒寇三者各不同

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

于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于彼這却滯于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二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答呂子約書曰主一只是專一益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于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謂主一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若是有所係戀却是私意雖似專一不舍然既有係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

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人有躁妄之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貳臨事接物之際眞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又安有此患哉○問下手功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若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便也是不收斂○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

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問主敬只存之于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動出時也要整齊○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功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于容貌辭氣往往全不加工又況心慮荒忽未

必眞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倨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咎何鎬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的人不甚假脩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詞氣上做功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于內而姑正容謹飾于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

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此日用功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廢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于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問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斂此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

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于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象山陸氏曰。無事時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西山眞氏曰。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唯中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偏。唯誠爲至極。然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于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入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倘于是而知勉焉。戒于思慮之未萌。恭于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勉齋黃氏曰。敬是東得箇虛靈知覺在。如火炬。東得緊時。那焰頭直上。不東則散滅了。

養性

程子　曰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于樂。則淸明高遠矣。○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

撝謙按此一段與藕李明所問同。但記者詳畧不同。○問有欲求中于喜怒哀樂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二　那和叔嘗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況臨大事乎。○今

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忘。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二李顯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不愧屋漏與懍獨。這是箇持養的氣象也。○伊或謂張繹曰。吾至于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

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伊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于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人有語導氣者。語先生曰。君亦有術乎。伊川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由于養之不完固。○問獨處一室。或行牆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未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涵養吾一。○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或謂人莫不知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于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恐是學某說話。何不去

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

揚謙曰。游談聚語。終日喧然。誠屬可厭。故曰且靜坐。非學問只須靜坐也。○性即在心中。故存心養性。各有意義。而總是一事。先儒所言。大抵存即是養。然存者心在此。此刻心不外馳。即是存。存之得久。而無害。纔爲善養。分其說爲先後。以便學者。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

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之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曰。須是靜坐。方能收斂。○答張元德書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于二者之間。自無

間斷處。○大抵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唯心粗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即爲麤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乎。○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者多矣。唯涵養于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功夫。今雖說主靜。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明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俟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

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于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唯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

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栽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于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唯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良恩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所舉有礙。細看亦甚緊要。不可以不攷。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晰毫釐

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于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悖矣。況羅先生于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于未發。蘸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幾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

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偏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的人吃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吃。便不可。○問滕德粹近作何功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晝有作。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可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

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于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息。（生息一本作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

象山陸氏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即昏眩了。

敬軒薛氏曰。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悉當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一息不可不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人只

一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支節橫生而紛紜多事矣。○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珠藏川自媚。玉韞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珠藏二句出朱子感興詩）○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于外。亦不得靜也。唯身在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搗謙曰心者神明之主。性者天命之中。存心則使神明常主于身而無所放。養性雖一不外存心之中。而其義多端。如明道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所謂以仁存心。即是養性之仁也。如朱子曰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所謂以義存心。即是養性之義也。如禮曰無不敬。儼若思。子曰君子無所爭。朱子曰循序漸進。所謂以禮存心。即是養性之禮也。朱子曰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徹。則這心裏方有所主。所謂以

智存心。即是養性之智也。然而仁義禮智之根心。但渾然於一德之中。非一心顧仁而又一心顧義也。夫以一心備四德。何以能兼備而無失。唯其存心于中而已矣。存心太慈。則偏于仁。存心太嚴。則偏于義。存心外明。則偏于禮。存心內明。則偏于智。必使其心能上能下。不緩不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後四德始備焉。所謂民受天地之中者。至是而始全之也。是所謂養性也。然而性之爲言。雖主于受中。實以孝發而得各。方其有生之初。在胎則爲

未發。既生以後。漸屬已發。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孟子所謂擴而充之是也。此時之性。以動爲貴。而無情之性。君子不貴也。然性之動。必交于物。交于物則易矣。有易而善者。有易而不善。是以貴乎愼動也。及其動之既至。性盡發而見于情。火生于木。而木盡。情生于性而性微。則過動之故也。復性之方。必歸于靜。月之明魄。性情之象也。是亦所謂養性也。其動也非純動也。靜中動也。動而有無動者在也。其靜也非純靜也。動中靜也。靜而有無靜者在也。此卽所謂中也。㈠曹操桓溫。能存心而不能養性。其所夙興夜寐。操而不舍者。非仁義之心也。如陶淵明林和靖稍能養性。而不能存心。優游詩酒。耽嗜梅鶴。其仁義之心不亡。但不能操而不舍者也。淵明謂我醉欲眠君且去。此種處士之習。常患其不能操于夢寐。是息而卽安之病。曹操言我夢中能殺人。此種惡人機械之心。時刻不放。操則操矣。但非仁義之心。而仁義之心亡已久矣。曹與林之類。所謂舍亡。牿亡。陷與林之類。所謂舍亡。牿亡之病。甚于晝而殺于夜。舍亡之病。甚于夜而殺于晝。牿亡生于敵國外患。舍亡如春秋梁亡。非有能亡之者。梁自亡也。孟子所謂夜氣。但對世俗人言之。世俗之人。應酬機械之失多。故以晝之不亂爲難。頤養之士。晏安酖毒之患多。故以夜之不情爲要。○朱子嘗言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此數句是存心之要。○陽明言如鷄抱卵。如龍養珠。如女子懷胎。精神意思凝聚融結。不復知其有他。數語實妙。然胎卵之中實大有不同耳。

程子曰。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珮。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个君子大人氣象。○執鞭非貴人事。○發於外者謂之恭。存諸中者謂之敬。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鳴珮玉。登車則聞和鸞。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朱子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却是本。不可不知。○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恭主容。敬主事

北溪陳氏曰。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一般。○坐如尸。立如齋。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濶大。

撝謙曰。恭有端莊之義。有謙抑之義。

敬軒薛氏曰。古人衣冠儒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唯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撝謙曰。劉公安世常留客。與之危坐竟日。略不交言。客請退。則留之。或問其故。公曰。吾嘗以是觀人。能端坐終日。手足略不動移者。未之有也。有之必貴人之有德者。此說良是。人固不必默坐終日。然能如此。則精神必凝定。無浮囂之習。○古人云進退步趨以實下。不可徒用耳目。廢行走。○尊前不可翔翔緩步。○急行流汗。暴氣之一事。○卧無偃仰。○古人燕居有燕居之容。朝祭賓客喪紀。各有其容。所謂動之以禮。若只端嚴恪恭。則是唯莊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

程子明曰聖人之言冲和之氣也貫徹上下○伊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之言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伊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伊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愈多於道求必明故言以簡爲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其言而人信之者○明凡諫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彔之氣非明膚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於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着力

朱子曰方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平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涼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鞳韇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爾

朱子曰理無不具一事必有兩途今纔見彼說晝自家便尋夜的道理反之各說一邊更無了期今人問難往往類此甚可笑也○又嘗曰夫子云不學詩無

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調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理。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象山陸氏曰。不可戲謔。不可作鄉談。或言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正人說正說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正人豈有邪說。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沛。貪戀也而言閒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沛閒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敬軒薛氏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動。○常默最妙。已心既存而人自敬。○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易怒者亦然。○後人開口論天下事。若指諸掌。然自治空踈。作事無本。果能有成乎。○謹言乃爲學第一功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輕議也。○言不及行。可耻之甚。非特發於口者謂之言。凡著於文辭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辭。議論前人之長短。及進考其生平之所爲。不及古人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耻之甚。吾輩所當深戒也。○咲謔不唯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要專一。心要專一。

處事

程子　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人當審已。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人之於患難。只有一个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却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與遜。其子

弟係磨勘者。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惡多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是誰做。○明道先生見一學者忽趋。問其故。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忽趋。○明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則謀之。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則謀之。

朱子曰。人多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也。○問避嫌是否。朱子曰。合避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个意思已是大段做功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吃他趨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个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義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其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功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則不爲。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橫渠張子曰。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立則怠惰事無繇立。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

敬軒薛氏曰。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嘗過一獨木橋。一步不敢慢。唯恐差跌墜失。人之處世。每事能畏慎如此。安有失者。○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

揭謙曰。凡作事不可自擅。古人遇大事。必告於神。如天子告天地百神祖禰。庶人告於祖宗父母。皆以明有所稟也。

朱子曰。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彼是則此非。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只見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的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即守而不失。非即去而不留。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云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大抵事只有个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个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將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

安遇

程子伊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方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曾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爾。若稍動得。恐未能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知當生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唯義所在。

朱子曰。人須有廉耻。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耻便是羞惡之心。人有耻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

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功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个道理若見得這个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這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遣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講果爲何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難矣

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爲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爲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魯齋許子曰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爲避迎大不可也○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問假貸可乎撝謙曰不可輕貸至不得已須量事之大小交之厚薄而愼行之人之窮者只因多貸不貸則貧而不窮

出處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而可以免此程子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已爲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思量如何

南軒張氏論伊川說子貢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

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龜山楊氏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既名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粟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正叔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窮。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一个曹氏。魏末所事者止有个司馬氏耳。○答汪尚書曰。承諭旦夕即上告歸之請。熹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

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屑屑往來之譏也。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敬是。

名實

程子曰。有名則有實。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伊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

莫之與長。

上蔡謝氏曰。懷慕固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

僧齊許子曰。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厚重。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何如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

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與人

程子　曰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堯玉來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个粗礪的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其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防小人之道。正已爲先。○問與人居。觀其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

告之而人不受。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惡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朱子與呂伯恭書曰。年來百念俱息。唯覺親勝已奢。警益之樂爲無窮。○朱子與劉平甫書曰。比來遊談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以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床夜語者乎。此不足爲外人道。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衆怨見歸。爲僕作孽耳。千萬幸察。裴丈正歲出山來。幸爲道區區。此公勁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熹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敬軒薛氏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屬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又何校焉。○不可因人曲爲順承。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與之合。

觀人

程子　曰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窄

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强得。唯識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金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唯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昔王隨甚有器量。及爲相。有一人攻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

艾言姜維云云。鄧艾言姜維自是雄兒與其相遇故窮耳。謝安聞謝玄破符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强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敬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使動。則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隱伏。斜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動一也。然唯知道者量自然弘大。不勉强而成。

朱子曰。其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都困倒了。○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克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个重。都不見別个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的。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弒父與君也敢。○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正大光明。

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佚阿潨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兒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又嘗曰。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奉

人。此言極有味。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爲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爲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向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者不正矣所存者實。如已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敢不用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爲必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可信而以世俗苟且便私之論爲必不可信。謂以學問操履不如前輩爲耻其所當耻。而不以官職不如人服飾貧用不如人巧詐小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數不如人爲耻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省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已。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

橫渠張子曰。愼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治其本。宜矯輕警惰。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朱子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不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閒思念時。便自懷一个利便於已。將不好推與人之心矣。○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

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此身入規矩內。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

出來的。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爲。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只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請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來的。天理渾是一个。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的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爲在內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爲。內外交致其功可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日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雲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愼其獨。

象山陸氏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唯聖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

魯齋許子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不止於悠忽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愼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已以存心養性爲梏。亡不喪德須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敬軒薛氏曰。吾於靜時。亦頗識此理。但動有與靜違者。此由存養省察之未至也。

揭謙曰。省察有五。其一。即所謂存心。堯之欽明。湯

之丕顯。程子之所謂明鏡。朱子之所謂恍然在此。
如日之升。謝上蔡所謂常惺惺。陽明所謂致良知
是也。其一則察其所存。粹然至善。不亢不流不妄
不窘於仁義禮智之性否。若能操其心而以不別
是非爲覺體。則入於禪。以專別是非爲心體。則近
於爭。以機詐權術爲心之用。而不之察。則爲永康
之學。而入於邪矣。其一則在物感處察之。物至而
我不化於物否。不易其本然之心否。施之於物而
當否。我於物之來。皆有以知其由來否。若化物而

易其本然之心。即不可謂能存心。施之於物而不
當。即不是義。以方外。朱子曰。敬者守於此而不易
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又曰方未有事時。
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个是非。
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正謂此也。若不知
言。不以合事物之宜爲義。則是告子之學矣。其一
在一身察之。吾身之血氣。有治之不得其宜。而使
之潰亂以擾吾心否。若威儀不檢於外。臟腑不安
於內。而專提一心。是即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矣。其一於過誤處察之。謂吾有所不及察而心
與事不相應。誤出於此。而不知否。以此五者省之
而無失。則幾矣。

程子　日人能放一个身。公共在天地間一般看。雖
萬身曾何傷。○難勝莫如已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
乎。○有過必改。罪已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
則反爲心害。○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着他。
莊子言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張子曰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
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已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
於已。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二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及
一年。做得甚功夫。曰也只是去个矜字。曰何故。曰係
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个罪過。方
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
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
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

的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跪。聚蔑。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駟馬。如斡磓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强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問某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既知之。便合下手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問每常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之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如此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悔字難說。

不可常存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刻項相拒於滎陽成皐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只要牢劄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南軒張氏曰。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以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山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唯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眞氏曰。無心而誤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

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

魯齋許子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敬軒薛子曰。少欲覺身輕。○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撝謙曰。向與友人作克己復禮爲仁論。友人多主卽克卽復。余以爲世自有所行非禮而未必盡出於己私者。兼道理平鋪着。自古聖賢雖唯日孜孜。至其觀理。則明白坦直。不爲迫狹喫緊之說。其論後一段曰。耳目口體之害。此庸人之所謂己也。克之猶易也。功名氣節之慕。此才智之士所謂己也。克之猶易也。愛惡矯鎭之過。加第五倫之十起不起。此行誼之士所謂己也。克之爲差難。性情緩急之異。如洪範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修德之士所謂己也。克之爲尤難。然此數者。反己而思之。無不自知其蔽。則其克之猶未可謂難也。唯是學道之士。秉堅至之性。而持一己之見。但以聖賢之說證其己說。而不肯以從聖賢。但以朋友之說助其己說。而不肯以從朋友。終日諄諄。以化天下之己私。爲教而不知其己之日甚也。此則難克之甚者矣。嗚呼。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非克己之盡。何由至此哉。

性理大中　卷之十三　終